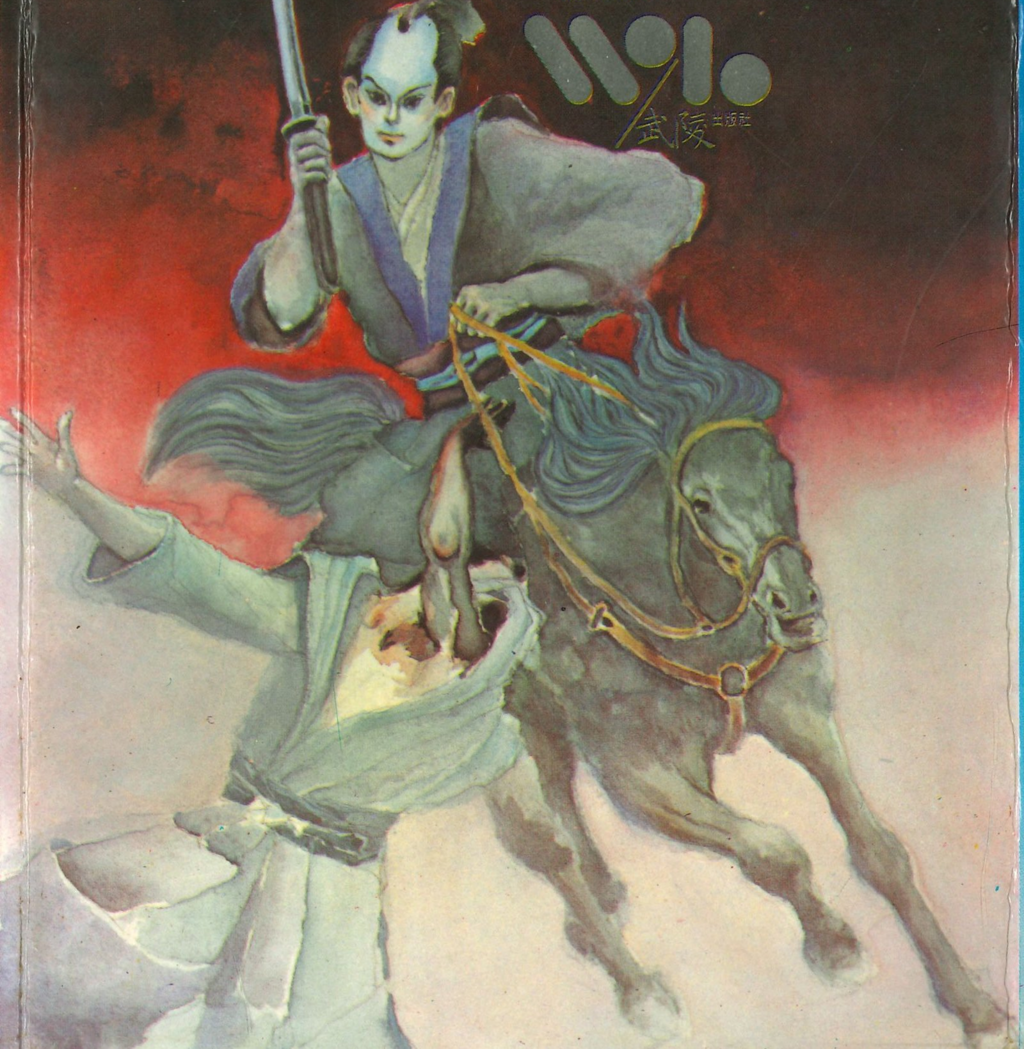
●《爲報主仇，忍辱偷生》

●赤穗四十七義士
感人肺腑的眞實故事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忠臣藏

●大佛次郎原著
●**柳原譯**●沈臨彬 設計



武俠名著

①佐佐木小次郎
②柳生一族的陰謀
③里見八犬傳
④德川家康
⑤丹下左膳
⑥幕末英雄傳
⑦秘劍血宴
⑧柳生英雄傳

⑨鞍馬天狗
⑩眠狂四郎孤星劍
⑪忠臣藏
⑫豐臣秀吉

●《爲報主仇，忍辱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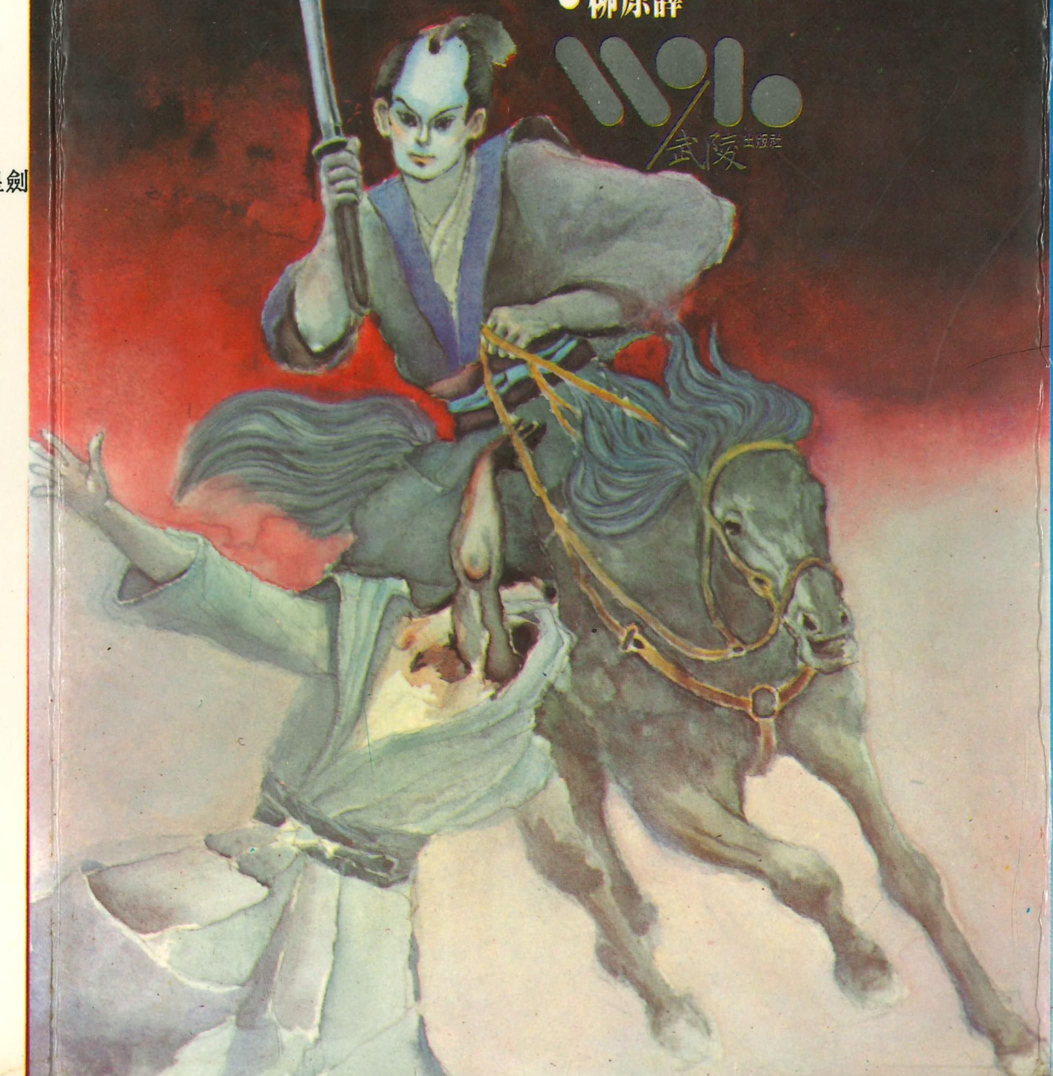
●赤穗四十七義士
感人肺腑的眞實故事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忠臣藏

● 大佛次郎原著
● 柳原譯 ●沈臨彬 設計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88

忠臣藏

大佛次郎原著
柳原譯

武陵出版社

270年前悲壯感人的故事

赤穗城主賜死切腹，復仇之火燃燒每顆忠臣淌血的心……
大石內藏助胸中老謀深算，忠臣們個個裝瘋賣傻，伺機而動。
詭祕人物，怪盜蜘蛛陣十郎：蠢蠢欲動的情報浪人堀田隼人
和妖冶艷麗的女賊阿仙，共同揭開了「忠臣藏」的序幕……。

●《為報主仇，忍辱偷生》

●赤穗四十七義士
感人肺腑的眞實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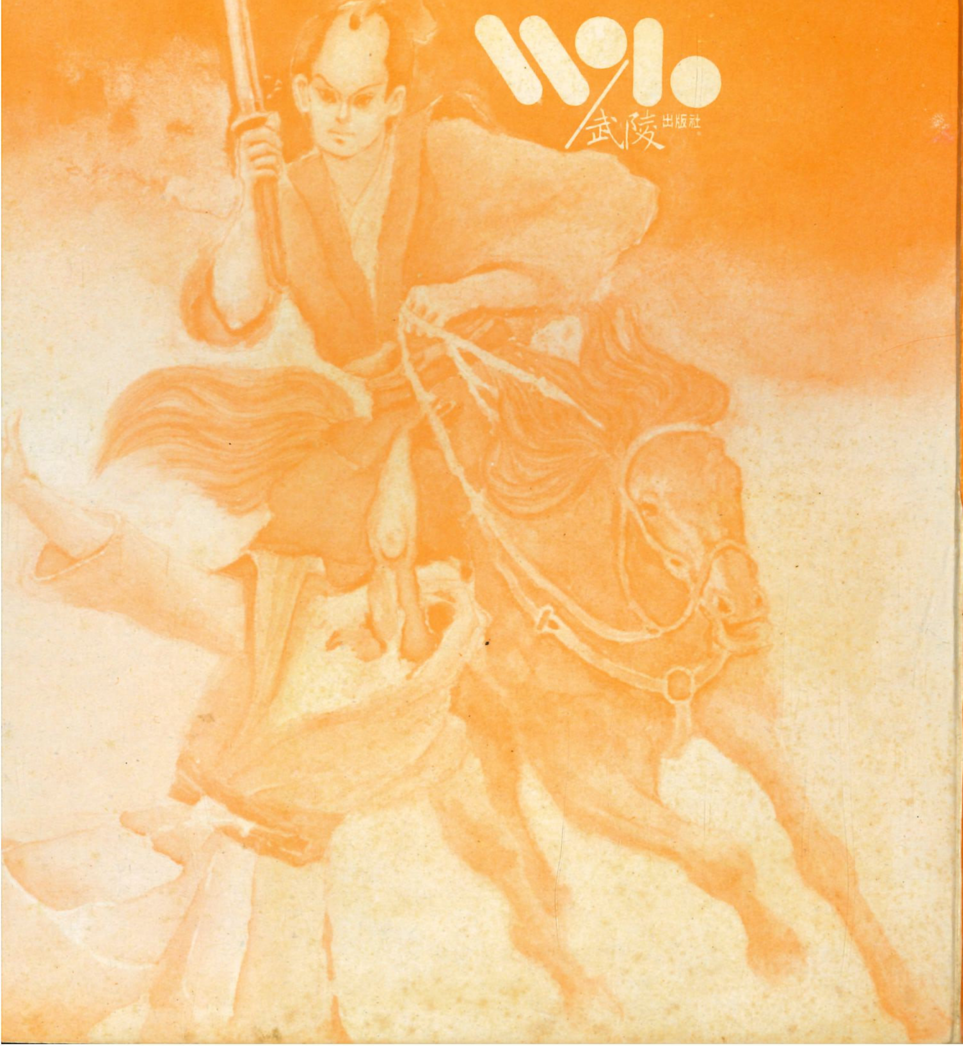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忠臣藏

●大佛次郎原著

●柳原譯 ●沈臨彬 設計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88

忠臣藏

柳原譯

大佛次郎原著

武陵出版社

270年前悲壯感人的故事

赤穗城主賜死切腹，復仇之火燃燒每顆忠臣淌血的心……

大石內藏助胸中老謀深算，忠臣們個個裝瘋賣傻，伺機而動。

詭祕人物，怪盜蜘蛛陣十郎：蠢蠢欲動的情報浪人堀田隼人

和妖冶艷麗的女賊阿仙，共同揭開了「忠臣藏」的序幕……。

愛書人文庫 A088

氣薄雲天・萬古流芳

忠 臣 藏

大佛次郎 著

武 陵 出 版 社 印 行

目錄

陌生的武士……1
花叢深處……8
階梯……14
黑天暗地……32
威武不屈……34
預感……37
元祿屏風……39
風波頻起……49
同舟共渡……53
松畫走廊……63
暗鬪……72
臣與臣……76
浮萍……82
千坂兵部……89
大石內藏助……93
蜘蛛女郎……98
白天灯籠……104
渡輪奇異……114
一封怪信……119
制敵機先……130
守城與殉死……138
眞相……155
暴風雨……162
萬字嶺……184
交城之日……196
隱憂……198
梅雨……201
望遠鏡……204
夕陽……211
艷陽天……216
凉亭……226

一對武士……229
岔道……242
月夜鴉……249
秋之氣息……257
武士道……271
分裂……280
好事多磨……284
秋風……309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336
用心良苦……345
夜襲……354
黎明……367
引渡……383
輿論……392
早春……396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399
切腹……406
雨中……410

陌生的武士

將軍祭畢，退廟時已近傍晚時分，嚴密的警衞陣一散開，廟外等待着的香客便紛紛搶着擠進，廟裏空氣變得又熱又汚濁，原來一片嚴肅靜寂的氣氛，瞬刻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當將軍前導的行列一走出廟門，路上的行人便閃身走避，原先喧鬧吵雜的街道，反而在刹時間變得沉寂異常，只見護衞的士卒魚貫地前進，對面大本山上的松樹、櫻花叢林，和廟裏護持院的七堂伽藍，在夕陽餘暉中遙遙互映着。

但這只是限於廟門前的官道，其他街道上仍是行人熙來攘往。就在離廟門不遠處的窄狹街道上，有一個像浪人打扮，細長眼睛裏泛着柔光的武士，看着行列走過。這個人剛剛二十出頭，鼻樑直挺，若果讓他穿着華麗，稍微時髦，一定會變成引人注目的俊少年。可是整個臉的表情，比他的年齡顯得更成熟，失去天眞的韻味。他若有所思地望着路上的行人，忽然間飄進一句話：

「你知道從那邊來的那個人嗎？」在他身旁兩個商人模樣的人，一個這樣說。

「哪一個啊？」

「就是那邊那個人嘛。你看，走起路來蠻趾高氣昂的，後面還跟着兩個奴僕呢！」

這個年輕的武士，順着說話的商人手勢望過去。

「哦，我看到了，不過，我不認識他，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御醫呢？」

另一個人回答着。

不錯，這個被提到的很神氣的人，具有古代儒醫的風采，但他穿着的豪華奢侈，相當引人側目。就是跟隨着的奴僕，身上也穿着當時相當高

貴的黑紋掛裝。

「他就是筷子匠的傳助。」

「筷子匠？」

「噓！小聲點。若讓他聽到了，立卽大禍臨頭！雖然過去是削修筷子的，但現在已成了將軍的獸醫，簡直是鯉魚躍龍門，身價不同了。」

年輕的武士雖然裝着不屑一顧，但暗自點頭着，鼻子裏哼一聲，用極侮蔑又嘲笑的眼光看着「狗御醫」的過去。

筷子匠傳助的一步青天，已成爲江戶人士的茶餘飯後的最佳談話材料。每一時代都會有風雲際會的成功人物出現，但也很少像傳助那樣在極短時間裏，暴發暴富。原來，當時將軍綱吉因無子嗣，受到護持院的高僧隆光的慫恿，認爲自己是狗年出生，乃對天下頒佈了動物憐憫令，像發狂一樣特別保護了。狗類，就是殺掉一隻野狗，也會被處死刑！不但官衙設有狗戶籍，還建立了一座周圍數千坪的「狗大厦」，收養着全國各地的野狗，並派專人負責看護。

「狗大厦」的狗，每天由官方供應白米三市斤，乾魚一市斤，味噌半斤等。而且聘請二位狗醫，專門侍侯這些成百成千的畜生。

筷子匠傳助，原來以削修筷子爲糊口之資，還替附近的病狗配一些草藥，治好病，想不到這個名聲不脛而走，傳進綱吉將軍的耳朶裏，便聘請他擔任御獸醫，賜予俸祿、宅第，每一次請他去看病，一定派轎子來迎接他，還尊稱他爲丸岡朴庵御醫。

年輕的武士一直看着傳助等人消失在廟門後，才默默踱着脚步離去。

這一天晚上，將軍經常駕臨祭拜的護持院寺廟，發生祝融之災。第一個發現起火者，就是一個官衙裏的捕頭，名叫仙吉。當時他正好走到護持院後面的圍牆邊，發現牆內似乎有火光在閃動，正覺訝異時，突然有一個人翻牆而出，他機警地閃到牆角去，看到一個身佩雙刀，面覆頭巾的

武士走過來。

「失火了！失火了！」

牆內有人大聲呼叫着，武士行色匆匆，準備離去，冷不防有人叫住他：

「請問鷹匠町怎麼走？」

仙吉裝着路過此地，輕聲低氣的問路。

「鷹匠町？」

武士見仙吉也是一身勁裝，馬上警覺到來者不善，想翻身飛快抽出長刀，說時遲那時快，仙吉已經反手抛出繩索，套住了武士的手腕，正要用力一帶時，只見武士刀刄一旋就割斷了繩索，由於反彈力過大，仙吉一時跌坐在地，武士趁隙朝黑暗處飛奔而去。

護持院裏人聲沸騰，大家忙着救火，好在發現得早，火勢沒有蔓延，而且很快地撲滅了。

很顯然的，這一場火不是疏忽，而是有人故意縱火，況且想燒掉將軍家的家廟，這就不可等閑視之。片刻之後，大批的差役就團團圍住護持院，禁止所有人出入，以便搜索訊問。

這位武士跑過一段距離後，才把長刀放回刀鞘，但回頭聽到追趕聲，就再起勁的跑。當他快轉彎的時侯，前面有一幢空房，門虛掩着，他便閃進去，再把門牢牢的關起來。

仙吉在後面追得上氣不接下氣，但當追到這個轉彎口，一下子看不見武士的踪影後，便頹然的停下來，前面是三岔路口，他蹲下來凝視著暗淡的路口，但仍然看不見任何東西。

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守望相助哨亭，露出了一絲燈光。他很用力地敲門大聲叫道：

「老頭子！老頭子！開門啊！」

就在這當兒，躲在空房裏的武士，輕輕打開門扉，躡手躡脚走出屋外，迅速地走上九段坡，朝馴馬場右邊的御厩谷方面走去。夜路寂靜，只聞武士匆匆的脚步聲廻響在空曠的四野上。

轉眼間，武士走到住宅街，停在一所大宅第

前，想推開小側門進去。可是小側門從裏面緊緊扣關着，他只好小聲叫着：

「佐助！佐助！」

叫了一會兒，才有人出來應門：

「那一位呀？」

「是我啊！」

「吱」的一聲，門開出一小縫，讓武士閃進去。

「吵醒你，眞不好意思！」

武士忙不迭地連聲道歉着，一下就穿過庭院，來到正廳玄關。可是武士只是推開右手邊的一扉小木門，走過小花林，敲着獨立房舍的門叫：

「娘！娘！」

從裏面傳來婦人的聲音：

「是隼人嗎？」

「是的，正是兒子。」

「等一等，我先點燈。」

雖然黑暗中無法看清婦人臉上的表情，但可以聽出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喜悅。

「娘！妳大概睡了吧，這麼晚吵醒妳，對不起！」

武士邊說着，邊解下頭巾，順手彈一彈身上的灰塵，在微弱的光線中映出的武士面容，正是傍晚時分站在大廟旁邊巷口的那位年輕人。

「你怎麼一去三、四天都沒有消息？娘擔心得很怎麼睡得穩呢？」

母親舉起燈火照着他的臉孔，帶着憐愛的口吻責備，見孩子低頭不語，又不忍，忙說：

「肚子餓了吧？」

「娘！不必麻煩了，我只想好好睡一覺——」

年輕的武士欲言又止，停了一會才又說：

「叔叔還在生我的氣嗎？」

「怎麼會呢？他還交代說你囘來時一定要去通知他，你這孩子也眞倔强，叔父說你幾句，你就不高興，一下就出走……。」

母親忍不住又絮絮叨叨起來。

年輕武士在嘴角現出一抹淒然的笑容，說道：「不過我囘家也沒有用啊！叔叔只會罵，不知道這個社會，想做事也沒有事做——」

「就是才智多高，功夫多深，也沒有用啊！叔叔是不是叫我也去當個獸醫，替狗扒脈呢。」

「別胡說八道！」

母親終於生了氣，伸手撥一撥爐火，讓炭火燒得更旺一點。

「別小看這門新興行業，今天就在護持院附近看到一個做獸醫的人，可是神氣的很，如今這個社會裏，只有商人和狗才最吃香。若果是武士，不但要看家世和身份，還要被商人的錢財壓得抬不起頭來，甚至佩着刀劍的武士願意去狗屋做衞兵呢！」

「話雖這樣說，武士還是高高在上的。你不是看過商人石川六兵衞擁有了萬貫家財，但仍以奢侈超過他的身份，受到幕府的處罰，沒收財產流放邊境？」

「這種世界不會太久了，已經在人們不知不覺中蛻變着呢。」

母親聽他口氣好像希望着社會的變化，不禁吃了一驚，默默注視着他。看到隼人露出冷笑，她嘆息着說：

「如果你爹還在，你就不會這樣了，唉！」

「娘！是我不好，又惹您傷心。其實，我覺得爹的早逝，對他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你說什麼？」

「媽，您別生氣！我不是慶幸爹的早死。而是說像爹這種擇善固執的人，如果活到今天也會被活活氣死，您想想看，當初只爲了那些三、四根木材就……」

「隼人，別再說下去……」

在燈光搖曳中，但見母親已經潸然欲淚，隼人便閉上嘴，沉浸在父親無限的追思中。

隼人的父親，名叫堀田甚右衛門，當初營造護持院時，擔任監工的職務，但在該院落成後，由於本廟使用木材比其他偏殿較粗，就以這個爲罪名，不但被革去職務，還抑鬱而終。父親死後，隼人母子的生活便仰賴叔父照顧撑持。

母子倆相偕走入內房，隼人吹熄了枕旁的燈火，翻身朝裏邊睡下，黑暗中又響起母親的聲音：

「經常讓你叔父爲我們操心，於心也不安。我想不如返回故鄉去，只是娘已年老，只求安享餘年，但你還年輕，前途無限，不得不住在江戶而求功名。記住，你從小做任何事，都不會輸給別人，千萬別逞一時意氣，自毀前途。卽使不爲你自己着想，也要爲你年老的媽想一想啊！」

「孩子知道了！」

隼人有點心不在焉的語氣，使母親又嘆了一口氣：

「好吧！你想睡嗎？娘也不吵你了。」

其實，隼人並無睡意，他想起母親的殷殷垂誡，想起自己的前途茫茫，腦筋更爲清醒。可憐天下父母心，那一個不望子成龍，但能如願者又有幾個？尤其在一片黑暗中，想起剛才發生的一幕幕被追踪的事，更覺得該來的就要來了，躲也躲不過。

雖然，自己覆面着，但對方是捕快裏的佼佼者，恐怕已經從自己的身材擧動，猜出自己的眞正身份，有點後悔當時爲什麼不一劍刺死他，留下無限後患。他輾轉難眠，甚至覺得好害怕，挨到東方開始發白時候，才在不知不覺中進入夢鄉。

仙吉的住宅位於謙倉河岸邊。一大早，仙吉便召集手下的捕快說道：

「這件事非同小可，說不定查出的縱火犯，就是一條大魚，大家記住，穿着鷹毛花紋的長袖上衣，年紀很輕，又像是浪人武士，你們快去查

個清楚，刻意尋訪，大家快走！」

他說完，披上毛巾就往澡堂，洗晨澡去。

花叢深處

「好悶熱啊，紙門稍微打開一點行嗎？」

「我說，妳就是太自私嘛！」

「你這人，眞是狗咬呂洞賓，我是徵求你的同意呀！」

貴爲幕府獸醫的丸岡朴庵，連續抽了幾口烟後，細謎着雙眼看着寵妾千賀的穿衣。外面一片陰暗天，要下雨又不下雨，悶熱得快使人發瘋。千賀正在穿衣鏡前，懶慵慵的穿上衣服，不時回眸飄向丸岡朴庵，似嬌似嗔！朴庵不勝感慨地說：

「世上的女人越來越漂亮了。比較過去，不但懂得打扮，更是天天嚷着買新衣服，眞羡慕妳們年青人！年輕就是值錢！」

「哎唷，我的老爺。你不是也很年青嘛，爲什麼說這樣洩氣話？」

千賀笑說，朴庵也跟着高興地呵呵大笑。比較朴庵已近知命之年，千賀還不到二十歲。朴庵有時會對這個年代的鴻溝，感到憂鬱不愉快，可是一想起自已在家鄉以刨筷爲業，做夢都不敢想到獲得如此年輕貌美的愛妾，也就心滿意足，不敢稍存太多的奢望了。

千賀露出一雙大腿，坐在朴庵身邊，吸起烟來。在她臉上還留下着天眞幼稚的痕跡，可是一舉一動却又妖艷無比。

朴庵打開紙門，望望外面的天空說道：

「啊！快下雨啦，青蛙都不叫了。」

「說的也是。不過，你眞的不去不行嗎？」

「是啊！這一趟必須走。三國屋在櫻花未開齊之前，招待我去看牡丹花，這個機會還能白白失掉嗎？我想，錢的力量能使樹木也開花啊！」

朴庵到達在向島的三國屋別墅，已經是下午四點的事。剛剛還烏雲密佈的天空又豁然晴朗。斜陽穿過雲層，河上的遊艇畫舫，來回穿梭，船上不時傳出三弦琴的靡音。河堤兩旁櫻花怒放，遊人如織。

當轎子經過白鬚橋向右轉入，走進一片清幽的樹林中，在盡頭處可以望見幾座建築華美的宅邸，寂然無聲。

突然間，傳來一陣婉轉悅耳的黃鶯叫聲。

「——對，我差點忘却了……」

他最近開始學詩。人在世上，一有金錢與地位，總難免喜愛附雍風雅，朴庵還專請了一位國學老師，開始咬文嚼字，以便向他人顯出自已並非一個暴發戶，肚子裏確有那麼一點墨水。

上週，這個詩文教師還向他提出以黃鶯爲題，囑他吟詠一首詩。現在他聽到黃鶯叫聲，便不禁喃喃自語，想做出一首絕妙好詩來。可惜才學有限，吟詠半天還摸不出頭緒來。

「老爺，有什麼吩咐嗎？」

轎伕隱約聽到朴庵在自語，開口問道。

「沒事！沒事！」

在一片黃鶯啼聲中，轎子繼續往前趕路。

三國屋別墅的門前，已經停放着好幾頂華麗的轎子，看來三國屋今天邀請的客人都是達官顯要，朴庵興奮地步出轎簾，正好碰上主人走出來，一見到朴庵，很親切說道：

「哦！是大夫來了，請進請進！」

「蒙你邀請，榮幸之至！」

「請這邊走——」

是一個女子的聲音。朴庵回頭一看，旁邊站着一位俏麗的女婢準備爲他帶路。

這時，三國庵又來了一位客人，主人忙不迭地趕去招呼，看來，這位客人雖然不坐轎，但衣着高貴，身後還跟隨着一名年輕武士，尤其對三國屋老板恭敬的彎腰作揖，只是淡淡的回禮，且把一對大眼睛四處溜轉，顯得一切不在眼中的態

度，使人感到一定是來頭不小的人。朴庵偷偷問婢女道：

「這是什麼人啊？」

「吉良先生嘛！」

原來就是他！朴庵恍然大悟，難怪主人要這樣卑恭屈膝地奉承他。

吉良先生，名義央，俗稱上野介，食祿僅只四千二百石，但官銜相當大，也是所謂「高式家」，掌管着幕府內外一切祭典的指揮權，在江戶城內的地位比各諸侯爲上，與食祿十萬石以上大諸侯同班同進。尤其是各大諸侯輪流在城中值班做任何儀式的毛祭時，沒有「高式家」的指點，就會鬧出笑話而喪失武士最重視的面子。因此各地諸侯唯恐巴結，籠絡不到他！

而且，目前當吉良家主人的上野介，更娶了米澤藩主上杉氏的女兒爲妻，生下的長子綱憲更過繼給太太娘家，接承了上杉家的香火。何況，上野介更運用他的巧妙手段，取寵於幕府佞臣柳澤吉保，更使他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朴庵在心裏直想着有關上野介的這種事，竟在不知不覺中走叉了路。

「大夫，請往這邊來。」

一聲輕呼，打斷他的思潮，抬頭一看，領路的婢女正站在幾步遠的地方向他招呼着，他反感到不好意思，臉孔紅紅的跟上去。

朴庵認識三國屋，就是五年前三國屋的一隻愛犬生病時，替他們治好。當時的三國屋，剛剛在米市場投機發了大財，因此聽到朴庵提起護持院的高僧，就與朴庵來往頻繁，送這送那的把大批值錢東西塞給朴庵，希望朴庵能把高僧介紹給他。

結果，三國屋就靠着高僧的推介，從此出入達官貴人之間，長袖善舞財源大開。

這棟別墅也是相當華貴。雖然格於幕府的節約令，在外表與一般邸宅無異，但內部裝潢的華麗，卻極盡奢華之能事，朴庵認爲比諸大侯之邸

府有過之而無不及，使他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般左顧右盼，充滿好奇與驚異。尤其看到在庭院中的假山、流水，石橋上，垂下着一條長長瀑布，水沫四濺，更覺爲匠心獨運的傑作，目瞪口呆。

「三國屋，你這不太過份嗎？」

由主人帶領着，從後面趕上來的上野介向主人說。他暗示違反節約令會惹上麻煩的。

「不，這只是今晚造出來看看，一到明晨就會撤去呢。」

「什麼？只供一個晚上？」

上野介聽到後，亦覺驚異，但一瞬間笑出來說：

「哦，都是金錢，金錢的力量可怕啊。」

「不，不能一概這樣說。其實，只是多用了一些人工，把原來的樹木石頭作有計劃的分配與按置而已。」

「不，還是有錢配上智慧，才能發揮啊！你的確不愧長袖善舞，今天花去的費用，恐怕變成幾十，幾百倍再回籠來吧？」

「不會的。我們商人還是要靠着武士才能生存啊。」

主人仍然恭敬着奉承他，上野介卻也很懂事似的，轉變話題。

「哦，怎麼看不到牡丹？」

不待上野介發問，整個園子找不到一朶花，只能看到黑密的樹木，灰色的岩石，綠菌的草苔而已。

「請稍候勿燥，現在就要去啊！」

上野介發現朴庵站在一邊，順口說道：

「這位先生，咱們一塊去吧！」

三個人便走出庭院，來到一處人工湖邊，早有一條裝飾華麗的畫舫等在那裏，操槳的人，淸一色是年輕貌美的少女，三個人一坐上去，畫舫很緩慢的划出去，穿過一處洞窟後，一瞬間呈現在眼前的，就是一片牡丹花海，似乎把人間的牡丹花全聚集於此，這兩位客人不禁同聲齊嘆道：

「哎，美如人間仙境啊！」

「這太美了，眞是前所未睹的奇景！」

三國屋忍不住心中的喜悅，附和着說：

「怎麼樣，還能合意嘛？」

「好，好。開得一團錦叢呵！」

畫舫划過牡丹花海後，想不到主人竟叫少女們划到對面岸邊，眼前有着一條修剪整齊的小徑，主人回顧對朴庵很有禮貌地揖讓道：

「大夫，請你先上吧！」

顯然的，這是一種差別待遇，但朴庵想到對方官階那麼高，也輕快的說聲謝謝與先走，跳上去。「請從這邊走。」一名婢女的引導下，朴庵進入小徑盡頭的一間大約六個榻榻米大的小柴房，裏面煮沸着茶壺。

這時候，朴庵才想起以前曾聽人說過三國屋爲跟官方作生意，做出一套特殊交際法，把每一位客人分別接到一小房間，待以醇酒美人，茗茶賞花，構成一處令人流連忘返的溫柔鄉；今天自己身臨其間。

服侍朴庵的這位婢女，生得柔美無比，含羞帶怯猶如一朵初放的牡丹花。她正小心翼翼地爲朴庵沏茶，但他忽然抬頭看到對岸堤上的小柴房，亦已窗簾深垂，不知怎的感到心事重重，呆望着窗外陰鬱的天空。

招待上野介的地方，是一座獨立的小亭樓，上野介坐在最裏面的一間，由三國屋陪着外，亭後還有一羣裝扮妥當的伶人等侯着。三國屋早就探知上野介喜歡看戲，且比女伶更喜歡年輕男伶，今晚特別聘請了一批色藝俱佳的男伶們。

摒退下人後，三國屋開口道：

「請問吉良先生，這一次接待「勅使」的侯主決定派誰來擔任呢？」

「播州的淺野侯。」

上野介面無表情地說道。

「哦！就是內匠頭先生嗎？他食祿五萬三千

五百石，領有一塊很肥的封地嘛。」

「就是嘛，不過，他是一個土裏土氣的鄉巴佬，連他的家臣也不懂得請教別人的禮貌，眞不懂他的手下到底在幹些什麼啊！」

「會這樣嗎？」

「我不會說錯，我不是說他沒有來孝敬我而故意誹謗他。其實，他要我來指導典禮的進行，麻煩別人，也該懂得禮貌，意思意思吧？現今的時勢，已不像過去講什麼淸高孤芳自賞啊！當然，武士標榜守正不阿，並沒有錯，但應該盡禮節的地方，也該盡；不然，就是看不起對方，侮辱對方，你說對不？我已經對這鄉巴佬侯主生氣呢。」

「原來這樣。想不到他也眞固執，一點小心意不是使交情顯得更順利嗎？實在——」

三國屋原想發表一點意見，但看到上野介一臉氣忿不已，便很識趣地閉嘴不再接腔。

階梯

「你你要幹什麼?片田!」

一個人站起來，抓着他的手臂。片田剛從茅屋進來就提起長刀，滿腔怒氣的衝出去。

「你放手!」被扣住手腕的片田大聲吼着。

「等一等，到底發生什麼事?」

抓住片田的是一個體格魁梧的武士，這屋子裏一共有七個人，都是上杉的家臣。從傍晚起，他們就相偕來到神田川附近的這一家「相思」樓吃飯，已經都有點酒意了。

「不管什麼事，你要說清楚!」

這位身材魁梧的武士，叫小林平七，是上杉家臣中武功數一數二的劍客。「有一個無禮的傢伙……」

片田咬牙切齒着，胸膛一起一伏地似乎抑不住滿腔的憤怒。

「他什麼地方無禮了?」

小林平七平靜的問着，視線投向杯中。

「老子剛才下樓時，不敢說沒有一點醉。因腳步有點踉蹌，才依附着房壁下樓梯，那小子就，就……」

片田激動得結結巴巴的說：

「他大聲譏諷着說：又是一個醉生夢死的人!」

「何方人士敢對我們這樣說?」

從旁邊有一個人也表示氣憤的說。

「就是在樓下的那個浪人，明明是對我取笑呵，你說這口氣能够嚥下去嗎?」

「別胡鬧!」

小林平七低聲喝道：

「你們不想想這是什麼地方嗎?恐怕對方已經

醉了吧，別爲這點小事就要拼命了。來來來，坐下來再喝一杯吧!」

「不行，我絕不甘休，對方明知我是上杉家的人，欲故意挑釁，這不是侮辱了主公嘛!」

「什麼?他知道咱們是上杉家的人?」

大家嚇了一跳，急着問。

「他還說什麼話嗎?」

「他說，『回去好好侍候你家主人吧!』」

「嗯……」

小林微笑着，徐徐說道：

「就算知道我們是上杉家的人，他又能怎麼樣呢?大家別再嚷了，交給我來辦。何況對方是個浪人，不等於跟一條沒有家的野狗在計較，反而有失身份啊!」

片田掙着，衝着小林說：

「好，不鬧就可以了吧。現在我要回去了，反正我也沒心情喝下去。」

「你這人眞是的，好吧。本來，我該陪你走，但現在還有酒，而且外面也下起雨了。」

果然，停滯多時的滿天烏雲終於淅瀝淅瀝地下起雨來，片田還是冒雨衝出門去。

樓下包廂間的堀田隼人，正低頭喝悶酒。

——我剛才也太孟浪一點!

他有點後悔自己的魯莽，不該出言傷人。其實，他也不是存心滋事，只是有一點醉意，又見那個下樓來的武士舉止怪異，便一時興起，譏諷了他兩句。

「客官，不會有事吧?」

剛才目擊糾紛的陪酒女郎關心地問道。

「有什麼事呢?」

堀田隼人用一雙朦朧醉眼，不解的說。

「剛才不是衝着那名武士嗎……。」

二人都聽到樓上的騷動聲，叫罵聲。

「哦!妳是說那個人嗎?不會有事的。對方不但有身份，也有金錢，不會來跟我這個浪人計

較。越有地位勢力的人，越不喜歡惹事，他們還不想跟我這個流浪漢同歸於盡吧。」

除了雨聲外，四週一片靜寂。忽然間，女的顯得非常驚慌，因為一陣沉重的脚步聲，似乎正朝這邊走過來。

「對不起！」

脚步聲停在紙門外，粗暴的說。

——該來的已經來了。

他想着，以極冷靜的聲調說：

「請進！」

紙門打開，現出一個昂藏七尺的壯男士，並不是剛才隼人所嘲笑的那名武士。

「我叫小林平七。」

「我是堀田隼人。」

隼人眼看出這個叫小林的人，不是簡單人物，與剛才嘲弄的那名武士完全兩樣。

「來一杯怎麼樣？」

他示意女人去取杯，小林連忙阻止道：

「不，謝了。只想告訴你一句話，就要走了。」

「洗耳恭聽，不知閣下有何指教？」

「我朋友想跟你閣下打打招呼，先走了。」

「……？」

隼人未解對方的話意，不敢冒然接腔。

「其實，我那朋友也不會做出卑鄙的事，只因多喝了一杯，想有萬一才先向你奉告一聲。」

「你，太客氣了！」

「我要說的到此為止，再見。」

「哦，慢走……」

站起來送走小林，隼人加上一句話說：

「我看，也不要讓你朋友在雨中久等了，我該立即走了。」

在大雨滂沱中，隼人撐着一把油傘，赤脚走在神田川的堤岸邊，雖然四野無人，但他全神集中起來，等待着伏擊者的出現。

雖然，他自認劍上功夫尚屬上乘，但出生於太平時世的他，還沒有過眞槍實劍的比過武，心裏不免有些緊張和興奮！

當他轉過一座古廟的圍牆時——

「站住！」突然有人叫住他。

——出現了。

他緩緩地轉過身來，慢條斯理地收傘，一邊沉聲問道：

「什麼事？」

「你還沒忘却剛才的事吧？」

片田走過來，收着傘子說道。

「哦，你是說剛才樓梯的事嗎？」

隼人冰冷冷地說。對方反而被激得怒火中燒，大喝一聲道：

「小崽子！」

刀光甫現，一條銀色直逼隼人而來，隼人冷不防對方拔刀如此之快，忙以傘柄擋住來勢，喝道：

「幹嘛，這麼認眞？酒醒了嗎？」

「閉嘴！」

身形一旋，隼人長劍出鞘，漆黑的荒野裏只見刀光劍影糾纏難分，伴着奔騰傾下的雨勢，兩人拼死而鬪。這時從大雨中奔過來一頂轎子，正因風雨傾盆，看不清視線而在擦過身時，才發現劍光閃閃，前面的轎伕嚇得放下轎子，呼叫後面的同伙飛奔而逃。

「什麼事？」

坐在轎子裏的人，正是從三國屋別墅歸來的狗醫朴庵。他發覺有異，連忙掀起轎簾一看，映入眼中的是劍聲刀光，還有一名武士剛好慘叫一聲倒在地上，朴庵嚇得趴在地上直呼：

「救命啊！救命啊！」

另一名武士，手提血跡斑斑的長劍無言地靠過來，看清趴伏在地上的人，就輕哼一聲說：

「原來也是一隻『狗』！」

朴庵趴在泥濘中全身發抖着：

「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我殺掉你有什麼用呢——」

堀田隼人以一種輕蔑的口吻說道。

「多謝！多謝！……」

朴庵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隼人並不理睬他，望一眼倒在一旁的武士，拾起抛在地上的油傘，回頭對朴庵說：

「對了，還有一事要你代我傳達，你到前面不遠處的餐廳「相思樓」，找樓上的一位叫小林平七的人，告訴他剛才見過面的年輕武士，就在土地公廟前等候他。」

「是的，是的……」

「我知道你是誰，也知道你的住所，若果你半途逃走，而沒有把我的話傳到，就要小心你的腦袋！」

隼人邊威脅着，邊催着趕快起身走。

朴庵已嚇得全身癱軟，好不容易站起來，才跑出不到幾公尺，就有人迎面而來。雙方一照面，才知他們就是剛才逃走的轎伕，轎伕一見朴庵，忙不迭賠罪道：

「老爺受驚了！小的該死。不過，現在好了，我們已經請來官衙的差人。」

轎伕說着，另一個人走向朴庵面前，原來正是捕頭仙吉。仙吉問道：

「他們還在嗎？」

「剛剛還在……」

朴庵驚魂未定，餘悸猶存地將剛才的事情向仙吉作了說明。

「看起來，好像兩個武士在決鬥嘛。好，我過去看看！」

仙吉說罷，快步走向前去。

隼人使喚朴庵通知小林平七，也對剛才小林的事先暗示的好意，表示若果他願意替朋友復仇的話，他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等着與他會劍，絕不會逃跑，藉酬小林對他的厚意。

他知道小林一行人數之多，也知道從小林的

銳厲眼光看來，該是劍術上一個相當有根基的高手，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是他告別這個毫無留戀的世界的機會了。

雨仍下個不停，舉目四望前途茫茫，想起白髮親娘倚着柴扉，望兒成龍的情景，益覺心碎。他知道這個現實社會已無武士發展身手的機會，母親一片苦心恐將付之東流，更覺得今晚能够結束自己生命，還是個脫離人生苦海的好機會。

本來，他傾聽着敲打地下的大雨聲，無心的呆了片刻，但聽到背後響起一陣踩水走過來的脚聲，以爲小林的來臨，但回頭一看，四目交接，兩人不禁低喊一聲「呀！」。

隼人原想回身便跑，但考慮了幾個晚上的方案，立即閃過腦際，觸動了他的殺機。

「下坯！」

等到仙吉覺得殺身之禍逼近，想翻身逃走時，一閃劍光已從他身上溜過去。

「殺人啊！」

仙吉的叫聲，更使隼人的怒火沖昇，從逃逸的仙吉背後，砍下了第二劍。

「哎唷……」

仙吉就在隼人眼前，像根木材倒掉一樣，趴的一聲倒下去，只是抽搐了幾下，就嚥了最後一口氣，附近一帶也就只響着雨水滙成水流的潺潺聲。

丸岡朴庵全身泥濘不堪地回到湯島的宅邸，已是近午夜的時分。愛妾千賀見他那付狼狽相，掩口失笑道：

「怎麼搞的？不是說去赴三國屋的宴會嗎？看你這樣子，倒像在泥濘中打過滾似的。」

「哎！別提了，今天遇上惡煞星，差點沒命回來。幸好祖上積德，菩薩保佑，否則再也見不到妳了。」

朴庵將路上發生的事，說給千賀聽，千賀大吃一驚，幫着盥洗身體，換上整潔的衣服後說：

「平安歸來就好。對了，你玩得好嗎？聽說三國屋的別墅有如仙境，是眞的嗎？」

經千賀這一說，朴庵才想起臨走時三國屋送給他一樣禮物，遺棄在轎子裏。雖然尚不知裏面裝什麼東西，但從分量之重可以判斷盒子隔爲雙層，上層裝糖果點心，下層裝着黃金銀幣。朴庵越感到心疼，惋惜不住地懊悔說：

「糟糕，這麼貴重的東西都丟了！」

「不會啦，轎伕認得你，他們一定會送回來的。我看，快睡覺吧。」

千賀催促着後下樓去倒杯開水拿上來，朴庵只好轉身順從，却仍放不下心，直在擔憂。

——盒子上面印有三國屋的徽誌，萬一落入仇家手中，不但會害自己，也連累到三國屋，這如何是好？

「啊，快嗽嗽口睡覺吧！」

千賀先躺下，催促着他說。

他也正要躺下時，忽然聽到屋外急促的敲門聲，心頭不覺一震，以爲那個年輕武士尋仇而來，他以害怕的眼光注視千賀時，樓下的老傭人應門了：

「請問這裏是丸岡先生的公館嗎？我們是謙倉河岸尾張屋的人，有要事求大夫見。」

「你們是差役嗎？請稍坐一會兒等。」

聽到老傭人的報告，穿上千賀拿出來的外套，朴庵走下樓去。

——尾張屋？到底是誰呢！

朴庵自忖着，雖仍不知來者的身份，但已可確定並非那年輕的武士。他拉開紙門，兩位來客連忙躬身打揖說道：

「對不起，這麼晚還來打擾您。」

想不到對方告訴朴庵的是，仙吉被人殺死在神田川河岸邊，據轎伕們說大夫曾目擊到兇手，因此想來請教歹徒的特徵和長相。

「黑暗中我也看不清楚，一定是那個年輕武士幹的好事，長得眉清目秀的，至於穿什麼衣着就沒有印象了。」

「衣襟上印有家徽吧？是不是老鷹羽毛的徽花呢？」

來客提供意見以期喚起朴庵的記憶，朴庵偏着頭想了一下，點點頭說道：

「嗯！好像是有唷！」

兩人一聽，面面相覷，似乎若有所悟。

「謝謝大夫提供的線索，小的告退了。」

兩個人站起身來準備離去時，朴庵招招手說道：

「等一等，我想起一件事或許對你們也有幫助，那名武士曾經要我去相思樓找一個名叫小林平七的男子，可能那個男子對於這個年輕武士會懂得更多一點。」

「太好了！謝謝大夫這寶貴的意見，我們捕頭被殺，大家急於緝兇，改日再專程登門拜謝。」

臨走時又突然想起似的，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送給朴庵道：

「這個是不是大夫遺落在轎子裏呢？」

正是朴庵牽掛不已的那份禮物，朴庵鬆了一口氣，向這些捕快道謝不已。

吉良上野介回到吳服橋的府邸時已是晚上十一時左右，連綿不已的雨勢終於停了，整個天空豁然開朗，月亮掛在樹梢頭，顯得分外皎潔，殘留在枝梢的雨滴映着月光閃閃發亮，猶如一顆顆圓潤的珍珠。

上野介一走出轎子，站在玄關上迎接他的家臣松原多仲，立即聞到一股酒氣，看來今晚的宴會是賓主盡歡而散。

上野介平常就很沉默寡言，難得露出一絲笑容，除非有什麼高興的事，才會現出老年人特有的和藹可親。此刻剛從轎子中走出來的上野介，雖仍繃緊着臉，但無一絲難看的神色，逕自走向內屋。松原多仲立刻猜到老爺今晚必有什麼特別

高興的事。

果然不錯，多仲隨後跟進內屋時，上野介正舒適地靠在軟墊上，微笑地望着多仲。

「老爺今晚的氣色不錯，有好事情吧！」

「哦，沒什麼……」

上野介微笑不語，反而顧左右而言他：

「我有點疲倦了，想要歇一會兒！」

「是，應該這樣——」

多仲向侯在一旁的侍女們示意，侍女們立卽退出內房，一直等到脚步聲消逝在走廊的盡頭後，多仲才返身開口：

「老爺外出時間，淺野先生派來了使者。」

「淺野？眞的？」

上野介倦意全失，睜大雙眼問道：

「有什麼招呼嗎？」

「還不是跟出任招待御勅使的事有關，希望老爺能多多關照指點。」「派誰呢？」

「他家的安井彥右衞門和藤井又左衞門兩位家老，還帶來了一份薄禮。」

多仲據實以告，上野介眼神突地一亮。

「……？」

多仲了解主人的「嗜好」，低聲說道：

「絲絹一捲。」

原是滿懷希望的眼神瞬間變得黯然無光，上野介垂下眼皮，嗒然若有所失，搭在椅靠上的一雙手微微地發抖着，顯示他內心的激動，半晌，才發出微弱的聲音：

「好吧！那就算了。」

揮揮手連眼睛都懶得張開地說：

「你也去睡吧！」

「是，……」

多仲還想說些什麼，偷瞅一眼老爺，但滿臉不悅，不敢再造次，很恭謹地退出內房。

數日前，同是受命爲院使招待的伊達左京亮侯主送來的禮物就有：加賀絲絹數匹，黃金百兩，還有一幅畫着珍禽野獸裱成的名貴掛軸。比較

伊達家的食祿只有三萬石，淺野家在播川赤穗領有五萬三千五百石，而且外間還傳說淺野家藏有萬金；如今只送這一點薄禮，未免太說不過去——多仲在代收這項禮物時，就知道主公必會不高興，却沒想到氣得連理都不理，還隱隱有發怒的樣子。弄得自己也很尷尬。

「或許明天老爺的想法會改變吧！」

多仲像安慰自己似的喃喃自語，穿過黑暗的長廊，走回自己的房間。

「絲絹一捲……」

上野介幾乎想笑出來。

雖然他早就猜想到淺野的送禮不會豐厚，而且遲遲拖延至今天才登門造訪，但也不會稀薄到如此一份禮物，眞使人感到一股不可名狀的失望與憤怒感。他眞想大罵代收禮物的多仲一頓：

「蠢才！這點薄禮你也收下！」他還詛咒着剛才在三國屋的歡樂情緒被這個禮物破壞無遺，但終究在表面上忍下來。

「好！咱們走着瞧……」

上野介喃咕着，嘴角現出一抹陰陰的笑意。

他站起來，想起三國屋在臨走時贈送的餅乾盒，自己隨從似乎感到很重般抱着走——返回府邸後，就由侍女們運到寢房的角落裏，依舊原封不動的放置着。

他連忙解開使用紅白繩子捆繫着的盒子，首先就發現這一個三層構造的糖果盒，異於贈送朴庵的兩層盒，而且盒底又深又大。上野介一層一層地仔細欣賞下去，就把剛才因發怒而繃緊的臉逐漸放鬆，顯出一付老年人應有的和藹可親表情。

「好！好！」

上野介不住地點頭着，猶如一個孩子得到他夢寐以求的玩具般，又小心翼翼的綁回去，之後擔心會失去它一樣，緊緊抱在胸前，放到枕頭邊。其實，上野介所擁有的珍品奇物何止上千，但

貪得無饜的本性使他每得一樣珍品後，都會興奮異常。

侍候在寢室裏的婢女們，一見上野介解開腰帶，連忙走過來協助他更衣。其中一個最年輕婢女從後面爲他披上睡衣，他一面伸手入袖口，一面對這個婢女說：

「怎麼樣，妳也很想睡吧！」

婢女有點受寵若驚，慌忙答道：

「哦！不不！」

「明天妳不妨睡晚一點，如果有人罵妳偷懶，妳就說是我准許的，我知道年輕人比較需要睡眠？」

上野介的語氣相當地溫和，瘦小的身軀包裹在厚軟的棉被裏，望着婢 女整理 他所褪下的衣衫。

「哦，………」

他似乎興緻很高，急於找個人分享他的喜悅而說：

「妳有沒有看過堺町的大戲？」

「老爺，沒有。」

年輕的婢女紅着臉搖搖頭。

「眞的嗎？那太可惜了，那裏有許多俊俏小生，不僅戲演的好，人又漂亮，眞該去看看呵：……」

上野介將四肢完全放鬆，一面回想今天在三國屋別墅裏看到的那三個年輕的生角，一個長得比一個還俊，那凝脂般的肌膚比眞正的女人皮膚還要白細，細細彎彎的眉毛下的一雙水汪汪眼睛，更蘊涵着無限柔情，上野介不禁爲之傾倒。

這天下午，淺野家的使臣安井彥右衞門和藤井又左衞門二人在回鐵砲州府邸的途中，藉口有點私事需要商量，遣走了隨身的侍從，二人到了附近一家潔淨的茶館，走上二樓，叫來幾樣酒菜。

安井和藤井兩個人都出身良好的世家，因此

本身雖沒建立什麼功績，但憑着年資和家世都升到目前的江戶府邸的總管地位。比較起來，安井的職位略比藤井爲高。也許由於背景相似，所以兩個人的思想作風也頗相近，都是屬於但求無過而不求功，小心翼翼，想克盡職責的老實人。

「你要告訴我什麼事嗎？」

藤井看出安井欲言又止，開口便問：

「還不是有關吉良上野介的事。你有沒有注意到今天出來接待我們的松原多仲有點奇怪？」

安井皺眉說道：

「這個嘛！我沒有注意到………」

藤井搖搖頭， 望着安井怪異的神 情忙又追問：

「怎麼啦？你發覺有什麼不對嗎？」

「不是什麼特別的不對，但我總覺得我們送去的禮物是不是太少了——」

原來安井擔心的這件事，藤井倒覺得有點多餘。因爲數天前，自己主公內匠頭還對他們指示，此次雖然受命爲院使招待負責人，按情理說，必需先向吉良上野介打打點，招招呼，但鑒於吉良位居四位少將的官職，如果我們事先就送禮過去，恐招賄賂之嫌，倒不如事後登門謝禮，也較爲光明正大呢。

當時，藤井也覺得言之有理，兩人便欣然銜命而去，想不到安井現在竟說這種話呢？

「我想不會吧？就是請他指導招待禮節，這也是他在幕府的職責啊，我想對方不至於嫌我們禮物的多少吧。」

藤井一廂情願地說道。「我原來也是這樣想。可是我發覺那個叫松原多仲的家臣在收下我們的禮物時，臉上的表情似乎有點不屑一顧的樣子——」

安井還是無法釋懷，憂心忡忡地說：

「對了，不知伊達家的做法如何？如果我們能知道就好了………」

「不，這種事情怎好意思直接去問呢？其實

「你也不必過分擔心，據我查過以前的例子，凡是受命爲御勅使招待的人，都只是派個使臣或親自登門拜訪指導禮儀的人，何況主公也交代我們做到這種地步便可以了。」

藤井很樂觀地安慰愁眉不展的安井。

「但願這是我的多心。也罷，反正我們主公在這一兩天之內也要親自去拜訪上野介。」

安井也只好如此自釋了。

畢竟是出身良好世家的人，沒有辦法看透對方四位少將高貴身份的背面，不知道這個世界的表裏是如何不一致的。也難怪生於太平之世，富貴之家，怎能辨別出當今社會人心險惡的一面呢。

第二天早晨，淺野內匠頭就在上野介府邸的客廳上，耐心等着主人的出現。這是昨晚聽從總管頭安井與藤井的勸告，親自來拜訪的。

當淺野的轎子要進入府邸大門時，跟內匠頭同樣受命爲御勅使招待的伊達左村亮，也坐着轎子剛從裏面出來，碰個正着。雙頂轎子擦身而過，裏面的倆人露出會心的微笑，點頭打招呼。看來，上野介是在家的，這可以從左村亮的愉快笑容看出來，但內匠頭已在客廳等了半小時之久。

內匠頭年方三十五歲，長得儀表堂堂，皮膚白皙，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年輕。九歲時父親長友就過世。他便繼立爲赤穗五萬三千五百石的侯。由於從小受呵護慣了，造成他倔強的個性，再加上他生就的嫉惡如仇，遂塑成了剛直又自負的脾氣。像其他諸多侯主一樣，因住慣於自己生就的環境規律，乃形成不知也不想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另有一種秩序與規律的存在。他就是根據這種信念，統治了他的國家，他的家臣，而且嚴格的尊重着武士道，也愛護手下及老百姓。

——幹嘛？

這麼久？內匠頭心中納悶着。他認爲讓客人這樣久等，有虧待客之道，也許主人臨時有事而

不得不如此，但也絕無想到主人翁是有意安排，「故入人罪」的。

噹！噹！噹！時鐘又響了幾囘，府邸仍是一片寂靜！靜得連麻雀在屋簷下跳躍的脚聲都清晰可聞。內匠頭無聊得注視着眼前飛舞的蒼蠅，一股等得不耐煩的氣憤正要湧上心頭時，紙門被打開了，現出上野介的身形。

「抱歉！讓你久等了。」

上野介的口裏雖這麼說着，但沒有一絲歉咎的神色，反而表示得一臉極爲難看的臉色，使得內匠頭心中感到更不愉快，强抑住氣忿，很有禮貌地寒喧道：

「我內匠頭此次辱蒙將軍任命爲御勅使招待，不勝惶恐，特來拜會，還望閣下多多指導。」

「那裏！那裏！言重了！」

上野介漫不經心地回答，手執長烟斗，兀自抽着，態度非常冷漠。內匠頭覺得莫名其妙，不知上野介何以如此待客？剛才那股氣忿更油然而起，但仍强顏歡笑說道：

「你太客氣了，往後許多事都要仰你指點，萬事拜託！」

「嗯！」

還是一付不把人放在眼裏的神色，沉吟半響，忽然又說道：

「對了！我應該告訴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盡量討好御勅使，在御勅使停留的這段時間裏，每天都要送一些禮物，記住討好他！」

「這……？」

淺野內匠頭不明白上野介的話意，怔怔地望着上野介的臉色，上野介微笑不語，用眼色表示着：

——怎麼樣，該懂得一點意思吧！

上野介的這種老奸巨猾的作風，使秉性剛直的內匠頭，一時還轉不過腦筋來。

「這是表示你的誠意啊！只要你不忘記這一點，其他的什麼指導不指導，都不關重要啊！」

上野介看到淺野內匠頭滿頭霧水的樣子，更用溫柔無比又滿臉微笑，似欲點破他的執迷不悟的說。

每天要送禮物？這是什麼意思？淺野實在想不通，很想繼續追問，但又擔心對方老年人的脾氣，又把話硬嚥下去。只是反覆說着萬事拜託，便起身告辭。上野介以爲淺野已經明白他的話意，也一反剛才冷漠的態度，殷勤地送客到玄關。

坐在搖幌的轎子裏，淺野內匠頭不斷地思索着上野介的話意，尤其對上野介那種前倨後恭的態度感到迷惑。

——莫非他存心愚弄我？

內匠頭這樣一猜，更覺得火大，馬上從轎子中大聲吩咐轎伕：

「到輪值總管土屋的府邸去！」

幕府輪值總管土屋相模守，正好在家，聽到內匠頭意外的訪問，先就吃了一驚，再聽他說明，更感奇怪的說：

「每天要送禮？……沒有過這種先例啊！負責招待侯主，只要招待週到，儀式順利進行，就可以啊。上野介怎麼對你說這種話呢？」

相模守雖然口裏這樣說着，但心裏很淸楚上野介的「弦外之音」。內匠頭看到相模守以憐憫眼光注視着自己，反而感到赧顏，對自己弄到現在才明白上野介的眞意，感到氣憤不已。

自從在雨夜中殺了捕頭仙吉後，隼人的感覺變了，不管到什麼地方，他感到有人跟蹤着，有一雙眼睛不分晝夜的監視着。他爲了想知道小林平七的身份，到底隸屬那一家藩主，曾去過相思茶樓打聽。這個時侯，侍侯過他喝酒的女侍馬上認出隼人，很緊張地告訴他說：

「你好大的膽子！官差已經三番兩次地來查問你的相貌、特徵。恐怕到處在找你，你還不快逃？」

隼人知道了小林平七是上杉家的家臣，那麼

當天晚上斬殺的武士，也該是上杉家的手下，若果有遺族要報仇的話，他想自己可以束手待斃。

他認爲自己既然在舞槍弄劍，卽使死於劍下也該瞑目才對，何況欠債還債，殺人償命，把一切恩恩怨怨從此了結，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念頭，經過時間的轉移，又開始動搖起來，認爲只不過是一時的傷感而已。

他還是希望活下去，從那天晚上開始，他對周圍感到草木皆兵，這是最明顯的擔心「死」，還沒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決心與作風。

隼人離開相思樓後，回到自己擔任武師的郊外練武館。他躺着默默地看着天花板，突然有一名叫藤野的弟子從樓下喊叫着說：

「老師！」

「什麼事？」

「有一位客人要見您？」

「來客不肯報出姓名，只說有要事見您！」

隼人心中納悶着，因爲自己在練武館做事除了母親以外，並沒有其他人曉得。難道是母親發生了什麼事，特地託人來找他，想到這裏，不禁焦急問道：

「來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是一個年青的城裏人，看起來很像吃公家飯的……」

「好，你先請他進來，我馬上下去。」

「是！」

藤野說罷，轉身準備離去。

「等一等，館主在家嗎？」

隼人喚住了藤野，藤野回頭答道：

「館主剛才到矢來去了。」

隼人點點頭，表示滿意了。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看到藤野下樓去，他覺得該來的終於來了，全身興奮不已！爲什麼知道自己在這裏，已經不需去追求的問題了，要緊的是，面臨對方已經來臨的問題。

「好吧！」

他說着拾起大小兩劍，走向樓梯。但突然停下步來。

「吱！——」

他聽到踩樓梯的木板聲，很輕的，好像一隻貓或獵狗跑上來般。

隼人馬上下決心。他快步走近衣櫃，裝着找東西似的，把大小雙劍也放在衣櫃裏，以便一下子拔出來。他雖然故意的背向着敵人，但張大雙眼注意反映在衣櫃前的任何人影。

突然間，聽到大叫一聲，背後的影子猛撲過來：

「不要動！」

隼人一翻身，劍早已出鞘，向前面畫一個半弧，正好橫掃過對方的側腰，一股紅血化成雨滴撒在榻榻米上，隼人無暇看清對方是否倒斃，一躍跳過窗口爬上屋頂，轉到北邊，跳下染布坊的晒布廣場，不理睬圍過來看熱鬧的人羣，跑了一段路，發現後面沒有人追來，才在一座古廟前的台階下，坐下來喘一口氣，並且在廟裏的一口水井打上水來，猛往嘴裏灌。寂靜的廟裏仍然傳出規律的梵唱聲，一顆煩躁的心逐漸平靜下來。

——現在，該往何處走呢？

天地雖大，似無容身之地。家，似已歸不得了。腦中一片空白，只是想找一個很靜，很靜的地方，先呆一下。他毫無目的，走出廟外，忽然看到前面路上有一個人踽踽獨行，一看清，此人正是丸岡朴庵，不覺停下步來。

很意外的，怎麼在這個時候會碰到他呢？「這個傢伙」，他在心裏覺得好笑，忘記身邊的危險。他還想作弄他，若果繞到他前面去，不知他會不會嚇得屁滾尿流？

朴庵今天沒有帶着隨從。不久，他在一排長長的黑牆下推開一個側門走進去。隼人帶着幾分好奇心，走到這家門前觀望一下。這是黑色圍牆裏的一座小樓房，院子裏種着許多櫻花樹，並且

從裏面傳出了三弦琴的悠揚琴聲，也許琴聲主人起來迎接進去的朴庵，忽然間琴聲停下來。

隼人微笑着走開了。當他走到三叉路口時，才從路口招牌知道這是湯島地方。

——怎麼走這樣遠了，乾脆離開江戶遠颺而去吧！但要到什麼地方去呢？而且也要一筆路費吧？這筆路費要從什麼地方擠出來呢？

他想了半天，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也就在這天入夜後，又再次見到他站在朴庵小公館的圍牆外。

黑天暗地

深夜，萬籟寂靜，偶而飄來幾聲野外的寺鐘聲，以及更夫的打更聲。

隼人蒙着頭巾，聽到屋內的聲音隨着鐘更聲趨於沉寂後，從躲着的樹蔭裏踱出來。他做賊是今天頭一遭，心裏跳個不停的，雖然進入屋內的計劃早已在白天的腦際裏安排好，也在黃昏裏實地勘查過逃走之路，但他認爲最好是別再發生意外，動起干戈又開殺戒，使官方追緝益形緊迫。

他躡手躡脚的推開第一道後門，又輕輕地扶起第二道紙門，屋內一片漆黑，只有閣樓上透出一線昏黃的燈光。

——看樣子，所有的人都睡了。

跳上走廊，隼人側身傾聽，從廚房裏傳來一陣陣的酣聲。屋裏的主人們，當然睡在二樓，却一點聲音都沒有。他走過長長的走廊，探頭看看廚房。

在一片黑暗中，響出疲倦不堪的睡鼾聲，他循着聲音一躍過去，點了穴道。從薄薄的內衣，他觸到老太婆起皺的皮膚，感到一陣噁心般，把指頭在衣服上擦了又擦，再走出走廊。

他爬上二樓，黃濁的燭光在牆壁上搖曳着。隼人下了決心般，一拔出刀就大聲的拉開紙門。

「阿婆嗎？」

一個上半身裸着的年輕女子從床上爬起來。

「哎唷……」

朴庵的愛妾千賀，睜開眼發現門前站着一個蒙面的武士，正驚愕得叫出聲來！

「別亂叫！」

隼人用一柄短刀抵住她，這個女人更嚇得臉色蒼白。全身癱瘓在床上。隼人的俊臉微微發紅

，用乾澀的聲音說道：

「別怕。狗醫師不在嗎？我是來借點盤纏而已。」

他把刀挿在榻榻米上。他想用更厲害的話來恐嚇及辱罵這個女人，但一時間想不出來。嚇得花容失色的千賀，結結巴巴道：

「好，好。我這就拿……」

她伸手從棉被底下取出一個小包袱，推給隼人。

——看這個人不是一個慣盜呢。

她看着隼人打開錢包後還在一張一張的數着，就把一顆心鎭靜下來，把這個武士從頭到尾打量一番，覺得：

——好年青的人！

她不再恐懼。還故意的露出雪白的大腿，伸手去取長烟斗，放在厚厚的嘴唇上，裝出一臉的媚態來。

隼人數完錢鈔，就滿意地將包袱塞進衣袋裏，短刀歸鞘，說聲：

「打擾了。」

便要離去。但千賀突然出聲阻止：

「等一等！」

爲什麼要阻止隼人的離去？千賀突然感到全臉在發燒，心房劇跳。但隼人並不理會，兀自走了出來。想不到千賀竟也跟着走下樓梯，望着不睬她呼叫的背影，自己在發呆。

「等等嘛，他還不會回來啊……」

隼人雖在腦際裏掠過她的媚態，但搖搖頭急步走得無影無踪了。

威武不屈

敕使、院使都定於後天，也就是三月九日，抵達江戶。它們下榻的地方，選在辰口的傳奏館邸。擔任招待的幕府官員，就必須從自己邸宅搬進高貴的食器類，徵調名厨，並且在前一天就要清掃與裝飾完畢，做好迎客的各種準備。

位於鐵砲州的淺野府邸，爲了迎接御敕使，家臣們一大早就忙着四處奔走，到這一天就完全準備好，等待運出。總管家的藤井又左衞門將應備的物品一一清點完畢後，回房去休息時，同事的安井彥右衞門走了進來，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道：

「又左衞門，有件事正要找你呢。」

「什麼事？」

「我們聽伊達家的………」

「伊達家的？」

藤井又左衞門很感興趣地湊過來問道。

「眞糟糕！這一次同樣負責招待的伊達家，竭力巴結吉良上野介，聽說派人送去了絲絹一百匹，黃金百兩，還有一幅珍貴的掛軸。」

聽了這話，藤井也心慌了，伊達家的食祿只有三萬石就送了這麼多禮物，而自家主公食祿五萬三千五百石，却只送去絲絹一捲，兩相比較之下，顯得太薄太寒酸了，吉良上野介心裏一定很不滿意。

「眞的？那該怎麼辦？」

「啊，很辣手。不過，我後來聽說接了我們禮物後，吉良家並沒有表示什麼不高興，還接見我們主公啊！」

「眞的，不過，我們也要快想辦法補救，勸勸主公嘛。」

「對啊！我們爲預防萬一，不讓主公屆時出醜，趕快去請示吧。」

「現在着手，或許還有補救的餘地，我們快去稟明，請主公定奪。」

兩人商量一陣後，便立卽求見內匠頭，內匠頭聽完兩人的報告後，臉色馬上變得很難看，很不以爲然地說：

「不必了！」

是一種斬釘截鐵，絕不妥協的語氣，安井與藤井，頓覺茫然不知所措，呆如木鷄。

但，一想到問題的嚴重，後果的不堪設想，安井與藤井同時覺得不能從此緘默，打退堂鼓，以致有虧臣下之道。

可是內匠頭呢？他一想到上次親訪時，上野介那股倨傲的神色，以及拐彎抹角的表示出自己的邪惡貪慾，他心裏就起噁心，至死也不願低聲下氣，曲意巴結。

安井深知主公的個性耿介，小心翼翼地說：

「主公，我們想………」

一時不知如何措詞，旁邊的藤井忙接道：

「主公，伊達家是三萬石………」

「別再說！」他斷然地駁斥道：

「伊達家是伊達家，我們是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向禽獸不如的人搖尾乞憐呢？」

「話是不錯，可是………」

藤井還想據理力爭：

「臣以爲這是芝麻小事，萬一因此影響招待重任，便得不償失，還望主公三思而後行。」

其實，這種擔心不待藤井說出，內匠頭本身在心裏早已警覺着。若果在這一次重任上，萬一發生絲毫的差錯，而且是上野介的故意安排，那後果不堪設想，可是要他自己去低頭求人，又實在做不出來，因此他更執迷不悟似的，在臣下面前堅持己見。

「我看，他不至於卑鄙到這種程度吧！」

安井和藤井見力勸無效，只好沮喪而退。

突然地，藤井在退出中才想到，這種事實在不該稟報主公，理應自己代爲處理才對，但又無法與退出中的安井商量，只是心裏乾着急叫着：

糟糕！糟糕！

內匠頭看着家臣的離去，頓覺內心寂然，雖然，他仍認爲斥退二個老臣的提議並無錯誤，但爲送禮不送禮這種小問題而鬧得君臣不愉快，實在划不來。只是不想屈膝於卑鄙的人性，維持自己家風於不墜，而稍釋于懷。但一種莫明的孤獨依然侵襲着心坎，無法一下打消。

——都是可惡的小子在作祟！

上野介的臉孔，再度浮上他的腦際來，只想到要受這個小子的指揮，全身的厭惡感就油然而起。可是在職務上又不得不聽從于他，還好時間僅有十天左右而已，只要能把這個檔期應付過去，不就可以了掉一件麻煩事嗎。

——唉，一切爲家爲國，忍耐點吧！

他嘆着氣，忽有所思的，大聲叫喚着身邊的侍役說：

「叫源五右衞門來！」

源五右衞是內匠頭的近身侍臣，平常就沉默寡言，專門負責文書聯絡工作，對於內匠頭的個性嗜好，瞭解很深。

不久，源五右衞門匆匆走進來。

「主公喚我有何吩咐？」

「請你替我寫封信給內藏助。」

預感

下午，靜謐無聲，天晴氣和，不時揚起的微風吹得前院的松樹沙沙作響。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人匆匆走進後院，靠近紙門喊了一聲：

「爹！」

在書房裏低頭寫字的一位中年武士，抬起頭來。看起來，剛剛四十出頭，柔和的眼光，筆挺的鼻子，跟喊爹的少年武士極爲相似。他就是赤穗城總管的大石內藏助。他剛好寫完信，就站起來走出走廊看着少年。

「爹，我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呢。」

這個少年人年約十六、七歲，是內藏助的長子主稅。父親以和藹的語氣問道：

「什麼奇怪的事？」

「蜜蜂在打仗啊。」

父親聞言失笑。少年人却比手劃脚地描述：

「就在內二城的屋簷下，有一個大蜂巢，好多人在圍觀哩。聽門衞說，就在昨天晚上。臨時飛來一大羣蜜蜂，在一夜間造出比人頭還大的蜂巢，也正吸收大批過路人圍觀時，突然又飛來一大批蜜蜂，雙方就像一團黑烟似的羣鬪混戰起來，也像雨滴似的紛紛掉落地下，死的死，傷的傷。」

「啊，有這樣事……」

內藏助笑着問道：

「那一方戰勝了呢？」

「守巢的一方輸了。因爲進攻的是一羣又大又兇的黑山蜂，抵抗的城裏蜂在死傷殆盡後，黑山蜂才呼嘯而去。有的人還說這不是什麼壞預兆就好呢。」

「壞預兆？不會吧！」

「參也在以前看過。這種蜜蜂的生存競爭經常在春天發生。」

內藏助斷然的否定着說：

「哦，對了，大三郎也去看了嗎？」

「去了！八介揹着他去呢。」

「哦，……。」

內藏助邊說着，邊穿上木屐走下院子來：

「哦，花也盛開了。明天是九日，也是御勅使抵達江戶的日子。我們主公就要開始勞累受罪了，但願圓滿達成任務。主稅，你也該爲主公祈福上蒼啊！」

「爹，我會的。」

內藏助對主稅的響亮回答聲，感到滿意。父子倆走到魚池邊，看着聽到脚步聲就潛入池底的鯉魚又再度的浮游起來，穿梭於池面上。內藏助注視着悠然而游的鯉魚，却在心頭感到一陣暗憂。他背着主稅，細數着數日來的心中擔心。

他認爲前兆是不可信的。大部份都在事情發生後，才附和着說：「對了，也發生過怎麼樣的事呢。」他相信，平凡的人們怎能參與天機而指出預兆呢！

可是這天的心情，却頗不平靜。他最清楚年青主公的剛直脾氣，也聽過上野介的爲人如何，雖然有忠心耿耿的片岡等家臣隨侍在主公身邊，但他們仍不放心，而且越想越不對勁，但願蜜蜂的羣鬪不是什麼前兆吧。

元祿屏風

一個城市由荒涼而繁盛時，各種行業隨而興起，接着也就形成社會的光明與黑暗的兩面；地痞流氓之類更會趁機孳生。在新興地江戶城中，擁有最大惡勢力的地頭蛇，共有唐尤權兵衞，醉夢手市郎兵衞，以及寬文大哥的深見十左衞門三人。他們各擁有衆多嘍囉，割據一方作威作福。

唐尤權兵衞，就在明神與湯島一帶，派有一個手下名叫藤九郎，附近的商店酒樓無不奉之如神明，僱他作保鏢。因爲他身上刺有獅子和牡丹花的紋身，一般人便稱他做「唐獅子阿哥」。

這一天，唐獅子喝足了老酒，脚步踉蹌地行走在聖堂廟邊的路上。雖然已經深更半夜，杳無人影，但等到對方走到面前想擦身而過，唐獅子才發現這個足無脚聲的人，全身已嚇得冰冷發抖，呆如木鷄。他差一點暈倒在脚邊的水溝裏。

這人是廟裏的七爺八爺，不，穿着藍色的長長衣服，滿頭黑髮，還留着滿臉于腮，像從廟裏走出來的木像一般，走起路一點聲音都沒有。

「晚安！」

這人竟招呼着，輕輕擦過去。

「他媽的！嚇了我一跳。」

他不覺衝口而出。但立刻在醉眼惺忪中，覺得這人眞有點面熟，之後啪一聲拍着大腿，便跟上去。

被跟蹤的這個人，似乎沒有發覺，在進入湯島後，逕自走到一家民房前，打開側門進去。唐獅子站在屋外來回走動着，但見屋裏燈光忽明忽滅，正考慮着從門縫窺探裏面，但見一隻大狗銜出來，朝他直嚎着。這下子，唐獅子無處遁形，

只好上前敲門。

「那一位啊？」

屋裏的人大聲問道。

「是我，請開門啊！有點事情打擾。」

「你是什麼人？」

「我是明神下的藤九郎。」

門打開了，唐獅子擠身走進屋裏，四處打量着屋內陳設。剛才那名男子問道：

「有何貴幹？」

「特來請問閣下姓名。」

「什麼，我的名字？」

「嗯，對啊！」

陌生人聽到後，有點不太高興，停了一下才說：

「好吧！就告訴你也無妨，我名叫一官。」

「不是吧——」

唐獅子露出金牙齒，嘿嘿地笑着，續道：

「那是你的『花名』，我想知道的是你父母給你取的日本名字！」

一官毫不動容，只是眨了眨眉毛，憮然的說：

「我不是日本人啊！」

「嘿，不是日本人？」

唐獅子譏諷着說：

「別開玩笑了。有道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你別想瞞住我的眼睛吧。如果你至死不認，就請你舉脚給我看，我想唐山人不會有木屐痕吧。」

唐獅子咄咄逼人，這個看清楚了，就有點像唐山人的陌生男子却也不發怒。

「你眞想知道？好！我就讓你看看。」

陌生人褪下衣衫，露出一道從腿部伸到背部的大蜘蛛紋身，還在一邊腿上留下一條茅尖刺傷的痕跡，使唐獅子嚇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懂了吧，小嘍囉！我看到外邊喝一杯，了掉我們的事吧！」

「………」

對方張大的眼睛，露出無比的威嚴，唐獅子委縮得像一隻小鳥般，卑躬屈膝，只是在心中暗忖着：

——今天是陰溝裏翻了船，看來這小子不好惹，算我倒霉了！

一官對他都不屑一顧似的，脫下外衣換穿掛在牆上的唐山服，回頭看着他說：

「怎麼樣，到外面吧………」

唐獅子似餘悸猶在的說：

「對不起，我看走了眼。可否請教大名？」

「你怎麼搞了，我不是剛剛告訴你叫一官嗎？」

「是………」

像小巫見大巫，唐獅子一點也無法威風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呢？」

陌生人返過來追問。

「我，我是此地的順風耳，叫藤九郎。」

「順風耳？哈哈哈……。那我問你，這附近的狗醫師的愛妾正在偷漢子呀？」

「啊！有這種事嗎？」

「你連這都不曉得，還敢自稱是順風耳？你眞是笑死人啊！」

「是，對不起。」

唐獅子越來越覺得此人不易應付，看他從容不迫，態度優雅，一定是個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他一邊跟在後面走着，一邊思索着，突然拍一下大腿說：

「先生，你該是蜘蛛老大吧！」

陌生人回頭用一雙銳厲的眼光，睨住他道：

「孺子可敎。算你還有一點眼光，但不能告訴別人啊！」

「是！從大人的蜘蛛紋身，風度，我就猜知一斑了！」

唐獅子知道他的眞正身份後，更覺得較前數

倍以上的寒心。他知道外號叫「蜘蛛」的陣十郎，是個江戶家喻戶曉的大盜。原來是九州浪人，武藝高强，一身是膽，經常打刼富貴人家。但由於行踪不定神出鬼沒，官府也拿他沒奈何。

唐獅子久聞其名，却也沒見過廬山眞面目，剛才是因看到對方的矛槍傷痕，猛然憶起去年多天傳遍整個江戶的新聞：一個大雪紛飛的夜裏，陣十郎在潛入水戶侯的府邸時不愼失風，腿部被守衞的武士以長矛刺穿過，但陣十郎仍然負傷力戰而脫險。

後來好長一段時間，大家再沒有聽到有關陣十郎的傳聞，有人猜測說陣十郎已經傷重而亡，有人說是遠走他鄉，衆說紛紛不一，而想不到現在竟然活生生地站在眼前。走在前面的陣十郎，忽然停下回頭說道：

「朋友，有件事想與你商量——」

「什麼事？」

「想借閣下的頂上人頭！」

「………」

唐獅子聞言失色，仔細觀察陣十郎的表情，想從其中看出說話的眞意，但陣十郎仍表示得冷漠非常，唐獅子不禁駭道：

「您，您，您別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你聽着：我身份既被你識破，爲免留下後患，不得不殺你滅口。這樣吧，爲公平起見，這裏有一把刀，讓你先攻，若能勝我，就免你一死。」

「不不不！這太過份了！我怎能與你比鬪：：」

唐獅子用顫抖的聲音哀求着說。

「從古時侯起，不是傳下一句話說：下人嘴巴最不牢，說不定在你心裏還暗自高興着發現我的行踪，可以向官府領一大筆奬金！」

陣十郎一言不發，把銳利的兩把短劍丟下地下，由他選擇。唐獅子連忙擺出一付哭喪的臉道：

「我絕不會說。你知道我上有高堂，下有妻兒，求求您可憐可憐我吧！」

陣十郎聞言大笑道：

「像你這種無賴漢還會想到母親嗎？你想用這幌子來博取我的同情嗎？哈哈哈……」

「大爺饒命啊！我對天發誓絕不洩露！」

唐獅子額冒冷汗，不斷地磕頭討饒，陣十郎猶豫了一會兒，說道：

「你不會騙我吧！」

「不，小的絕不敢騙您，我可以當場發誓。」

「好，那我就饒你一命。但是我要你記着：若洩露一言半句，我絕不輕饒。」

「是是！多謝老大不殺之恩！」

陣十郎喝起剛才扔在地上的刀，見唐獅子還跪在地上喃喃道謝，大喝一聲：

「還不快滾！等我反悔時你就逃不了。」

「是是是……」

唐獅子嚇得屁滾尿流，沒命地拔腿就逃。

蜘蛛的陣十郎，走到狗醫師丸岡朴庵的妾邸附近，忽然停下來。夜已深沈，只有月光與人影在搖曳着，陣十郎躲到相反的對面牆壁下，觀望片刻後，才一翻身爬上牆頭，再躍下去，像猴子一樣快的速度，進入宅裏。

片刻後，像這家主人般的三十出頭的男人，與一個嬌美無比的女人隔着一盞燈火，對談着：

「眞他的，絲毫疏忽不得。今天逗着小嘍囉玩，一不小心就被識破身份了。」

「那，怎麼辦呢？」

女的著急問道。

「哦哦！我恐嚇他不得聲張，大概在這三四天之內不會張揚出去。媽的！該與這把鬍子告別啦，觸到霉頭就是躲不開，妳去拿剃刀好嗎？」

女人笑着起身從牆櫃取出剃刀，並端來熱水。陣十郎當卽開始刮下滿臉于腮，女人略帶

哀怨地問道：

「是不是又要出門遠遊了？」

「這個還沒決定。若果眞的要躲起來，還是江戶這個地方最好。一到陌生的地方，就是普通人也容易被認出呢。」

「這樣說，在這裏不就可以了嗎？」

「對啊，暫時我也這樣想。」

他說着，忽然想起似的，問道：

「那前面的女人怎麽樣了？」

「還不是一樣。」

女人露出會心的微笑，斜睨道：

「那女人很可愛，而且是一對年靑的偷情，怪令人同情的嘛……」

「別開玩笑。若果你是狗醫師，也會受得了嗎？對了，我今天還對那小混混不小心透露她的醜聞呢。」

「噯呀，你也該積點口德吧。說不定就因爲你這麽一講，把事情給鬧大了，到時這都是你的罪過呀。」

「話旣說出，也無法收回。我想找個機會，先向她倆透透口風，這總該可以吧！」

「好吧。我替你去舖下寢具……」

「你在想什麽？」

千賀依偎在隼人身畔柔聲問道。

「沒，沒什麽。我只是在想你我前世必是寃家，才會有今生這段孽緣呢！」

「孽緣？難道你不喜歡我了？你後悔了？」

千賀撅起小嘴嬌嗔着。隼人托起千賀的下巴，望着那張令他又憐又愛的臉龐嘆道：

「我怎麽會後悔呢？只是覺得我們都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

「我不管那麽多，我只知道那天晚上你又轉回來，我喜歡你，和你在一起我覺得幸福快樂。」

千賀靠在隼人的胸前，如訴如泣。隼人撫着

她滿頭的秀髮嘆口氣道：

「可是萬一被人發現了怎麽辦？」

「怎麽辦？你想那麽多幹嘛。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

見隼人凝神不語，千賀眼眶微紅，不依地說：

「如果你拋棄了我，我就……」

「你就怎麽樣？可不許做傻事！」

隼人急急阻止她說下去，好不容易連哄帶勸，把千賀哄得破涕爲笑，開始卿卿我我起來。「我想，我們無法永遠瞞得住人家，你快帶我走好嗎？」

「帶妳走？這怎麽……」

「不，你一定要，求求你……」

千賀抱緊隼人的頸子，猛吻着撒嬌說。

「千賀！」

突然，從院子裏傳來朴庵的呼叫聲。隼人和千賀如雷轟頂，一下儍住了。由於天熱，她沒把門全關好，皮漏出大了。

第二次聽到朴庵的聲音，已從屋子裏傳出來。

「千賀，千賀！你在上面嗎？」

千賀與隼人同時站起來了。隼人第一次知道了女人在一旦有事時，比男人更爲鎭定，她立刻吹熄燈火，聽着朴庵拾級而上的聲響，扒着他手臂以發抖的聲音在隼人耳旁說：

「殺……殺掉他吧……」

隼人聽到千賀這句話後，像受電擊般整個人愕住，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感籠罩全身。

「點燈吧！」

他很沈重的說。朴庵好像聽到這個聲音，停下步來怯怯地問說道：

「誰？還有誰在上面？」

隼人一不做二不休，大聲回應着：

「好吧，老子就給你點上燈。」

朴庵聽到隼人那似曾相識的聲音，顫聲問道：

「你，你是誰？」

燈火剛一點着，朴庵立刻「啊！」的一聲驚叫起來。他永遠不會忘記隼人的那張俊臉，雙腿開始發抖，差一點軟倒無法站立。再仔細一看，只見千賀如一尊石膏美人般靜坐一旁，動也不動。朴庵本能地大喊着：

「小偷！捉盜賊！」

轉身便跑。隼人趁機走到走廊上。這個時候，朴庵已經跑到樓梯口，但一踏滑，竟連翻帶滾地跌下去。

「救命啊！」

滾到樓下的他，拼命大喊着。隼人着慌了。隨卽縱身一躍，跑下樓去。

「小偷，快捉小偷！」

朴庵又呼叫着。當然，大家都以爲隼人是跑下殺朴庵的，但千賀從樓上探頭一看，並沒有追趕爬在地上逃走的朴庵，却一直線的往前奔過去。

「唉，完了……」

千賀看到隼人遠颺而去的背影，全身的血液都凍住了，之後感到一陣頭暈，軟倒在欄干下，她只在腦筋裏旋轉着一切都完蛋的感覺。

街坊鄰居被朴庵幾聲呼叫驚醒，紛紛開門探看，隼人毫無目標地往外衝，正不知何去何從時：

「喂！到這邊來吧……」

有一個人在牆角處喊住了他，打開着側門說。

「別擔心！我絕不會害你，比你在這一帶躲來躲去，安全很多！」

聽起來，充滿好意。隼人憑着藝高膽大，也就在情急之餘，回說：

「謝謝！麻煩你了——」

逕自進去。看起來，這個穿着睡衣的人，是個四十出頭的普通商人般，滿臉笑容，殷勤有禮。但他絕沒有想到此人原來是蜘蛛大盜陣十郎。

「跟我來，保證沒人想到你會躲在隔壁啊

！」

外面響起一陣追趕的脚步聲，陣十郎帶着隼人越過院子敲着一個小門說：

「阿柳！開門啊，有客人。」

門應聲而開，隼人被延入一家華美的宅第裏，那個叫做阿柳的女人，頭髮梳得高高的，好一張嬌美的臉孔。她端着茶盤含笑迎客。

「別緊張，把這裏看成自己的家吧。」

男主人雖對隼人這樣說着，但隼人却低着頭靦覥說道：

「請別問我姓名，我已感到羞愧不已，無地自容！」

「哈哈哈！人不風流枉少年！小老弟何必如此愧疚呢？其實，年輕人都會犯這種錯誤。我也喜好過此道，早已替你擔心着呢。不過，你大概也疲倦了，今晚就在舍下歇一夜，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

隼人越發難安，忸怩說道：「你我非親非故，爲何待我這麼好！」

「同是天涯淪落人，小老弟就不必考慮這麼多了。」

陣十郎和顏相勸，此時屋外官差的喝斥聲，越來越大。

朴庵的妾宅，更是一片混亂喧嘩。不但鄰居閒人圍攏看熱鬧，更招來捕快官差，查看究竟。朴庵不欲家醜外揚，故意輕鬆掩飾道：

「沒什麼。只是回來時，正好碰上闖空門的宵小，被我一聲嚷叫，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

久久不見千賀下來招呼陸續來到的客人，朴庵心裏又氣又惱，終於大聲喚叫老女佣上樓查看。他認爲這個老女佣應與千賀同罪，必須處罰。但，誰知老女佣一去不同，並沒發生千賀哭罵之事。

送走官差閒人，朴庵掩上門，準備好好地教訓千賀一番以振乾綱，但一想到千賀婉轉投懷的嬌態，足補一切缺憾，又不急苛責，便一再告誡

自己說「忍耐又忍耐」，一切以和爲貴。他故意輕咳幾聲以飾窘態地登上樓去。

風波頻起

內匠頭一想到上野介那陰森森的被情，以及貪得無饜的卑鄙行徑，心裏就很不舒服，盡量努力不去想他，但越不想他，上野介的滿臉皺紋，又清清楚楚的出現在眼前，尤其那雙銳厲又大的眼睛，像嘲笑他般卑視他。

內匠頭抑住一股無名的怒火，發誓對任何事都要忍耐下來，以保社稷。三月十一日到了，內匠頭、上野介及左京亮等人連袂前往迎接三位公卿勅使（柳原前大納言資廉，高野中納言保春，清閒寺前大納言熙定）。

由於上野介的家，本來就是代代執掌幕府禮賓之事，因此他的穿着、氣質，甚至指揮禮儀的細節，都顯得中規中矩，志得意滿，威風八面。內匠頭所擔心的故意留難挾公報私的擧動，絲毫不顯露出來，也當衆人面前，很週到的指揮這、指揮那，一樣親切的對待內匠頭。

可是，意外的事情，從意外的地來暴發出來。

當上野介走進招待所的書院時，看到裏面擺着一座大屛風，屛風上面畫着著名家狩野法眼之龜虎圖。

「這是什麼？」

上野介停下來大聲嚷叫着：

「誰拿來放的？」

隨侍身邊的衞士感到意外的說：

「淺野內匠頭侯主送來的……」

上野介聽後變了臉色說：

「什麼？淺野內匠頭送來的？這麼高貴的場合竟擺上畫着墨繪的屛風，眞是不懂禮節到極點，快點給我撤走！」

上野介語氣兇兇，邊說着邊以手中的執扇摔打屏風。上野介從早晨以來的滿臉高興與威風，一掃而空。

此時內匠頭已接獲消息，匆匆趕來。在目前已經發生不愉快的這兩人，正好面對面的碰個正着。應了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俗話。看到內匠頭的神經質似的蒼白臉孔，上野介摔扇而走。

屏風馬上被換走了。但，上野介的態度從旁邊人士看來，也一致嫌太過火。本來，這是一種安排傢俱的小錯誤，只要注意一聲，就可以。可是他不但大聲叫罵，還用扇子在衆人面前敲打，實在太不顧一個侯主的面子。

內匠頭在內心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他強抑住內心的憤火，在臣下面前隱忍下來。可是他心裏的感受，很自然的在臉色上表現出來。家臣們都從主公沈痛的强裝歡笑裏，看出他激烈震動的心情變化，隱隱的擔憂着。甚至連一部份家臣都變得神經過敏，坐立不安。

第二事件，緊接着發生了，就在同一天的傍晚，安井匆匆來到內匠頭跟前稟報說：

「聽說左京亮將勅使休息處的榻榻米全部換新了，而且還是上野介的指示呢。」

「什麼？」

內匠頭變了臉色說：

「不會吧？前幾天我爲了此事向他請示時，上野介還說只要把門窗重新裱糊卽可，榻榻米並無破損，可以不必換新啊！」

「屬下也不知原因。這是左京亮的家臣剛捎個信來的……」

「可惡上野！這不是騙我嗎！」

內匠頭滿臉通紅的，咬着嘴唇低吼着。

他想不到上野介存心整他到這種程度。御勅使卽將在明天從上野寬永寺到芸增上寺時，中途停下來休息。也爲預防萬一的疏失，他曾在事前請示上野介，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

「好！上野介。我無法再忍了，明天我就要

面對面的詰問你，看你怎麼說！」

內匠頭雖恨恨說，但想到明天的迎接，他不得不快想辦法在明天早晨前全面換新，可是榻榻米數量達二百個以上，幾乎不可能在一個晚上裏更換完成。但想到職責的重大，眞如熱鍋上螞蟻。

「彥右衞門，趕快去想辦法！」

他焦慮不堪的下令着。

「主公，我想……」

「怎麼，你說辦不到嗎？」

「主公，請息怒。臣願誓死達成！」

從旁邊，近侍源五右衞門叩着頭說。內匠頭良久不語，最後嘆道：

「拜託了！」

「主公言重。請放一百個心！」

片岡拖起安井退出後，立卽召集所有家臣及佣人，紛紛四出搜尋榻榻米工人。整個江戶城的換蓆工人全部被請到，被指定爲休息處的觀智院，燈火通宵達旦。

「拜託拜託，請在天亮前一定趕完。」

以源五右衞門爲首的所有家臣，跟在工人身邊，拼命的督促。被邀集而來的榻榻米工人，也爲家臣們的熱誠忠心所感動，在搖曳的燈籠下不休不眠的換縫着。頭上的月亮，漸向西傾落下去。家臣們看着月光的淡褪，焦慮的數着換好的新榻榻米。

「一百三十個了，再剩下八十個左右。請再加油，作最後衝刺！」

「你們要多少獎賞，一定給多少獎賞！」

月亮下去了，天轉暗，人心也跟着暗下來。不久之後，這個天空又將再現出水色而漸漸亮起來。但他們的一顆心，是否能隨著明朗起來，無人敢予估計。

「剩下三十個！」

這個聲音像電流一般傳過去。東方天空漸白，星光已再找不到了。凌晨的冷風掃過整夜不眠

的臉龐上，片岡源五右衞們像一尊銅像般站在那裏動都不動。

曙光露出，在樹枝上痲雀開始叫了。大家最怕聽的晨鐘敲聲，終於響起來了。

「快好了，剩下最後一個！」

源五右衞門的表情，鬆懈下來，年青的家臣們看到他熱淚盈眶！寺院裏的鐘聲響起最後一聲後：

「好了，全好了！」

「辛苦！辛苦！」

源五右衞門言簡意深的慰勞着，續說：

「一切拜託你們收拾了。」

便轉身騎上馬衝出大門，奔向主公府邸。邸裏的侍臣也都徹夜不眠，看到他跑進邸院，紛紛圍過來探問，一下子各種微笑浮上臉孔。

「主公呢？」

「在寢室，恐怕還沒睡……」

當他跨上寢室走廊 而將走近時，從裏面傳出：

「源五右衞門嗎？」

「是！」

源五右衞門匍伏在走廊上。

「怎麼樣了？我等着你……」

「主公！臣不辱使命，一切都已準備妥當……」

「哦，太好，謝了！」

源五右衞門無言的叩着頭，終於忍不住說：

「主公，請勿罪臣，必須記住忍字心上一把刀，千萬以社稷……」

「我知道。辛苦你了，快去休息吧！」

感於臣下的一片忠心，內匠頭說到後來，聲音都有點哽咽了。

同舟共渡

陣十郎望着眼前這個眉清目秀的年輕人，聽他一再自稱是賊人，不禁莞爾道：

「你所謂的賊，大概是說偷了別人的女人吧……」

一語說得隼人俊臉通紅，羞愧道：

「不！只因一點緣故，我被官方追緝着呢。爲免連累你，我要告辭了……，對你深情只有心謝了。」

不料，陣十郎一把攔住他說道：

「哦，等一下。外面風聲依然很緊，你出去不是自投羅網嗎？請不必掛意，你有什麼困難儘管告訴我，若果眞想走的話，我也會帶你路。我只是想不通你爲什麼自己走進牛角尖，困在死巷？請你坦白告訴我，我決不會透露出去。也許你已經聽過蜘蛛陣十郎這個名字吧，我就是——」

隼人驚問道：

「什麼，你是蜘蛛——」

陣十郎朗朗笑道：

「區區正是。我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這下你總可以放心告訴我吧！」

隼人久聞蜘蛛陣十郎的大名，沒想到竟在危急時蒙他相救，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又聽他如此義氣之言，便也放心不少。

陣十郎察顏觀色，知隼人心意，便故意遣開阿柳，隼人遂娓娓道出自己的身世，從父親被流放離島含寃抑鬱而死，以及自己爲報父仇縱火欲燒護持院不果，然後和片田決鬭，忿殺窮追不捨的仙吉，一直說到巧遇千賀，情不自禁和她產生一段戀情的經過。

陣十郎靜靜地聽完隼人的敍述，才問道：

「那你此後可有任何打算？」

「不瞞你說，我實在也茫然不知何去何從，只因殺掉上杉的家臣，想找出代他報仇的人，讓這個人能不能來報個仇……」

陣十郎益發覺得隼人坦白可愛，便說道：「渾水，聯手打出天下？」

「好啊！求之不得呢……」

隼人感到自己生活，越來越將在黑社會種下根。他想不到被正常社會擠出，而無法過一般生活，竟墮落得這麼快。

蜘蛛陣十郎，先把隼人從頭到尾改變一番，塑造出了一個年青的小商人。隼人就以這種新姿態成為陣十郎控制的不可思議的黑社會之一員。

這一天，陣十郎偕同隼人出門，事先已經交待他盡量少開口說話。天色微亮，筋達門外的河岸上已聚集了許多漁販。隼人和陣十郎前後着，猶如夥計跟在老闆的背後般，裝得極像出門辦貨的主僕，向前走着。

兩人行經石橋，來到街上一家頗具規模的衣料店。

「這裏嘛！」

陣十郎雖然回頭這樣告訴他，但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家商店也是陣十郎潛身躲藏的地方。店裏有許多佣人忙碌的來往着，但使他感到驚異的是，陣十郎進去時，將近十人的管家及僕人紛紛前來迎接。

「大爺，你回來了。」

「哦，辛苦你們了。」

陣十郎說着，領帶隼人一直走到內屋，裏面有一個胖凸凸的中年男子正在吃早餐，見到陣十郎，忙起身道：

「老大，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好久不見了。我想有點事麻煩你，裏面是不是還有空房間？」

「有，有。我隨時叫人打掃乾淨，也想你該

回來了。」

「多謝。你吃完飯，就請過來一趟……為這個小老弟，我有事拜託你。」

隼人也很有禮貌地向這個中年男子打招呼，跟着陣十郎走進前院。放眼望去，庭院裏全是珍花異世，假山流水，極富大自然的野趣。旁邊的樓閣亭榭，無一不是雕樑畫棟，走過前院，就來到一間有閣樓的小房。陣十郎說道：

「好，請進來。這裏是我的避難所。剛才那個男子，就是我交待管理家務的人，表面上是說我的弟弟呢……。」

推開閣樓的紙窗，驀然望見緊臨窗前一株老蒼松的建築物，正是赫赫有名的北町奉行所（註：江戶城分為南北二町（區），奉行所為治安機關）。隼人認為隔着一條壕溝而躲起來，實在不愧為陣十郎的過人膽識，因為最危險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藏身處，陣十郎把它實踐得天衣無縫。

陣十郎之所以能躲過官方的耳目，並非只憑着一身了得的功夫，實在該歸功於他的機靈聰敏，狡兎三窟遂能避過獵殺。而陣十郎豈只三窟，只知他到處開有這種店舖做藏身之處，連他的手下，甚至心腹也不知究有多少處。

老實說，他的愛妾阿柳，町以及本石的山城行金藏（就是肥胖的布店老板），也不知道陣十郎的真正身份。陣十郎以巧妙的化裝術，欺騙手下的眼睛，一下子做了布店的老板，也一下子失去踪影，出現在茶樓而悠然自在。他神出鬼沒，自己一人造出奇妙的世界，活躍其中。

「你暫時在此地住一段時間吧！在這裏你可以放一百個心——」

陣十郎這樣說。隼人至此才驚異於這個人所具有奇怪勢力，他要過正常人的生活，不是也可以過得很好嗎？實在不需要自己來求危險的生活，也許這就叫做玩世不恭吧？

他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之後，陣十郎却笑着說：

「玩世不恭，也許可以這樣說。可是，我已經感到疲倦了，說是年齡的關係，也不無原因。但我還是想在今生今世，幹下一場驚天動地的事，讓世上的人能永遠記得我，坦白說，我與你接近，也有意想請你來做個幫手呢……」

「你是說幫你幹下驚天動地的事？」

「對，偷江戶城！」

陣十郎簡短地吐出五個字。

隼人差點大聲叫出來。

——什麼？江戶城！

「也許，這是一個做大盜的虛榮心。但我却認爲天下唯我獨尊的將軍的嘴臉，令人無法接受。我想讓他知道這個世上還有他管不到的人存在！」

陣十郎沖泡着茶，很冷靜的說。

江戶城乃當今重地，銅牆鐵壁戒備森嚴，陣十郎竟想在太歲頭上動土，這需要何等的勇氣與謀略？隼人對陣十郎益發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你面前我才說，我本來就痛恨武士。爲什麼他比一般百姓偉大，理由在那裏呢？是不是他們可以公開佩劍帶刀，學有武功，就要使人害怕呢？你說我的話對嗎？不知你高見如何？」

隼人聽到這句話，他怎會不點頭。

做一個布店的大老板，或是湯島的豪華府邸的主人，陣十郎從表面看來，依然是個熱心地方公益的好好老頭子，但一旦進入黑社會，又做了迅速的轉變身份。在黑社會裏，可以說無所不能，譬如使用一種魔力，在衆人談話的天花板上，不發一點聲音的來往着。或是不管是如何堅牢的鎖頭，一碰到他的指頭就像風化的人骨一樣，頓時鬆開。

他的徒弟徒孫們，把他敬如神明，雖然源自他的做人、品德，但一旦被這個老大看成敵人，即使擁有一個侯主的勢力，你也無法防止他的殘酷報仇，使人畏懼非常。

同樣的魔力，現在也向着堀田隼人發揮着。過了二天的一個下雨晚上，使隼人潛進神田橋內的柳澤出羽守保明（將軍寵臣）的府邸，也是陣十郎的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所使然。柳澤出羽守，居於總管頭之首位，在幕府裏擁有最大權力，而成爲將軍的寵臣，一年後更受將軍賜封松平之稱號，亦從年俸只有一百六十石的小侯主，在短短幾年裏升上十五萬石的大侯主，將軍寵信之厚，無以復加。

當陣十郎告訴隼人要潛入柳澤的府邸時，隼人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話？但陣十郎很平淡的說明着：

「開始要從容易的做起，這只是普通的修道而已。先別偷東西，只是想着進去參觀府邸就可以。你如從大地方開始，就會增加膽量……越以爲自己是偉大的人，越有大意疏忽出現……。」

實際上，他下手的時侯，事情意外的順利和簡單。陣十郎與隼人潛入柳澤邸內，躲在黑暗院子裏的角落。剛好邸裏設宴款待着客人，他們二個也就動彈不得了。

「這個傢伙，非常好客呢——」

陣十郎在嘴裏說道。這是隼人也早聽過的。他乘着時勢的潮流，得到將軍的特別寵遇而一步青天，自然在背後引起不少人士的羡慕與妬嫉。因此不管好壞，他不得不留意於收攬人心，首先結交四方，廣泛搜羅自己黨羽。伏在漆黑的樹底下，隼人問道：

「你見過出羽守本人嗎？」

「早已見過。你呢？」

「還沒有。不知他長相如何？」

「這個嗎，你靠過那邊去，從打開着的窗口就可以看到他了。」

陣十郎笑着這樣說。隼人也笑着跑到前面想從樹縫裏伸出頭看清他的眞面目。他知道這個紅得發紫的權臣，不但爲使喜好女色的將軍得到歡心，竟把自己女兒獻上去，還把妻子也同時送進

宮裏做「一夜薦枕」。

「這樣看不清楚，我看我們開始行動吧。」

隼人躊躇着說：

「不要緊吧？」

「你以爲做不到嗎？對方也是這樣想，可是我可以做到！」

陣十郎很有把握似的說。

「你從下面窗口看着，我爬上天花板給你看。我會在天花板上故意發出聲音。」

陣十郎說罷翻身上樹，敏捷如猿猴，又沿着屋脊直登入屋內的天花板。

隼人看得發呆，這一次很快地下了決心，匍伏着潛入窗口下。果然，窗打開着，燈光洩射在院子裏。

裏面坐着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客人，跟一位似乎是主人的男子談笑着。看起來，主賓兩個談得甚爲歡恰。隼人抑住劇烈的心跳，爬到窗口下才抬起頭看看左右，慢慢站起來。

第一次看清主人的臉龐。沒有一臉的橫肉，顯出很斯文的表情，不斷在嘴邊泛出微笑，把視線集中到對方說話的臉上。

這個客人，看起來已六十出頭，臉上顯出老年人持有的木然表情，但頻頻縮動着臉皮，似在努力着表示感情，藉以取悅主人。

——他是主管典禮儀式的上野介嘛。

隼人的判斷，沒有錯。上野介跟柳澤具有特別的關係。他是柳澤派的外圍份子，也是柳澤對外的連絡人員，柳澤也格外照顧他。

隼人偷偷地望着天花板。他看着陣十郎迅速的消逝於天花板內，覺得大家稱他爲蜘蛛，實在很恰當。

忽聞主人柳澤出羽守轉變話題般，開口道：

「那個淺野內匠頭怎麼樣了？」

「哎，不提也罷，簡直不像話。」

上野介故意的裝出苦笑的臉孔說：

「完全是個鄉下佬，一點禮貌都不懂，只知

道武士强一點就好。」

「這一次派他擔任御勅使招待，就有點無法勝任啊！」

「喔！有這麼嚴重麼？」

「是啊！我一點都不誇張，他認爲做一個武士不需要懂得人情世故啊！」

「畢竟是年輕人還不懂事，還固執着過去的武士道作風，眞不懂時代潮流呢。」

「就是說嘛，居治不忘亂，固然重要，但在太平之世，一切就要順着幕府權勢，按照形式規定來進行。若果不懂時勢，就等於一個粗夫俗卒，一點也沒用啊。而且本人還執迷不悟，反而埋怨別人呢。」

主人的出羽守，似乎想着其他的事般，聽後沈默着，但忽然想到什麼事的，看着上野介，淡笑着說：

「沒有關係，你盡量故意爲難他吧……」

上野介好像不懂主人所暗示的這句話用意，茫然的看着他。其實，他不但很淸楚主人慫恿的目的，還早已期待着這句話說出來呢。

「也可以讓其他頑固份子，看看榜樣呢。」

出羽守說着，忽覺天花上有異，抬頭看了一眼，上野介也跟着抬頭，却察覺不出有何異樣。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出羽守問道，上野介茫然答說：

「沒有啊！」

話未說完，出羽守銜進房間的角落拿起長矛，朝天花板上刺去，上野介也大吃一驚忽的站起來。

似乎沒有刺中的樣子。但聽到出羽守大叫一聲：

「來人啊！捉賊！」

隼人就知道萬事皆休，同時進入逃走的動作。他聽到走廊一陣急步跑來的脚步聲，趕快返身回到原來樹叢裏。他和陣十郎約好萬一的時候，各自逃亡。他記得剛剛進來的地方。他跑到這個

地方就翻身上牆。

邸內已經發出許多人奔跑呼叫的聲音，他在背後聽着跳下牆去，可是想不到有人從黑暗處竄出來，不發一聲的從背後緊緊抱住。他忽地沈下身，把這個人摔倒前面去，同時拔出一刀揮過去。他繼續往前奔跑，想游過附近的一條大壕溝，跑出城外去。他看清楚沒有人追過來，馬上脫下上衣變成商人打扮，還把長劍與衣服包好，塞進附近的雨水桶下。

他擔心着蜘蛛陣十郎，是否此刻還安然無恙？對出羽守這個人估計錯誤，把他看得太低，才惹出這場險局，但想到能爬進天花板上，自然也能脫險而回。

他看到前面的道三橋了，越過此橋卽到他們匿的一石橋附近。他急步走着，忽然從橋邊跑出四、五個大漢，一下就把隼人圍在中間。

「喂，你是誰？」

其中一個人這樣問着緊靠過來。隼人無法回答，只想着靠近一點時，就順手抽起一把七首，先刺過去。

看起來，不是在街上巡邏的捕快。隼人還從對方衣襟上綉有老鷹羽毛的徽紋，知道是淺野家的武士，略微放下心。因爲淺野家派出家臣巡邏勅使住宿的傳奏旅館，這是應該的。

「這個可糟了！」

他在心中叫苦了。因爲對方已經懷疑隼人的舉動，嚴陣以待，若如稍爲有所動作，大家當羣劍拔出，把他毫不留情的斬殺掉。隼人放棄了抵抗的念頭，他認爲一把七首怎能敵過對方有備而來呢？

「報名兒來吧。再不說可就不客氣了。」

對方逼問着，隼人只好答道：

「我只是一個宵小，名字不值相告。」

淺野家的四個武士用眼光互相示意後，其中兩個就提着隼人的雙臂，想把他帶走。他們知道這個商人打扮的人，一定是個武士出身。

今天出來巡邏的人，叫萱野三平及武林唯七，再配上二個下級武士。靠近隼人的武士，乃是萱野三平，唯七只是一心想着點燃手中拿着的燈籠。等到他點燃了，才舉起燈火照着隼人的面孔，在心中叫說：

「你膽量倒不小。臉色一點不變啊！」

唯七不說一言的，指示提着手臂的武士把他帶走。

「你是不是要把我交給官府？」隼人急着問道。

「職責所在，不得不如此。」

唯七毅然的回道。

「若果非送去不可，我想告訴你們一件事。我看你們是淺野家的人吧？」

「對啊！有什麼事？」

「事倒不小。你們要知道典禮官吉良上野介的背後靠山，就是柳澤總管頭呀！」

最初不了解其意的唯七，一下子就明白語中有話，馬上斥退下級武士，問說：

「你剛才說的話是……」

隼人把剛才潛進出羽守的府邸所看到的情景及對話，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唯七凝神聽後。心想，這不會是假的，也多少可以料想出來的。

「哦，下雨了。」

有一滴雨水，落在燈籠上。三平剛剛這樣說，就聽到背後走來許多脚步聲。隼人和唯七回頭一看，就知道了柳澤的追命手快要到了。

「你快走吧！」

唯七忽然說，表示要放他走。

「謝了！敢問閣下姓名？」

「武林唯七。」

「我叫堀田隼人，目前在流浪中。」

官差們追到時，隼人的脚步聲已經遠颺而逝。看到淺野家的武士在巡邏，便追問是否看到一個年輕人。

「沒有啊！」

唯七像座銅人般，擋住去路。雖然，他不能完全信賴剛才盜賊的話，但從柳澤家臣的追踪，可以相信他潛入柳澤府邸的話，倒是眞的。

萱野三平待官差離開，便問道：

「你爲什麼要放他走？」

「他和我們無寃無仇，又何必爲難他呢？」

四人繼續巡衞。返邸後，武林唯七馬上就去找片岡源五右衞門，把剛才發生的事情全部說一遍。源五右件門聽後，皺眉問道：

「有沒有其他人聽到這件事？」

「沒有，當時我身邊沒有其他人，我也沒有告訴同僚們。」

「好，你做得好。這事無法輕易判斷眞假。但從出羽守的個性看來，也許會與上野介勾結在一起。唉！這兩人恐怕早已互通聲氣，只是我害怕上野介，因此更加增長氣燄，目中無人呢。」

源五右衞門和武林唯七雖然擔着心，但害怕家中人心動搖，也不敢透露出來，只有愁顏相對。

松畫走廊

內匠頭爲上次屛風和榻榻米的事情，一再想着碰到上野介的時候，要面詰他。

可是一想到家臣們憂慮重重，實在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無法把自己認爲正當的事情移諸實行，感到懊惱不堪，但看到爲自己事擔憂不止的家臣表情，又不敢做出鹵莽的事。

這一天，爲謹愼起見，上野介再度前往檢視御勅使的住所，正好與內匠頭碰了一個面。他感到又受了上野介的白眼，終於無法忍住，但表面上仍很有禮貌的對着。擺出一付倨傲神色的上野介，問道：

「謝你多日來的指教。不過你說不必換新榻榻米之事，也不能讓左京亮專美於前，在昨天一夜裏全都換好，請你審視一番。」

若果是別人，一定會紅着臉而窮於回答，但上野介裝着聽不懂，只是用一雙奇怪的眼光注視着他。

內匠頭也毫不客氣的睨視着他。終於上野介無法裝呆到底，首先移開自己的視線，想以笑聲來掩飾自己的窘態：

「好，好，好——」

說着轉身兀自走了，但嘴巴邊嚷着：

「還是有錢的人家。只要有錢什麼事都辦得通。總之，一切都是錢啊，錢啊！」

內匠頭聞言，全身血液沸騰，滿腔的憤怒欲泛欲濫，握緊的雙拳微微顫抖着，所幸理智還未全失，家臣們苦苦相勸的話語尙縈繞耳際。內匠頭的雙手終於頹然放下，周圍的人也似乎都同情着他一般，以憐憫的眼光看着他。

回到自己府邸後，他才覺着自己竟能忍下那

麼大的侮辱，開始相信自己的理性還算靠得住。若能再這樣忍下去，必能平安無事的堅持到底，圓滿達到任務。內匠頭在心裏强自告訴自己：別把對方當做人看待，不就可以忍下去嗎？他覺得自己心情比以前平靜得多了。

平安無事的過了兩天，到第三天夜裏，總管事之一的藤井又左衞門突然求見。

「什麼事？」

「主公，我聽到不太好的風聲——」

藤井欲言又止，內匠頭道：

「有什麼話但說無妨，不要呑呑吐吐的！」

「是，臣聽說上野介和柳澤出羽守有了勾結。」

「……？」

內匠頭不語，半晌才怫然不悅的道：

「你這是聽誰說的？跟有我什麼關係？」

「臣聽下人們說的，武林唯七也知此事。」一

也許那一夜與唯七一起巡邏的二名士卒，亦聽到隼人的話，竟洩露出去。可是藤井並無片岡的深思熟慮，沒考慮到會對內匠頭的心理產生惡劣影響，還擺出忠心耿耿地樣子，報告內匠頭。果然，內匠頭心裏的陰影更深，認爲：上野介這個人竟與權臣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秉性剛直的自己不愼與其結怨，則無異與整個惡勢力爲敵，勢必處處遭到排擠，輕則貶謫，重則家破人亡。

內匠頭想到這裏，內心抑鬱更重。

「叫唯七來！」

藤井站起來走開。

內匠頭覺得敵人已不是上野介一個人。這是新舊兩代的潮流在衝突冲擊，舊的潮流代表承繼武士的傳統，古風猶存。新的潮流，則剛興起而欲流入河床的本流裏，而且舊的流水將被新的流水淹沒過去。

忍耐……又忍耐，這不是放棄傳統遜讓給新潮流嗎？也是表徵武士道開始衰弱的一個轉捩點

嗎？內匠頭聽到脚聲，把眼睛張開。

武林唯七和片岡源五右衞門，走進來了。

本來，武林唯七接到主公的臨時召見，就問清楚藤井發生的原因，而感到傷透腦筋。他跑去找源五右衞門，商量如何解決因藤井無心洩密而引起的嚴重事態。

二人跪在內匠頭面前，下決心抵抗否認絕無此事，他們知道這種事對剛直的主公影響之大，雖跡近欺君，也不得不如此做。

「主公，絕沒有聽到這樣的事！」

「什麼？」

內匠頭對這個意外的回答，皺着眉頭說：

「你說是假的？沒有聽過這種話的？」

「是！」

「奇怪——」

內匠頭凝視兩人的臉龐。倆人不覺全身直僵着，耐住主公的視線。可是，唯七終於忍不住再裝下去，表情開始變化。

「唯七！」

內匠頭大喝一聲，不覺全身的神經崩潰下來。

「是！」

唯七回答着，滿眶的眼淚奪眶而出，嗚咽不成聲。

內匠頭見狀，心中已了解一半，强自抑住滿腔的鬱懷，也忍着淚水說道：

「好了，我了解。唯七，你放心吧！別這樣想得那麼週到。不會有事的，我會爲你們堅忍下去。」

二人無法抬頭，依然俯身叩着頭。有這樣家臣，才有這樣主君，雙方的心緊緊的連接在一起。

「起來吧！」

內匠頭叫着，二人抑住迸發着的感動，想默默的退出去。

「片岡，唯七，等一等——」

倆人又在走廊上停下來，又欲跪下去。但內匠頭忽又無言以對，無力的揮揮手讓二人離去。

二人深知主公的內心感受，覺得：

——我們做臣下的，怎麼這樣無能，無法使自己主公維持武士的面子呢？

內匠頭叫住他們，到底要說什麼呢？這個謎，終於無法揭開。只有源五右衞門從主公的躊躇不定的眼光裏，感受到終於沒有機會說出這句話的意義——主公似欲對某些事情，想要獲得兩人的諒解一般。至於什麼事情的內容，却無法去揣摩了解。也許表示着「發生某些事情的時候，你們會懂得我的意思吧？」

德川將軍決定在白木書院向御勅使設宴作同禮，這一天，所有在江戶的大小諸侯都要上城報到，參加這個盛大的典禮。

——請神保佑主公平安無事渡過今天吧！

源五右衞門整夜不眠地向上蒼禱告着。

爲了今天該穿什麼衣服參加典禮，內匠頭早已請示過上野介，但所得回答僅是說穿長袖上下連套衣服即可。內匠頭感到奇怪了，這是一個多麼重要的典禮，怎能只穿上下長袖衣服？一個家臣就替主公另外準備了參加典禮用的長帽子及素袍。到了上城時刻，源五右衞門偷偷地瞧着主公的舉止，臉色雖比昨晚蒼白一些，但對送行的夫人還點頭微笑着，也就放心許多了。

一路上，大小諸侯的轎子，擠滿於途，使人感到正逢太平盛世。但走進內城時，才發現其他的諸侯皆戴長帽子着禮袍。

「好哇，又是戲弄我！」

內匠頭切齒痛恨着，退回衣服間重新換上，但平靜的心情開始動搖了。

——不，不！

他儘量控制自己。但一股恨意勃然而起。他感到有一條以自己意志亦無法控制的小動物，在胸椎骨上，往上爬！

他想到昨夜無法安眠。太陽的光線，格外的刺痛着眼睛。這表示心裏也乾澀着，像一隻失去彈力的皮球，說不定稍爲拍一下就會整個碎破掉，他的不安啃融着心頭。

他從走廊走回到玄關時，上野介站着回頭，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他默默向他點了點頭。

雙方沉默以對。可是內匠頭知道上野介還在陰謀着要他處處出洋相，上野介也感到內匠頭恨死着他，敵對意識繼續高揚着。這時，主辦膳食的梶川與惣兵衞走過來，向內匠頭寒喧，同時說道：

「典禮完畢時，麻煩你通知我一聲。」

「好！」

內匠頭答應着，梶川與惣兵衞道謝後，正要轉身離開時，上野介突然揷嘴道：

「你問他什麼呢？有關典禮方面的事應該問我才是啊。」只是這一句話，就無視了內匠頭的存在，可是上野介還心有未甘的加上一句：

「內匠頭他懂什麼呢？你問也是白問。」

衆目睽睽之下，如此公然侮辱，使得內匠頭積壓多日的怨氣，如山洪爆發，一瀉千里。

「上野介，你欺人太甚！」

大喝着，拔起腰間的短劍朝上野介的頭上砍過去。

「哎唷！」

一聲尖叫，短劍劃過上野介的帽緣，發出清脆的聲響，繼續揮下來的第二劍，雖從肩頭斬落到背部，但因距離較遠，僅傷到皮血，上野介嚇一大跳，不顧武士面子大叫着救命似欲藉機而逃。

內匠頭看到滿臉流血，全身衣服都染成紅色的上野介沒有死，揮起血劍追過去。忽然，從後面被人抱住。

「你發瘋了？」

內匠頭想掙開，但梶川與惣兵衞在將軍近侍武士中以大力士聞名。

「請放開我。給我武士的一個面子。」

內匠頭悲憤已極，聲音顫抖着。

「你忘掉這是什麼地方嗎？」

與惣兵衛的雙手箍得內匠頭動彈不得，這時在松廳走廊打掃的一個和尚，名叫久和，也跑過來打下了內匠頭手中的短劍。上野介已負傷逃逸，內匠頭見大勢已去，便不再掙扎。人們紛紛從房間裏走出來，這是青天霹靂的事。整個殿中已經鬧哄哄，如水滾騰……。

內匠頭回頭看着還緊緊抱着自己的與惣兵衛，平靜的說：

「請你放手，我沒有發瘋。既然沒有殺掉他，我會接受上面任何處分！」

但與惣兵衛還認為有危險般，並不想放鬆。

「別擔心。我不會向將軍反抗的。」

內匠頭冷靜的重覆着說，順從命運的人，已看破一切似的，低頭等着新的安排。內匠頭茫然的看着大家的慌做一團，心中忽然浮起平常就痛愛着家臣們的一張張臉孔，淚水盈眶。他擔心的不是自己將受到何種處分，而是自己有何面目對得起那些一再苑言相勸的家臣們。

上野介一路跑到櫻花廳，才筋疲力盡的癱瘓下來。滿臉血跡又充滿恐怖的面孔，不停顫抖着的四肢，令人看起來怪可憐。

「快，快請大夫來！」

上野介看着素袍全染紅色，愕然大叫着說。品川豐後守等人聞聲跑過來，想扶他去就醫，但他仍發抖着，嘴唇變得像土色，又再度癱瘓下去。這時，適逢播州龍野城的脇坂淡路守路過，瞧見上野介的這付狼狽狀，便露出鄙夷的冷笑，故意提高嗓子大聲說：

「在戰場上血染甲胄，倒是常見之事，一點都不稀罕，但素袍染血，倒是前所未見的啊。」

淡路守的譏諷，上野介聽得清清楚楚，但他比生氣更擔心着可怕的後果。他感到大家站在內匠頭的一邊，不知對他會採取什麼手段，他怕得

牙齒都吱吱作響。

等到侍醫間療傷的時候，才知道背部刀傷長僅五寸，但未傷及深部，而且頭額的傷口，因被鐵製帽緣擋住，更是屬於皮膚擦傷程度。上野介知道了自己受傷的程度後，才放下一顆心來。他看到流出那麼多血，原以為必死無疑。正在療傷時，監察時（御目付）派人請他到鳳尾松間去。這一次他不借別人扶持，自己走過去。

一到鳳尾松間，在角落裏放着屏風，他被下令坐到裏面，等上級調查完畢才能走出來。可是當他看到另一個角落裏亦放着一個屏風，就嚇了一跳，變了臉色說：

「那是什麼用？」

「內匠頭先生的座位啊！」

一個武士答說。內匠頭也剛剛被帶進來，謹愼的坐在裏面。上野介餘悸猶存，直搖着手喊道：

「不不不，太危險了。若果他再跑過來，他會殺死我的——」

「別躭心！我等在此就是防止這個啊！」

雖然四周環繞着護衛武士，但上野介驚嚇過度，仍然目不轉睛地盯着內匠頭坐着的屏風，唯恐對方又突然猛撲過來。

殿上發生的這項意外事，馬上就傳出城外去，但還不知誰斬傷誰，只是殿內發生不測事，傳到大門外的各諸侯家臣等待所去，立即引起一場騷動。大家都擔心着自己的主公，紛紛爭先衝進大門口。這時候，聽到消息的羣衆，亦跟着後面飛起砂塵，蜂擁而至。城門守衛看到情形嚴重，立即關閉城門不准任何人進入，但衆人仍不死心，聚集在城門前呼嘯着。

其中，臉色最蒼白的人，就是內匠頭的近侍總管片岡源五右衛門。他在人潮擁擠中像一塊墓碑不發一言，只是心中有數般拼命擠開人潮，靠近大門口。但大門緊閉，看不見一個衛士的影子

。他馬上返身回來，騎上主公的騎馬淺妻背上，快奔到櫻田門。但此門亦已關閉，只是各侯家臣在門外大聲叫喊着。

他失望的又跑回來。不一會兒，大門的小側門打開一聲，似有人走出來。圍着的羣衆，一下子衝過去。

「大家靜一靜，發生衝突的是淺野內匠頭和吉良上野介，其餘人都不要緊！」

大聲喊叫的是監察使的鈴木源五右衞門。騎在馬上的片岡，一下子呆在馬背上，動都不動。雖然聽到傷人之事，在心裏感到不妙，但仍存萬一的僥倖心。他張大着眼睛，注視鈴木監察使之臉孔。

「片岡兄！」

聽到叫聲，回頭看到臉色蒼白的武林唯七，强自抑住着衝動的感情凝望着他，未語淚先流，囁嚅着道：

「幹了，終於幹下了。」

兩人執手而泣，互相點頭擁抱着。最後，還是片岡先冷靜下來，開口道：

「你先回去使大家冷靜下來，我再去找監察使打聽主公的安全與否。」

片岡說罷排開衆人擠到門口，尋着另一位監察使多門傳八郎，向他懇言道：

「我是內匠頭的家臣，片岡源五右衞門——」

「哦！」

傳八郎回頭看着，眼光裏充滿着興奮。這個多門傳八郎也是條硬漢子，向來就不齒於上野介的鄙行，因此對今天的內匠頭極表同情，但礙於職位，無法在表情上顯出來。他便將知道的詳情一五一十的告訴片岡，末了，還豎起大姆指稱道：

「你家主公眞了不起，事情發生後，那種沉着穩重的神態，眞叫人佩服！」

片岡抬起頭，注視着傳八郎的臉龐，後說：

「上野介的情形如何？」

「哦，眞遺憾。大概不會有生命的危險吧。」

然而，主公的怨恨呢？片岡頓時感到胸口疼痛，愁容滿面。想起昨天晚上，主公還向自已和唯七答應一定會忍耐下來，除非對方逼人太甚，而使人受不了，主公怎會挑起毀國毀家的這個禍端，而且敵人不但保住一命，還是輕傷，不知主公會如何抱恨嗟嘆。

回到府中，安井等人圍攏過來，急急問道：

「片岡，事情怎麼樣了？」

「先別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先保持家中的沉靜，等待上面的決定，絕對不能輕擧妄動！」

源五右衞門看到安井的慌做一團，心中恨得癢癢的，大聲叫着說：

「立刻去準備快馬！」

不管如何，必須先飛報回國去。他馬上親撰一封信，告訴本國總管頭大石內藏助。他叫來萱野三平與早水藤左衞門，騎着快馬，直奔一百七十五里外的播州國赤穗城去。

暗鬭

柳澤出羽守聽到松廳走廊的血腥事件後，心裏就有數，剛好將軍綱吉爲接待勅使正在沐浴中，他就等在浴室外面，考慮着怎樣做報告。他知道勅使馬上就會上殿，內匠頭的招待使也勢必要改派，而且血濺四壁的白木書院也無法做爲典禮場所使用，必須另爲請示才可。

「剛才在松廳走廊發生了淺野內匠頭刀傷吉良上野介的事。還好上野介僅受輕傷，內匠頭亦已受傳，但無法再擔任招待使，也不能使用白木書院招待勅使，請將軍指示——」

將軍聽到報告後，原很驚訝，但見到出羽守並不感意外的表情，也就隨口說道：

「你看着辦吧！」

於是，內匠頭的任務改由下總佐倉城主戶田能登守擔任，典禮場所亦改在黑木書院裏。

整個答禮儀式在衆人皆感遺憾的氣氛中結束了，但將軍對內匠頭不辨場所，不懂大體的擧動，感到很不滿意，立刻下令總管家秋元但馬守喬朝及多門傳八郎，近藤平八郎三人立卽負責調查事件的內情。

內匠頭已經換下禮袍，由六名武士看守下，走進檜木廳。

一場風暴過去了，內匠頭顯得冷靜無比。多門傳八郎很恭謹地向內匠頭打招呼：

「上面派我們三人前來調查此事，一切只好按規矩行事，若有怠慢之處，請勿見怪。」

內匠頭見多門傳八郎如此尊敬自己，不由得感動不已，冷靜的匍伏在榻榻米上。多門傳八郎正色問道：

「你不辨場所時間，竟在殿中公然行兇，刀

傷上野介，到底有什麼原因，請坦白說出來。」

內匠頭據實以告：

「受到上野介數次的侮辱，我皆不予理會。但此次在衆人面前公然給我難堪，實在忍無可忍，至於不辨場所時機惹起刀傷事件，我無言可辯，甘願接受國法的制裁。」

一點不做作，鎮靜又坦然的眞誠態度，使人不堪想像惹起今天大禍的人，就是他！

內匠頭審問後，上野介也被召到鳳尾松廳，接受訊問。但上野介一直咬定道：

「我與他無冤無仇，也從未和他接觸過，我看可能是內匠頭發瘋所致。」

雙方的口供立卽呈報將軍，得到的裁決是，內匠頭在調查中暫禁於田村右京太夫邸，上野介不回手反抗無罪，及時阻止內匠頭繼續行兇的與惣兵衞增加年俸五百石，久和和尚賞銀三十兩。

看到這個裁決時，一般人以爲既然對上野介不聞不問，根據幕府以往慣例，雙方發生打架鬧事必須一律受罰。看來，也許對內匠頭的處分會減輕一些，但這個預測却完全錯誤了。

內匠頭的處分，等着決定，大家便以爲今天的事已暫告一段落。想不到這個時候，突然召去總管頭，將軍下令道：

「快去叫內匠頭切腹！」

大家驚愕着。若果內匠頭受到切腹的處分，不但世爵被革，城池也被沒收，不管誰看起來，都嫌處分過於嚴苛！何況，對於惹事的禍首上野介不做任何處置。這項決定，使列席的衆臣們，感到有失公平，尤其破壞了太祖家康所立下的幕府典範：武士肇事，雙方俱受懲罰。

雖然人人沉默着，但坐在末席的稻葉丹後守却開口道：

「將軍說得不錯，內匠頭所作所爲，的確值得受到懲罰，但內匠頭是否神經錯亂所致？我們確須時間予以調查淸楚，敢請將軍暫緩執行處分。」

若屬於神經錯亂，則罰止於內匠頭一人，而不會及於淺野家。

事實上，丹後守的主張非常公平，亦符於武士相惜之道，因此深獲其他人的感動。但馬守、相模守等重臣也接着開口表示贊同丹後守的意見。

在座的人，緊張的等待着綱吉的發言。將軍面露不悅之色，忽然把視線移到柳澤出羽守的臉孔上。

出羽守冷笑着，回看綱吉一眼，又迅速把視線移開。這樣動作，若從旁邊的人看起來，毫無意思可言，但在相當親近的人中間，卽在如此些微的表情變化中傳達了某一種意思。

在得到某一種默契般，綱吉突然間變了顏色站起來，不說一句話的走進裏面去，而且把紙門關的格格作響。看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等着下決定的丹後守諸臣，莫不驚懼着，茫然呆住不知所措。

將軍的意思，從這個態度看來，已經一目了然。卽使處分不公平，也無人敢予據理力爭。不久，輪值總管土屋政直被召見，傳令內匠頭卽刻切腹，監視人爲正監察使莫田下總守，副監視人爲監察使多門傳八郎，大久保權右衛門，卽刻前往執行。

影響所至，及於淺野全家臣，而且出事的另一當事人却無任何處分，反而得到不反手的讚美，置身度外。

傳八郎早已知道上野介與柳澤出羽守勾結在一起，就是今天的處分令，亦有將軍近侍柳澤在背面的策動，因此立卽請求重臣稻垣對馬守、加藤越中守二人轉請將軍再議。當然，這個請求卽刻被拒絕，因爲一旦決定之事，無法收回成命。

但傳八郎仍不死心，毫不畏懼的親自拜訪柳澤出羽守，向他直陳處分之不當，尤其强調：

「此事爲天下注目，若處分不公，何以塞天下衆人之口？而且外面還傳說這是出於出羽守你

的主意，望閣下三思！」

柳澤惱羞成怒，大喝道：

「一派胡言！給我滾！」

回身便走。傳八郎還想跟上去理論到底，但左右唯恐發生意外，連忙拉住傳八郎。

從事件的本身，很顯然的可以看出，江戶城中的人事分成柳澤派，與非柳澤派二大流。在發生刀傷的前夜，內匠頭本身很清楚的體會出，而在刀傷後早已暗流着二派，很顯然的露出表面，事事對立。

君與臣

這一天，對淺野家所安排的命運，可謂爲靑天霹靂。卽使接觸到事件內幕的片岡源五右衞門，也無法料到今天局面的出現。其他家臣，更是作了一場白天的惡夢般，目瞪口呆。每一個家臣，變成啞巴而說不出話來。

可是在極端緘默中，人們開始站起來。悲愴的覺悟。籠罩着各人的身心。他們看淸楚卽將到來的命運，卽使是最壞，最糟也必須不眨一眼的加以接受。多來年培養而出的勇氣、節操、不屈不撓的意志，一下子呼嘯而傾出。也是做一個武士對打擊的最後武裝，準備迎擊。

人們變得更沉默了。他們看見自己像一個生物，以淺野家爲中心而過了一體的生活。他們在父祖代代的傳統繼承，以及支配着這一個時代的信念下，認爲統制這個世界的原動力，來自自己主公。他們連幻想都不准許想到脫離主公的關係，而過唯有自己的生活。從他們眼睛看起來，失掉主公等於死，不，比死更可怕的停止了活的生命。

已經離開他們的主人，會不會再度回到他們的身邊來呢？這是他們最大的疑問，而使他們感到最悲哀的是自己無能爲力！內匠頭的命運，已經由不許抗告或上訴的最高法庭，由具有絕對權力的裁判者下了判決。而且還不許旁聽，被審者，只有不論是非，而要默默接受審判的結果。

就是這樣，他們還是默默地接受。他們强自壓住充滿鬱血的胸口，靜靜地傾聽着最壞命運來臨的脚音。

監察使鈴木源五右衞門帶來傳奏府邸的移交

公文，就是這種脚音的第一音符。

「是，我們必能如期交出。」

代表淺野家出來接令的堀部安兵衞，肯定的回答說。而且命令規定在二刻後交出，命運的無情鞭子，就把他們像趕牛般驅出城外。

內匠頭在嚴密的監護下，被送往田村右京的府邸去。一路上，但見景色依舊，原野秀麗如往日。他覺得也許沒有機會再見到這個已經看慣的美麗景色。忽然間，在內匠頭疲乏的腦際上浮現了自己封地的景色，淸秀高聳的赤穗城，一望無際的瀨戶內海，岸上的塩田，尤其是在這個美麗如畫的景色中，像螞蟻一樣孜孜工作着的老百姓，以及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家臣們，內匠頭不覺一陣心酸，熱淚如湧。

他怨恨自己，爲了自己的一時不忍，竟摒絕掉他們。而且，毁家毁身也無法給予仇敵一刀兩斷，想到這裏，滿腔怨恨在全身奔騰，眞是窩囊到極，死不瞑目！

抵達田村右京府邸，立刻被監禁在一間木板小屋裏，並派有四、五名武士輪流看守着。主人田村右京出來探望，內匠頭很恭敬的謝過主人好意後，鎭靜如常。就是供應飲食時，他也取筷健啖，冷靜地面對着自己命運。

在他鎭靜的外表背後，心中的感覺如何，卽無人知曉。只有一次，內匠頭忽然說：

「我想給家臣一封信，不知可以不可以？」

語調是懇求着。看起來，內匠頭早已想把這句話說出來，而一再猶疑不已。監視武士互相看過後，其中一人說道：

「我們想先請敎監察使……」

內匠頭悲笑着說：

「不用了。」

他知道決不會得到准許，繼續央求說：

「可不可以請口傳，而轉告家臣片岡源五右衞門與磯貝十郎二人。」

「好的。我們給你做筆錄吧……」

內匠頭經過一陣沉思後，語簡意重的說：

「曾經預先想告訴你們，但時不我予！今天這回事，實非得已，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這是內匠頭對家臣們唯一遺言。因須透過他人之手，儘量避免明言正句。這個充滿無限感概的短短傳言，立卽被轉送到片岡、磯貝二人之手。

大限已至，這一天申時，執行監視使莊田下總守，副監視使多門傳八郎，大久保權右衞門以及介錯人（按：武士切腹時，須有一人在旁斬其首，以加速其死，減輕當事者的痛苦，此人叫介錯人。）磯田武太夫一行人都來到田村右京的府邸，等待執行。

多門傳八郎，雖對今日命令抱有不滿，但事已由將軍決定，也只有在心中徒呼奈何，跟着正使到達，但注意着與柳澤互通鼻息的正使，監視着他的舉動。

正監視官對田村右京侯宣道：

「內匠頭奉命切腹的時辰已到，請你準備安排地方一下。」

右京太夫立卽下令家臣準備，之後把準備完畢之事，提出報告，卽等着提出內匠頭宣告將軍旨意，便可執行完事。

下總守立卽站起來。傳八郎在旁慌着叫道：

「等一下，」

「什麼事？」

「有沒有檢查過場所？」

「不必了，我已經繪了圖面交待好。不需再勘查了。」

下總守笑着說。

但傳八郎還是認爲太過份，堅持着說：

「你說這樣檢查完畢，我沒話說。但我做副使，根本沒有看到這個圖樣，我爲了職責關係，要做我的檢查。」

下總守變了臉色說：

「正使檢查完畢，應該算數。但若你依照監察使的身份，要予檢查，我也無話可說。」

傳八郎不理會正使的話中有刺，招呼着權右衞門一起走出去。

他倆感到意外的是，切腹場所安排在小書院前的砂地上，僅舖着一張草蓆，而在上面放着榻榻米，並用毛毯覆蓋着，周圍僅以帳幕圍繞着。

「這怎麼可以！」

傳八郎叫着。回頭一看，主人的田村右京太夫跟在身後，傳八郎以激烈口吻斥責道：

「今天切腹人爲一國一城之主，尤其是爲維持武士道而受處分。若讓其在庭院切腹，不是有違武門的禮儀嗎？你存什麼心？請告訴我——」

右京太夫嚇着說：

「這是正使交待又繪圖請示過的，他說內匠頭爲將軍親自判處，無法與一般侯主之賜死，並列而論……」

「對啊，這是沒有錯啊。」

擔心傳八郎插手過問，下總守跟在後面，厲聲叫道。傳八郎並不屈就，表示說：

「這就奇怪了。明明違反武門之規範，還要强詞奪理，什麼是沒有錯，請指明說。」

很顯然的，傳八郎說的有理。下總守又一次惱羞成怒，憤怒說：

「今天正使是我，我認爲沒有做錯，就不需要你的插嘴。」

至此，傳八郎只有忍的一字了，但仍不忘點醒下總守說，自己無法對此事負起責任來。在一邊的大久保右衞門亦爲硬漢之一，發言表示自己亦贊成傳八郎的建議。

下總守被說得臉孔紅一陣，白一陣，再回到休息間去。傳八郎與權右衞門不得不跟着後面進去，倆人心中對內匠頭在死亡前仍受到不公平待遇，感到憤懣不堪。

這時候，右京太夫突然走出來說：

「剛剛內匠頭家臣片岡源五右衞門前來要求給予君臣的最後一次見面，可否准許？」

沉默不語的傳八郎，聽完右京的請示後，搶在下總守開口之前，毅然答道：

「沒有關係！這該是做武士的憐恤，傳八郎准他做！」而且回頭看着被自己氣勢嚇一跳的下總守說：

「你怎樣？」

傳八郎準備明天掛冠而去。他强烈的語氣，表示絕不屈服於任何壓力，堅持到底。下總守不得不皺着眉頭道：「隨你便！」

右京太夫高興的走開。他叫源五右衞門不能帶刀，由其家臣陪伴着在小書院的院子裏，等待着。當然，他不能與內匠頭交談，只能夠目送着主公走向死亡之旅。

內匠頭一身白衣，在小書院一片肅穆而沉寂的空氣中，毫不畏縮地走進來，跪伏在末席。

「內匠頭——」

下總守唸上將軍旨意：

「你在殿中公然逞兇，以私仇刀傷典儀使，罪無可數，應賜死切腹。」

內匠頭寧靜回道：

「謹領旨意。有勞各位大駕，不勝感荷。」

一說完，忽又抬頭問道：

「想請敎一件事，就是上野介如何了？」

或許這正是內匠頭臨死前最想知道的事，他毀家捨身，也只剩下這個怨恨——無法結束掉仇敵的生命。傳八郎和權右衞心中一陣悽楚，二人對望一眼，同時充滿感情的口吻道：

「上野介年事已高，挨你二刀傷及要害，恐將有生命之危。」

內匠頭似感滿意般，露出微笑，再從容的跪伏下去。在坐的人，無不爲之動容，暗自惋惜！

時刻是於下午六時。在右京太夫的示意下，佣人拉開紙門。一條長長的走廊，連接到內匠頭最後的場所。內匠頭被帶着靜靜的走上走廊。扶

疏的花木掩映在夕陽微風裏，眼前的美景却是內匠頭人世間的最後一瞥。

忽然，在一座假山樹叢的茂葉下，內匠頭發現一個人影蹲伏在地下。他的喘息快停住，張大眼睛凝住這個熟悉的身影跪在一旁。

正是自己家臣片岡源五右衞門。乍見親人，內匠頭剛平復的心情又受衝擊般，脚固釘在走廊上。看着無限哀怨而默默注視自己的主公眼光，源五右衞門强自忍住萬馬奔騰的心頭，不眨一眼的直望着主公。

這是君臣在今生今世的最後一瞥。在眼光與眼光接觸的一刹那間，快要流出血的兩顆心，緊緊的貼在一起。瞬間後，內匠頭表情放鬆了，露出了含淚的溫柔笑容，不成語言的告訴說「見到你，死也瞑目了。」

源五右衞門的嘴唇，微顫着。這時，內匠頭忽然記起般，急步而走。源五右衞門低下頭，泣不成聲，頓覺天旋地轉，久久不能站起。

當天晚上，內匠頭的弟弟淺野大學長廣接到右京侯的一封信：

「令兄淺野內匠頭已在本邸，由莊田下總守、太久保權右衞門、多門傳八郎三人監視下，奉命切腹。屍體仍留本府，還請儘早定奪處理，敬上。」

浮萍

「幹得好！」

連蜘蛛陣十郎亦感動着說。

內匠頭賜死切腹的消息，轟動全江戶。因陣十郎與堀田隼人，剛好在發生刀傷前夜潛入柳澤出羽守府邸，而偶然地聽到他們的密談，就對這一次事件更覺興趣，二、三天來都離不開這個主題。

這一天晚上，二個人計劃潛入最近傳聞更見暴發的三國屋，就在向島對面的山谷船舫上等待着時間的來臨。

「我不知淺野這個侯主是什麼樣的人，但看起來他受够別人欺負，才會在殿中拔刀傷人呢。」

「可不是嘛。」

隼人不多說話，他腦筋想着的是另外一件事，對事件本身的性質，反不感興趣。他還記清楚那天晚上匆忙分手的武林唯七這個人。不是因爲他放自己走，而是在這個武士身上，看到了武士應有的動作爽脆，精神奕奕，令人好感。但發生這一次事件，不只是他，淺野的幾百個家臣要像他一樣離開食祿，而變成流浪天涯的「浪人」。隼人一再想着這一點。

「又要增加許多浪人了。」

隼人淡淡地說：

「想到這些人，將來會變成怎樣，我心裏就感到不舒服。因爲我最懂得浪人生活的滋味啊。」

陣十郎笑道：

「說的也是。不過，我還是希望着：有一天全體武士都將消逝得無影無踪，雖然這是非常遙遠的將來事。」

隼人聽後苦笑着，陣十郎忽然轉變話題說：

「我聽說淺野的家臣們計劃着替主公報仇，你覺得如何？」

「喔！有這回事嗎？我想，現在世風日下，不像十年廿年前的時代，人心都變了，那會有這等爲主公報仇的忠貞之士呢？而且，卽使爲主公報仇，也不能容於幕府當局而被認爲叛亂。因爲他們主公爲幕府下令處死，若果團結多人有所行動，卽全被視爲結黨營私，處予極刑。何況這一種行動，若果一、兩個人暗中進行或許還能僥倖成功，但一旦動員十、廿人以上來行動，就會引人注目，無法達到目的。你想想每一個人都有妻有子，也會隨着時間，順應新的環境，何況浪人的心情最不穩，最難靠啊。」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可是事在人爲，而且別忘了淺野家那位總管頭大石內藏助，我想他絕不會這樣就罷手的。」

隼人聽後仍露出否定的微笑，靜靜的舉了杯。其實隼人的想法是，不管會不會像世上的傳言一樣，赤穗浪士代替主君報仇，他不欲與陣十郎爭執下去，便移轉話題說：

「老大，可以開始行動吧！」

二人走下船舫，轉搭小船往兩國橋方向行去。當他們剛要靠岸時，另外一條船擋住去路，錯身而過。陣十郎並不介意，仍令船伕重新靠岸，一躍而上。

但想不到唐獅子的藤十郎却在錯過的船上，看他們躍上岸邊，當他一眼看到躍起時露出腿上的紋身，則記起蜘蛛的陣十郎，張大眼睛望着背影的消逝。他慌忙着向同船的一位捕頭名叫但馬屋仁兵衛低聲說道：

「大人，有一急事相告。我剛才看到蜘蛛陣十郎偕同一名武士上去對岸，八成沒有看錯人。」

但馬屋仁兵衛聽後，臉色突變，囑咐船伕立

卽靠岸讓他們二人下去跟蹤。

陣十郎和隼人登岸後，發覺有人跟踪。

「奇怪?怎麽會有人跟踪?莫非那條擋船上有人識破我們——」

陣十郎發覺情形不對，便對隼人說改日行動，自認倒霉。陣十郎嘀咕着：

「眞見鬼，從沒有今天這樣出師不利。好吧，我回去也睡不着覺。小老弟，你先走一步，我要查清楚是誰認出我……。」

二人分道揚鑣，月色朦朧中，陣十郎直在思索今晚行跡敗露的原因。走着走着，忽從旁邊衝出一個人來，兩人打了個照面，同時發出一聲驚叫「啊」！

對方指着陣十郎叫道：

「你、你不是山城屋的老闆嗎?」

「是啊，怎麽師傅你也到這兒來了?」

陣十郎對着和尙頭的這個人說着。他就是江戶有名的二行詩宗師「其角」，附庸風雅者莫不請其指導作詩。

「我到挑曉子家作客，因不勝酒力，便臨陣脫逃，出來透透空氣，你要到那裏去呢?」

一語驚醒陣十郎，才想起自己的目的，忙說：

「你不說我倒忘了，我我有急事要辦，先走一步了——」

隼人回到吳服橋的布料店不久，陣十郎也跟着回來。看見陣十郎神情沮喪之極，驚問道：

「你怎麽了?」

「唉，一言難盡。旣然觸到霉頭，我看不能在這裏再呆下去了。我們到湯島去一段時間。」

隼人不解其意，急着問：

「現在就走嗎?」

「是的，越快越好，我剛才又碰到一個熟人，是以前作詩的老師，我又不能明言請他不要說碰到我，這不就糟了嗎?唉，從潛入柳澤邸被發

現後，我就知道走霉運啦。」

陣十郎自怨自艾着，隼人道：

「你師傅，也不一定被捕快碰見吧!」

「恐怕會。今天每一座橋，每一條路，都派有人把守巡邏，可說是佈下天羅地網呢。也許在柳澤的太歲頭上動土的緣故啊!」

說完，他從珠寶箱子取出一把文件丟進火爐去。大部份是與他人往來的信件與借據等，以防萬一時連累他人。他還叫隼人喚來照顧布料店的金藏，交代他：

「說不定明天就會有人來捉我，我想先走一步，以後的事要煩你關照了。」

金藏並不表意外，一口答應。陣十郎站起來打開門向外一探，倏的縮回頭來。屋外雖然仍漆黑一片，但巷道盡頭魅影憧憧。陣十郎急急掩上門。

「他媽的!那麽快!」

「眞的!」

金藏也看着他臉孔：

「這麽一來，我也要跟你們一起走。怎麽樣?現在就放把火吧。」

「我看還不要。但他們動作也太快了。你記住，後天中午在奧澤的九品佛見面。」

「好。」

隼人無言看着二人的一來一往。

陣十郎從衣櫃拿出一套新行旅裝，剛穿好，就有人在敲打大門了。他毫不遲疑的，打開在房角裏一個秘密門，從這個門走出去，有一條小徑直通到後面的倉房。三個人不出脚音的走着，突然從黑暗的樹蔭裏竄出來幾個捕快大聲喝道：

「站住!別跑!」

愕住一下，陣十郎把飛到頭上的數根棍棒，飛手撥開，並且喊道：

「大家快逃!」

場面一片混亂。金藏與隼人都拔劍向前奔。到圍牆的一角，用手一推，牆壁翻轉露出秘徑。

一出牆外，等待着的捕快，紛紛圍過來。

「乖乖就逮！」

「去你的！」

這是什麼盜賊呢！不但不逃，反而逼進捕快們。隼人與金藏，聯手衝破圍陣的一角，逃竄而去。只有陣十郎被纏住，擋刀把手（十手）與棍棒紛紛飛來，把他再逼回牆根。陣十郎以上首護身，跳躍如猴，且趁衆人眼花掩亂之際，翻身一躍跳上牆頭，再竄升屋頂。這一下，他不再管地下捕快的喊叫，悠然的在屋頂上踱步着。

「我在這裏啊，快拿燈來！」

隼人一路揮劍狂奔，逃到河邊。他只記得用刀脅迫船伕渡河後，到第二天下午，才在廣尾大草原醒過來，他全身疲憊不堪，又餓又渴，只覺得心情開朗許多，浸潤在大自然的悠哉氣氛裏。

他忽然聽到脚步聲朝這邊走過來。睜眼一看，有三個佣人扛着一具靶架，後面跟着五、六個武士，一行人似乎要在草原中練箭。佣人架好箭靶，武士們依次拉弓上箭，擺出相當優美的姿勢，一個個射出，可是沒有一個人射中靶心。

——不知是那一藩的臣子，怎麼一個比一個差勁！

隼人暗自嘲笑着。突然走近兩名武士，其中一個似曾相識，只是一時想不起曾在何處見過。

想不到這個面熟的武士竟是百步穿揚的能手，每一拉弓必中靶心，旁觀的武士及民衆，莫不爲他喝采叫好，隼人也暗暗稱讚。忽然，站在隼人身邊的開口說：

「這是上杉家的家臣，眞不賴啊！」

上杉家的家臣！隼人想起了，他就是上杉家的小林平七，難怪身手不凡。隼人開始時，還微笑着欣賞。但漸漸地憂鬱起來。

「現在，正是讓他報仇的好機會——」

不知道爲什麼，他忽然興起這個念頭來。雖然，陣十郎說明天中午要在奧澤九品佛碰面，但他已感到有些胆怯，而且更對必須遠颺他鄉，覺得興趣索然。他想，自己是不是變心了呢？其實，他對陣十郎所稱霸的黑社會，已不像最初那樣感到魅力。當然，無法在正常社會呆下去才被逼踏進其中，但他仍覺得找不出一處安身寄居之地，更不能像陣十郎玩世不恭，樂在其中，他對盜取他人之物，仍然感到一種的內咎與罪過，雖對陣十郎的生活方式寄以好奇的眼光，但已漸漸覺得兩人之間築起某一種鴻溝。

——何去何從呢？

隼人問着自己。但問得不認眞，也答得模稜兩可。他像在半空中飄盪的白雲，隨着白雲到處飄走。他感到走向奧澤九品佛的路徑，又熱又長，厭惡之心油然而起。

一陣衝動，隼人走回射箭的人羣裏去。

「請問閣下是小林平七嗎？」

剛好休息着的平七，看到這個商人打扮的人，覺得奇怪的說：

「是的，你是什麼人？」

隼人微笑道：

「我叫堀田隼人，曾在相思樓見過兄臺！」

「嗯……」

平七想起了他，但用奇異的眼光，想探出他的來意。

平七對隼人說出的來意，懷疑是否爲他的內心話！但看起來，隼人相當認眞，說的也很有道理。隼人一再表示，上次他殺死的人的家屬，若有人要復仇，他願意接受，卽使因而喪命也心甘情願。

「在此地不宜相談……」

小林平七說着帶隼人回到白金臺上的自己住處，仔細觀察這個奇妙的年青人。

「你年紀尙輕，難道一點都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見隼人微笑不語，平七更加不解，接着說道：

「被你殺死的片田是孤寡人一個，如果說要替他報仇的話，恐怕非我莫屬了。」

小林平七原是想嚇嚇隼人，誰知隼人倨傲地答道：

「你儘管動手吧！」

言下之意，似不把小林平七放在眼裏。這話，不但激怒了小林，也引起他的殺意。他知道被殺的片田，在劍技上不是泛泛之輩，這個年青人應該具有更高的功夫，因此只是說說他，恐怕是不會有結果的。

——好，再試試他的眞意如何。

平七這樣想着，很平靜地說：

「我並不想爲片田報仇，看起來，你年紀還輕，好好去開拓自己的前途吧！」

誰知隼人倔强地說道：

「不，我意已決，非在今天把事情做個了結，否則我心懷愧疚永難安寧。」

「好，你既執意不肯，我就成全你吧！」

話聲未了，但聞刀鞘聲響，一道白光向隼人襲來。平七原以爲對方將本能地閃開躲過，不料隼人安如泰山屹立不動，由於刀旣揚起，收勢不及，刀尖逕入隼人的肩膀，鮮血飛濺四壁。隼人卽刻臥倒，染紅的榻榻米迅速擴大，但他毫不哼聲，只是用手捂着鮮血直流的肩膀，臉色變白。

「等一下，你這個儍瓜！」

小林平七立卽站起來，取下綁布替他綑住傷口，但隼人仍沈默着，一點沒有反抗之意，使平七更無法了解他的眞心，一股憐憫之心突然湧起，連忙喚道：

「快請大夫來。」

說着把綁好肩膀的隼人，仰臥於牀舖上，自言自語道：

「你這個孩子眞叫人猜不透，難道眞的非死不可嗎？」

隼人抿緊雙唇，仍是一言不發。

千坂兵部

小林平七造訪上杉家駐江戶總管千坂兵部的公館時，已是深夜時分。兵部年約四十，身材瘦長，鼻樑高挺，嘴唇很薄，雖不說話時神情肅穆，但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使人望而生寒。

踏入千坂兵部的書房，兵部正斜依在榻榻米上，見小林平七進來，很隨便的招呼着：

「小林啊，請坐。深更半夜有什麼事嗎？」

小林平七便將遇見隼人的始末全盤說出。

「這是一個怪人嘛——」

批評着隼人又問道：

「有什麼用意嗎？」

「我也看不出來呢。」

平七似在生氣的說，兵部看他一眼，了解這個直心腸又武功高强的人在氣急敗壞，微笑着說：

「這是浪人特有的行爲嘛，他們終日無所事事，無聊透呢。」

兵部說完，忽然不語，伸手撫摸着身旁的小貓，半响才說來：

「你將他帶來讓我看看，我想——」

「給他幹什麼呢？」

「派到赤穗城去。」

「赤穗？幹嗎？」

兵部點着頭，把貓提出紙門外去，然後關緊說：

「派他去做奸細！」

到淺野家做奸細？平七立刻聯想到主公生家的吉良上野介與淺野家剛剛發生過的糾葛事。

「去幫助上野介嗎？」

「不！爲我們米澤十五萬石的上杉家啊。」

兵部肯定的回答說。但平七不了解兵部的這句話，感到米澤十五萬石怎與淺野的遺臣發生關係呢？其實，吉良家與目前上杉家比親戚還親。上杉家的當代主公綱憲，實爲上野介的親生子。從上杉家的女兒嫁給上野介後，生下長子便過繼給娘家。不但這樣，綱憲的次子春千代，更做了吉良家的養子，可以說具有三重關係。可是，他還不解，卽使吉良家與淺野雙方發生糾紛，也連接不到食祿十五萬石的上杉家啊。

「小林！」

兵部嚴肅地說：

「重要的是，淺野家的總管大石內藏助這個人啊，據我所知，這個人最可怕，說不定爲了替五萬石的淺野家復仇，竟把我們十五萬石的上杉家，也一塊兒拖進去呢。」

「………」

平七無言地望着兵部，兵部繼續說道：

「這一次幕府的處分，的確有失公平。最少也應讓處上野介，以息公論。然而不但城主切腹，還沒收國土，使藩士及家屬們走投無路。你想想一個走向饑餓的人，不是比一般人更會發怒不顧一切的嗎？」

「這樣說，世人傳說的復仇，就勢在必行？」

「我擔心的，正是這一點。若果赤穗藩士們不滿幕府的沒收，據城公然反抗，卽不需擔心，但有了大石內藏助，他不會出諸如此愚笨的行動。他們必將很恭順的交出城池，接受幕府的一切安排。要是這樣，我們就要看出他們下了復仇的決心，一定會在暗底裏進行復仇行動。」

小林平七還是不以爲然的說道：

「我們是十五萬石的大侯主，還怕那些浪人嗎？」

「不，小林。我就是最怕這個……大石內藏助一定針對這一點，加以利用。如果我猜的沒錯

，他不但要取上野介的命，還會把我們上杉家十五萬石捲入漩渦中。這不是不可能的事，若果我換成大石的立場，我也必定這樣做。因爲咱們主公孝心重，若果看出赤穗浪人要報仇，一定棄了上杉家，也不能袖手旁觀，保護到底。爲了武士道的面子，完成做兒子的孝道，我想誰都會這樣做的。」

兵部說完，移開視線沈思片刻，又道：

「若果吾言不幸言中，我們米澤十五萬石不是與那些亡命之徒的浪人同歸於盡，玉石俱焚嗎？我想，大石也看準這一點，叫我們上當。自從松廳走廊事件後，我卽派出三個諜者進入赤穗城，監視他們的動向。相信不久之後，一定會有詳細報告回來。」

兵部露出微笑，最後說道：

「還有，我們最倒霉的是，世上的眼睛都在注意我們，監視上杉家的一舉一動，想找出非難攻擊的材料，以便宣揚。若把赤穗浪人與十五萬石的我們加以比較的話，世上的人必將同情弱者，使我們吃暗虧不可，如果我們稍一不愼，卽會背上洗不掉的汚名，遭到各方的指責。因此，我想盡量勸告主公不要公開保護上野介。只是你知道，事父至孝的主公，必不肯聽從。恐怕主公會把上野介移居到自己封地去，而不讓赤穗浪人有所染指。若果這樣，我們就等於向敵人公開挑戰。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我一定要阻止實行。也因此，我要進行裏面工作，不讓世人知道，而從內面破壞赤穗的復仇計劃。從事件發生以來，我一直計劃這件事，到最近才有些自信，也變成我與大石的鬪智，好戲還在後頭呢。」

上杉家總管千坂兵部，果然是名不虛傳的「智多星」，在他的分析與斷言裏，我們可以看出他有充分的自信與成算在握。小林平七暗暗讚嘆，又聽得兵部在問：

「你剛才提到的那個年輕人，傷重不重，武功如何？」

顯然的，兵部對隼人已感到相當的興趣，並囑平七在他傷好後帶來見他。

四、五天後，平七帶着隼人來見兵部。兵部仔細地打量着隼人，點點頭說道：

「你就暫時住在我這裏吧。」

這一天，兵部只說了這一句話。

大石內藏助

早水藤左衛門、萱野三平帶着片岡源五右衛門的快信，馳返赤穗城時，已是十八日深夜。也是從江戶出發四天半後，疾跑了一百七十五里之路。他倆不但日以繼夜地趕路，連大小便都在轎子裏完事，因此當轎子抬到大石內藏助府邸的玄關時，兩個人連滾帶爬地衝出來，用疲困已極的沙啞聲嚷着：

「緊急稟報，總管在不在？」

說得上氣不接下氣。佣人們忙扶進內屋休息，但兩人還在口裏不停地喊叫着總管。

已經就寢的內藏助，聽到佣人的叫聲。

「江戶回來的嗎？」

內藏助冷靜的起來問道：

「誰回來呢？」

「早水藤左衛門與萱野三平……」

「什麼時候從江戶出發？」

「聽說是十四日那一天……」

「十四日？」

十四日，不是歡宴勅使的那一天嗎？內藏助鎖上眉頭。

「叫他倆先歇一下。」

看着佣人出去，內藏加穿上衣服，臉色凝重。雖還不知發生何事，但可料到凶多吉少。內藏助像要接見普通客人般，鎮靜的走進客廳，最初映入眼簾的是早水與萱野激動異常的臉龐。

內藏助似有些冷淡的坐下來。二人跪伏着，不覺眼淚奪眶而出。

「聽說帶來片岡的快信……」

內藏助好像看不見淚水一般，問道，二人坐直了，萱野從懷裏抽出源五右衛門的信，送到內

藏助面前，睨視着打開信的內藏助的手。

「御勅使於十一日抵達江戶，十二日上城晉見將軍，十三日盛典完畢。十四日於白木書院舉行「報聘」典禮，百官皆上殿，此時於松廳走廊下，吉良上野介出言侮辱主公，主公憤而出手刀傷上野介。然主公被梶川等多人所阻，無法結束上野介一命。現主公被收禁於田村右京太夫府邸，上野介即由侍醫療傷並遵囑返家休養。至於招待使一職，改田戶因能登守接任。事出意外，特命早水、萱野二人快馬稟報，容再續稟，耑此。

三月十四日巳下刻

片岡源五右衛門」

大石內藏助一字一句地看完這封信，表情凝重，沈默片刻後說：

「你倆辛苦了。」

內藏助先撫慰二人後道：

「請將詳情告訴我。」

二人顧不得滿身的疲乏不堪，一一道出所知事項，但大石只是聽着點點頭，並沒有說出什麼話，臉色也不變。聽完話，除囑咐倆人快進去休息外，良久才喚進佣人道：

「即刻通知所有家臣進堡，聽候命令。」

等到佣人安排好所有家臣入堡的通知後，再回到內藏助起居間的時候，內藏助已發出打鼾呼嚕聲。

佣人小心翼翼的打開門一看，內藏助四脚朝天的睡在榻榻米上。

——傷風就糟糕……。

佣人這樣想着，步近身邊一看，在黑暗燈光下，臉頰上留有一條淚痕。佣人心頭微震一下，覺得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譴責自己的不謹愼進來。他一步步退縮的時候，內藏助忽然張開眼睛說：

「主稅還在睡嗎？」

佣人點頭後，內藏助才交待他說：

「大家集合到齊了，你再來喚醒我。」

主稅進去搖醒父親的時候，天色已微明，晨風習習。內藏助沐洗完畢後，坐在陽臺上開始剪指甲。忽然，內藏助回過頭來，叫着主稅說：

「主稅，快拿武鑑來（按：記載全國各藩侯的家臣武士名錄）」

主稅依言取來武鑑，大石又道：

「你替我查查看，米澤上杉家的總管是什麼人？」

主稅逐頁仔細翻看着。

「爹，是千坂兵部。」

內藏助沈思不語，隨即穿好衣服入堡會見接到通知齊到的家臣們。

大會議室裏，三百多位家臣們整齊的坐着，但有些人已經獲知昨晚的飛報，只是不知內容而已。他們交頭接耳，內藏助一走進會堂，立刻變得鴉雀無聲。內藏助目光掃過全場，開口說道：

「今天請各位來這裏，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他語氣沈重的說。似乎再一次體驗到事情的嚴重般，斷了語言，喘了口氣，接着才說明昨晚接到飛報的內容。

「事出突然，現還不知發展如何，請大家寧靜等待進一步消息。」

青天的霹靂，全座的人愕然，不發一言。內藏助再從中挑出萩原文左衛門、荒井安右衛門二人趕到江戶。但剛出發，江戶飛回的第二批緊急信使，原惣右衛門、大石瀨左衛門正好趕到。

從停在總管邸前的飛快轎子滾出來的兩人，臉上緊縛着白棉布，以刀爲拐杖，而蹌踉着爬上臺階，頭髮散亂，臉孔一片蒼白。

兩人只靠着氣力，倒坐在客廳上，不一會兒，內藏助拉開紙門進來。

「主公呢？」

閉口第一句話，便表示他最擔心的事。

「主公他……含恨九泉下。」

二人以斷腸聲音回答後，身子趴伏在地上，散亂的頭髮根根在顫抖着。內藏助雖也料到萬一，但聽後心頭一緊，半响說不出話來。他趨前扶起年事已老的惣右衛門，啞聲問道：

「有信嗎？」

惣右衛門顫抖着雙手遞上一封由內匠頭之弟淺野大學及戶田釆女正、淺野美濃守三人連署的信函。

主公切腹，家門斷絕，封地沒收………不是沒有預料到，但在心底裏，多少期待着將軍幕府的同情憐憫心。何況肇事原因，乃在對方的橫行霸道……而且，仇敵上野介竟無絲毫處分，還讚美不反手，而囑其傷好後，照常出仕。孰可忍孰不可忍！一股憤怒的火焰，燃燒過內藏助的全身。

「這就是王道政治嗎？」

似有一種聲音在這樣呼叫着。內藏助强自抑住聽覺，咬着嘴唇沈默片刻後，張大眼睛看着惣右衛門與瀨左衛門兩人，迸出一句：

「說吧！」

惣右衛門以嘶啞聲音，敍說經過。其中不知有幾次嗚咽着，夾什淚水，泣不成聲。像一尊石像不動而坐的內藏助，全身肌肉似浪潮起伏着。

「刼數難逃……」

最後，內藏助抑住悲痛，逕自走進佛堂間，關好紙門。悄然無聲，全座的人不開口。溫柔的春光，普照着院內的草木，但邸內一片暗淡。過了許久，主稅擔心內藏助進去太久，連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時，佣人進來傳報總管頭之一的大野九郎兵衛前來求見。主稅趁機從紙門外喊道

「爹！」

「什麼事？不許打開，任何人都不要進來。我會馬上出來。」聲調凛然。

主稅不敢再打擾父親。只是一股莫明的不安

，使他久久無法走開。而在紙門深處，仍寂無一聲，一種可怕的冷靜襲上每一個人的心頭。

內藏助進入佛室後，點火跪在佛像前。强自抑住的心內激動，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冲上心頭。無法流出眼淚，比眼淚更可怕的一塊大石頭，塞住胸口。

——若果我在主公身邊……

他一直後悔着。胸口的痛苦，令他無法靜坐，覺得如有一把刀戳穿過去，反而舒服一些。

——內藏助！使主公發生今天的遭遇，就是你造成的啊?!

打吧，殺吧！他想呼天搶地，把主公請回來，教訓自己一番。

——主公切腹，家門被抄……敵方反而得到褒揚。

主公抱恨九泉下，死不瞑目，難道做一個臣下的人，會無動於衷？

——家恨國仇，不共戴天！

他咬破嘴唇，頓覺自己的任重道遠，他知道仁慈心腸的主公，在臨死之前仍在念念不忘家中的幾百個臣下。

「內藏助，交你辦了。」

這是主公的口頭禪。主公的全面信賴，換來他的嘔心瀝血，把國家治得井然有條，政聲蜚然！對，內藏助！今天就是要你作最後一次的躬鞠盡瘁，死而後已。

「主公！內藏助擔下來了……」

一股熱淚，撲簌簌掉下。經聲不斷，香煙嬝嬝，仍恢復不了內藏助激動的情緒。

蜘蛛女郎

堀田隼人，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爲上杉家的間諜，被派往赤穗城。當千坂兵部提出要求的時候，他立即表示承諾下來。他也跟陣十郎爭執過淺野家臣會不會像世傳一樣實行復仇的事，如今自己要捲進這個漩渦，也是一份奇緣，因此極表興趣，而當場答應下來。

兩天後，隼人一身商人裝束離開兵部府邸，前往赤穗城。

他從吉川坡向西走，想起陣十郎這個人最適合這種工作，因此雖然已經遲延了好多天，但仍往約好地點的九品佛去，心存或許有什麼蜘絲馬跡可尋，而找到他。若能幸運的遇到他，這個人一定也會感到興趣，一起往西走。

但走不多久，他發覺有一個人保持着半里之隔，在後面向同一方向走着。他不但控制着速度，還盡量走在路側，不想引起隼人的注意。這個人也是商人裝束，戴着一頂斗笠。但走到世田谷時，這個男子突然不見，隼人也就不再記在心上了。

爬過一個小山嶺後，他看到聳立在麥田中的九品佛屋頂。但仍須再走過一段晒着强烈太陽的田埂，才能踏進長着銀杏木的大門裏。九品佛建有三棟廟堂，每一棟供奉着三具佛像，但很少人前來膜拜般，傾塌的屋頂長滿着草。

——有沒有留下什麼片紙隻字呢？

隼人很仔細的注意三座廟堂，到了最右邊的廟堂右側的牆壁前，忽然停下步來。他在牆上發現寫着下面的幾個字：

駿府本町巷．丸太屋十兵衞

而且在上面，還用一根釘子釘着一隻差不多

姆指大的雌性蜘蛛。蜘蛛已經乾癟，他認爲這是陣十郎留下來的標記。當然，這是暗示着請他到丸太屋去碰面。他想自己這趟繞路不算白費功夫了。

忽然，他回看後面，已經飄下一個人影在他面前。

「老大，借個火好嗎？」

這個人很有禮貌地說着，隼人將火石遞給他，暗暗站牢擺好姿勢，以防對方突然撲過來。

陌生人點着火後，將火石還給隼人，笑道：

「老大，你已經知道我一直在跟踪你？」

「當然知道！」

「哈哈哈，老大；哦，不，堀田兄，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

陌生人朗聲笑道，隼人一聽對方竟直呼他的姓名，驚問道：

「你是誰？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後面，是不是官差捕快？」

「你誤會了。看你這樣害怕捕快，是不是有什麼毛病被逮住了？其實，我是千坂兵部派來的。」

「千坂公?!他派你來做什麼？」

「他要我跟在你後面，把你的一舉一動報告給他，也是間諜的間諜，我叫千里眼金助，請多指敎！」

「好一個間諜的間諜，你現在露出身份，以後不是一點用處都沒有嗎？」

「說的也是。不過，你既然看破我的跟踪，還不如乾脆顯身出來。老大，我已經幹不了監視(間諜)，就求求你高抬貴手，別在途中丟棄我，再溜走。你知道千坂公是個可怕的人，如果我跟失了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知道了。」

隼人苦笑着。

「其實，我自己對這一次差事，蠻有興趣呢。雖然我討厭千坂公對我的懷疑……但如今也算

了，你要跟就跟吧！」

千里眼金助沒想到隼人答應得這麼乾脆，很是高興。二人遂結伴同行，但隨着他倆步履聲的漸漸遠去，突然從內堂有一雙白晶晶的手推開了棚門，走出一個面貌佼好的年輕女子，注視着他們背影的消逝。

九品佛廟堂的叢林，入夜後更是一片黑暗。她返身內堂把棚門再度關好，便一躍而飛出屋簷外，朝隼人走失的方向，快步疾走。她一身商婦打扮，身段苗條，婀娜多姿。隼人的說話聲，越來越接近。她已清楚看到他倆停下來，打着火石想點亮手燈籠。

「晚安！」

嬌滴滴的聲音，响過兩側的山崖。這個女子突然笑嘻嘻的出現在他們身邊。

「妳，妳……」

金助期期艾艾地說道：

「妳忽然跑出來，我差一點被妳嚇死呢……

……」

他舉起燈火，照了照女人，發現美艷無比。

「請問兩位大哥要到那裏去？可不可以讓我這個小女子跟你們走到那邊去？因爲家人宿疾突發，想請大夫回去……，想不到走到這裏心裏覺得很害怕，請幫幫忙好嗎？」

金助見她說得婉轉可憐，忙道：

「好吧！跟我們走吧。老大，你說是嗎？」

金助徵求隼人的意見，隼人只好點頭道：

「當然好。只不知姑娘要到那裏？」

「我要到原木去。」

女子說着，眼珠子流轉，直望着隼人。

多了一位女伴同行，金助似乎變得更多話，一路上不停地找話題和女子交談。還不時表示慇懃地說道：

「小心哪！這裏有塊石頭。」

隼人內心暗笑着，兀自往前走，聽女子說她

的婆家在江戶牛込，開着一家糧食什貨行，娘家就在原木，也是一個寡婦。金助問道：

「你家裏是誰生病了」

「是我妹妹。」

隼人聽後，突覺話有蹊蹺。認爲自稱商人婦，應坐轎子出門請大夫，而且必須有奴僕隨從，怎會讓她單獨步行，越想越覺得可疑，但因走得疲乏不堪，也懶得開口說話。女子又問道：

「兩位大哥要去那裏？」

「上方道。」

「上方道？那很遠嘛！」

這時，月已東昇，地上撒滿一片銀白色的光。隼人似乎更感疲倦，頻頻打呵欠。這個女子看到了，却有意搭訕道：

「這位大哥，你大概很累了吧。」

隼人不答腔，女子覺得無趣，便放慢腳步跟着走。千里眼金助也顯得說累了話似的，不再開口，默默趕路。這樣走過一段路，金助興趣又來了，回頭欲與女子交談，突然驚喊一聲「哦」；隼人跟着回頭一看，原來在後面走着的年輕女子，已消失得無影無踪。金助急得四處高喊：

「姑娘！姑娘！」

只聞風聲呼呼，年輕女子似乎整個從地上消失了。隼人不耐煩地說道：

「算了，別理她，我們走我們的路吧！」

金助很不高興說道：

「你這人眞沒同情心，一個單身女子走夜路你不覺得太危險了嗎？」

說完，又高喊幾聲，但仍不見回音，只好沮喪地跟上隼人，邊嘀咕着：

「奇怪！怎麼會突然失踪了？莫非是傳說中的荒野上的狐狸精？」

「很可能哨！」

隼人半開玩笑地說道。金助頓生害怕，趕快走近隼人身邊。忽然，從身後射來一條光，等到二個人回頭一看，前面舉着燈籠搖幌而來，燈籠

上印有縣衙的標誌，隼人停下腳步，低聲道：

「你別出聲，讓我來應付。」

燈火逐漸移近，果然是幾名巡邏的捕快，人未走到聲音已先傳過來。

「前面的人是旅客嗎？」

「是的！」

隼人站在路旁恭謹的回答。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年輕的女子走過？」

「沒有！」

隼人鎮定答道，一旁的金助想開口，已被隼人扯着他的衣角，便不敢出聲。捕快已經走得更近。

「那你們剛才在喊什麼？」

「對不起！因爲不常走夜路，高聲唱着歌就不那麼害怕了。」

回答得合情合理，捕快們便不再發問，示意快走。倒是金助忍不住插嘴問道：

「請問你們說的女子是什麼人？」

「一名女賊。」

二人面面相覷，這才恍然大悟那名女子比他們先發現燈火而突然逃走。

來到駿府，二人投宿一家客棧，隼人留下金助睡着，即時外出尋訪蜘蛛陣十郎，一下子就找到他藏匿的地方。

「怎麼啦？我正在擔心着你呢。」

陣十郎笑嘻嘻的歡迎着他。隼人便把赤穗之行告訴他。

陣十郎並不表驚訝，仍是微笑着說：

「沒想到你會捲入這場漩渦中。不過，千坂兵部這人也太精明，這麼早就提防準備了。」

隼人再把千坂派人監視自己，以及間諜與間諜和好而聯袂前赴目的地的一事，統統告訴了陣十郎，陣十郎聽後哈哈大笑道：

「果然是老奸巨猾，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向你提供了一位免費隨從呢。」

隼人看到陣十郎興高采烈，就趁機游說他能不能一起到赤穗去。陣十郎表示目前無所事事，也不妨到赤穗去走一趟，開開心。

隼人很高興陣十郎的答應，好像得到上千上百的手下一樣，催着陣十郎在赤穗城接收人員出發前趕快上路。二人相偕出去吃飯，隼人想起客棧裏的金助，便說道：

「等一下，我去把那個朋友喚來一道吃。」

陣十郎留在原地等候，無所事事打量着來來往往的人們。但他沒有注意到離他不遠的地方，却有一個正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這個疏忽，也是隼人沒有把那天晚上所遇到的女賊一事，告訴他所致。

白天灯籠

從十九日清晨趕回的飛報使，君主的切腹，家門的被抄，已是無可置疑的事了。內藏助立卽下令集合所有藩士聚集一堂，大家坐定後，內藏助以低沈而淸楚的聲音傳達這個大事，一股愁雲慘霧立卽籠罩大廳堂上。

內藏助說到主公切腹時，哽咽不成聲。滿座噤若寒蟬，內藏助一句比一句沈重，但毫不紊亂，言簡意重的報告了全部眞相。

一片的沉寂，但這是「暴雨欲來風滿樓」，慷慨悲憤，敵愾同仇發生的前兆。

「怎麽，上野介還活着！」

「禍首是上野介，況且從古以來，打架双方都要擔不是，爲什麽只有我們主公受到處分，上野介消遙法外？主公一定死不瞑目，我們應該盡臣節之時了。

「對，講得對。幕府還要沒收我們藩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城堡和封地，從武道上來說，我們有何面目見上君呢。」

「對。我們要堅守城池。卽使糧盡彈絕，戰死陣亡，也在所不惜！」

「不不！上野介還活着。我們要趕上江戶去——砍下上野介的首級，替主公伸寃啊！」

「大家贊成！」

「不，等一下，主公生前忠心耿耿，我們不可輕舉妄動。」

「什麽，你說什麽？」

「我說，將軍會處分上野介的。決不會放過他。我們不要逞一時之勇，誤了主公家門的復興。幸而主公令弟大學公還在運動呢。」

每一個人情緒激昂，議論紛紛。血紅的眼睛，蒼白的臉孔，火辣辣的語言，似有一觸卽發之勢。

——也難怪……

始終默然不語的內藏助，看起來還有一點冷漠不近人情，只是注視着大家的爭論而在心裏這樣想着。

怎麽辦呢？把這些人應該引向何處呢？在內藏助的腦筋裏，還是一片空白。

他能駕御這些激昂悲憤的情緒嗎？這不是意見的衝突，而是國破家亡。大家被突如其來的橫禍，斷絕了以後生存之道。目前他們叫喊着的最後一條路，是不是在他們恢復冷靜之後，還能繼續堅持下去呢？

在內藏助這樣茫漠地看着大家的悲憤塡膺的時候，同樣爲總管頭之一的九郞兵衞，也一語不發的坐在他身邊沈默着。可是他像其他人一樣，在臉色與行動上顯出心情的興奮激動，頻頻咬着自己的指甲。這是九郞兵衞在感情激動時候的習慣動作。九郞兵衞雖在職位上，次於內藏助的二管頭，但因內藏助早有外號「白天燈籠」——靑天白日還點火的遲鈍又淡白的性格，把一切功勞讓給九郞兵衞，遂獲內匠頭的相當重用，也不像內藏助只是茫然坐着，而表示得跟大家一樣焦慮不安。

他對主公的橫死，固然感到悲痛，但更對自己臨時失掉食祿，以及自己着手而未完成計劃的中斷等感到可惜。他的荒地開發、鹽田擴張，若獲實現卽對赤穗藩的財政，不知要貢獻多少。

他眞想發一頓牢騷，爲什麽主公那麽輕率，而在殿中刀傷典禮使？若果不發生這碼事，他在主公面前可以拍胸擔保糧食與鹽收能够增加五成以上。

他看到沒有人注意到個這問題，而一再叫喊着什麽報仇啦，什麽戰死陣亡啦……反而認爲這些人的激昂慷慨，是不是眞心呢？是不是大家在自暴自棄呢？甚至感到這些人的激憤，說不定還

會砸壞事情的發展而擔心不已。

這一天的會議，當然不會討論出一個結果來。大家約好明天續開而散去後，九郎兵衛表示要與大石內藏助密談。

「總管！大家的悲痛自不在話下，但我覺得衆人意氣用事，應該在必須冷靜考慮的時候，反而輕言什麼復仇啦，據城抗命啦，不知道你高見如何？內藏助微笑道：

「言之有理。但這也出於無奈啊。」

「這個我知道，但也太感情用事，冲昏了頭呵……」

「我看，馬上會恢復冷靜。大家面臨如山的許多問題，不得不被逼找出解決方法呢。不過，我看到今天的樣子，還很放心呢。若果換一個國藩的話，恐怕比我們還亂糟糟的！」

九郎兵衛見大石內藏助神情仍很悠然，失望的說道：

「總管所言也對，但不能太放心，他們將要失去武士的地位——」

「做浪人也是武士嘛……，我說的武士，就是環境改變了，也不變節的人！我知道環境對一個人影響的可怕，但我認爲武士應該超越其上的。相反的說，因此武士才被賦予價值的，武士不是單指腰上挿有二刀的。我認爲在這種意義上的武士，我們赤穗藩倒有不少，我也才放心啊！」

大石內藏助還以一種教訓口吻說。九郎兵衛強自壓抑着心中的不快，道：

「我希望事情得到穩當的解決，總管你的高見？」

「我的想法和你的一樣。」

大石顧左右而言他，兩人不歡而散。

會議繼續在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召開三天。在這三天中，從江戶接踵而來的情報，越詳細越確定，內藏助很清楚的抓住事件的核心。衝突的原因，起自上野介的惡意，但無法隱藏在背後的一股惡勢力。他心裏有數了，也深深地向主公

發誓了。敵人不是只有一個上野介，未出現在表面上的無形敵人更覺龐大，更令人害怕。

只是主公的眞正用意，他還摸不清楚。只能根據自己所熟識的主公輪廓而作推測，但因片岡源五右衛門的親筆信，他大致明瞭了。他感到主公也了解到隱藏在背後的敵人，並不是一時的衝動，雖然擔心着衆多的家臣，全藩的將來，也爲了疾惡如仇，賭下整個藩士的命運而欲矯正當代劣風，其內心的覺悟與痛苦，非一般人所能體會。

在內藏助鋼鐵般的意志上，漸漸地決定出一個方向來。整個方案已在腦際擬好，目前就是要把這個方案如何在較多人數上，移諸實行？問題癥結就在這個上面。

第三天會議上，內藏助表現的，仍是「白天燈籠」般漠然坐着，傾聽別人議論，冷眼旁觀人心的動向。他想，該發言的時候到了。

衆人已經冷靜下來，同時避免着末枯枝葉的討論，漸漸顯出硬軟兩派的色彩出來了。

與內藏助一樣，大野九郎兵衛的意志，到這一天也變得堅固起來，他觀察到家臣已對將來抱着擔心不安的趨向，認爲自己再也不會孤立。像居於相當地位的岡林杢之助、玉蟲七郎、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進藤源八等人，都私自表示贊同九郎兵衛的意見了。

——哼，誰都在嘴巴上逞强，其實最後還不是考慮到自己與妻子的今後生活問題嗎？

九郎兵衛，這一天非常樂觀的參加了會議。他認爲聰明的人，應該識時務，不再在感情上用事，而使不幸披上一件外衣，自欺欺人。人們也感到第三天的會議，大家已經恢復冷靜與沈默，內藏助應該會講話，講出他心內的決定。

內藏助本身，知道從他口裏講出的意見，必對還在動搖中的家中意向，產生決定性作用。恐怕火爆的空氣，更會引起一場灼傷而迸出火花，他把視線看着遠遠的半空道：

「從江戶來的報告，接收我們城堡的使節，即將出發。從前天會議起，各位情緒高昂，誓與城池共存之，此時此情，可慟天地。但做家臣的人，只要對國家還有一點貢獻的話，譬如主公雖自盡，家門被抄，但他令弟大學公，還健在無恙，我們來想辦法發動繼承請願工作，不是目前第一要緊事嗎？」

話未說完，會場中起了騷動，激進派藩士都表現出不滿的神色，忍不住要打斷大石的發言，大石仍是泰然自若地繼續道：

「我們淺野家代代忠君愛國，若如我們拚死懇求將軍，或許還有再議的希望。即使被改封一萬石食祿的小侯主，我們也能對懇愛的主公，有所報答。萬一我們請願不被接納，到時大家再憑城一戰，不是更對得起主公在地下之靈嗎？」

一旁的九郎兵衞揷嘴道：

「總管的意思，就是以死守城堡來要挾幕府，達到讓淺野大學繼立的目的嗎？」

「可以這麼說。」

「總管處事向來穩重，爲何今日會說出這種輕率的話來？這不是請願，萬一因此被冠上謀反之罪，豈不前功盡棄，有辱一向忠心耿耿的主公聲譽？我想應該開城歡迎接收大員，大家再據理力爭。」

「對，你說的好。若果在這個時侯，再刺激將軍幕府的話，就是能夠請願成功，也會因此全部泡湯。這叫做似忠而非忠啊！」

玉蟲七郎表示贊同的說。

「聽你們這樣說，除了開城迎接以外，沒有其他辦法了？」

不知是誰，不勝憤慨的叫道。全座的人，又起一陣騷動。可是這個時侯，內藏助很冷靜的說道。

「大野兄，你說得也不無道理。但未必獲得將軍的准許，如果爲了請願，白白犧牲了我們這個城堡和國土，這值得嗎？並且我們代代吃了赤

穗藩的食祿，而在一旦有了事時，沒有人能夠殉國殉君，這叫做武士嗎？」

「可是……，我們想擁護大學公繼承，還是採取比較穩和的手段好——」

「大野兄，我坦白的說，對繼承的情願。十之八九是沒有希望的。」

此語一出，四座皆驚。他們注視內藏助的臉孔，想知道此語的可怕性。

「你怎麼說沒有希望？」

九郎兵衞變色道。

「你還看不出嗎？這一次將軍的處分，不是充滿惡意嗎？我實在懷疑幕府當道的用意呢。」

「這樣說，明明知道沒有希望，還要逼着幕府做？若事不成，就要公然對敵？」

「對。我早就下決心要堅守城堡，不惜一戰！」

這是何等可怕的一句話？明言表示公然反抗作戰？九郎兵衞雙手發抖，臉色蒼白，口吃着道：

「你太衝動了，我想這不是總管的眞心話！」

「爲什麼？」

大石內藏助回頭問道。九郎兵衞以强烈語氣責備道：

「你想辱沒 主公向來 對將軍 的忠臣 美譽嗎？」

「這應該看時，看地而言也。我要再一次强調說，將軍這一次處分，太失公平，又充滿惡意，請問大家，武士道是不是早比將軍就存在這個世上嗎?!」

全座寂無一聲。誰都沒有料到大石總管頭竟公然批評將軍幕府，旁若無人。他眼中已無天下，已無幕府。

「我知道這太冒險，但我想以一死報君恩，誰贊成我？」

有一個聲音，首先響應，他看到原惣右衞門

的悲壯臉孔，但立刻贊成的喊聲，此起彼落。九郎兵衞表示出他的膽小一般，眼睛轉來轉去，看着玉蟲、外村二個心腹，但他倆也顯得坐立不安。

「請問大野兄贊成嗎？」

坐在末席的一個人，突然這樣叫問着。他語氣咄咄逼人，見大野不作答，其他人也紛紛催着問：

「對，你贊成嗎？」

九郎兵衞慌着想要開口說什麽的，狼狽着。可是這時候直脾氣的原惣右衞門已經站起來走近他，他本能地後退着。

「請你站起來。」

惣右衞門說道。看起來，若敢說「不」一句說，即會一刀揮過去。

「我相信，在座的人都與總管頭是同一條心的人。若果志不同，道不謀，即儘可離席走開。」

九郎兵衞露出膽小鬼的特有眼光，看清惣右衞門的臉色後，向內藏助說：

「我想，你一定會了解我的看法。現在也不着詳說了！」

說罷，起身離席。玉蟲以外幾個人也跟着站起來。一瞬間，快要爆炸的空氣，籠罩整個會議廳。

只有內藏助一個人冷靜的觀察着。

——這也事非得已啊！

他有幾分同情九郎兵衞的立場處境。但現在雙方都站在分歧路上，雖懂事但無勇氣的人，這是不能引為同志的。

九郎兵衞在回家途中，一直激動不已。他認為事情的發展，一如自己所擔心般，越來越惡化了。

「若果是血氣方剛的年青人，還可原諒，但一國一藩的最高重臣說出那樣輕舉妄動的話，則

太不應該。我看大石總管頭已經昏了頭啦——」

「我想急壞了腦筋吧。不過，我們要怎麽辦呢？」

跟着他同行的近藤源八，悄然的說。

「簡直是一個瘋人！如果是他自己去做，我們才不管閒事，但想想在我們城裏成千成萬的老百姓，什麽拼命啦，什麽打仗啦，你想後果多嚴重？何況，我們藩裏的鈔票，絕對會變成廢紙一張。我看城裏的人，恐怕已經在吵着吧？而且一旦打戰的話，必須很大的一筆軍費，我們絕對不能跟老百姓兌換，甚至連我們都無法獲得藩庫財產的分配，雙手空空的變成浪人了。」

九郎兵衞像自嘲般苦笑着說。

「哦，二管頭……」

進藤用一種驚異的聲音道：

「你還不知道從昨天起，就在兌換所開始換鈔票呢？」

這是很意外。

「沒有錯。聽說由財政奉行（執行長）岡，以鈔票每百元兌換黃金六錢，而且無限制兌換呢——」

九郎兵衞呆住了。

「這樣說，就是總管頭下的命令了？」

他感到一股黑影從脚底下湧出來。他比誰都清楚滅國後，久來通行的鈔票即將變成廢紙一樣，城裏的市場混亂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因此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但他遲遲未予採取，就是想藉着非常時期為理由，盡量把金銀留存於藩庫，而在分配遣散費時，多分到一點。

想不到他平常認為不懂財政的內藏助，具有此種週到的才幹，利人於先。不用說，內藏助在此艱難當頭，使出這一招，乃出於擔心城裏發生人心動搖之故。

——不可輕估的一個人！

他在心中驚嚇着，也不得不生出一種失望感。同時，他也發覺自己受到完全的逸視，在這個

非常時期已處於微不足道的地位。也許這是自己處事太過小心所致，但正當的主張受到暴力的壓制，亦屬事實。何況，內藏助還表示出了加以煽動的事實傾向。或是，他想故意疏遠我呢？他這樣想着，越感焦慮不安！

第二天，前一個晚上參加死守城堡派而留下來的一個人告訴他，死守派在一夜之間，突變為殉死派。而且提出這種改變的人，還是大石內藏助本人。九郎兵衞驚問：

「這太奇怪？昨夜為什麼還那樣悲憤塡膺？什麼理由改變死守念頭？」

「我也不知道。總管大人大概是認為背城之計，太過刺激將軍幕府，改為在城前廣場集體切腹，作為請願的手段。」

這個年青武士很失望似的說。

對於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來說，這是難免失望的。拚死一戰，多體面，多光榮！為了請願而切腹，多沒出息，多洩氣！其實，內藏助所冀求的就是要如此。他不要因一時激動或熱情來參加的同志。它們須要冷靜又堅忍到底的不屈不撓的志氣與勇氣。說不定要走到實現之境，還須二年、三年，不，五年、十年之後！

這個年青人也是無法了解這個深謀遠慮計劃之一。九郎兵衞更加解 答不出內藏 助的突變行為：

「到底是怎麼搞的？哦，我想到了，說不定這個殉死，也是五分鐘熱度，馬上又取消呢？人所想所做的事，大概差不多一樣，一旦興奮過去了，都會歸於沈寂，後悔自己魯莽——」

年青人點點頭苦笑着說。九郎兵衞想想自己這個解釋，也不會離譜太遠，便釋然於懷。但同時發現自己不能再退縮，白天燈籠想除去自己，必另有其他意圖，因此決定小心應付。

幸而，部分人心已漸離開內藏助，九郎兵衞就憑着這一點，每天厚着臉皮照常上殿出仕。內藏助也泰然自若地應對他，並且商量着各

種庶務的處理。只是對於整盤的方針，完全改變過去的作風，絕不讓人置之於地。

最讓人吃驚的是，這個白天燈籠具有斷然絕對的自信態度，而作週到的考慮與無比優異的絕妙手段，使人人驚嘆與佩服，心儀不少。

渡輪奇異

黃昏，彩霞染紅天際，河水映着夕陽餘暉閃閃發亮。一艘載滿商人旅客的船舨，從大阪啓航，張帆迎風而進。從全國各地而來的船客們，一堆一堆地圍着閒聊。

「中村兄……對不起，你不是中村兄嗎？」

突然有個宏亮聲音說。衆人不禁回頭一看？原來在快要開船之際，才慌慌忙忙趕上船，揹着甲冑的一個身材高大的浪人，衝着一個靠在船帆邊打盹的人大聲叫着。這個人，看來也是個浪人，似乎疲累不堪的呼嚕着。

「中村兄！中村兄！」

打盹的浪人，毫無淸醒的跡象。站在旁邊的旅客好事地推他一把，浪人才睜開眼睛，茫然地望望四周，眼光停在站在面前這位滿臉驚喜的浪人身上，突然想起似的，大聲嚷着：

「井關兄！是你啊！」

兩個人感慨無限地，抓着對方的手臂搖撼着。

「想不到在這裏碰面了。我們幾年沒見？」

對方只是猛點頭，似乎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中村兄，你也到赤穗城？」

「當然。難道你也到赤穗不成？看來，快要守城拼死一戰，咱們哥兒倆也因此才有機會碰面，好好聊一陣啊。這幾年你在那裏？京都？！那不錯嘛！嫂夫人呢？什麼留在家？哦，我也把老母親交給孩子呢。眞是歲月不饒人！屈指算來，咱們分別已八年了，想不到今天還能重逢！」

說完，不勝唏噓。這二人，原是淺野家的家臣，因故在八年前離開，現在聽說自己老主君出了事，才不遠千里趕回效命。他們在這個和平之

世，身揹甲冑，手持矛槍，不會是無緣無故而做的。船上的旅客，開始小聲耳談，目不轉睛地注視他倆。因爲將在赤穗發生戰事的傳說，亦早傳遍這一帶，目擊要趕回打戰的武士，當然感到格外的關心與興趣。

也很偶然的，曾在相漠野驚嚇隼人的那個女人，竟雜在船客中，張大着那雙黑溜溜的眼睛，偷看着這二個浪人武士。

「這裏太熱了，我們到船頭去吹吹風，再聊聊好嗎？」

井關這樣說着，背着甲冑，中村帶着矛槍與小包，一起走開。

「看起來，眞要據城拼死一戰呢？」

「倆人都像在他國流浪，聽到消息想起回去赤穗城嘛。還是武士棒！跟我們不一樣呀！」

海風吹得衆人的衣袂飄飄，神秘女子的長髮也被吹得有點散亂，她一手按着長髮，挪動着身子更靠近兩個浪人身旁，聽到其中一個浪人建議道：

「中村兄，咱們喝一杯，怎麼樣？」

「不了，我早已戒酒了。」

「噯，有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老友重逢，你說該不該喝一杯慶祝嘛！」

「你這麼一說，我只好奉陪了，船上應該有賣酒，我去弄一壺酒來。」

不一會兒工夫，其中一個提着一壺酒走回甲板上，兩個人開始對飲，還是滔滔不絕，但對酒量都能自己控制。

暮色籠罩大地，船在黑夜中繼續前進，兩個浪人還在擧杯對飲，神秘女子故意繞過二人面前走到船首。不意，迎面走來一個中年男子，挨近身邊搭訕道：

「嘿嘿，請問姑娘要去那裏啊？」

神秘女子微微笑道：

「我還沒有決定要去那裏，反正到處走走嘛！」

「那正好，我遊遍三江五湖，天下的山水對我而言如數家珍，可有榮幸擔任姑娘的嚮導?」

男的毛遂自薦，女子淺笑道：

「那就先謝謝你了！」

「這麼說，姑娘是答應了?」

男的涎着臉湊過來，拉起女子的手，女的倒也不拒絕，任他握着手，男的得寸進尺正要動手動脚時，女子竟輕輕地嗲聲嗲氣說：

「你要請船上所有的人，爲慶祝那兩個浪人的豪氣干天，都買酒請他倆喝，我才答應……」

這個中年男子被拖到大家面前，才勉强道出來意。「當然好！」

一個年青男子首先表示贊同。全體旅客對於向赤穗浪士表示好感，自無異議，紛紛解囊。並指出一個代表，買了一大壺酒提向他倆表示敬意。但不一會兒便回來道：

「這兩位武士眞棒！說什麼心領，死也不肯接受。幸而船伕幫着說好話，才好不容易的放下來，請我代謝大家呢！」

剛才的中年男子，雖仍跟着女子身邊纏住不放，但在衆目睽睽之前，也不敢放手亂來，女的也故意不再走入黑暗角落去，使得這個色迷迷的男子，只有乾瞪眼的份兒而已。

翌晨，船行到新濱御崎，兩個浪人就在此地上岸，神秘女子也跟着上去。

迎着朝陽，行走在新濱御崎的道路上，兩旁的景色還是那樣地美麗、淸新。兩個人默默地踩着故鄉的土地，感慨萬千。他倆想像得出赤穗城裏的驚動混亂，不管怎麼說，國已破，家何在?據城拼命，城裏人恐怕忙着準備。

踏進城裏，雖然天還未全亮，行人稀少，但緊張氣氛仍體會得出來。擦身而過的商人、農夫，均以敬仰地眼光看着他們倆個，但全體人們的表情，仍很凝重。

「馬上去城堡嗎?」

中村問道。

「這個嘛……」

井關想了一會兒道：

「不，穿的這樣破破爛爛，不太好看。我想我們先去找中村勘助吧?」

「好，快走！」

老友中村勘助，聽到二人的名字，馬上跑出玄關，驚喜萬分，連忙延入內座。不知怎麼的，勘助的表情不大明朗，寒暄過後，沮喪地道：

「你們白來了！總管大人已經放棄據城抗命了！」

「什麼?」

二人顏色大變，齊聲道：

「怎麼這樣膽小?現在怎辦呢?」

「打算殉死啊！」

「哦，眞的?」

「許多人也表示不滿，還不知道怎樣辦呢?」

「這個奇怪?總管頭眞像白天燈籠的傳說那樣笨嗎?」

「不！從大禍臨頭以後，總管頭控制一切，比大野管理時代，還辦得有聲有色，我們看起來極爲聰敏能幹呢。」

「…………」

中村與井關顯得很失望的，呆呆看着晒着强烈陽光的院子。他倆認爲據城拼命一死，終難避免，世上人士亦作如是觀。總管頭在才幹上雖比大野九郎兵衞差，但他是一個有魄力，敢作敢爲的武士，一旦有事時該能衆望所歸，成爲領導人物。

然而，總管頭的所作所爲，太令人失望了。中村與井關都相信自已的所以成爲浪人，就是屬於一旦有事時才能發揮所長的舊式武士，現在迢迢千里而回，看到內藏助的作風，就不得不認爲他也只不過是當今逐波隨流的一個俗物罷了。

「哎，不管了。先痛飲一番再說吧！勘助兄，有好酒嗎?拿出來待客吧！」

嗜酒的井關，經過一陣的沈默後說道。一旁的中村却阻止道：

「不！我看我們還是先去見見大石總管頭再說吧。」

一封怪信

大石內藏助很熱忱地接待中村和井關兩位舊家臣，二人開門見山就問道：

「聽說總管已放棄守城之議，此事當眞？」

「是的，守城之擧徒然禍及百姓，再說，以一個赤穗城如何能對抗幕府？所以我們決定集體殉死。」

井關突然忍不住地說道：

「武，武士道被你廢了！」

井關說完，恨恨地睨住內藏助。內藏助則泛出充滿善意的微笑，直視着井關的强烈視光，內心感動着：

——還不喪失武士的眞面目！

但內藏助認爲像這個人相信着的武士道，已開始崩潰。武士道是一種態度，無法遵守着古來狹義的武士道，必須隨着複雜又分化的社會相，逐漸改變。

內藏助還是默不作聲，倆人心中湧出一股無可名狀的怒火，衝口而出：

「看錯人！」

倆人憤然離座，返回客棧，便大聲吼着：

「伙計！快拿酒來！」

洩忿似地用力拉開門，見到裏面端坐着一個浪人。原來是老友之一的大岡清九郎，也在八年前離開赤穗藩的人；

「大岡兄，怎麼你也來了?幾時到的?」

「問得多餘，只准你們來，就不准別人也來參加嗎?」

中村和井關一聽大岡這句話，不禁悲從中來，戚戚然說：

「沒有用！」

「沒有用?!此話怎講?」
「沒有用，就是沒有用!」
倆人又異口同聲地叫着，而且最初的憤慨變得更加厲害，大有一觸卽發之勢，井關再嚷着：
「酒!還不快拿酒來啊?」
對着走過來的婢女吼着。
「是，快來了……」
這個眉目清秀的婢女說着，遞出一封信給他們。
「有人送信給你。」
指名着中村收信。信封上的筆跡，顯然是一個女子寫的。
中村覺得很納悶，怎麼會有女子寫信給他?
大岡打趣說：
「好哇!中村兄有艷遇竟然瞞着我們，快拆開來大家一起看。」
「什麼艷遇，我根本不認識一個女孩子——」
中村拆開信，井關與大岡也湊過來看，信上字跡娟秀：
「吉良上野介派出的探子，業已抵達，下榻在稻葉屋客棧的二樓後廂。」
下款沒有署名。看罷，三個人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大岡道：
「有人尋我們開心，好大膽!」
「尋開心?!不會吧。」
井關拍着掌喚來伙計問道：
「這封信是誰送來的?」
伙計答稱一個過路人捎進來。酒開始送進，但已因怪信的出現，掃興不少。
「啊，算了。我們邊喝邊談吧。」
「也好。」
酒，的確是好酒。
「大岡兄，你幾年沒回來了?我記得你比我早半年離開赤穗吧?」
「哦，等一下，先別提這個。我們要來處理

這封信，是不是查清楚後，向我們總管頭報告一下呢?」
「報告總管頭?不行，這個人已不配稱爲武士了。一提到他，我就禁不住要大罵，赤穗的武士道已經掃地，迎合時代潮流了。」
「哦，別發牢騷。國破山河在，已經够令人惆悵，還鬧內鬨嗎?我想這封信卽是尋笑，也不能等閒視之，上野介的探子，若果眞的存在，我們爲了安慰先君之靈，也要把它斬掉……」
「你說得也是。我們去查查看，也蠻好玩的——」
井關提議道：
「稻葉屋客棧，就在靠近郊區的最南端，我記得還不算小，也相當乾淨。」
大岡和中村走在前面。時刻已是傍晚時分，三個人逕自走進客棧，坐在櫃枱上的店小二，趕快趨前打招呼，但已發覺不對。
「拿旅客簿來看看!」
中村吆喝着。因爲三個人都是彪形大漢，掌櫃不敢違抗，連忙取出簿子來。三個人逐頁仔細翻看着，看到從後面數過來的第六個及第五個名字，他們眼光停止了。第六個旅客名叫飯能屋榮去，二十六歲，第五個叫金助，年三十四歲，字跡特別清楚。中村指着道：
「你們看，這倆個字跡，不是商人老百姓寫的，八成就是他們。」
轉頭問掌櫃道：
「這兩個人就是住在二樓後廂?」
「是的。」
「現在還在嗎?」
「其中一個剛剛出去，另一個留在屋裏，客倌有事，我代你們去找他來。」
「不必了。你帶我們去找他就好。」
四個人叮叮咚咚地登上二樓，沒有注意到隔着庭院的對面樓上走廊，站着那個神秘女子，正注意着他們。到達二樓後廂，掌櫃畏縮着指一個

紙門道：

「就是這裏。」

井關用力拉開紙門，裏面坐着的是千里眼的金助，正伏案寫信，聽到拉門聲，回頭見是三個陌生男子。囁嚅道：

「你，你們走錯房間了吧？」

但，這三個人逕自走進去，井關吼道：

「喂！你這小子——」

金助心知不妙，抓起案上的信箋跳窗而逃，井關立即跟上，金助又翻身上屋頂，中村也追上過來，金助不得不跳下地上，並乘勢一張口把手中的信囫圇吞下，但也因此被中村一把抓住。

「捉到了，快來呀！」

金助知道逃不了，只不斷求饒。客棧裏的人被這一陣聲響驚起，紛紛探頭觀看。金助頓覺無地自容，大家眼光莫不表示着他是宵小盜賊，慶幸被捉。

「你們捉錯了，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中村不予理會，將他拖到大樹下，大聲喝道：「你老實說，你叫什麼名字？」

「金，金助。」

「你的同伴到那裏去了？」

「如果是說我老板，他剛有事出去了。」

「馬上回來吧？」

「…………」

「爲什麼不回答？」

井關張嘴裂牙的怒罵着。

「你是說我的老闆嘛，也許很快回來，他出去走動一下。」

「看起來，這個傢伙好像吞下什麼東西！」

被大岡點破，金助嚇了一跳，剛才正在寫信給千坂兵部，作第一次報告。

「那是什麼東西？躲着我們立即吞下去？快說！」

金助心想這一下糟透了。裝着老闆的堀田隼人，就是出去找躲在另一家客棧的陣十郎密談，萬一

不巧這個時候回來，豈不等於事機敗露，就是馬上回來，對付這三個大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啊……」

金助猛搖頭否認。就在這個時候，金助抬頭意外地瞥見一個人。這個人雜在看熱鬧的旅客裏，也就是蜘蛛陣十郎蹲在牆壁下，悠哉悠哉的抽着烟，還幸災樂禍似的，跟着衆人竊竊私議。

——好傢伙！好像看耍猴戲，難道眞的見死不救嗎？

金助射出抱怨的視線。但陣十郎仍裝得若無其事般，看着熱鬧，一點都沒有伸手援救的意思。

中村三個人，在衆目環視下，仍然問不出所以然，也找不出任何證據，越顯得暴燥不安，井關牛眼圓睜，咆哮道：

「好傢伙！看你倔强到什麼時候。不給點厲害不會招的嗎？」井關恨恨地看着金助，連刀鞘一起拔出長刀來，揷進金助跪着的膝蓋中，恐嚇道：

「你這傢伙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好，看你要不要老實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我是無辜的小民，你們太不講理了……」

「閉嘴！」

中村怒斥道。井關開始滾轉長刀。

「哎唷！痛，痛死……」

「快說，你們假冒商人其實是吉良上野介派來的探子，對不對？」

「不，我們不是……」

「怎麼?!還要强辯！」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不管是非，不問出一個結果來，三個人是無法向圍觀的人交待的。金助亦已幾次被夾得痛澈心肺，滿頭大汗。

「怎麼，還要加力才說出來嗎？

「哎唷……，我……快死了……」

若果再受刑下去，金助知道自己會忍受不住了。可是說出來，不知結果會變成怎麼樣?不，爲什麼蜘蛛陣十郎還在對面若無其事地見死不救?是不是覺得無武阻止，才袖手旁觀而擔心着他的招供呢?

雖然，部份旅客已不忍心再看酷刑，紛紛走開，但陣十郎還很悠然的口銜長烟斗，從鼻口裏吐出一圈圈煙霧……。

條的，陣十郎的視線接觸到一個美麗女郎的眼睛，覺得這對鳳尾眼並不看着金助與那三個武士，似乎早就注視自己，而且眨都不眨眼。

與陣十郎的視線碰觸的時候，這個女人慌着移開，並在這一瞬間露出了輕蔑對方的微笑。

——奇怪?

陣十郎取下長煙斗，沈思了。他不是驚於離開江戶後殊少看到的這個女郎的美貌，而是在她薄薄的嘴唇上所浮出的奇異微笑。

——怎麼搞的?這個女郎看着別人臉孔，嗤笑不已?

而且，女郎的嗤笑使得嘴角高高翹起，似乎強自忍住想笑心裏大笑出來的樣子。這個女郎突然走過來，低聲道：

「你不覺得那個人很可憐嗎?」

陣十郎措手不及，一時不知對方含意，木然着反問：

「什麼?」

但在一刹那間，這個女郎再度浮出的充滿惡意的輕輕微笑，使得陣十郎心頭一震。

——莫非這女郎知道內情?

知道被逮住的金助與袖手旁觀的陣十郎之關係。到底在什麼地方見過呢?看起來，這個女郎早已清楚，但自己却仍懵然不覺。

「姑娘說可憐，……?誰可憐呢?」

女子輕哼一聲，定眼望着陣十郎道：

「你說你不認得他，也算了。但他受刑實在太可憐了。」

說完轉身便走，陣十郎愣在原地。從這一句話，已可確定她早知道雖然住着的客棧不一樣，陣十郎與金助都屬於同夥，而且還隱隱地責備着陣十郎袖手旁觀金助的受刑拷問。

這個女郎到底是誰呢?原來，陣十郎與隼人約錯地方，陣十郎跑到這個客棧來尋找，才意外碰到這場面，並且感到很難插手，只有裝蒜等待機會，因此才忍心看着金助的拷問，想不到竟有人認出他，要是一不小心，說不定三個人都會遭殃呢。

突然，他的小聰明，閃出一個妙案來。他收起長煙斗，站起來問着在旁邊觀看的掌櫃：

「掌櫃的，請問剛才看熱鬧的那個年輕女子住在這裏嗎?」

「是的。」

經掌櫃的告訴房間地點後，陣十郎逕自走訪叩開女子的房門，女子很悠閒的坐在火爐邊，也手拿長煙管，一付媚艷無比的神情道：

「你來了，有什麼事嗎?」

「有點事情，想請妳幫忙……。」

陣十郎說着，大大方方的坐下來。

「要我幫忙?」

女子表示訝異，從高挺的鼻子吐出一團團煙霧來。

「對啊。我想請你來救救那個可憐的人…」

「哎唷，你叫我這個弱女子去……」

「不不!沒這意思。我想你比我見識廣，只是想請你幫我出個主意，就可救人一命啊。」

雖然語氣充滿委婉懇求，但含有咄咄逼人的態勢。

「妳知道那一種人是不講道理的。若果妳能從旁嬌聲美言幾句，不就可以替那可憐人解圍嗎?!」

女子含笑不語，一雙精靈的眼睛直盯着陣十郎，似要看穿陣十郎的心意，徐徐道：

「我不能白白做，懂我意思嗎?」

「沒問題，妳要多少……」

「我不是要錢。只是要讓你知道不能不花代價地拜託別人做事。雖然我是個女流，你也該花代價——報出你的姓名呀！」

「我，我叫相模屋仁兵衛。」

女子斜睨着陣十郎，抿嘴道：

「商人的老闆?!」

「……」

「對不起，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眞名呢。你比什麼相模屋這個商號，更該有個響亮的名字吧？你想說沒有嗎?也好，我們一起到澡堂去，我替你擦擦背吧?!」

連陣十郎背部刺有蜘蛛的紋身，她都知道!!

陣十郎大驚失色，暗忖道：

「——好厲害的角色，差一點陰溝裏翻船！」

連忙陪笑道：「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失敬之至，我蜘蛛陣十郎，在此向姑娘致意，請姑娘拔刀相助。」

女子站起來，走到房門口，回頭嫣然笑道：

「還有另外一個人，也快去叫他別回來啊！他們是知道二個人一起來呢，別盡呆在房間裏啊！」

「很對不起，實在是我看錯……」

這個女子看起來誠惶誠恐地在榻榻米上叩頭道歉着。下午的陽光早已消逝，室內的燈籠開始亮起，中村、大岡、井關的三人被招待到女子的房間來，並且以盛宴款待着，但這三個人仍然不釋於懷，用猜疑的眼光注視着。

「這樣說，今天的信就是妳寄給中村的了?」

「是……」

「……」

三人面面相顧。

「因此增加大家的麻煩，反使我感到不好意思，請大家來喝一點薄酒，也好表示我的歉意……」

她用白嫩又纖細的雙手舉杯向大家敬酒。可是三個人，還不敢輕易接受。

因爲金助的死不認帳，井關已被激得快要拔刀殺死金助，中村與大岡正在無策可施的當兒，這個奇女子突然出現，說什麼寄信給他們的是她，因此這個金助就是逮錯了人，弄得當場三個人下不了臺，乃邀請他們到她房間來喝一杯。

「其實，我是在途中聽到隔壁房間的講話，才知道上杉派人到赤穗臥底……，並且你們大概忘記了，我與你們二個人同坐一條船上，看到你們忠心感天，才向你們通報探子一件事，想不到引起你們逮錯了人！」

「喔，妳這樣說，我記起來了，妳和我們同搭一條船來的?」

女子嬌柔柔說道：

「是啊，都因爲我看錯了人，才會使你們逮錯了人，這都是女流之輩最容易犯上的錯誤，請你們多多包涵。」

女子又是嬌笑，又是獻媚，三個浪人被安撫得服服貼貼，把女子的話信以爲眞。四個人開始飲酒暢談。女子自稱家住江戶，丈夫三年前已經去世，留下一大片產業，此番前來赤穗，則是前往金毘羅廟燒香拜神，順道遊山玩水。

「哦，對了，剛才那個人還在客棧嗎?」

「不，」

女人媚笑着說：

「他遭莫白之寃，亦氣呼呼的馬上換了客棧走了。」

井關聽後，略帶醉意的說道：

「弄錯人就弄錯人嘛！反正藉此機會可以嚇跑那個眞正的奸細呢。」

「不，井關。話不是這樣說，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找出奸細來啊。」

「好。不過，妳若再碰見有嫌疑的人，也再告訴我們好嗎?」

「不，不行。如再發生今天這樣的糟事，不就……」

「沒有關係。我們到赤穗的目的，就是鼓舞死守赤穗城的士氣，以及從城裏揪出奸細來。妳想想看，在城裏還有許多人不滿意庸弱無比的總管啊！」

「噓！小聲點，小心隔牆有耳。」

大岡勸阻井關繼續發牢騷，誰知井關反而更大聲：

「怕什麼？老子死都不怕了，還怕他大石聽到啊！」

「你們說大石，大石……」

女子故作不解問道：

「是不是淺野家的總管家「家老」大石呢？」

「正是他。只因爲他命好，出生於權貴之家，才會在今天這樣有事的時候，顯得那樣膽小無能，想藉着大學公的繼承活動，恢復原來的地位俸祿，眞叫人活活氣死，聽說現在主張死守的人，都是身份微賤的下級武士呢。」

酒使這些深感失望的浪人們，更加興奮不已，唾沫四濺。屋外繁星點點，夜已深沉，院角的一棵大樹沙沙作響，但想不到蜘蛛陣十郎却隱藏在樹上，偷聽着房內四個人的談話。

隼人和金助站在巷口等候陣十郎。隼人聽到事件的大概，在心內早已感到不安。過了一會兒，聽到一陣脚步聲，趕忙躲進黑暗裏去，看到出現的是陣十郎，才走出來問道：

「怎麼樣了？」

「哼，我們眞遇到鬼了……」

陣十郎笑着說：

「我一直躲在樹上聽他們講話，我們要小心才好！」

「那個女子呢？」

「就是沒法弄清楚。她自稱爲江戶的商人婦

，我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看她的勸酒，捉住重點的談話，還趁機煽動他們，實在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潑辣婆娘！」

「她到底想耍什麼花樣？」

「依我看，這女的不但煽動他們來跟我們過不去，還想把這裏的不滿份子，引爲知己，想把我們整得慘兮兮呢。」隼人百思莫解，陣十郎嘆着道：

「想不到我這個老江湖，跑到赤穗來栽在一個女子手中，眞是老糊塗了。不過，我倒反而覺得事情越來越妙，值得插手管下去，我再也不敢輕視女流之輩了。」

隼人攤攤手，也無奈地說道：

「還好，我們早一點發覺，亡羊補牢還來得及，我們一道回去你住的客棧商量對策吧？」

「不行，我們要另找其他隱藏地方吧。服裝也要改變，還有，雖麻煩一點，我們要搬到城外去。不過，在她不及注意之前，我們兩個該去城堡裏察看一下呢。」

「今天晚上嗎？」

「對啊！」

陣十郎平靜無事的這樣說着，好像想着什麼心事的，默默走路。

不久，他們一行人走到開着濠水溝的城牆下，仰頭看着一片陰森森而又儼然聳立着的城樓。

陣十郎觀看片刻，再回頭告訴金助說：

「好了，你先回去，隨便找個客棧住一夜吧。」

制敵機先

陣十郎和隼人泅過城濠的狐川，到達對岸的城壁下，藉着閃爍的星光，陣十郎飛繩攀住城垣上嶙峋的岩石，然後抓緊繩索身如猱猴般往上爬，隼人緊跟在他後面。

城牆上，整齊地排列着鎗砲洞，陣十郎隨意選上一個往內探看。內部四周靜悄悄的，把內城第二廂及本廂看得清清楚楚地，沒有一個人影。只是從遠處隱約傳來更鼓聲，二人倏地竄上牆頂去。

內城本殿，就在二人的眼前下。

「我們跳下去吧。」

輕飄飄的，一下落到內院去。兩人躲在黑暗處察看一會兒後，陣十郎忽然悄悄地說：

「我還是擔心着那個女賊——」

「怎麼？還在想她？」

隼人懷疑着。陣十郎顯得有點不耐煩似的說：

「不是什麼擔心，只是茫然感到一種不安。」

「奇怪，不像你過去爽朗，婆婆媽媽的…」

「對！」

陣十郎打斷着說：

「也許是我杞人憂天，不說了。我們走吧——」

兩人匍伏着橫過廣場，達到圍着本殿內城的濠溝邊。有一個吊橋放下來，鐵門嚴密的關閉着。突然，兩人趕快伏在地上。

在他們耳朵邊，響起了鼕鼕的敲鼓報更聲。

「嘻嘻嘻……」

陣十郎從地面抬起頭，自嘲着：

「眞是草木皆兵，怎麼變得這樣膽小了!!還是爬上本殿去——」

兩人沿着濠溝，躡手躡脚地走向側門的方角去，但看到石垣上只長着苔蘚，而平滑無比，才知道要攀上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陣十郎不得不嘆息着說：

「不行，我看前功盡棄了……」

隼人剛要開口問明原因的時候，「嗖」的一聲，一枝前端縛有信件似的箭天掠過陣十郎的頭頂，筆直地射在樹幹上，兩人嚇得魂飛膽喪，正要飛快跳開的時候，從對面的城樓上傳來一聲：

「別忘帶走那支箭！」

兩人回頭一看，有一條黑影即刻消逝在樓頂上。

到底是誰？要告訴他們什麼呢？兩人已經顧不得這許多，陣十郎一伸手拔下箭，便偕同隼人飛奔而逃。不過，突然從背後傳來了一陣閧笑聲。

兩人拼命再爬上外城牆，一下躍進牆下的濠溝中划水遁走。

四、五個年青武士打開內城側門，爬上牆頭，看着在濠溝中拼命游走的陣十郎與隼人，有一個人笑着說：

「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去還能泅水，還算身手不凡呢。」

另一個人說：

「只是拼命落荒而逃罷了。」

這個時候，又氣喘喘地跑來了一個年青武士，像小孩子一樣的叫着說：

「怎麼樣了？」

他是大石主稅，手裏還持着一把弓箭。

大石內藏助的長子主稅，回到內城三殿的父親房門的時候，就輕輕叫着：

「爹！」

「他們眞的來了嗎？」

「來了兩個，想不到密告信，眞有其事。」

「你怎麽處理呢?」

「遵照爹的交待，我把那封密告信用箭射給他們，也嚇得屁滾尿流地逃掉了——。」

「你沒有傷到他們吧?」

「沒有，完全照爹的指示，嚇嚇他們而已。」

「好，好!」

主稅走進房內，大石邊揮毫邊問道：

「你有沒有看清楚他們的模樣?」

「好像是商人的打扮，因爲我離開遠一點，看不太清楚。」

「這樣就够了，沒有看清楚他們的必要。」

「若果爹准許了，我們早把他們逮住送來。」

大石自言自語道：

「不，捉到也沒有什麽用的，像捉住蒼蠅，找不到地方丟掉啊……。只要讓他們帶走那封密告信，就不敢再來鬧出今夜的儍事了。別理他，別理他!」

十五歲的主稅，實在無法了解父親爲什麽明明知道敵人上杉派來的奸細而不捉住呢。實在說，用女人娟秀的筆跡，向爹寄來了城裏已經潛進擅於忍術(隱身術)的奸細，敬請提高驚惕的密告信，父親還是無動於衷。

——這個女人沒有寫出自己的名字，最後署名：沒有名字的一個同志敬上。這不是出於同情我們，才這樣管「閒事」嗎?

越想越不對勁，忍不住開口：

「爹……。」

主稅不安的喊着，內藏助放下筆來望着兒子。

「你把那封密告信交給奸細，會不會帶來或是增加密告人的麻煩甚至傷害?我們需要更多的朋友同志呢……。」

「朋友同志?我們不需要朋友同志!」

內藏助似乎顯得不高興，不願再談這件事，

望着主稅，緩緩道：

「如果你還不想睡，爹倒有話跟你說……」

主稅看見父親愼重其事的神色，忙趨前聽命。

「兒子，你想想我們今後怎麽做最好呢?爹想聽你的意見，別管其他人怎麽說，怎麽想。」

主稅沉默着。只是在臉孔上泛出紅紅的色暈，久久才略帶羞澀地說：

「孩兒跟父親共進退!」

「這個不行!」

內藏助厲聲道：

「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應該有自己的見解才是。就是兄弟，若果相差十歲，看法也不會一樣呢。我絕對不會要你與父親有同樣的看法，你坦白說出來看看……」

父親的眼光裏，已失去往日的慈愛，只有像火焰一樣的光芒，主稅突然感到一種衝擊襲上心頭，道：

「爹，你的意思是……?」

「我嗎?」

張大眼睛看着他。很顯然的，在主稅的眼睛裏，充滿了責備父親之色。

——連他也跟大家一樣，認爲我沒主見而優柔寡斷，

內藏助在心裏感到一陣痛苦，有一股熱流衝上胸口，叫道：

「混帳!」

內藏助罵道：

「你想怎麽做呢!我只是問這個呢……」

「我、我、我嘛……」

主稅喘着氣，雙眼射出光芒，逼視父親，雙膝微微發抖。

「我想替主公雪恥報仇。」

「……」

內藏助心湖揚起一陣波濤，但瞬卽消逝，反而表示一種冷漠的態度，似欲對這個年青人的熱

情，澆上一盆冷水般，冰冷的說道：

「你們還年青，怎麼會想到這種事呢？」

聽到這種近乎嘲笑般語言時，主稅的眼光勃然生出憎惡的火焰，注視父親。

——這個傢伙……

內藏助抑住想把主稅打翻掉的衝動，睨住他。但仍然的，不禁在嘴邊泛出一絲笑意。

「怎麼可以用這種眼睛看父親呢？」

「……」

「我知道的。」

內藏助用力的說。主稅的臉，一下子變得尷尬不堪，眼淚似欲奪眶而出。

「不是我有意想試試你……」

內藏助柔和的說道：

「我只是害怕你和我有了年代的鴻溝，因為我像你這樣年紀的時侯，社會與現在完全不一樣。我很擔心我認為好的事情，可不可以依樣畫葫蘆賣給你？」

父親從未表示出來的款款深情，深深打動着主稅。他知道，父親一旦決定走向一個目標，雖會像大鐵輪滾着一樣緩慢，但却一步步邁進着，不達目的不休，這是父親的作風，也是父親偉大的地方。

內藏助繼續道：

「我感到好高興。雖然不知道對你有無幫助，但你心裏，却有我的存在！」

「……」

「本來，在我心裏最擔心你。現在好了……，爹的想法會很快告訴你。我想爹不會辜負大家的信賴呵……」

內藏助笑出聲道：

「去睡吧！」

主稅慢慢站起想請安走出時，內藏助又問道：

「你身高有多少？」

主稅微紅着臉，答道：

「五尺七寸！」

「七寸？那比爹還高啊。」

內藏助慈祥地笑着，揮揮手讓主稅離去，望着兒子的背影若有所思。春夜露寒，大石却了無睡意，但聞屋外一片蛙鳴鼓噪。

陣十郎和隼人狼狽不堪地逃回城外的客棧後，好幾天不敢再出門，過着你看我，我看你的憂鬱生活，連千里眼的金助要寫給千坂兵部的交差信，都不知如何下筆。可是雌伏旬日之後，不屈不撓的陣十郎的鬪志，又再度燃燒起來，突然徵求着隼人的同意說：

「老弟，乾脆把那個女子幹掉好嗎……？」

根據金助到底城裏的探查，這個女子還一點也不覺得危險，仍住在椎木客棧裏，而且透過浪士們與城裏過激派藩士來往着。雖然不知道她的用意如何，但對陣十郎來說，都是個大威脅。早該除掉他，陣十郎越來越後悔着。

「好吧。」

隼人不動一根眉毛的說，當天黃昏，夜色深垂時，兩人相偕到城裏來。

「我去看看大石總管頭的府邸好了。」

陣十郎分手時這樣說。隼人一直走到客棧，在四周轉了一圈。客棧早已打烊，毫無聲息。他從門縫裏望進去，只有掌櫃的還在撐燈對帳。他心生一計，想探出有無其他客人的逗留，便故意敲門道：

「打擾，打擾！」

「誰呀？已經打烊了——」

「我從水野來，請問我們老闆回去了嘛？他是到貴棧來找朋友的……」

掌櫃的頭也不抬地說道：

「什麼水野來的，反正樓下客人全都回去了！」

隼人知道沒有其他客人住着，也就說聲：

「對不起，打擾了！」

繞到客棧後面，他爬上一棵大樹，樹梢高聳到屋頂上面。一脚蹬立，眼前出現客棧廂樓，才記起陣十郎亦在這棵樹上躲藏過。同時，他也突然想起潛入朴庵妾宅時的情景。

他藉着星光一躍攀住屋簷，再翻身進入走廊，潛至女子房門口停下來。但他突嚇一跳，從門縫處聞到煙味，可見這女子還未入眠。

正躊躇間，這女子似已警覺到異樣，低着聲喊道：

「誰啊？」

行蹤敗露，隼人一橫心便衝進房裏。

「哎唷……」

女子驚叫時，凌厲的劍風襲身而至，但在黑暗中僅割破女子衣裳而翻發半空，飄出脂粉味。女子趁勢竄出走廊外，打出一飛鏢，從隼人耳根擦過。

隼人躊躇一下，追出走廊時，聞聲而出的一位男客，意拔刀擋住去路。雖然隼人以白刃向相加以威嚇，但絲毫不爲所動，終於長刀一揮結束對方生命。

但此時，女子已衝至樓下大聲呼喊救人。隼人走至樓梯口往下一看，客棧佣人全都跑出來。手執棍棒等武器，紛紛欲衝上來。

隼人無法再猶疑，忙不迭跳窗逃出，一路躲躲藏藏回到客棧來。東方天空漸露曙光，但客棧裏陣十郎還未回來，只有金助呼嚕呼嚕地睡着。隼人心中十分懊惱，搖醒金助，對他說道：

「天亮了，太陽都晒到屁股還不起來，而且陣十郎澈夜未歸，你趕快吃飯，再到城裏去打聽打聽吧。」

睡眼惺忪的金助走出去盥洗時，客棧外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在大聲問道：

「請問這裏有沒有一位叫金助的客宿？」

隼人警戒着走過去，疑惑地望着這個乞丐道：

「有呀，你有什麼事呢？」

「剛剛有一個人託我交給他這一封信，並且叫我向他拿小費啊。」

隼人取出一塊銅板打發乞丐，拆開信來看。

「我聽到你今晚又出師不利了。雖事出無奈，但也顯示出我們的工作越來越艱鉅。因此，我從今夜起，決定藏匿在堡內大石內藏助的房間地板下，請你每晚九時左右將食物放在城牆東段第三個鎗砲洞的空隙下。欲知詳情，請你明晚前來城牆東段頭上見面再說。萬一我無法赴約，則把食物仍放上述地點，先行離去。」

隼人看完信，再次佩服陣十郎的處事敏捷，才能超人。

守城與殉死

多川九左衛門和月岡治左衛門二人，帶着大石內藏助的陳情書來到江戶，要呈遞給幕府的監察司荒木左衛門和神原采女，可惜晚了一步。兩位監察司在兩天前，已奉將軍之令，離開江戶，前往赤穗城，接收城池領地。

「怎麼辦呢？」

「眞糟糕！我們從廿九日出發趕到江戶，也不過是五天，他倆怎麼提前出發呢。難道是天絕人路嗎？」

雖然臨行前，大石內藏助也說過陳情書不會發生什麼作用，可是想到多數家臣仍寄以一縷之望。每人憂慮如焚的臉孔，確如熱鍋螞蟻，急得團團轉。

「有沒有什麼好辦法！」

月岡意氣消沉的說。

「我們去找江戶總管家安井和藤井二人，聽他們指示吧。」

「可是在我們出發之時，總管頭不是交待我們不要給他們先看的嗎？」

不錯，總管頭再三地交待這個事。倆人默默相對，但過了一會兒，仍無法想出頭緒，月岡終於說道：

「這樣拖下去，也不是辦法。我想，現在是非常時期，除了接受江戶管家的指示外，沒有其他路可走了。」

「好吧。只好這樣。」

倆人連袂走訪江戶總管家安井與藤井，把事情經過全透露出來。

兩位管家也嚇了一跳，忙着說：

「你們帶着請願書的副本吧。」

月岡與多川趕忙取出，呈給管家。請願書的內容，歷載着安井與藤井認爲又囂張又冒瀆幕府的許多文字。下列數行更爲明顯。

……想不到內匠頭主公受命切腹之後，對方上野介竟無絲毫處分。家臣一同，代代忠心耿耿，莫不認爲其恥大辱，況今城池沒入，置家臣妻小於無路頭，此可忍孰不可忍？

……現羣情激憤，除非公平——採取「兩敗俱傷」措施外，別無他途可循。狗急跳牆，尚望三思而定奪。

安井和藤井看完副本後，臉色遽變，安井口給着道：

「……這不是請願，這，這是恫嚇脅迫，怎麼可以提出呢。」

藤井接口道：

「是啊！一點都不害怕將軍的生氣呢。」

「幸好兩位監察司已經離開江戶了，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啊。」

「…………」

月岡和多川聽二位管家互相責備大石，感到侷促不安。安井看着二人沉默不語，又提出在心中擔心已久的事！

「這樣看起來，大石是不是想守城一拼呢？我們在江戶也聽到很多傳聞了。」

多川與月岡畏懼着點頭答是，乃使二人再次驚愕，猛搖頭表示不同意道：

「這怎麼行?!如果這樣，不僅會連累大學公，說不定還會使我們遭到可怕的災難呢！」

於是，二位管家連夜趕去通知內匠頭胞弟淺野大學公和其親戚戶田采女正。兩家人獲悉內情後，驚愕得不知所措，認爲荒唐之極。

翌晨，月岡和多川被召至戶田府邸裏，由戶田家的總管頭中川甚王兵衞親自詢問。中川甚爲氣憤的說道：

「這樣做，不但使你們主公內匠頭過去的一片忠誠全泡了湯，而且更依得大學公及親戚們株

連受累，你們做的事似忠非忠啊！」

甚王兵衛一再地指責大石內藏助的決定不當，諄諄交待此時此際不可輕舉妄動，一切應以服從幕府將軍的命令，才是做臣下之道。

想不到全家臣希望所託的主公親家翁戶田釆女正，主張獻城，連主公胞弟大學公亦表示愈早獻城，愈少麻煩，遂使二位來自赤穗的使臣，感到焦急徬徨，最後，不得不倉皇地又趕回赤穗去。

隼人按照陣十郎信中指示，在第二天晚上九點鐘左右來到約定的地點，陣十郎將隼人帶到一間無人居住的空房子，狼吞虎嚥地吃着隼人帶來的食物，邊說道：

「這一次大概不會再出問題，恐怕沒有人會猜到敢藏在總管頭起居間的地板下吧。我住了一夜，就來了一隻狗成爲好朋友，睡在一起呢。」

「有沒有聽到什麼消息？」

「只有一夜，那裏會那麼快就有消息呢。不過，我相信他們說話的聲音再小也逃不過我的耳朵。」

隼人見陣十郎一付胸有成竹的神情，便不再開口，心裏着實放心不少。

「不過，你要小心那個女子。我知道你栽在她手中，很不甘心，但絕不能讓她知道我躲在此地，尤其是送飯菜來的時候，必須格外小心。這個要千萬記住，還有……，他們從今午起就勸導百姓儲糧，有一些佣人還在銷燬文件，看來他們是要做困獸之鬪了。最好你也能混進堡裏來，譬如假扮工人進來——」

「好吧，我馬上回去準備。」

「你只要找到在堡裏做工的人，便藉口旅途金盡而必須作工清償客棧費用，即會得到同情，介紹你進去。」

兩人分手後，隼人泅過濠池，在對岸換上預先藏好的衣服，施施然走回去。

但是，想不到一雙精靈的眼睛，從沿着濠溝築起的土牆陰暗處，注視着隼人的背影逐漸消失。在微風輕盪的夜裏，這位奇女子才漫步移開，衣袖飄飄揚起，猶如岸邊盛開的野花般艷麗。

自從接受神秘女子的招待後，井岡和中村等人就經常來客棧找她，儼然將她的住處當做高談濶論的場所，每次談到淺野家的事時，女子都擺出一付此事與我無關的態度，但事實上，她却成爲這一班死硬份子的頭子指揮者。

令人納悶的是，這位女子似乎有用不盡的錢財。不但這些武士浪人來她住處吃喝玩樂的花費，全由她負擔，連客棧住宿的費用，也一律由她支付，顯得慷慨大方。聽掌櫃的表示，這位女子一旦金錢用罄，馬上就由江戶以快騎送來金錢，因此永不見捉襟見肘。

大部份的藩臣們，都相信刺激藩內的輿論而來決定守城拼命爲自己的使命，也不少人遷怒於總管頭大石以及其他重臣之畏畏縮縮態度，因此由不平之徒所發偏激言論，逐漸佔了優勢，使進入城裏的各方探子感到一股可怕的暗潮在激盪着。

尤其從江戶撤退回國的家臣們，更因親自目睹全盤事件的經過，不是痛斥上野介的貪得無厭，即是悲憤主公的萬般委屈，甚至激烈譴責幕府當道的霸行處理不公，使衆人聽後更形切齒扼腕不已！

傳說越來越多，也越誇張，隨着波紋的擴大，更使人失去理性，產生激憤之火，熊熊燃着。

「別管它！別睬它！」

當親近人士向內藏助傳達外面緊張狀況的時候，他只是交待這兩句了事。

看起來，內藏助的想法，唯有殉死主公而已。但大家想不開的是與其白白殉死，爲什麼不能背城一戰而死得轟轟烈烈呢？

到三月末，內藏助再次召開會議。他求證究

竟有多少人仍願意殉死，但未料到與其殉死，還不如拚死一戰的人，竟佔多數，比較上次三百多人參加會議，這一次僅只達到六十人左右，顯得冷冷清清。不過，大石並無任何失望或不高興的表情，相反的，他似乎還有一股抑不住的興奮，暗忖着：

——今天來參加會議的人才是眞正能持其志而不暴其氣的人，雖然人數不多，但與那些美其名曰發揚武士道精神，實則逞其暴虎馮河之他的人截然不同。中國俗語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些人定將忍住無比困難，堅持到底，達成計劃目標。

「只有這些人願意跟我殉死嗎？」

內藏助說着把眼光橫掃一週。他滿意於自已所期許的人，個個在坐，像小山（源五右衞門）、間瀨（久太夫）、岡野（金右衞門），近松（勘六）等人，雖屬小吏，但忠誠不渝。

「大部份的人都主張閉城拚死一戰，但我認為以一座小城抗敵天下大兵，無異是螳臂當車，最多頂能拚個二、三天，徒然傷及無辜百姓而已，不但違背主公生前的愛民之心，且令天下譏笑為匹夫之勇。所以我大石內藏助決定等待接城大員的來臨，即披肝瀝膽，陳訴一二，然後在城中自殺，藉以追隨主公於黃泉下。」

在座衆人，神情悲壯，頷首同意。大石更逼緊着說道：

「各位若無反悔之意，我們就起誓結盟！」

衆人又頷首表示沒有異議。只有甫從江戶趕回的片岡源五右衞門和磯貝十郎左衞門兩個面有豫色，一句不發地默坐着。

內藏助從懷中取出一張誓盟書，率先割破手指，歃血為記，然後依次傳下去。但傳到片岡面前時，他只是看了一眼就傳給下一位。坐在旁邊的大高源吾叫着道：

「片岡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想簽！」

片岡斬釘截鐵地回說。衆人皺了皺眉頭。他們認為片岡從江戶專誠趕回，又來參加會議，平常大家就非常敬畏他的忠誠之心，怎麼會在最後臨陣脫逃？

片岡無懼於衆人的責難眼光，也不想解釋拒絕簽署的原因。這個時候，磯貝十郎右衞門亦說：

「我也不簽！」

也許他做人比較圓滑一點，把拒絕的原因加以說明：

「我雖然不像片岡兄那樣親眼看着主公含寃切腹，但同在泉岳寺主公靈前發誓，必將為主公雪恥報仇。我們千里迢迢，趕回赤穗，亦盼能與各位完成誓言心願。誰知大家竟然決議殉死，實在與我們願望相差十萬八千里。好吧，從今天起，你們走你們的陽關道，我們過我們的獨木橋。片岡兄，咱們走！」

「好！」

源五右衞門點着頭站起來走開了。大家都以為大石內藏助必會說出什麼，表示表示才是。然而在大家注目中，大石仍不動聲色，不但平靜地看着二人離席，還招呼厨房什役準備飯菜。

片岡與磯貝離開不久，血印盟書已經簽畢，內藏助面色凝重，低聲朗誦約文，並一一再點名，以愼其事。

——一共六十一人……已經足夠了。

內藏助心中湧出一股無法形容的喜悅感，但頓即消逝。他知道未來前程的艱巨與遙遠，雖在這一瞬間，無法懷疑這六十一人出自內心的誠意，但要把這一瞬間的嚴肅覺悟，堅持到最終目的地，則仍有一大段隔離。誰能相信「明天」呢？內藏助本身最清楚橫在自己前面的所謂「時間」敵人的可怕力量。

在這六十一人當中，能有幾人戰勝這個敵人而把目前這個決心維持到底呢？這是一場打得極艱難仗。何況內藏助所計劃的是，要反抗當今橫

霸天下的滔滔逆流，殊非易事。時代在變遷，武士的風俗亦在天天起變化，過去樸實無比的武士道，漸褪色，代之興起的是虛有其表的形式化武士道，重形較重於心。目前炙手可熱的柳澤美濃守，則爲此種新式武士道之代表性人物。

內藏助不是不知道這是目前浮華奢侈的時代——「忙祿」所使然，是無可避免的事，但因此更對自己兒子感到年代的溝渠，擔心年少無知的主稅，會不會被時代的新潮沖散迷失。

意外地，主稅這個兒子竟能掃清了父親的疑慮。現在，內藏助可以充分地自信，全力推展計劃，放手與時流搏一搏。也是說在滔滔水流中，想建立一座巍峩的砥柱殿堂，象徵眞正武士道的威嚴與不可侵犯。

也許，激盪的奔流，隨時隨地都等候着沖散這六十一個木匠，也不知道何時何地才能鳩工落成。而且後世的人要用怎樣眼光來看看這座殿堂，內藏助目前的處境，都已在所不計，只是自問有無勇氣擔起這羣建築木匠的師傅，達到彼岸。

既然集有木匠六十一人，面向當今最大最難的工事，內藏助認爲坦白說出自己計劃的時機，已成熟屆臨。會場的氣氛莊嚴而肅穆，每個人靜候大石內藏助的發言。他環視衆人片刻，緩緩道：

「各位的眞正心跡，老夫都知道了。現在，我要跟大家商量一件秘事——」

內藏助的雙眼炯炯有光，橫瞥全場，聲音如木鐸，直穿入每個人的耳中：

「今日主公含寃而死，國破家亡，都由上野介一人造成；不用說主公無法瞑目，上野介乃爲我們不共戴天之敵。我想我們與其殉君而亡，還不如砍下上野介首領，而祭於君墓之前，藉以達成臣下之務？不知各位高見如何？」

內藏助一講完，全場起了一陣小騷動。在每一個冷靜嚴肅的臉孔上，突然浮出了深得吾心似的微笑。他們的求死，純粹出於無法抗天下而欲

盡一己之武士道。如今總管頭「登高一呼」，大家又能團結在一起進行的話，誰能不與奮而不表贊同？

倏地，在座中老 人原惣右衛門 首先開口說道：

「我當然贊成。但復仇一事，談何容易？！尤其我們人多話就多，不知什麼時候會洩露秘密？而且上野介年紀已大，說不定在我們未達目的之前，早就病亡。假設不幸如此，我們一片苦心，不就全部泡湯，恐怕還會遺笑社會。我想，我們還是按照最初的決定殉死好……」

內藏助明確的回答他，同志多，復仇難固爲事實，但非不可能。這種困難，只靠參加同志的決心覺悟如何，卽可迎刄而解。而且仇人不限於上野介一人，萬一上野介死亡，卽以其子爲對象……。

下一個發問的人，卽表示爲什麼不叫住剛才反對殉死而離席的片岡和磯貝二人。內藏助笑着答道：

「他們兩位不論何時，都可以隨時回來參加，而且他們一開始便口口聲聲的表示必替主公報仇，世上的人也都認爲他們必將這樣，因此暫時讓他們作個別行動，更對我們有利。總而言之，今天我們這個決定，絕對不能洩露出去，在表面上仍要裝着集體殉死要緊。

衆人至此才深深體認到大石內藏助的深謀遠慮，用心良苦。他們重新發誓嚴守秘密，絕不透露。赤穗浪士，決心復仇於此奠定。

「聽說他們的殉死，還歃血爲盟而做最後決定了！」

從外面進來的人，拉開紙門站着說。在房內以神秘女子爲中心，兩個武士正在喝酒，聽後大嘆一聲，其中一個叫道：

「一羣大儍瓜！」

他以不屑的口吻嗤笑道：

「嘖！在五萬石國家中，難道沒有一個有骨氣的人？淺野家素稱武道之邦，意無一人敢言報仇，視死如歸？」

「哦，到此地步，夫復何言！還好，只是我們三個人聽到，若被外人聽去，不笑死他們才怪！」

另外一個也挨聲嘆氣道。

這三個人，有二個來自越後藩的浪人，站在門口的是久留米藩的浪人。聽到赤穗城飛來「橫禍」，都基於惺惺相惜，趕快前來欲以拔刀相救，共赴國難。

「我們懷着滿腔義氣而來，誰知碰到一羣儒夫，早知道他們要切腹殉死，何必日以繼夜地趕到，眞是太平盛世過久了，人會變得這麼沒志氣？」

「換句話說，都是當家的人不好！」

久留朱浪人原木重二郎，醉眼矇矓地說。神秘女子始終傾聽着三個人對話，這時裝作漫不經心的問題：

「哦，你們所說的決定殉死的消息可靠嗎？」

「當然可靠，這是參加昨天會議的人親口告訴我的。」

越後藩浪人之一，名叫柏原一平，聽後切齒扼腕地嘆息着：

「眞遺憾，人心不古如此！」

這個奇女子再度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已經面有微醺，舌頭轉鈍。

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對不對。我認爲它們是表面上裝作殉死，背地裏準備着報仇大事呢。

「不，不會的……」

「聽說大石總管忠心耿耿，才高胆大，絕不會輕易放過國破家亡之凶上野介。何況，赤穗藩擁有無數的忠臣，早與吉良家誓不兩立。」

乍聽起來，似頗傾倒於赤穗浪士。

「啊，聽妳這麼一說，倒像有什麼根據似的

……，原木你的看法呢？」

「我倒希望如此。但即使是裝假，也不會在表面上大家決議殉死，而且若有心報仇的話，也會乖乖丟開城交給幕府，以圖後日。但至現在，仍無絲毫跡象可尋，我看還是一羣搖尾乞憐狗呢。」

這有一面之理，女子笑而不語，倏的舉杯一飲，然後略帶醉意地移動蛇腰說：

「怎麼樣？大家乾脆把總管頭殺掉罷。」

「什麼！」

三個人聽她這驚人之語，一時愣住了。酒杯舉在半空中，面面相覷不下。

「殺掉總管頭?!」

女子醉眼微張道：

「哦，我醉了，才敢說出這種胆大包天的話！」

見三人並無怒色，又嬌聲嬌氣地微喘着道：

「我是女流之輩，也從來沒有向你們要怎麼樣，不敢輕易開口。不過，看到你們的咬牙痛恨，不但是總管頭該殺，其他重臣亦該殺盡，屆時就不得不摒死守城一戰啊！」

柏原首先清醒過來，猛拍膝頭說：

「慚愧！我們這些昂藏七尺的男子漢，竟不如一個弱女子，反被妳點破了。原木，你想妙不妙？

「換句話說，這是一刀兩斷之策。除非採取這種非常手段，實在別無他途可循。不過，赤穗藩的家臣能不能讚成呢？」

「這個麼？……」

以暗殺手段來推翻「藩論」，在原則上一點沒有錯。這三個自詡名正義之士浪人，都有怦然心動的神色，把這個女子的暗示，看成空谷的跫音，如醍醐罐頂。

「我相信對大石內藏助起反感的人應該不少，要招募這些人加入這個計劃，應該沒有問題。」

「對！反正我們是無拘無束的浪人，爲了忠

君愛國，我們不管對方是總管或下級武士，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

三個浪人雖然熱心着暗殺計劃，但對如何拉進赤穗藩士加入一起，則看法不同，猶疑不定，神秘女子見狀，終於撒回自己意見說道：

「好了，我們別再議論下去。不過，這種話還要嚴守秘密才好，不然我很擔心你們反而惹禍上身，到時候，可別說是我害你們唷！」

說完，打個長長的呵欠，竟橫躺在榻榻米上，似不勝酒醉般閉下眼皮，不一會兒發出輕微的鼾聲，睡着了。可是仔細一看，含醉冷紅如花瓣的眼皮，却微微發抖着，表示她並沒有眞正睡下，而醒着偷聽三個人的談話。但這三個大男人，還在高談濶論，一點也不會注意到，而且其中一個人還拿了毛毯蓋在她身上。

蜘蛛的陣十郎，仍滿不在乎地藏匿在內藏助房間的地板下，一到晚上便爬出屋簷外偷聽來客或與家人的談話。他相信自己的第六感覺得一定能探得出來，只要不再有那個怪女子挿手過問，內藏助家人是永不會發現他的。

三天來的躲匿結果，使陣十郎發覺大石內藏助，確是個可怕的敵人。雖然面臨山河變色家破人亡的重大變故，仍然鎭靜如常，生活中規中矩，連夫婦間的起居談話也毫無異樣，較小孩子們更嬉戲如故。

但陣十郎仍忍耐如故，相信自己的預感，終於機會來了，第五天晚上他聽到頭上有一陣陣的撕紙聲，好像在撕破着一叠叠文件書信，便豎起耳朵仔細傾聽。不久，內藏助穿上木屐走下院子，跟長子主稅將撕破之書堆成一座小山，開始焚燒起來。內藏助看到全部燒畢，才向主稅交待：

「澆點水，以防灰燼滿天飛。還有，待會兒叫八介過來一下。」

主稅一一照辦，陣十郎側耳細聽。不久八介來到主人面前，恭謹問道：

「相公有何吩咐?」

「你明天早上幫我帶一封信到京都去。」

「是?」

奇怪?陣十郎突覺一陣心跳……，派人到京都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他感到莫名的高興，——送信到京都?究竟是怎麼樣的信?也許，從這一封信，可以了解到鎭靜如故的內藏助，在背後攪些什麼鬼?

趁着每晚約好見面，陣十郎告知隼人詳情，並請他尾隨內藏助佣人在中途攔截信函。

當晚分手後，隼人趕返客棧立即準備行裝，先一步在城內外口等候。不久天亮了，城內打開，第一個走出來的是八介。他像要趕陸路，朝着繩手山麓方向走。隼人亦步亦趨。

但螳螂捕虫，黃雀在後，誰都沒有料到有一個乞丐，正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直到隼人背影消逝，才奔回那個奇女子所住的客棧。

「有什麼事啦?」

「那個人跟蹤大石佣人，將遠行了。」

「你說那一個?」

「那個年紀輕輕的，長得小白臉的人。」

「哦……」

神秘女子突然顯出焦慮的神色，臉頰微紅着說：

「好，再辛苦你跑一趟。你要一直跟踪下去，我隨後就來?」

取出路銀交給乞丐，神秘女子又叫住他，自已再跑回樓上取下一瓶墨水，交給他說：

「遇有岔路或轉彎時，別忘了用這個做記號。」

送走乞丐，返回房間，便整理行裝，匆匆付過帳，留下睡在房裏的三個浪人，逕自離去了。

由於陣十郎的交待，只要看到信的內容就可以，隼人只好一路注意着找機會下手。但要偷看

別人懷中的信，談何容易。雖然八介年事已大，但仍矍鑠，走起路來健步如飛。

第一夜，投宿在姬路城下的一家客棧，隼人雖沒法住在隣房，却苦於無從下手，次夜，留宿兵庫，兩人還是比房而住，但八介這個老頭子似把信件放在懷裏，即使高妙無比的扒手，亦難偷走。隼人甚至想在廣濶無人的山野上，乾脆把他殺掉而强奪信件，但記起陣十郎的交代，又不敢冒然行事。

——對，趁他洗澡時間可以偷走啊？

但這個老頭子却以重任在身般，一路都不敢脫衣入浴，進入客棧即用濕毛巾擦擦身上的汗水而已。隼人無奈，只好在自己房裏暗自懊惱着。但心想再過三、四天即到京都，也不能這樣等待下去。

第四天清早，他們走到武庫河的神崎，這是一片遼濶的荒原，蘆葦草又高又濃密，行走其中，整個身影都會被淹沒。

——哦，今天不得不下手了。這裏又是個殺掉他的好地方呢。

隼人抄近路，等在前面。這是個靠近上流的密聳着小松樹的地方，但願這個老頭子單人走過來，以便下手。

不久，八介也走上來了。但後面有一頂轎子也跟上來，使得隼人無計可施，氣得頓足捶胸。而且，這頂轎子似與八介有默契般，八介停下來休息，轎子也跟着停下來，似有意妨害隼人的挨身接近。

第一天的時候，隼人還沒有對這項轎子起懷疑，只是認為偶然的巧合而已。但投宿伊丹的次日早上，又發現與昨天同樣的轎子，與八介前後着朝同一方向走，隼人才告疑着：

——奇怪？這轎子怎麼攪的，竟與我一再地過意不去？

他走近轎子旁，平行着往前走。他想看看坐在轎子裏面的人，但轎內的人似已洞悉隼人的企圖，

發出幾聲輕咳，轎伕便拔腿飛奔，甩開了隼人。

眼看今天是最後一天了，初夏的陽光撒在麥田裏，金色的麥浪在微風中搖擺着。行走過一段路，旁邊的路牌已指出離京都不遠，隼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並且他發現，在山上樹林間到處走動着一羣荷槍的獵人，如果聽到八介或轎子的大聲呼叫，一定都衝出來，舉槍瞄準自己。

——怎麼這樣倒霉？我看，算了吧。

他垂頭喪氣的跟蹤着，突然看到八介從幹道進右邊小路去，馬上也跟進。

繼續在幹道上行走的轎子，立即消逝。隼人即走出淀川河岸，看到八介突然跳上渡船，自己也趕忙飛上。

到了對岸，八介跟着下船的寺廟進香客團一起走。

——奇怪？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隼人狐疑着，也連忙跳下。八介沿着廟前的石階拾級而上，佛門淨地，除了少數進香客外，四周一片甯靜，人跡罕至。隼人正心喜下手的良機來臨，八介已經轉入廟旁的小徑，進入住持的僧房。

內藏助的曾祖父大西坊，即曾擔任這座寺廟的住持，其後，此寺的住持之職，便由大石家的子弟來克紹箕裘，前往住持，就是內藏助之弟大石專貞，專貞於四年前圓寂後，即由其子證讚接掌，大石的信函就是寫給證讚的。

八介站在玄關前的青石板上大聲喊道：

「打擾了？有沒有人在？」

喊了幾聲仍不見有人來應門，便繞到後園，一個體格壯碩的和尚在那裏劈柴。一見到八介進來，便親切的站起來道：

「哦？八介，好久不見了，伯父怎麼樣？這一次橫禍，他老人家有沒有受到影響？」

「還好。這是我們相公寫給你的信，叫我親自送來。」

證讚放下斧頭，拭去額上的汗珠，在旁邊的

小河洗手道：

「一路辛苦你。你也來洗洗臉，我們再到僧房裏休息一下。」

河流冰涼透心。隨着證讚走進僧房，才把信交給他。證讚拆開默默地看着。太陽已漸西落，照得杉林全紅紅的，連房間土爐上的鐵茶壺，也發出黑亮紫光。八介邊喝茶邊打量這個長相酷像大石內藏助的和尚，想到他年紀輕輕就遁入空門，沈靜如高僧，羨慕之心油然而生。

——原來信是寫給這個無足輕重的和尚啊。

躲在窗外偷窺的隼人，感到失望。看來，蜘蛛陣十郎的靈感，也不太可靠。但既已跟蹤而至，就是信不重要，總把內容探悉清楚後，再回去。他只好等着機會了。

不一會兒，黑色漸濃，僧坊都點起燈了。八介似乎要逗留一夜晚，並無動身的樣子。房內，證讚在振筆疾書，似乎寫着覆函給內藏助。內藏助寫來的信，則壓在桌角上。

隼人從樹蔭裏走出來，就是住持的證讚進去沐浴之後。五天來的苦心，就這樣簡單無比地拿到手了。隼人一扒住信，便馬上逃出來，而潛到寺牆外的一個石燈籠下，才按下心跳不已的胸口，並藉着朦朧燈光看了內藏助的信。

「許久不見，甚念？主公之事，諒你早已知曉。今後吾等將成喪家之狗，走投無路。

可否暫在貴地岡崎大科附近代爲尋覓一處可以容納十四、五人的住所？事非得已，

容後面謝，敬請鼎助爲感。

大石內藏助上」

隼人的一顆心，快跳出胸口。守城死拼；騙人？殉君而死？騙人？要守城，要殉死的人，怎麼今拜託別人代找棲居之所？甚至人數達十四、五人之多，卽使不照千坂兵部所猜測的替君報仇，至少已經決定開城歸順，卽屬鐵的事實。

他拿出一張紙，照原信抄錄一遍，又潛回把信放回原處，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出來。因任務已

達成，心情愉快脚步也輕鬆多，很快下了山坡。但世上之事，很難十全十美，雖然隼人不知道，但從赤穗跟踪而來的神秘女子，却在他身後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在淀川搭乘擺渡下大坂，隼人當夜投宿在一家毫華的客棧，高興之餘，叫來幾樣酒菜獨自小酌，想到自己終於圓滿達成任務，就不禁沾沾自喜。

這是大成功。他想，天下人所注目的赤穗浪士進退的秘密，如今掌握在他的手中，只是，他還不知道有無復仇計劃罷了。

然而，卽使有了復仇計劃，這還不是意氣用事嗎？他認爲赤穗藩士，不是幼稚，就是傻瓜一個。設若砍下仇人之首，獲得世人的讚舉和喝采，又有什麼用呢？難道世人還能給他們恢復藩士，支領食祿嗎？

隼人想想，不以爲上杉家總管千坂兵部所擔心的復仇計劃，實際存在於赤穗城。也許它們曾經一度有過這樣念頭——突然在主公切腹，城池被收回之際，激於義憤而下決心，但面臨天天逼緊的家族生活，往後生活等切身問題，也會在無形中雲消霧散。

一到深夜，更覺寒冷。客棧冷清清的，沈寂異常。他完成任務後的解放感，使他朦朧入睡。不知經過多久，似覺有人從枕頭邊走過而醒過來。

——是不是在作夢呢……？

他想到放在棉被下的錢包，翻身起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原先關得好好的紙門，已被打開，趕快伸手在棉被下摸到錢包，但抄得的內藏助信件，却不翼而飛。

一下呆住了。這不是普通的窃賊，留下錢包而只偷走信箋？

——會是那個女賊嗎？

突然在腦際這樣閃過，但她應該還在赤穗，是否也跟蹤自己而來呢？

——對？

他差一點叫出來。他想起在路中一直跟走着的那頂陰魂不散的轎子，聽到裏面咳嗽的聲音，越想越像女孩子聲音，便憤怒不已，不覺中大聲喊道：

「有賊啊？大家快起來？」

整個客棧都爲之騷動，老闆和女佣人睡眼惺忪地跑過來，可是客棧門窗都關得好好的，一點沒有異狀。隼人問起投宿者有幾個，女佣人指着他道：

「昨晚，除了你們外，只有住在那邊的另一個女客倌……」

隼人立刻打斷道：

「女客倌?!你帶我去看看？」

老闆忙搖着手阻止道：

「不可能是她？那女客倌看起來雍容高貴，一點不像混世女流輩呢。」

「不管怎樣，你讓我看看她，決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這麼晚了，我們也不好意思打擾一個良家婦女……」

老闆低聲下氣的懇求着，隼人仍不死心，說道：

「老板，你雖然這樣說，我們不妨去看看，說不定她已經不在房裏了。」

「不，還在的。現在，掌櫃正在探望安慰呢。」

老闆並沒有說謊。不一會兒，掌櫃搓着手從對面走廊回來，還把驚人的事，告訴隼人道：

「對方說，如果這一邊掉了東西，她不顧而一走了之，總覺於心不安。如果大家不嫌麻煩，她願意把行李打開給你看看……」

隼人在片刻猶疑後，只好勉强着點頭道：

「好吧，你就帶我去看看。」

掌櫃領着隼人走到最裏面的一間客房，從紙門透出好亮的光線，掌櫃輕聲道：

「女客倌，打擾妳好嗎？」

眞相

「請進，請進？」

從裏面傳出爽脆的聲音。聽到這似曾相識的嬌音，隼人心裏有數，頓覺這女子眼中無人而激起一股憤怒，但這女子仍然神情從容不迫，愛理不理的，使隼人不知從何問起，楞在那裏。

倏的，這女子嬌聲嬌氣地叫道：

「哎唷，這不是堀田隼人嗎？怎麼會在這裏見到你呢？」

「……」

隼人無言地睨住她，但這女子裝得很吃驚似的，轉向掌櫃說道：

「掌櫃的，這位先生早就跟我認識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哦，眞的？那太好了，我還一直擔心冒犯妳——」

掌櫃搓着手道。女子突獻慇懃道：

「堀田兄，別盡在那裏嘛。坐下談談。掌櫃的，這裏沒你的事了。」

「是是是，那我走了，有什麼事請儘管吩咐？」

掌櫃的打個揖準備退下，隼人橫手阻止道：

「等一等，掌櫃的。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就在找尋我失落的東西，你還是留下來，幫我搜查這位女客倌的行囊，做個見證人吧？」

「這，這……」

掌櫃慌着在兩人身上看來看去，但女子却很平靜地道：

「堀田兄，有話好說嘛……，何必一定要使人下不了臺。」

並且，趁着隼人還在猶疑，回頭揮手趕掌櫃

出去，然後嬌笑着道：

「怎麼?生氣啦！好吧！我把東西還給你就是了……」

說着從腰間取出隼人遺失的那封抄信，扔在榻榻米上。隼人又一下呆住，站着不動。

「坐呀！放心好了，我不會洩露出去的。」

「你爲什麼要偷這個東西?!」

隼人很衝動地說。可是，這個女子又輕輕的閃開，而且抛出責備他高聲說話的眼光，望着隼人說道：

「堀田兄，坐下來談談吧！」

隼人無奈地坐下，女子取出長烟斗叭噠叭噠地抽着，邊說道：

「其實我並不是存心偷你的東西，只是想藉此機會與你多談一談。堀田兄，那天晚上眞被你嚇壞了，我還從樓梯掉下傷了腰，至今仍隱隱作痛呢。」

說着撫摸腰部，作出不勝痛楚的模樣，隼人看也不看，板起臉說道：

「這是妳逼我出手而自找麻煩的。我問妳，爲什麼到處與我們爲敵?」

「難道你還不了解?」

女子露出詭譎的微笑，又從懷裏取出一封信來，說道：

「你看看這個吧！」

信上的字跡娟秀，很顯然，這是出自女人之手，封面寫着：江戶上杉家總管千坂兵部收，背面署名阿仙寄。

「千，千坂兵部?」

隼人滿腹狐疑，口吃着問道。女子點點頭：

「我是你們一夥啊。」

「可是，可是你爲何三番兩次破壞我們的事，還把我們的行蹤密告內藏助，讓我們吃盡了苦頭?」

隼人仍强烈的懷疑着這女子的說話。

「別再恨我好不好?!這是我運用的苦肉計，

不然，我怎能打入赤穗的浪人羣中，得到他們的信任……。」

她嬌笑着：

「我應該向你們道謝，也應該道歉，因爲你們兩位才能受得住反問，不會出事，只是你眞的生了氣，想把我殺掉，才嚇一跳呢。」

還存疑慮的隼人，至此才完全了解。他想自己在這一場遊戲中，儍得可愛又可憐，並空想着如何把這一幕悲喜劇向蜘蛛陣十郎作報告。

「不過，妳也太過份了……」

「實在很對不起。但千坂總管已經准許我和你們携手合作了……，對，我還沒看大石的那封信呢，裏面到底寫了什麼東西啊?」

隼人開始對這個女子感到同夥人的親近，很詳盡的說給她聽。

這個女子想起什麼事似的，深深點着頭道：

「我也早猜測着他們也許會這樣做。他們表面裝着殉死，想引起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出手大開殺戒，然後趁機而隱瞞復仇的計劃，差一點我也受騙唬使他們採取行動呢。看起來，他們眞的要開城遠走他鄉……」

看着這個女人又偏下頭作沉思，隼人更覺這個女子的不可解，忍不住問道：

「很冒昧，我想問你一件事，妳與千坂總管是什麼關係?」

他想知道她怎麼認識了千坂，阿仙只笑一笑，答道：

「隨你自己去猜想吧。我只能說千坂兵部有恩於我，我不得不爲他賣命工作而已。」

「是很久以前的事?」

「對，到今年大約有三年多吧。」

三年前，隼人也曾聽說過叫阿仙的女賊，曾在江戶鬧得人盡皆知，但想不出一國的總管頭竟與著名女賊，連絡一起?是不是像幕府的秘密警察，千坂總管也豢養一批像阿仙般黑道人士，以備不時之用，隼人想起小林平七帶他去見了千坂

兵部的事。當時，這個老人顯得有點陰森森的，詭秘怕人。

隼人腦際浮着千坂老頭的陰險臉龐，問着阿仙道：

「除了妳我以外，還有派來赤穗的人嗎？」

當然有。不過，到底是誰，究竟幹些什麼，我們是無法知道的。只是，你得到內藏助的抄本信，卽比任何人的功勞爲大，我好羨慕你……但你等着瞧我，也會有驚人的事出現——。」

「你是說仍要殺掉大石總管——」

「哎，我不應該先跟你提起這個的。」

阿仙滿臉媚笑地說。

梅雨季節裏，江戶到處都泥濘不堪，空氣中飄蕩着極重的霉濕味。在白金府邸裏，千坂兵部正和位請訪客圍着火爐取暖，只見兵部在爐灰上擦擦寫寫的，客人也頻頻點頭。

「都懂了嗎？」

最後，兵部銜口而問，客人嚇了一跳，深深點下頭：

「都懂了。」

客人衣着襤褸，但身軀壯碩，精悍無比的樣子。兵部站起來，問道：

「什麼時候啓程？」

「我想傍晚就走。」

「辛苦你了，小心行事。」

說着親切地拍拍客人肩膀，送走客人，佣人進來報說吉良上野介的近隨松原先生求見。他一聽到這個名字，便皺起眉頭，不屑地說：

「讓他等等！」

又坐下來，開始剛才在火爐灰上的塗塗抹抹，像個小學生在黑板上寫寫擦擦。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扳着臉孔走進客廳，寒喧道：

「抱歉，讓你久等了。」

松原還來不及回答，兵部又問：

「吉良公還好嗎？」

「託您的福，這一向很健壯。今天叫我來請敎總管，就是要打聽那邊的動靜如何……」

「那邊的人？你是說赤穗城嗎？」

「是的。我們主公想知道他們是開城繳械？還是守城抗命？」

「其實，這樣問我，也一下子無法回答呢。不過，我想都不值得你們那樣擔心啊！」

「可是，我們主公還是覺得坐臥不安。譬如，對於有無復仇計劃啦，會不會一下子糾衆前來尋仇啦，都非常擔心，而且認爲只有靠着我們最親的親戚關係，才能打聽出可靠的消息哩。」

「這個我知道。」

千坂兵部深深點着頭，表示道：

「靠着我們主公與你們的血親關係，也要幫忙打聽出世上傳說的眞僞。但，我認爲還不會做出守城拼命的傻瓜事，就是開了城，也不至於擔心復仇的。因爲目前的人，又與二、三十年前不一樣，人心變壞，變狡猾。尤其這是幕府決定的事，大家不敢輕易妄動。」

「可是，我們主公還是……」

「你們當隨從的人，應該斷然告訴他說決不會有這種事，使主公放下一顆心才對。我們也會從外邊替你們盡力而爲，但老實說，還不知道葫蘆裏究竟要賣什麼藥呢。」

千坂兵部不耐地說。看到松原的默不作聲，又故意地轉過頭看着半空道：

「最怕的是，周圍的人比當事人更擔心問題的發生。也許這是個不好的比喻，若果今天你們換個立場來說，你是赤穗家臣的話，你會爲主公復仇嗎？」

松原苦笑着沒有回答。這是在這個世上，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兵部看着心中暗笑，輕蔑的認爲：

——你不懂我這句話在侮辱你嗎？眞是大傻瓜！

這個時候，一個年輕武士進來遞過他一封信

，這就是隼人所抄的內藏助密文。兵部先向客人打過招呼，打開信封仔細地看着。他早就認爲一旦開城繳印，卽必復仇無疑，但當看到信內容而變成事實的時候，心裏也着實吃了一驚，認爲該來的終於要來了。

旁邊的松原，也想弄淸楚什麼人來的信，把銳厲的眼光注視着千坂的臉孔，但看起來，兵部連一根眉毛都不動地，從容不迫看完信，之後笑着向客人道：

「若果這是你主公被仇人殺了，你當然會起而代爲報復，但這一次是發動了幕府權力而加以制裁，若想報仇，卽等於向將軍幕府挑戰，等於叛亂。如稍有常識的人，卽不做這種傻瓜事。赤穗的家臣可以說是一羣不懂常識的人啊！」

在穩和的語氣中，千坂兵部仍表示了不會發生復仇的事。松原外仲聽着也似乎相信起來，不覺發問道：

「這樣說，可不可以認爲他們絕不會前來復仇？」

「我不敢保證！」

「哦？」

「我已經說過好幾次這是他們家的事——」

「你的意思是……」

「不能說絕對，但有一個辦法可以做到絕對！」

「是！」

兵部看到對方認眞起來，心中嚇了一跳，也後悔着自己玩弄了對方，沈吟片刻才說道：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請你們主公利用他的關係，再度恢復淺野家的國土，或是收容目前走投無路的浪士們，俗語說：解鈴還需繫鈴人，若果讓人能够果腹吃飯，便不會亂喊亂叫，要記住，一旦肚子餓了，人都會變成瘋狗一樣，到處咬人不放！」

「……」

「這是最安全無比的方法。」

兵部的語調，越說越認眞。其實，若讓淺野家復活，復仇隨之消失於無形中，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可是，現實上，能行得通嗎？

「若果復活淺野家有困難，就是對總管大石內藏助以下的五個重臣，也要斡旋推薦到其他各藩國予以重用，這樣就可保安全無事，欲擒賊先擒王呢。如果你覺得我言之不差，則請你向上野介獻言建議，要知道野狗不收養，永遠是野狗而看到人吼吼作吠呢。」

——眞不愧是上杉家的總管，還想替赤穗浪士謀差事呢。

松原在心中暗嘆道。

送走松原，兵部重新展閱隼人寫來的信，越發肯定自己的臆測。只是猜不透大石既有如此決心，爲何敢輕率地寫在信上，還託人送往他處？仰臥在靠墊上，上野介的面容及自己主公的影像，一一呈現在他腦海中。

——爲了確保上杉家的無恙，我應該阻止主公過分插手這件事。

如此打定主意，千坂兵部站起身來，繼續進行他既定的決策。

暴風雨

多川九左衛門和月岡治右衛門二人帶着陳情書到江戶去，結果任務未達，鎩羽而歸。在返回赤穗的途中，二人心情越走越沉重，除了想着全藩人士的失望懊惱外，臨走時大石一再交代不得把陳情書拿給駐江戶的重臣安井和藤井看，而且還帶回主公親戚家的戶田采女正，主公弟弟淺野大學向全家臣所寫的勸告書，想到不知內藏助會怎樣發怒，心裏莫不惶惶然。

二人回到赤穗，硬着頭皮又垂頭喪氣去見大石。

內藏助接過戶田采女正的信，打開一看：

「閣下命多川九左衛門和月岡治右衛門携來的陳情書，諸多不當，需知前主內匠頭生前忠君愛國，未曾虧違職守，今日遽遭此變，純屬不幸，爾等務必遵從上諭交出城池。萬萬不可輕舉妄動，做出有辱淺野家門的行爲。

巳年四月五日　　戶田采女正　記

此致赤穗淺野家的所有家臣。」

信只是說開城交出，聽到這是采女正公寫來的信，大石內藏已料知一半。內匠頭弟弟淺野大學的信，內容也大同小異。另外，江戶總管安井與藤井兩人，也寫了率直地反對意見，叫多川兩人帶回來。

內藏助全部看畢，只是輕蔑地微笑，只說一句話：

「也難怪親戚們的意見都一樣。」

他不想責備多川等兩人爲什麼不依照他的話去做，只怪當初相信這兩人還可重用，可以信任，自己看走眼的錯失，內藏助不說一句重言，揮

手叫他倆出去。

若果要聽親戚的意見，根本不須再勞師動衆，因爲主公內匠頭闖出的禍端，早使親戚們憂心重重的害怕株連進去，若再由其家臣惹是生非，不把他們嚇破胆子才怪。

第二天，戶田家家臣正木笹兵衛和荒渡年右衛門又送來采女正的另一封親筆信。采女正擔心多川和月岡不敢把信呈給內藏助，所以又特派二個家臣前來再三叮嚀。

開城……。

內藏助在再開會議上，突然提議說。這是四月十三日，也是戶田采女正使者從江戶來到的第二天的事。他說明改變殉死，以及不能守城作困獸之戰，都因主公的「親戚們的意見」，我們做臣下的人不得不服從。而且事實上，也必須考慮到自己所做的事，會不會影響到親戚，尤其時大學弟弟身上。

這一天，大家也知道跑到江戶去請願的多川與月岡兩人，已經返回，因此出席會議的人特別多。

開城？像一股電流衝擊，一瞬間使全座的人呆如木鷄。之後，每一個人臉上泛出興奮之色，有一個年青武士霍然站起叫出聲音來，但迅卽被周圍的人制止。惟從另一個角落再叫道：

「這就是你總管的決定？」

同樣，也有人阻止打斷他的叫聲。但內藏助聽得清清楚楚。他知道羣情激憤，騷動難以遏止。

數日前歃血爲盟的同志們，皆以不安的眼神注視自己。坐在旁邊的二總管大野九郎兵衛，也激動得坐前一步，頻頻地咬着自己的指頭。

——這是大風暴，大風暴，大風暴！

他在心裏反覺得輕鬆無比。只是擔心這一場風暴，很快過去，之後面臨的是重重的困難。他張大眼睛，靜靜地看着風暴的吹過，眼色裏也向

大家示意要冷靜下來，才能繼續開會。

有人口裏亂喊着，拂袖而去。一大座議事廳，變得寂無一聲，大家臉上恢復平靜。大石徐徐開口道：

「各位的意見是?」

坐到最前面的大野九郎，原就不贊成殉死與困城，第一個搶先道：

「總管的作法是最正確的，我們沒有任何意見。」

他聲音鏗然，繼續侃侃而道：

「主公親戚們受到的麻煩已經够多了。而且我們主公忠君愛國的初衷，亦可藉此表露無遺，大家也知道我一開始就贊成開城的……。」

有點頭表示同意，也有搖頭表示不敢苟同，大石視若無睹繼續說道：

「好，我們把這認爲全藩人士的意見，請大家在開城沒入之前，仍然聽我指揮差使!」

大石說完，倏的站起來。家臣也跟着紛紛離開，返回家去。不管殉死或拼死守城，甚至變成浪人而走投無路，總有了個着落，必須趕回家去告訴妻兒。

大野九郎兵衛並不立即回家，等到內藏助背影消逝於對面走廊，才向仍坐在旁邊的玉虫七郎示意着到外面走走。

「我們上當了，大石 這個老奸巨滑的傢伙!」

九郎兵衛憤憤不平的說。玉虫默默跟着後面走。九郎兵衛更大聲的說：

「他裝着表面忠厚，其實滿懷鬼計，告訴我們說要殉死啦!拼命守城啦，都是爲了疏離我們，懷有目的的，我們太老實了……」

「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嘛!」

「你說得對。而且最近他更顯得橫行霸道，我雖不是首席家老（總管頭），但也列席家老重臣之一，該徵求我的意見才對。他明明知道我做事比較謹慎小心，就利用殉死與守城來取悅於血

氣方剛的年青人，巧妙的壓迫我們不敢發言，企圖在背後謀私利。」

玉虫拊掌說道：

「可不是。在當前局勢極不安定的時候，想要偷鷄摸狗，還不易如反掌?譬如對庫銀與存糧之分配，他就主張要厚待下級人員，這明明是討好佔大多數的下級人士啊!」

「對啊!他早就心存不軌了。恐怕還在私底下到處呼朋結黨呢，我看，我們要連絡岡林兄，外村兄來商量……」

說到曹操，曹操到，外村源左衞門像在找人似的迎面走過來。玉虫叫道：

「外村兄，你來得好……」

外村急步走過來，慌忙着說：

「二總管，有一個管錢的，手脚又輕快的傢伙，潛入金庫裏，捲走一筆款項。」

「什麼?!」

大野和玉虫同聲驚叫起來。外村道：

「一決定開城，就發生這種事，你們說可恨不可恨?」

「到底是什麼人?捲走多少呢?我看，這不只是小吏之輩，恐怕連管錢奉行（司庫總管）也沾有一份呢。」

「哎，小聲點!原惣右衞門會聽到的啊!」

原惣右衞門就是掌管金庫的奉行岡島八十右衞門的胞兄，聽到九郎兵衞談論到他，倏的回頭一看。九郎兵衞頓覺不對，閉口催着二人走開。但兩人邊走着，邊小聲道：

「我們以後更要小心才對。趁火打刼是防不勝防的，說不定還會來個監守自盜啊。」

一行三人將要拐彎走過走廊又回頭一看的時候，原惣右衞門已經站起，從背後急步着追過來。九郎兵衞更加快脚步走出玄關，逕直奔回家去。他進入屋裏時，還交待佣人不論誰來訪，均以主人不在而擋回駕。不久，原惣右衞門果然來拜訪，與佣人在門口大聲爭執着，聽到原惣右衞門

說：

「你家主人眞是不在？好吧，請你轉告他舍弟八十右衞門等一下會來拜訪，請他不要再出門了。」

九郎兵衞心頭一震。他想都是自己嘴巴惹的禍，尤其在最近第二次金粮分配之前，他有意見想向內藏助提出，若與內藏助派的八十右衞門發生衝突，事情極有砸壞的可能。他趕忙叫出自己大兒子的郡右衞門說：

「你快去找玉虫兄和外村兄，說我有急事要他們來一趟，還有，請他們委屈一下走後門進來，以免碰到岡島八十右衞門。」

九郎兵衞爲自己剛才的失言感到懊喪，他想在分配藩庫裏的財產的時候，不能像上次一樣，身份越高的人分配越少，而該以食祿的多寡爲分配的標準，如果得罪掌管藩庫的話，一定遭到最大的反對。九郎兵衞焦慮地沉思着，聽到從玄關傳來的聲音。

「有人在嗎？」

果然是財務總管（奉行）岡島八十右衞門的聲音。「來了」，九郎兵衞在內心驚嚇着。

「告訴他不在！誰讓他走進大門？快告訴他不在！」

「有人在嗎？」

從玄關上傳來的聲音，越來越大。岡島從自己胞兄聽悉一切，不勝憤怒而衝過來。

「對不起，主人不在家！」

「不在家?!什麼時候回來？」

「這就不一定了。」

「好吧！你家主人回來後告訴他我八十右衞門有急事找他，請他一回來就通知我。而且這個急事不能拖到明天，十萬火急！如果不連絡，我會再來找他的！」

一向淸廉孤傲的岡島八十右衞門，早就不滿大野九郎所表示的卑鄙行徑，這一次又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容得下這一口氣，要看看

他如何回話，說不定給他來個「白刀進紅刀出。」

岡島走後，佣人向九郎兵衞報告說：

「剛才客人 氣得臉色發白，且說還 要再來！」

聽到佣人報告的九郎兵衞，臉色又變，坐臥不安。他極端擔心着岡島會衝進來，一聽到門口發出聲響，就站起來慌着說：

「把前後門全部關好，然後派人到岡島那裏說我今天沒空，不能去拜訪他。」

但佣人去後不久，岡島又再來，站在大門前大聲叫喊着，九郎兵衞忙對家人道：

「快！去告訴他我生病了，不能見客。」

急性子的岡島，已經用力搖着門喊道：

「請快開門！十萬火急之事，就是躺着見我，也不會見怪！」

九郎兵衞嚇得六神無主，恨不得遁入地洞快逃而去。岡島聲音再度響起：

「九郎兵衞，你在殿上大放厥辭，說我什麼監守自盜，這是對我的最大侮辱！士可殺不可辱，我非要你還個淸白不可。什麼？你說沒有說過這句話？好，我去帶證人來！」

岡島最後氣呼呼地走了。但九郎兵衞越想越擔心，如果連證人原惣右衞門都帶來了，岡島不是如虎添翼，聲勢更凌人嗎？因爲原惣右衞門的武功比他們高，而且曾在上次會議上强迫九郎兵衞退出場。

「怎麼 辦呢，沒有想到這個傢伙 這麼難纏！」

「爹，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不如趁夜逃往他處暫避風頭，總管可以說去養病。家裏的細軟則先寄在可靠的商人家裏，看情形再回來……。」

「好，好主意。你快去找轎子來，其他瑣事我託你叔父代管。可是你呢？是不是一起走？」

「我當然也無法留下來，爹不在，當然找兒子的我啊。」

「說得也對！可是父子一起逃，恐怕遺人笑柄呀！」

「不，若是我們分別逃走，各奔前途，儘可以避人耳目，幸而，兒早已準備好行裝，趕快逃吧。」

有其父必有其子。對於傢俱細軟的處理，早已綑得一包包的，九郎兵衞部份有七十幾包，兒子郡右衞門九十幾包。郡右衞門馬上跑到叔叔的伊藤五右衞門的家裏去，把所有包裹暫時寄存在那裏。

轎子抬來了，九郎兵衞要坐的竟是一頂女用轎子。

「這個好！坐在這裏，絕不會引人注目，方便逃亡。」

說完便急急鑽入轎內，趁着黑夜，朝着邊界一路行去。

郡右衞門的轎子也準備好了，因爲要夫妻同坐一頂，顯得較小，才想起還有一個幼子在奶娘房裏，夫人忙走出來喊道：

「奶娘！快把孩子抱出來……」

轎內的郡右衞門直在催促着，忽然瞥見前面不遠處有人提着燈籠朝這邊走過來。

「說不定岡島來了，快，快，快，孩子以後還可以來接——」

夫人不聽，儘站在門口等，郡右衞門急得直跳脚，便命轎伕啓程，自己先行離去。其實，提燈走過來的人，只是普通一個過路人而已。

天亮後，田中淸兵衞和權右衞門接到九郎兵衞派人送來的信，信內只有三兩語。

「我因舊病復發，要到尾崎新濱一帶療養，煩請二位轉向大石總管代請長假。」

二人立即將信轉呈大石，其間亦從各方通知內藏助說大野 父子逃亡出境，使他又好氣又好笑。

「身爲相當一國宰相的他，在城池沒有交出之前逃跑，不但不負責任，也會令人恥笑不已」

其實，內藏助對九郎兵衞，一向很賞識他在財政處理上所表現的手腕，只是從事件發生後，有了疏遠他的傾向，但在面臨這種非常時機之際，非要採取獨斷獨行的應變措施不可，並不因此而失掉平常對他的敬意。

「眞是不識大體的人！」

內藏助立即下令片岡源五右衞門前往大野的親戚伊藤和八島家通知說：

「在未開城交接淸楚以前，不得出境前往他國。請即通知大野父子，立刻返家。」

「這個命令不是我們應該接受的，而且我們也不知道大野到那裏去！」

兩家的回答冷淡無比。雖然後來從伊藤代管大野的財產乙事，知道這二家親戚早就獲知大野的去向，還有代爲隱瞞之嫌。不久又有人通知內藏助說，大野不但把笨重行囊寄托在大津屋與木屋兩商家，大野兒子還把嬰兒丟給奶娘看管而逃得無影無踪，乃下令：

「大野父子把寄托大津屋與木屋的財產一律查封，未經本人許可，即使大野本人返回領取亦不准搬動。孩子無辜，暫時交由親戚撫養，他們一定會回來帶走的。」

憎恨大野父子的棄職潛逃，帶了封條前往查封府邸的小吏武士們，更在房子內外貼滿封條，釘上木板。

其後，一直不知大野父子逃走何處，也許自己也聽到大家對他倆的恥笑攻訐，無臉回來。雖有人說在京都附近見過他們，但也沒人敢肯定。就是到了赤穗開城移交淸楚，家臣全都散去以後，寄在大津屋和木屋兩商家的貼了封條的行囊，也絲毫未動。

「眞是成了我們的累贅！」

兩個商家埋怨着。過了梅雨季節，行囊生了霉，也不能打開封條，加以晒日。可是，這個時候大家還等着大野的回來，想趁機取笑，再三交待大津屋老板說：

「你不能把行囊交給他啊！」

大家似乎認爲代管行囊並不是大津屋、木屋二家的責任。不過，一天天過去了，從盛夏進入氣候涼爽的秋天，還不見他們父子倆的影子，大家也對大野父子的行囊事，開始淡忘了。

就在秋風吹起，大家快把這回事忘得乾乾淨淨的一天晚上，突然從黑暗暗的巷子裏，撥開大津屋的門簾，走近了全身旅裝的二個武士。

「好久不見了。」

九郎兵衞仍擺出一付架子說，而且要索回行囊家財。大津屋的老板，因有街坊父老的支持，便以內藏助的查封爲藉口，而斷然予以拒絕。

「什麽？你說什麽？」

九郎兵衞張大眼睛，憤怒道：

「物歸原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自己拿自己的東西還要經過大石內藏助的准許？何況他亦已不知去向了！」

「好，你要這麽說也可以，但若私自交還給你，恐會惹上麻煩，我去叫叫街坊的父老們前來作證，以免日後有人怪罪我，你等一下，我派人去叫他們過來。」

「唉……唉，這倒不必。你也太頑固了，你可以做決定的嘛，你知道我們是偷偷回來的，不希望大家知道。還有，如像以前拿食祿的話，我也不把這些破舊傢俱財務看在眼裏。這樣好了，算我拜託你，看在過去的情誼上，通融一下，我們快要山窮水盡，無路可走呢……」

「不是我無情，實在不敢擅自作主。這樣好了，我去跟他們商量看看，再作決定。」

「哦，哦，想不到你這樣頑固，你既執意不肯交還，我也看破了。好吧，等我去找大石總管，拿到他的同意書再來領取吧。只是現在已這麽晚了，能否借宿貴府一夜？」

這個要求大津屋倒是答應了。誰知大野父子竟趁着大津屋家人熟睡之際，從寄托行囊的刀箱中竊走一些金錢再度逃走。但，旋即被大津屋發覺，立刻大喊捉賊，把下人和街坊鄰居都從夢中驚醒，紛紛拿着棍棒追出來。

「什麽？他父子倆來了！」

衆人聽到後更覺興奮有趣，緊追過去。熟識路徑的衆人，一下子就抄近路，埋伏在大野父子逃走的前面。不久，在一片黑暗中聽到脚步奔來的聲音。

大家大喊着跑出來，擋住去路。父子倆把手按住劍柄，叫道：

「你們要幹什麽？」

沒有人回答。從後面，有人喊着小偷，並且將近三十個人舉着棍子欲撲過來。

「你們找死！」

郡右衞門叫着，欲拔出刀來。但九郎兵衞立刻按住他的手說：

「等一下！」

九郎兵衞在驚慌中，仍察覺到此時此地拔刀惹事的極端不利，趕忙阻止自己兒子說。

「什麽叫做小偷？」

「你們向大津屋偷了錢吧？」

「不，不是……」

九郎兵衞揮着手拚命辯解說：

「這是誤會。這個錢，本來就是我們的了。我們帶走是應該的。」

「不對！這個錢是我們街坊受到總管大石的交待代爲保管的，你倆不說一聲就帶走，就是小偷！」

有理說不清，看來事情越顯得嚴重。九郎兵衞想到了這起因於階級上的反感態度，更覺得可怕寒心。雙膝開始發抖，說道：

「把，把錢還你們，總可以吧？」

「不行，抓回去再說。」

「唉，諸位老大哥，請你們原諒。我向你們道歉，賠一萬個不是，你們看，這錢不少一塊半文，交還你們……」

九郎兵衞說着，竟雙脚跪下來。

「怎麼辦呢?」

接到錢包的人，回頭看着大家說。衆人也一時無法決定下來。若在半年前，誰敢在他父子倆面前，哼一聲?這無異是一個大勝利。

「算了，看在不是慣竊的份兒上，就饒你們一次好吧?!」

一個木桶店的老闆首先提議。其餘的人，雖有反對也有贊成，但立即取得協議，終於放過他們父子一馬。他們跑走一段路後，才慢下來走。做兒子的竟抱怨道：

「爹，您也太儒弱了，剛才拔出劍不就解決了?何必那樣苦苦哀求，眞是喪盡尊嚴。」

父親唉聲嘆氣道：

「唉，不提也罷。現在埋怨後悔又有什麼用?我們趕快走開就是——」

父子倆相對唏噓，此時天方破曉，二人迎着晨曦走向茫茫前途。

雖不再有九郎兵衞這樣狼狽而潛跑的人，但在決定開城後，仍難免引起衆人的惶惶不安。原來習慣多年的生計之路突被打斷，不管好壞都要自己重起爐灶，確使大家憂心如焚。

「我想不再幹武士這一行了，回到鄉下去耕耕田吧!」

不少家臣都對妻子這樣說。做妻子的，只有擔心着一家的將來生活而以不安的眼色望着丈夫，不敢回答。許多平日聚在一起的好友，卽集會一所日夜苦思着將來的出路。

「這樣看起來，還不如守城拼死一戰，反而有出路呢。」

「就是嘛，如果沒有妻小了，更好辦!」

結果，大家總得爲自己生活，各謀前途。既然失掉藩國這個大屏障，就要靠着自己雙手打天下，也使他們改變不少過去接人待物的觀念。

內藏助也看出大家雖早作最壞打算，但仍掩不住驚慌與動搖，使他內心更覺責任的重大。他

做一個宰相總管，如何設法減少家臣們的損害到最低限度，該是比較復仇更爲重要的一件事。若果讓赤穗浪人流落全國各地去，卽使極少一、二個人發生不名譽事，也會影響主公生前的淸譽，成爲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內藏助在接收大員來臨之前，想把一切事情料理清楚，其中費心最多的，就是這一點。他不但徹底徵收了未繳納的稅租，貸放出去的國庫公款，還把存在大阪的藩庫金銀統統運回赤穗，公平分配給所有家臣們，俾能救濟於一、二。

衆人對內藏助的盡職義擧，莫不感動不已。尤其大家在面臨困難時，更覺溫暖人情的可貴。不過，從抱不平的偏激家看來，這一種分配原就不該，更對柔順表示開城的內藏助，激起憤慨的敵意。

一片松林中夾雜着一株八重櫻，上弦月的微光撒在松林樹梢，把這株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八重櫻襯托得更醒目，却也顯得更孤獨無依。從防波堤上俯瞰四周的鹽田，是一片無垠的蒼白，不時揚起的波濤，爲這寧靜的黑夜平添了幾分肅殺之氣。

小徑上，一個男子的身影踽踽獨行，走到近海濱時脚步也加快了，看他東張西望地似乎在找尋什麼似的，這時，近海濱的一座小屋內走出一個年輕女子，朝着這個男子招招手道：

「老大!我在這裏。」

原來是阿仙和蜘蛛的陣十郎。陣十郎迎上前道：

「抱歉!讓你久等了!」

阿仙笑道：

「沒關係!我們找個安全地方談談吧!」

「這裏不是很好嗎?月色沁涼又沒有其他人，就是別人瞧見了，也以爲是親親熱熱的一對啊!」

兩人走上防波堤，堤岸下的蛙聲不斷，陣十

郎取出烟斗抽下一大口才問道：

「事情有沒有新的發展？」

「現在還沒有什麼大變化，不過我安排的妙計開始將見效了。他們只是在等着大石總管的出門，找機會而已。」

陣十郎噴一口烟，問道：

「他們共有幾個人？」

「七個！」阿仙回答說。

「七個?!……其中有沒有赤穗的武士？」

「只有三個。」

陣十郎沉吟片刻後，點點頭說道：

「哦，七個人也該够了，但要好好計劃行動，否則會打草驚蛇呢。尤其這幾天因爲幕府派來的接收大員到達姬路城，警衞特別森嚴，各要路上巡邏特別多，你們要愼重又愼重。」

「我也正在擔心這個啊！千坂總管還交代儘量不用自己人，而運用借刀殺人，達成目的。」

「這當然囉。若稍有差錯，卽會被牽累而招致橫禍？要注意，赤穗浪人正在氣頭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陣十郎對於阿仙煽動七名武士行刺大石內藏助的行動有點擔憂，殊少信心。

「放心好了，我看人從不會看走眼的，他們絕對可靠，對我忠心耿耿！」

阿仙微笑着斬釘截鐵地說：

「而且，就要在今晚或是明晚便付諸行動了。他們知道大石與華岳寺的住持頗有交情，經常前往他的寺裏聊天，最近因爲交城事忙，才較久沒有去，我算定這兩天他一定會去寺裏，我們就趁此機會下手。」

陣十郎點頭不語，阿仙又得意說道：

「我讓他們自己人去動手，我們千坂兵部派來的武士只是替他們把風，你說我們還會出事嗎？」

「好好！你眞不愧是女中豪傑，膽識俱全，我要趕回去將這件事告知隼人，祝你一切順利」

「謝謝你的誇獎。」

二人沿着防波堤走下來，朦朧月色下，松林間似乎掠過一條人影，但是瞬間又不見了。

「有人！」

陣十郎低聲喊着，阿仙擧目四望，只見松影搖曳，便笑道：

「沒有嘛！大概是你太緊張，錯把松影當人影呢。」

陣十郎也以爲是自己一時眼花，苦笑着不語。

幕府派來的官員，將在一、二日內抵達赤穗，有關交城的庶務，不分鉅細，都由大石內藏助一一指揮而準備完畢，只剩下使節從邊境走到城內的道路上淸潔打掃，仍未完成而已。內藏助到交城的前夕，巡視城裏城外一週後，才回家略事休息。

主稅見父親面容憔悴，表情凝重地回來，便將前來糾纏父親喜笑取鬧的弟妹帶開。大石大約睡過半小時後，到點燈時分又起來，進入孩子房與孩子們談笑，看到主稅便囑其準備洗澡水。

主稅返回欲請父親洗澡時，看到么妹坐在父親的懷抱，小弟在她面前逗笑着，父親含笑告訴小弟說道：

「你已經十一歲了，也比較懂事了，不能再事事依賴媽媽，什麼事都要自己動手做，還有唸書一定要背啊！」

從父親懷裏掙開的么妹，扶着紙門慢慢學步，父親以柔和慈愛的眼光注視着她。主稅知道目前片刻的歡樂，將在很快來臨的一家分散中消逝而去，頓覺心中陣陣酸楚，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沐浴完畢，用過晚膳，內藏助交代家人說要去華岳寺拜訪住持，大石夫人侍候他穿着完畢，要喊隨身侍衞同行時，大石搖手阻止道：

「不必了，我馬上就回來。」

老僕八介提着燈籠走在前面，大石笑道：

「今夜月光皎潔，也不需燈籠呢。」
靠在牆邊的一個武士雙手插着腰自言自語着
「今天晚上一定會來……」
。站在他旁邊的另兩名武士抿着嘴，神情緊張地等待着。三個人都長得虎背熊腰。一付勇不可當的模樣。這時，一條人影靠近來，原來是阿仙，她低聲說道：

「來了！大石已經走進廟裏，我也通知那邊趕快集合過來。」

「好，這一下被我們逮到了，也辛苦妳多天了。」

阿仙又叮嚀道：

「你們要小心，絕不能洩露我們的身份，別在最後關頭功虧一簣啊！」

「這個你放心，我們根本不會讓他有開口的機會。」

有一個武士突然問道：

「大石的功夫呢？」

「聽說是東軍劍派的嫡傳弟子，頗有一手的。但終究是太平時代的宰相總管，花拳綉腿的。我想跟我們家老爺相差不多吧……」

「你是指千坂兵部嗎？」

「對！」

「那麼七個人一起上，應該是輕而易舉了？」

「若果沒人加入幫助的話——」

「我就是要你們應付幫助的人，一幹完要立刻退走啊！」

「沒問題。妳看我們不是都旅裝打扮嘛。」

阿仙點點頭艷笑着，又走回原路。在這一條路的終端，可以看到華岳寺的屋頂。阿仙在月光下的臉龐越顯得淒迷而妖艷，彷彿是傳說中的狐仙之流。她轉身走入松林中，躲在一株松樹下，內藏助就是剛才帶着八介從這條路走過去的。不久遠處走來數條人影，阿仙出聲問道：

「是不是柏原兄？」

「嗯！」

共有七個人，皆以頭巾蒙面，體壯身高。

「來，這裏看得最清楚！」

刺客們一樣沉默不語，也許全都覆面關係，動作生硬呆板，使阿仙想起陣十郎所說的一句話「木偶人」而差一點笑出來。

「月亮稍爲亮一些——」

「也好，才不會讓他有所遁形呢。」

其中一個叫原木的人，回答後下令道：

「請你們三個人到後面去，還有，喜田兄你到分配好的位置去……」

「好！」

喜田重兵衞、古尾谷、恆川三人原是赤穗的武士，在家臣會議中不滿大石作風決定，憤而離席。三人之中以喜田最偏激，也以他的武功最高，拔刀之快無人能比，因此商定他裝着偶然擦身而過時，一刀揮出砍向大石，然後再由其他六人亂刀刺死，最後各奔東西。

「出來了！」

阿仙低叫着。從華岳寺門內提着燈籠，走出二條人影。

「各就各位，快！」

原木一聲令下，七個人立刻分爲兩組，三個人連忙跑進路旁的藺草叢中，趴伏在地上，喜田一人則脫下覆面假扮路人，阿仙扒起裙子亦躲進附近乾草堆中。

走出寺門，內藏助立即發現旁邊松樹下躲着一個人影。當他看清楚這是一個披着破席的乞丐時，很意外地乞丐向他招着手，低叫道：

「總管大人……」

若果是討飯，絕不會這樣稱呼他。內藏助不語停下來。

「總管，有人埋伏着等你，請小心走。」

內藏助目光炯炯地望着這個衣衫襤褸不堪，

但體格魁偉的乞丐，沉聲問道：

「在那裏？」

「就在前面拐彎處。」

內藏助順着乞丐指示的方向，看着說：

「沒有關係。我與人無寃無仇，不會有人暗算我呢。大概是宵小之輩想要點錢吧。」

「哎，你錯了——」

乞丐反而着急頓足道：

「你忘掉身負重任嗎？」

「什麼?!你說我……」

內藏助語氣銳厲的，注視着乞丐臉孔說：

「別開玩笑！」

他一說完翻身而走，不理乞丐疑惑不解的表情。

「相公……發生什麼事？」

八介緊跟後面問道。

「嗯，沒什麼。若果有人來了，你快逃跑——」

「可是，相公你……」

「你放心。一、二個不肖之輩，我還對付得了！」

「……」

八介不語，仍跟在內藏助的身邊。涼風襲人，兩旁的蘭草擺動如浪，月亮浮沉在捲捲的雲層中。大石低聲道：

「你快熄掉燈籠，向田裏逃跑。」

他注視着從前面走過來的人影。

——哎，是喜田？原來就是他……

喜田重兵衞走過來。

「總管，您好！」

假意打招呼，一貼近便想揮出自己最得意的橫掃刀。但當他的手一觸到刀柄的時候，整條手臂連動都不能動了。大石已經輕輕伸手點住他的穴道，同時喊道：

「八介，快逃！」

八介連翻帶滾跳進下面的蘭草叢中，喜田却

拼命想掙開內藏助的手。但絲毫不動，覺得內藏助的雙手猶如鐵夾，動彈不得。他領悟到大石不是一般宰相之流，泛泛之輩，他的武功確已達到爐火純靑之地，不愧是讚州高松劍術名師奥村權左衞門的高足，衣缽眞傳。

「你這個混蛋，眞是混球一個……」

「……」

喜田極力掙開，內藏助藉力一推，翻身跳開。喜田倒退好幾步，「咻」的一聲，向內藏助揮劍過去，但落空。埋伏在草叢中的六個武士一湧而上。其中一個人喊道：

「好賊那裏逃？」

內藏助跳開，一瞬間拔出長劍來防身，但從左右攻來的劍影，顯得個個非泛泛之輩，不得不全神應付。他步步後退，七人圍成一團沿着一排松樹逼近，塵土飛揚，殺氣騰騰。

「劍技不錯嘛！」

「可不是！」

他們憑恃人多，驕傲地叫道。月光也把另外三個人影，刻劃在土牆上。他們是千坂兵部派來的劍客，在覆面下露出一雙銳利陰狠的眼光，看着松樹裏面的死鬬，並對形勢的發展感到滿意。

「快把他結束了！」

其中一個看得出神地低聲說。他是在江戶白金府邸裏，從兵部接下灰文字指令的人。但幾乎同時的，三個屏住呼吸，呆住了。

內藏助並不是認爲不敵而欲逃走，他跑上一個小丘上能够掩護背後的大樹下，就猛的返身隨着劍光一閃，追得最靠近的一個武士便霍地倒臥在地下。

內藏助反劍擺好正眼劍式，以松樹爲後盾，作持久戰之計。他用心不作不必要的攻勢，對剛才一刀斬下地上的人，也只用刀背重擊而已。被擊倒的人，竟在爬起後脫離了戰列。

壞了，壞了，刺客們覺得情勢逆轉了，說不定再戰下去，有人經過引來援兵，以致壞事。

他們必須立卽就地解決，憑着多數一下了結。可是這七個烏合之徒，已無法完成這個任務。內藏助佔盡地利，以一劍制伏多數，他們無法靠近一步。並且劍法漸見紊亂，隨時有被大石乘虛而入的可能。也難怪，他們亦感到時間的拖延，將對他們發生很大的不利，焦慮與不安的交加，自使劍功不高的他們，處處露出破綻。還算僥倖，內藏助身負重任，尤其在面臨交城之前，想到稍有差池，卽將爲害藩國，遺恨千古，因此劍下留情，不爲過甚。賭狀的灰文字武士心知不妙，終於迸出一句「幹吧！」想走過去。其他兩個亦有緊隨的氣勢，但一想千坂兵部的嚴令交待，又理智地停下步來。

「別操之過急！」

阻止的聲音，顯得懦弱無力。他們覺得獵物擺在眼前，食指躍躍欲動，若不下手實在可惜：：，終於想到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掉內藏助，趁黑夜逃離赤穗國境，不也可以掩人耳目嗎？

「不得已了！」

「好！」

捲起褲管，脫卸上衣，三人躍地而起。不愧是兵部親自選出的高徒，身手不凡。

像上杉家的奸細所猜，內藏助無意殺掉這些有勇無謀的浪士刺客，只是想護着身趕走這些無聊的莽漢。

「快滾蛋！你們這些傻瓜！」

他認出其中三個臉孔，他們不敢開口，只是揮劍而進。

——眞是魯莽之徒！

他倒擔心起來。他知道八介一定逃回而帶援手過來，說不定是血氣方剛的主稅率領着大批年青武士前來，若如這樣，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好，在他們未到之前趕走他們吧。

他分神想着如何趕走這些人的時候，忽然從頭上飛來喜田重兵衞的一劍，掃過髮鬢。內藏助偏過頭又打掉從橫側刺進的長矛，再把站在喜田旁邊的武士所持長刀挑落地下。

上杉的奸細，就在這當中逼進內藏助。陌生的臉孔，內藏助心裏一震，盯住他們。但敵人的陣脚，忽然亂起來。顯然的，有人從後面衝進來。內藏助掃退着敵人的劍尖，發現剛才的乞丐打進來幫助自己。

「擔心你自己受傷，快退開！」

內藏助大叫着。想不到乞丐冷靜地回答道：

「總管，你自己趕快退走，這裏由我來好了！」

這個乞丐武功高强，使用剛才的竹拐杖在半空中飛舞着，把敵人逼開到左右兩旁。他的竹杖不是普通竹杖，不但不怕敵人的刀身，還把他們的刀劍紛紛擋開或打落地上。圍着內藏助的敵人，頓起恐慌紛紛躲避。乞丐一縱身便到內藏助身旁，成爲一座高大的盾牌。

刺客檢起刀劍，落荒而逃。乞丐想縱身追上，却被內藏助伸手攔住。

「爲什麼不讓我追？至少抓一個回來問口供，就知道誰在背後唆使了。」

「不必，我早知道的！」

內藏助用嚴厲眼光凝視着這個乞丐，鼻樑挺直，雙眼炯炯有光，年齡大約二十七八，粗服亂髮，却不掩其氣宇軒昂，定必喬裝而逃避世上的人！

「我同情你們，我們是朋友！」

說着，木杖往地上用力一敲，發出一聲巨響，可見木杖內灌有鉛塊，內藏助更覺得這個乞丐身份可疑。

「爲什麼你要做我們朋友？」

內藏助的語氣冰冷，近乎無情。乞丐並不回答，突然擧起手中竹杖向蘭草堆中飛擲，立卽從蘭草叢中，跳出一名女子朝前倉皇奔去。乞丐也不加追趕，很冷靜地問道：

「你知道她是誰嗎？」

「不知道，我看不是良家婦女吧。」

「她是上杉家派來的女奸細，也是今晚暗殺總管的幕後人。」

「哎……奇怪！上杉家爲什麼要我的命?」

內藏助微笑着又說道：

「可是，請問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又爲了什麼幫助我這個浪人?大石心領你的拔刀相助，但請以後別再揷手管這擋事了。」

他認爲這個人也是屬於激起義氣而來相助的有心浪士，但內藏助並不願與之深談往來。乞丐不開口注視着內藏助的臉孔。內藏助從懷中取出紙張擦拭刀身後放回劍鞘而在心中想着：

——這個人，會不會生氣呢?

但意外的，對方不開口而謙遜地退讓道：

「我也知道會添你的麻煩，對不起，我走了。」

他一說完返身走開，檢他的竹杖去了。內藏助由衷的感動着，覺得他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請教貴姓大名?」

內藏助改變語氣說。這個乞丐回頭看了一下。

「不用了。」

「不，無論如何，我要知道救命恩人是誰，否則於心難安。」

「奉有主人之命，歉難明告……」

乞丐斷然回答，又讓內藏助吃了一驚。主人之命?這不是有人同情內藏助之苦心雪中送炭嗎?誰家主人有這等豪情義氣?事情太過蹊蹺，內藏助迷惑着道：

「這就怪了！我不知道是誰，但對方把我內藏助看得太抬舉了。就是因爲這樣的人太多，大家猜這猜那，才引起今晚這樣麻煩事。請你轉告你主公，我內藏助心領好意，但對一個浪人來說反而變成累贅！」

乞丐不開口望着內藏助，倏的看到遠處有人奔過來，說聲：

「後會有期！」

轉身逕自疾走而去。

「爹！」

內藏助聽到主稅的叫聲。八介提回去告急後，主稅氣喘呼呼地奔過來。

「在這裏。」

內藏助冷靜地回答着，注視着乞丐背影的消逝。

萬字嶺

不久之後，這個乞丐來到堡內第三廂殿的堀部彌兵衞公邸，但見他翻牆越屋，類似宵小潛進院內，停在一扇圓窗屋下，輕聲喊道：

「安兵衞！」

銀白色的月光撒滿庭院，把他的輪廓清晰地映在廂房的紙窗上。

「嗯，你回來了……」

聽到起床的聲音，女婿的安兵衞拉開紙窗。

「怎麼樣？順利嗎？」

「哦，總算把他們打散了！」

乞丐從紙窗探入半身笑着說。

「總管有沒有受傷？」

「沒有。不過，總管好身手，不需我出面，他也能自己應付得了。只是大石總管不忍傷害他們，我認爲這樣一來，我的竹杖比他的劍有用，也就硬挺身把他們打跑……」

乞丐邊說着，竟爬進室內，留下剛才的竹杖與一雙草鞋在明亮的月光下。

「對方有多少人？」

「好像十來個。怎麼樣，你感到眼紅？」

「笑話，你又無法大展身手而殺個痛快，我還眼紅什麼?!不過，你被問到名字吧？」

「嗯，始終不敢說。」

「連主人的名字也不說？」

「當然。若果我說出來，恐怕你的麻煩就大了，他還表示我多管閒事呢！」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們眞猜不透宰相肚裏想些什麼？」

「可不是。而且眼光銳利，精明無比，說不定他已經看出你的身份，不點破罷了。」

「不會，不會！」

「哦，別這麼大聲叫好不好？你知道他老人家肝火旺，一下便醒過來啊！」

安兵衞壓低聲音，阻止他的大嗓子。他的岳父彌兵衞睡在隔壁，安兵衞經常都小心翼翼地伺候他。來客縮縮頸子，逗着他似的說：

「東床快婿不好當也！」

「混帳！混帳！」

安兵衞慌着大罵，來客笑出聲道：

「別認眞，我只是看到你住在這麼豪華邸宅，便感到有點滑稽，你還是住在大雜院裏比較相配。」

「其實，我有時候也會這樣想。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得到太太還加個獎品——岳父大人。」

「我同情，我同情！」

這時，來客才體會出安兵衞將變成浪人，負擔加重，含笑着說：

「別不知足，老實說，你岳父有了你這個快婿，就是做了浪人也不會吃苦。」

他們嚇了一跳，從隔壁傳來老人家的咳嗽聲。而且起牀踩下地板的聲響，接連而至。

「你快回去！」

安兵衞下逐客令。

「等一下，我還有要事沒講完。是不是你岳父會進來這裏？」

「大概不會……等一下看看。」

安兵衞吹熄燈火，月光射進屋內。來客躲入黑暗角落去。兩人暫時陷入一陣沉默，直到確定老丈人如厠後重新回房，才竊竊私語着。安兵衞問：

「什麼事？」

「開城移交，日期訂了嗎？」

「不太清楚，大概在這兩、三天內。」

「也許這是杞人憂天，但在接收城池的時候，一定開進來大批幕府的兵馬，萬一就在點交時

候，搗亂份子來個一鎗半晌，你說後果會變得怎樣?!」

「哦，哦！」

「對方也警戒着守城拼命的蠻幹，說不定就因爲這一鎗聲而引發一場大戰。我想大石也會注意到這一點，但我們要小心又小心，不僅搜查城內每一角落，還要掃蕩邊境各地，絕不能遺漏一鎗一彈。」

「謝謝你的忠告！」

「今晚的歹徒，也許已逃出邊境，但怕還留下其他陰謀份子，我們不得不小心啊。」

「是。明晨一上城，我會向總管建議澈底清查，絲毫不放鬆。」

「你有地圖嗎?」

「有我們境內的。」

安兵衛說着從書櫃中取出一張地圖，攤開在榻榻米上，二人就着微弱的燈光仔細砌磋着，安兵衛說道：

「當然不敢明目張膽從幹道大路運進來。最危險的是循着海路與山徑小道偷進來。」

來客獨語着，用銳利眼光注視着地圖上的每一條邊境小徑。

「每一條人能走的小徑，都記載在上面嗎?」

「都有。那些使用細線劃出來的就是。」

「這樣看起來，這一條和那一條都要派出四至五個小吏武士，來往巡邏。當然，要偷運進來的話，也須在深更半夜以後。」

「當然。決不能掉以輕心。我們不能功虧一簣，何況人的智慧，大致相差不多，你能想到，注意到的事，敵人一樣可以做到，我們前途還困難重重呢……」

在淺野家領地的北方邊界上有一座山，名叫萬字嶺，嶺上住着一位獵人仁兵衛，靠着打獵山上禽獸爲生，已歷三十年。數日前，他聽一些過

路商人談到赤穗淺野家的禍事，但他無動於衷。對自己藩主在江戶傷人而被處死抄家，好像聽故事一樣，毫無切實感，似乎也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也不想下山去看個究竟，每天仍然佩着獵槍，在山嶺上奔跑着。

四月十六日這一天，他又佩鎗在山林間狩獵。因爲天還未曉明，仁兵衛從附近檢集枯枝落葉，生起火來。一大片火焰立即把周圍的山林石崖映得紅紅的，仁兵衛擧鎗描着半空中。

他知道看到火光的鳥兒們，都會飛向火堆上旋轉飛翔。果然，從一片黑暗裏聽到振翼聲，之後在火堆上空露出了一隻隻白色下腹。仁兵衛瞄着其中一隻較大山雞，放了一鎗，鎗聲在淸晨的山谷間淸冽的廻響着。山雞依然展開着翅膀，搖曳着飄了下來，掉下旁邊的草叢上。

他沒有時間去檢起，立即裝上第二顆子彈，準備再打下還在半空中盤飛着，不願離去的剛被打中掉落的山雞伙伴。忽然聽到草叢中有人走過來的脚步聲，他回頭一看，二個陌生的武士走到前面問道：

「剛才的鎗聲，是不是你放的?」

「是的。」

兩個武士又問了他的姓名，有無同夥?帶幾枝鎗?隨後互相使個眼色，嚴肅的問道：

「我們是城裏派來的差役，上級命令，暫時三至四天要代爲保管你們槍枝。」

仁兵衛大吃一驚！反抗說：

「這是我們一家人吃飯的傢伙，怎麼可以交給你們……」

兩名武士抽出長刀脅迫着，仁兵衛自知不敵，只好將槍交給對方，但仍不忘索取收管鎗枝的字據，但兩個硬說不會有錯而逕自走開。

仁兵衛心中感到很大不安，但莊稼人聽到是官差便自認倒霉，檢起打下的山雞，正要下山而去。想不到剛才的一個武士，返身回來說：

「等一等。我們無法給你收據，但可以給錢

，够你買一枝新鎗之用。官府用完鎗也會再還給你，並且不會要錢回來，可以說這是租你鎗的錢。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請你暫時離開此地到鄰國去玩一下。」

仁兵衞覺得對方所提要求太離奇，但看到閃閃發光的碎銀子，心爲之一震，以爲在作白日夢，狠狠擰下自己大腿覺得痛楚不堪，才接過銀子稱謝而去。

經過半小時後，仁兵衞已走上通往鄰國美作藩之山路，他原想下山到城裏去遨遊一番，但仍遵循着二個武士的要求，打消念頭。不一會兒，從對面走來在這一帶很少看到的商人打扮的二個旅客，手上還抱着三枝鎗。

這二個人，就是隼人和金助。看到鎗枝，仁兵衞自動向二人說：

「請問你們要到那裏去?」

隼人打馬糊眼說：

「想到赤穗城去，你呢?」

「我要到美作藩，但是你們要到城裏去，可得小心點，剛剛有兩名城裏派來的差役武士，沒收了我的鎗，還給我一筆錢叫我躲到外地去。」

隼人一聽這話，便心裏有數的露出輕蔑的笑絲說：

「不瞞你說，因爲赤穗要打仗了，我們才出去買這些武器回來呢。我看，沒什麼了不得，既然給你錢了，到外邊去多吃幾天也值得啊!」

金助把想接著說下去的仁兵衞擺脫開，急遽向前走，並埋怨道：

「我們的人出現了。要是知道這附近有獵人，何必翻山越嶺跑那麼遠路去買這三枝鎗?」

邊說邊拭去額頭的汗珠。隼人笑道：

「可不是，尤其這大熱天，實在使人吃不消。不過，要把這些撈什子在光天化日下，如何運進城裏去，則要動點腦筋了。萬一被發現，不是前功盡棄嗎?」

二人不再開口，繼續向前走，剛爬上一個嶺

頭時，二人突然呆住了。因爲在下面的河床上有一羣人在纏鬪着。

「哎!」

「糟!一定被發現了……」

看起來，二個自己人被七個捕吏圍攻着。差役們揮動着木棍，不斷揮棍活擒對方。隼人急道：

「恐怕是收購獵師鎗枝的原木與柏原二個人，看樣子再也無法逃掉了。快!先把三枝鎗藏好，別忘記號……」

二人想在晚上再來取走，跑進附近的紅松密林中，找到身長高的草叢便丟進去，再搜些乾草樹枝覆蓋在上面。

在河床上被圍攻的柏原二人，原在騙走仁兵衞鎗枝後急欲返回城裏去，但被在山麓的巡邏隊發現，阻止去路。柏原在初時僅想拔刀威嚇，但巡邏隊員竟持木棍先發制人，想打掉他們手中刀劍而加以逮捕。

「逼人太甚，我們開殺戒吧!」

柏原叫着說。可是這個時候，從河堤上又跑下兩個人。一個是穿着堂皇的武士，一個是先前的乞丐，仍手拿着竹杖。

柏原和原木一看這個乞丐，心中暗喊不妙，他倆太清楚這個乞丐的優異身手。

「啊，就是他們二個啊!」

乞丐還記得對方的臉孔，不懷好意的笑着走近去。安兵衞搶先說道：

「這兩個人交給我，你和他們再在這附近搜查看看。」

乞丐點點頭，將手中的竹杖交給安兵衞，安兵衞呼呼地舞起來，收放自如。

「等一下!」柏原叫着說。

「我們是爲效勞赤穗，基於義憤而來，絲毫不存私心，請不要誤會。」

「誰拜託你的?赤穗的事，我們赤穗的人自會管，不需要你們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我勸你們

趁早交出武器來，趕快退回國外去。」

「你們不了解我們的誠意嗎？」

安兵衞不再說話，大喝一聲，竹杖揮了過去便擊中柏原的手腕，手中長刀飛出兩、三丈遠，柏原大驚，想再拔出短劍，但因手痲痺，一下拔不出來，眼看原木持着鎗身攻過來。

乞丐在旁微笑着，看安兵衞只是一味閃身。不久，竹杖又再還擊，把原木鎗枝擊落地下。安兵衞回答笑問乞丐道：

「怎麼辦？」

「怎麼問我？你不是說赤穗的事赤穗管嘛。」

兩人哈哈大笑着，反把柏原與原木弄得呆立着，不知所措。

「可是，這兩個人不是來自那一邊的人嗎？」

「你是說上杉的奸細？不，他們只是被利用的兩個可憐老實人而已。」

「這麼說，放他們一馬吧！」

「可愛的傻瓜！你們還不趕快滾嗎？」

乞丐從安兵衞手中接回自己的竹杖。二人正待離去，柏原突然叫住他們說道：

「等一等，你們剛才說我們是上杉的奸細，這話怎講？」

「嗯，這個嘛……」

乞丐點點頭笑說：

「好像懂事一點了。好吧，你們再去用河裏的冷水洗把臉，然後坐在石頭上好好想一想。」

「這樣放他們走，不要緊嗎？」

安兵衞擔心着說。

「哦，沒關係。他們只是腦筋笨一點，其實不是壞人啊！」

二人往山脚走去，捕吏們跟在後面。乞丐邊走邊說道：

「上杉家派來的奸細，應該警覺到我們已有所戒備，逃逸國境以外去了，我想他們也知道自

己進入別人國土而被發現了，便無異是自己向人挑戰，後果嚴重呢。」

安兵衞道：

「但，我們還是要小心防範才好。」

這個時候，又看到前面路上一個急步趕路的人影。原來是千里眼的金助，留下重新打造草鞋的隼人，獨自一人先趕着路。

「這個傢伙又再碰見了。」

金助也注意到乞丐與一個强悍的武士走過來，內心感到奇怪而不安地轉動一雙大眼睛。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安兵衞與乞丐走着，四個眼睛盯住金助。

「糟！糟！」

金助戰戰兢兢。雙方將要擦身而過的時候，條的：

「喂！」

乞丐叫着停下來。金助不覺喊出一聲轉身就跑。安兵衞急起直追，但金助的脚下功夫相當不錯，看起來沒跑二、三步，已跑出兩、三百米遠。乞丐見安兵衞追不上金助，便在後面叫道：

「省點力氣吧。別追了！」

原在金助後面不遠處修理草鞋的隼人，一聽金助尖叫狂奔，心知有異，瞬即躲進旁邊的草叢中。但脚步聲已逼近，似乎是二個，其實只有一個走過來。

「快點吧……」

走過來的人，似乎回頭叫着另一個人。隼人張大眼睛，凝視着人影。看到人影一閃而進，蹴地而起，揮出一刀砍向敵人。

一瞬間，對方往後一退，躱過刀尖。

「在這裏了！」

隼人不發一聲而揮出第二劍。乞丐仍用竹杖正面接住，但隼人的功力非凡，已把它劈成兩截，灌進鉛塊的前半竹杖立即掉落地上。

隼人毫不容情，又揮劍逼近。看到這情景的安兵衞，從山坡下急跑而上。被砍斷武器的乞丐

，不敢戀戰，向安兵衞跑上來的方向逃走，但仍在口邊呈現微笑，只是臉色蒼白一點。隼人揚起砂塵追趕乞丐。窄小的山徑，使跑上去的安兵衞與跑下來的乞丐差一點撞在一起。

「安兵衞！這個人交給你。」

安兵衞嗯的一聲，立即接招。二人力鋒甫接，發出一聲巨響，各自倒退一大步。再度交鋒，兩人的虎口都震得發麻，似乎覺得對方的旗鼓相當，不得不謹愼下來。兩人對峙着，動都不動。還是安兵衞忍不住，揮出誘敵的一刀，隼人躍起飛越頭上，想從頭頂砍下銳不可當的一劍，但被安兵衞輕易躲過，自己反而在飄下時，落脚地方土壤鬆懈，且在山崖邊端，因此發出猛烈聲音，竟掉落崖下去。

「哎！」

安兵衞和乞丐同時驚叫着，探頭看了崖下。但因山崖深度不大，跌落的隼人似乎再度爬起來，沒受什麼傷。安兵衞一看，想滑下這個坡度相當陡的山崖下去，但被乞丐阻擋道：

「別追！」

安兵衞氣呼呼的道：

「太便宜這個傢伙！」

「哦！總有一天會再碰見的。不過，這個傢伙的武功相當不錯，把我竹杖砍成兩斷呢。」

乞丐續說道：

「算了，他沒有拿走鎗砲就好了。」

「不，等一下。說不定他們把鎗支藏起來，我們應該逮住一人，追究看看。」

「不行，要想逮捕剛才這位武士，恐怕不那麼容易。若果你擔心的話，還是多派人在這一帶作地毯式的搜查吧。而且還要對城裏所有行蹤可疑的人，一一監視或驅逐境外。」

一聽這話，安兵衞的心更加沉重。後天就是交城之日，不得不離別已經住慣多少年的城池。二人無言的走回密林中，安兵衞問等候着的捕吏道：

「剛才那兩個浪人是在那裏碰到的？」

捕吏答道：

「就在松林拐彎處碰到的。」

安兵衞下令搜山，乞丐也跟着到處搜索，突然看到一株松樹的軀幹上似乎刻下新痕，再仔細一查，附近的幾棵松樹也都留下類似的刻痕。乞丐便心知有異，益加仔細地搜索，終於找到一處很不自然地覆蓋乾草枯枝的草叢。乞丐撥開草堆探手一摸，果然觸到冷冰冰的金屬物，而且共放着三把鎗。但這個乞丐，不知想着什麼，雖然在臉上顯出滿意的聲音，却連忙將乾草枯枝重新蓋好，走出樹叢來。安兵衞問道：

「怎麼樣？有沒有發現什麼？」

「沒有。你呢？」

「一樣沒有……」

乞丐神色自若地又道：

「算了，也許我們擔心太多，變成百草皆兵了。」

等到深更半夜，阿仙才踽踽獨行於萬字嶺上。她再度上山，就是要尋回隼人白天藏在草叢中的三把槍枝。雖然陣十郎聽到隼人的報告而再三反對阿仙的前往，但好勝心强的阿仙竟剛愎自用，偷偷離開他們密藏地方，獨自闖關。

晚上的山徑，一片黑暗暗的，山林中除了潺潺的流水聲外，四周靜得實在可怕，偶而傳來幾聲淒厲的夜梟聲，更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即使是一個男子走在這樣的夜路中，也都會感到心驚肉跳，更別說是一個年輕女子呢。

雖然她也聽到山上已派有許多巡邏人員，預料自己會被發現的危險，但想到所剩時日不多，阿仙不得不橫下心來。她知道後天就是開城之日，若不把鎗枝運進城裏使接收軍兵與城裏兵士發生戰爭，便無法達成任務。

在毫無人氣的森林中，她靠着朦朧月光走到山腹上，隱藏着鎗枝的地方，就是繞過這個沒有

樹木的山腹，走進赤松森林中，在一棵老赤松樹幹上刻下留痕。

這一棵樹馬上就發現了，阿仙停下步來在朦朧月光下，謹愼地張大眼睛搜索附近。很容易的看出一處雜草覆蓋的草叢，伸手一探，果然冷冰冰地排着三支鎗枝。

她放下一顆心，順手一抄全都要攏過來，但倏的，她的手臂被捉住：

「哎唷！」

一隻巨大的手掌把拼命想掙開的阿仙，推倒地上。阿仙踉蹌跌坐地下時，發現這個敵人正是上次襲擊大石內藏助時，出面阻擾的那個乞丐。乞丐使用被隼人削去一半的竹杖把阿仙的衣角釘住地上，使她無法動彈。

「我等你很久了。」

乞丐以强烈語氣表示勝利的驕傲道。最初，想掙扎起來的阿仙，知道自己無法逃掉，也乾脆坐在地上撒嬌道：

「好吧！你要怎樣就怎樣吧。」

「在殺掉妳之前，我有話要問妳！」

「什麼事啊。我討厭跟你講話，問什麼也沒有用呢。」

阿仙別過臉去。從樹葉裏透過來的月光，照在她白皙的面龐上，呈現出一種淒迷的美。

「別太嬌！我是看妳一個弱女子，禁不住捺一頓，才向妳客客氣氣問的──」

「奇怪？別人的痛不痛，你怎麼會知道呢……
……」

乞丐拿她沒法，沉默片刻後，才道：

「好，不給妳眼色看，妳不知道厲害──」

他回頭向山下大叫一聲：

「喂，你們上來啊！」

想不到阿仙趁着這個疏忽防範，竟從懷裏拔出藏着的匕首，乞丐一時查覺，原以爲她要刺過來，但想不到竟刺向自己奶房，企圖自盡。乞丐躍身過去，一把奪下匕首來。

「傻瓜！」

阿仙仍坐在地下，圓睜雙眼睨住着他。四週靜得可怕，只有偶而傳來吹過樹林的沙沙風聲。

「妳可以不死。」

拾起短劍，乞丐冷靜的說：

「走吧！等別人來了，妳便走不開。」

「你是說要放我走？」

「對！妳受傷流血，對我也毫無用處，趕快滾走。啊，有人來了……。」

從森林那端，似乎有數人之多急步而來。阿仙來不及說其他話，一閃身跑進松林中。

「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我在這裏發現三枝鎗，請你們來毀壞牠，也許這是你們最後一次的替公家服務呢。」

「是的……」

兩個捕吏抄起鎗枝便往樹幹上用力摔打，樹皮飛散，樹身傷痕累累，不一會兒三支鎗枝彎成一塊廢鐵被拋棄半空中去了。

「辛苦你們了，今晚這最後一次執行任務，將爲赤穗藩建立不少功勞啊！」

乞丐說着與巡邏武士連袂走下山去。他想着內藏助以下浪士們的敵人，意外地勢力强大，絕不可輕侮，同時，也覺得命令自己前來此地的人，確具先見之明而佩服不已。

交城之日

交城之日西邊的落日似隱還現地浮沉在山嶺間，餘暉猶眷戀着大地，深淺不一的紅光渲染了半邊天，對此美景，誰人不嘆。夕陽無限好。不久，暮色籠罩大地，城裏的燈火也一處處點亮，和天上的繁星競與爭輝。

今夜……是這最後的一天，明天即將開城交給別人……。前來接收的脇坂淡路守所率領的軍兵已經駐進城內，在城堡大門外紮下整齊的隊伍，旗幟飄搖。

這一刻，內藏助獨倚在城樓最上層的閣頂上，望着窗外。一切移交準備早已辦得妥當，只等明晨卯時的正式移交。全藩武士爲這座住慣多年的城堡作最後一夜的巡哨。每人心中的感觸何止萬千？從窗口俯瞰下去，他們默默的走過廣場，想到他們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城中的一草一木曾伴着他們歷盡多少悲歡離合，誰曾想到會有平白交城的一天？

「最後……。」

——不，這是開始！

內藏助在內心堅强的相信着。

——在永遠不墜的日月奔流下，我們將建立代替這座城堡的神聖殿堂，比這個城堡不知還堅固多少倍，風雹水火都無法毁滅的金城湯池。在這個城堡迎接的最後一個早晨，就是我們重新發芽的早晨！

凝望着城內的萬家燈火，城外一望無際的鹽田在月光下閃閃發亮，更遠處則是歸帆片片，遠山近樹熟悉得甚至閉上眼睛都能想像。而今，這一切都將失去了，從此只能在午夜夢迴中去尋訪它，人生最痛苦者，莫過生離死別。想到這裏，

內藏助的胸臆間忽又漲滿難以言喻的情緒，不禁潸然淚下。

懷着無比沉痛心情走下城樓，月已昇到中天，萬籟俱寂。大石內藏助在堡內廣場上流連徘徊，目睹着一個個家臣排列着等待向奉祭於本殿上的先主公，作最後燒香告別。夜風吹亂心中的哀痛。內藏助等到最後一個人焚香完畢，才把先主公靈牌包起抱在懷上。

不久，堡頂角樓上傳來鐘鼓齊鳴，震憾大地，東方逐漸發白。預定的時刻到了，內藏助下令打開了城門。從前門進來的是正使脇坂淡路守，後門進來的是木下肥後守，各自率領兵馬緊張着開進來。內藏助在大書房接待接收正副使，呈上移交清册，並經一一點收後，接着就是淺野家臣全體武士的離城。

全體家臣，先集中到大門口，不久大石內藏助也走出來，領着大家走上今生今世恐無法踏上的吊橋，大家沉默着，步履沉重，好幾個人頻頻回頭看了看城堡。從藩主築城以來，這一座歷經五十七年風霜的古老城堡，一半照着陽光，一半留下濃厚的影子，聳立在清晰明瑩的晨空中。

隱憂

吉良上野介家裏的一隻愛犬突然受傷，遂請丸岡朴庵來治療。診療後，上野介擔心地問道：

「不會死吧？」

「只要不化膿，二、三天後就會好起來。請記得經常替牠熱敷。不過，怎麼會受這麼重的傷呢？」

朴庵再次掀開棉被看了看受傷的大腿內部。

「不知道是誰打的，牠跛着脚從外面回來。」

上野介恨恨說道。他想這隻狗的受傷，也是世人從淺野的事件裏，對自己抱上敵意反感的行動之一，不知誰故意地打傷牠。

「太可惡了，你有沒有去報官查辦？」

朴庵也憤慨着說。

「不，還沒有……。」

「那我回家時候替你去報案，非嚴加查辦不可。這是違反將軍的禁令，罪該誅死呢。」

朴庵頗抱不平的說。看過狗糞便後，他叫待在隔房的學徒携進美麗的藥箱，配上藥粉六包和藥水乙瓶，告訴上野介說：

「藥粉是食前，藥水是食後服用，共有二天用量。服後請別讓牠吐出，再過一天後就會全好了。」

上野介點點頭，見到愛犬躺在床上一付乞憐相，連忙趕過去爲牠蓋被，又無限愛憐似的撫摸着。

位於外櫻田的上杉府邸裏，上杉綱憲從江戶城返家後，立即遣開佣人，緊召總管家老千坂兵部前來商量。

上杉綱憲年約四十出頭，皮膚白皙，生就弱不禁風，經常鬧病。他原是吉良上野介的長子，兩歲時過繼到上杉家，很像從上杉家嫁到上野介家的母親臉孔，尤其他的氣質極像他的外祖父上杉定勝，屬於多血性血統，在孱弱的病體上懷着滿腔熱血，敢作敢當。

千坂兵部看到主公的臉色異於平日而興奮着，便知道在江戶城裏發生過什麼事。他猜得不錯，綱憲今天在本殿的走廊上，偶然聽到將軍侍衛們在談着有關赤穗浪士的傳說。

「還是幹了好！」

有人用强烈肯定的語氣說。

「對啊！可以振奮人心！在這種萎靡頹廢的太平日子上，也須要來個晴天霹靂，下一場大雨。世上的人心，都盼望快一點發生，因爲這一次處分太失公平，我們認識的人都同情淺野公，並對大石這個人議論紛紛。」

「聽說連將軍邊的重臣們，也在談論這個事。相州公還主張說讓他們幹一下也好……」

「這才是正義的呼聲！大家碍於那個紅人，才不敢公然提出主張，但仍無法掩住衆人的悠悠之口，我的佣人還說一天到晚被市井上的大小百姓問得頭昏腦轉呢？」

「上野家也太無名望了，過去也太驕傲，眞是活該！」

沒有全部聽完，綱憲趕快離開，他不是怕人看到，而是擔心自己無法忍下去。他感到全身血液在逆流。雖然他已變成他家之人，但與生父原屬骨肉之親，況且綱憲的嫡子左兵衞，還送給祖父上野介做養子，繼承吉良家。

說不定赤穗的浪人，不但要父親上野介的命，還對目前這個孩子加以殺害洩憤。這怎能使綱憲忍下這一口氣呢？即使舉世滔滔，站在淺野的遺臣一邊，他也將洒出最後的一滴血，保護自己生父與兒子。

綱憲與兵部對坐片刻，並無開口，最後衝口說：

「我父親的事全交給你了。你該知道我的苦衷——」

「是！」

兵部趕忙叩頭着，感到極爲意外。之後抬頭凝望主公，肯定的答說：

「老臣當盡力而爲，請主公寬心。」

但，他的臉上還充滿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凝惑之情。

綱憲微笑着說道：

「那麼多的人同情淺野，你知道這回事嗎？」

兵部猜到主公聽到的事情了。

「也許。但，人的嘴巴是無法堵住的。主公還聽到什麼嗎？」

「……」

綱憲把視光移開，片刻後才忍不住似地直言道：

「唉！子不能嫌父過，我不能不過問。只是父親如此聲名狼藉，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千坂兵部像在雙肩上擔下千把斤重的錘子，叩伏着頭，久久無法抬起。

梅雨

堀部安兵衛和高田郡兵衛在開城二天後，即從赤穗出發趕向江戶。不但爲避免即將到來的梅雨季節而在途中受困，而且想早一天把內藏助的決定，偷偷通知在江戶的同志。

二人越過箱根山到達大磯時，天空變成一片陰霾，層層黑雲低垂，開始淅瀝淅瀝下起雨來。望着前面原野上斜雨紛飛，烟霧迷濛，便知道梅雨季節提早一步來臨。幸好河水未漲，雖然雨還下個不停，終於趕到江戶。

在他倆離開江戶的短暫期間裏，江戶的同志間也起很大變化。不少人已不知去向，即使見面也從當初的興奮狀態淸醒過來，對他倆的走訪，竟表示厭惡的樣子。安兵衛與郡兵衛在每次同來後，不是生氣憤慨就是嘆氣抱怨。

可是，也有像赤植源藏、奧田兵左衛門、磯貝十郎、小山田庄左衛門、間新六、武林唯七等硬漢，從事件發生後一直想着報仇，腦筋裏根本裝不上其他任何東西。

跟這一些人見面相處，感到無比欣慰。

「總管的開城，就是爲了這個目的啊！」

聽到這個話的人們，眼裏都充滿了感激的淚光。留在江戶的同志，全都年紀輕輕，意志高昂。他們默默地邁向替君報仇的目標，而且市內到處都有同情赤穗浪士的表示，更煽起年青人的奔騰熱血，使周圍的空氣漂出「火藥味」。

每天都輪流集中一處。互相交換着同志的消息，仇敵的動向。大家以安兵衛爲中心，進行每天的活動。安兵衛不但文武兩道，優於衆人，而且在江戶做過浪人，通曉市井俗俚間之事。

梅雨還繼續不斷地下着。這時有三個同志，

竟遭到宵小之害。不但家中金錢被偷，還連一切文件來往書信被竊一光。另外，更發現高田羣兵衞住宅的地板被撬開的跡象。

「這就不是普通的闖空門了——」

同志們決定今後連絡，不再用信，即使萬不得已時也在看後立即焚燬。同時開始同志的潛伏匿跡。還有改裝商人的、農夫的，原則上只准許二、三人住在一起。就是探聽敵人的動靜，也分爲上杉與吉良兩組，並各訂下任務與範圍。

不久之後，他們聽到謠傳說上杉家正在招聘武藝高強的浪人。安兵衞竟認眞說道：

「好哇！咱們也去應徵，誰願露面去試試看？」

衆人大笑，安兵衞也不禁自己莞爾了。

自從順利完成交城後，大石內藏助便搬進城郊東邊的尾崎村內。城雖交出，但仍留下一些芝麻瑣事，例如催收未繳租稅啦，共他民政上必須交待新任官員處理事項等，可以說席不及暖，忙得不可開交。

忙過這一陣後，才能回家和家人稍事團聚。梅雨季節來了，大石吃過晚飯打開窗口瞭望外面時候，忽說道：

「怎麼攪的，這裏感到陣陣的刺痛……」

大石捲起左臂撫摸着從數天前開始紅腫的一個疔瘡。看到妻子擔心着走近來瞧瞧，又笑着說：

「我明天去看醫師吧。」

從這一天晚起上，大石發高熱。也許一個月來的緊張在告一段落後，全身的疲勞感傾巢而出，小小一個疔瘡痛得無法忍受。

翌晨，冒雨請來大夫診治結果，斷定爲「疔」。全身依然發着高熱，乏力撐持，躺在牀上靜養了數天之久。

赤穗城裏的人們差不多走光了，即使還未離開的人，也都忙着自己出路，各顧各的，無人前

來探望。主稅感到一家人似被遣戍遠地的離島般孤獨寂寞，側侍着垂病的父親。外面一片陰雨，春風仍帶寒意的陣陣襲來。

主稅最擔心的是，從江戶接二連三送來的信。這些信都不外乎促駕大石迅速前往江戶指揮全局，也有的是詳細報告了江戶形勢對報仇的有利發展。主稅唯恐父親看了感到焦躁不安，加重病情，全都隱藏起來。內藏助發紅的臉孔，遲呆的眼光，無言對着發黴的天花板。

等到大石病情稍有起色，主稅才將信件全部取出來，一一唸給父親聽。內藏助仔細地聽着，不時點點頭，眼神投注在屋外的烟雨濛濛裏，臉上的表情安詳寧靜，還露出一絲滿足的微笑。

望遠鏡

上野介從城裏回家後，佣人禀告說上杉家的總管千坂兵部曾經來訪，與夫人談話片刻後剛剛離開。

「聽說千坂兵部來訪了?!」

上野介立即走進夫人富子房間，直問道。富子是從上杉家嫁過來，與上一代的綱勝爲同胞兄妹，極熟悉娘家的宰相家老千坂兵部。

「對！」

「慇勤款待他吧。什麼事來的嗎？」

「代理綱憲來的。」

「嗯，說什麼？」

「綱憲說雖獲將軍特寵，未予處分，但衆口悠悠，爲表示顧忌，請你奏請辭去一切公職而退休如何？」

上野介聞言，臉色遽變，圓睜大眼瞪視着吼道：

「爲什麼?!要我辭職，毫無道理嘛！富子，你以爲我怕淺野家的那些浪人嗎？哧！他們能奈我何?內匠頭受到幕府的嚴厲處分，版籍沒收，這一切都是他罪有應得，他們要埋怨也該怨自己主人的不肖吧。或是他們敢造反不成？」

「不，不是這個意思……」

「把我看成仇人，眞是錯得太離譜。我雖然是一個老態龍鍾的人，但還有將軍作後盾啊！」

「你先別生氣。上杉綱憲畢竟是您的親生兒子，再怎麼說，胳膊總是朝裏彎的。這是他的孝心，你總不能一口氣拒絕，何況他還先透過媽媽的我，向你提出建議，這必定想了又想，逼不得已做出的事。不錯，講理你是對的，但在這世上往往是有理講不清啊。」

富子毫不畏忌的說。在委婉勸言裏顯出不可侵犯的高貴氣質。也很合道理，綱憲想緩和世人對生父的憎恨不平，建議他以退爲進，即可使人產生兩敗俱傷的印象，對於減緩世間的氣憤，總有一點幫助。

當然，上野介也知道綱憲的用心良苦，但一向傲慢慣的這個老人家，仍更忿怒着說：

「綱憲能保證我辭職後，不發生任何麻煩嗎？」

「……」

「說來說去，反正他是怕惹事。哼！這個不孝子。」

上野介恨恨說道，轉身便走。富子望着他的背影，輕輕搖頭嘆息。

將軍眼前的紅人柳澤吉保，從西部某藩侯收到一批極爲貴重的孝敬物，有美酒、瑪瑙、珊瑚等，其中最令他愛不釋手的是一台一尺長，可以伸縮自如的望遠鏡。

今天，他又拿着望遠鏡爬上府邸的頂樓，從鏡筒中清楚地瞭望着眼下的一付景觀。遠遠的，豆字大的商店招牌，像小泥娃般的路上行人，還有穿着金黃色彩條袈裟的和尙在橋頭邊唸經邊化緣等，越看越有趣。

吉保又把望遠鏡轉個方向，移近自己身邊的風景來，青山綠水，依然那麼柔和美麗，百看不厭。忽然，看到眼下院子裏的人工魚池旁，站着一個全身穿着紅衣的小姑娘。他把望遠鏡焦點對準她的清秀臉上，只覺得好陌生。

的確，她太漂亮，使開在池裏的白蓮花也失色不少。吉保感到心跳加快，倏的這個小姑娘也抬起頭來，看到有人用望遠鏡看着她，便趕緊的躲開。

吉保很滿意的，對剛好送茶上來的老媽子，微笑着問說：

「剛才在魚池邊的那個女子是誰？」

「她叫阿幸，新來的女佣人。」

「好，叫她來。」

老媽子以爲阿幸闖了什麼禍，緊張地找來阿幸。片刻後，阿幸惶恐着上來問着主人說：

「老爺叫我嗎？」

柳次吉保色迷迷地眼睛打量着她。比剛才所看到的，更覺美麗動人，尤其是含羞帶怯，楚楚可憐的模樣，使吉保心猿意馬起來。

「妳過來，我有一件稀世珍寶讓妳看……」

說着便將望遠鏡遞給阿幸。

「妳朝窗外看看，可以看到京都和大阪那麼遠去。」

阿幸走近他身邊。微風拂起她的衣袂，散發出陣陣的幽香，更使吉保血脈賁張。他挨近阿幸身旁，喘着氣問道：

「怎麼樣！看到了嗎？」

日正當中，四週空氣乾燥無比。吉保忍不住粗暴的一把抱住阿幸。很意外地，阿幸竟想掙開逃掉。吉保認爲阿幸只是作態拒絕，更緊抱不放，但阿幸却用盡吃奶勁兒掙扎着。這倒是吉保未曾遇到的事，反增加他的征服慾。

但突然間，吉保的腦際裏泛出了這個地方是從四面八方可以看到的公開頂樓，說不定有人已經目擊到，乃分神欲探下而稍爲鬆開雙手時，竟讓阿幸趁機脫開。

「這是開玩笑嗎！」

他狼狽着叫道。但小姑娘已經嚇得臉孔發白，不管衣服凌亂，跑下樓梯一溜烟的逃掉。吉保呆住片刻，才獨自苦笑着。茶碗被打翻，水流到榻榻米上。最壞的是，偏在這個時候走上人來。

來人是他的夫人富子，她蔑視四週一下，輕哼着：

「你幹的好事啊。」

顯然地，剛才的那一幕被她看到了——。

「什麼事呢？」

柳澤吉保故意裝蒜，且爲掩飾自己的窘態，

拿起望遠鏡對着夫人的面龐望去，出聲叫道：

「哇！夫人，妳的鳳眼今天顯得特別大唷！」

柳澤夫人不吃這一套，仍扳着冰冷的臉孔。柳澤吉保自己乾笑一陣後，有點惱羞成怒，但也不敢發作，只是把看着望遠鏡的眼睛，轉到窗外去。

剛好這個時候，有人上來了。他找到下台機會：

「什麼事？」

「報告老爺，吉良公來訪。」

柳澤趁機下樓，溜之大吉。

今天上野介的來訪，具有非常意義。前幾天，他雖然拒絕了兒子上杉綱憲的辭職勸告，但膽小的他冷靜一想，又覺甚爲不妥，最後決定找他的撐腰靠山柳澤吉保，看他的意見如何。

在客室裏沒等多久，柳澤吉保就進來，雖然仍像往常一樣接待他，但臉色很難看，開始跟他談起今天來訪的目的，也心不在焉的，表示出唯唯諾諾而已。

這使上野介感到極度不安，心想對方不知何事顯得那麼不高興。

「我想來想去，覺得辭掉公職也好，想請教大師的指示……」

吉保只動一下眉毛，沒有立刻回答，過了一會兒才漫不經心答道：

「你自己看着辦吧。」

這眞是出乎上野介意料之外的回答，原以爲自己說出這番話來，柳澤至少會說「沒有這個必要」而來阻止，即使最壞也會說些你怕什麼，不是我會替你作主嗎……，的安慰話來。

可是，吉保正因與夫人發生衝突，心情惡劣，再加上平常特別照顧着的上野介，竟說出這樣不顧自己一片好心的話來，乃氣往上衝，不覺中答得非常冷淡，但也不想去修正它。

他覺得心情更沉重，不發一言的，注視着院

子。

——這個小丫頭不識抬舉！夫人大概已經把她辭掉吧！好可惜，煮熟的鴨子又飛了……。

上野介見柳澤心不在焉，毫無往日親熱笑容，自覺無趣，便欲告辭道：

「打擾大師了，眞抱歉！」

「那裏，那裏，還坐嗎？」

「不，改天再來好了。」

「……也好。」

柳澤拍掌喚佣人送客，當上野介臨去時，才又加一句：

「你剛才說的，還是再考慮好。」

在回家途中，上野介往日的傲氣全消，癱軟在搖幌的轎子裏，一路沉思着。他認爲已被靠山的柳澤遺棄，若如失去這個炙手可熱的將軍眼前的紅人支持，後果將不堪設想。

——難道他也聽到了世人的攻訐，變得那樣冷淡了？

也許這一個機靈鬼見風轉舵，眞是短見。野介感到憤怒，但今天所受的打擊比這個重大，因此越想越氣餒！

——最可靠的，還是自己親人！血濃於水，綱憲向來對我頗盡孝道，此番提議也用心良苦。何況他繼承的家世，更是米澤藩十五萬石食祿，上杉謙信以來的赫赫武士世家。卽使有幾百個浪人敵對，也毫不在乎！

想到這裏，心中的怨氣消失不少。

——算了，還是照綱憲的話去做吧。而且世人的批評，也會隨着時間的轉移，不久就雲消霧散呢。人老了，還是回家含飴弄孫，享受茶道，悠然安享天年吧。若果再來找我請敎典儀禮法也絕不敎他們了，看他們怎麼辦……。

回到府邸，立卽書寫一封信給予兒子綱憲。內容大致說自己也已年邁，病魔纏身，往後萬事聽你安排，一切依賴你，以渡餘生。

送走上野介後，柳澤吉保走到院子後的別邸去。不久，家臣細井次郎大夫前來求見。細井是個飽學之士，不僅滿腹經綸，而且擅於天文曆算，更難得的是武藝方面，還拜師一代劍俠堀內源太左衞門，成爲聞名內外的高手。吉保對他的寵信自不在話下，立卽接見詢問來意。

細井一開口便提到吉良上野介剛才前來的事，徵求吉保，若無介意可否見告他前來的目的，因爲他認爲不管使用何種形式，都不能捲進赤穗浪人與吉良家之恩怨中，以保清譽。

吉保聽完細井陳述後，也表同意。

「這個我也想到了。上野介今天來訪就是有關他辭職的事，徵求我的意見，似乎預期着我會阻止他。我感到好煩，也表示隨他的便，他沒坐多久就回去了。」

「主公做得對！燙手的山芋還是不接爲妙。」

細井還建議往後亦該採取這個方針，才告辭回家。但誰都沒有料到細井與赤穗的堀部安兵衞有同門之誼，而且交情頗深，還是一個躲在背後對赤穗浪士報仇的贊成者。

堀部安兵衞、奧田兵左衞門和高田郡兵衞三人，聯名寫出幾封信給大石，催促大石速來江戶，共商復仇大計。可是大石第一封回信推說患病暫時不克前來，第二封信則說在淺野大學繼立問題沒有塵埃落定之前，不到江戶，囑咐大家冷靜稍安勿燥。

今晨又來了第三封信。

「自己意見仍無改變。目前進京並無意義。我要等着大學公能否繼承的決定下來爲止。萬一事非得已，我會與你們同志一起前往赴難。目前不是各人各行其事的時候。」

三個人看完大石的覆信，都不以爲然，兵左衞門首先發言道：

「照這樣看來，總管在大學公獲准繼承之後

，就不想報仇了？」

「對啊！」

郡兵衞不服氣說道：

「總管的腦筋裏，只有淺野大學繼立的事，但我想卽使大學公獲得繼立，也不能與先公的報仇混爲一談。如果他一輩子無法繼立，我們就永遠不能採取行動，這是那一門道理？」

沉默不語的安兵衞，這時才開口說道：

「我們再寫信吧，直到我們的意見達到目的爲止。卽使把日本全國甚至唐山大陸給予大學公，我們也不能讓上野介活下去。我看幕府也多少能看出我們的意志，再等一百年也不會給大學公任何表示的……」

這個時候，武林唯七闖進來，扯着大嗓門說道：

「各位，上野介提出辭職已經得到批准了。」

「什麼?!上野介辭職了?」

三個人異口同聲的驚訝道。一向傲慢的上野介自動請辭?這太意外，確實耐人尋味。

夕陽

「哇好熱，好熱！」

紙門一拉門，丸岡朴庵汗流夾背地跑進來，不見千賀出來迎接，便問阿婆：

「千賀呢?怎麼沒看到她?」

「在這裏啦！」

正在浴室裏的千賀出聲應道。朴庵連忙除去上衣，跑進浴室，要千賀爲他擦背，洗個鴛鴦澡。千賀嘟着嘴埋怨道：

「這麼熱天裏還出門！回來後又大呼怪叫的，何苦呢?」

「噯呀！妳不知道，吉良上介野辭職了，所以我才冒着溽暑去看他，說幾句安慰 安慰的話。」

千賀先走出浴室，坐在梳粧臺前開始粧扮，朴庵擦乾身，從後面貪婪地看着千賀婀娜多姿的身段。這時，千賀才想起剛剛從柳澤府裏送來的一封信。朴庵接信後看到背面寫着柳澤家臣曾根權大夫寄。

「嗯，糟了！糟了！」

看完信，朴庵臉色突變，急叫道。

「怎麼了?」

千賀也嚇一跳，站起來問道。

「我上次對妳提過的那個浪人的女兒，介紹她到柳澤府邸去，竟闖出大禍了。」

原來是說阿幸這件事，千賀後悔自己介紹這個丫頭給朴庵，再由他推薦到柳澤府邸去。

「這個丫頭也眞不識好歹，主人對她有意思，開開玩笑，竟認眞起來拒之千里，而且又私自逃離府邸……。我當初要不是同情她老子三飧不繼，我才不會多管閒事，眞是好人難做，唉！唉

！」

「這女孩也眞傻，放着榮華富貴不要，眞是賤骨頭。」

千賀的眼光裏充滿着羨慕的話。朴庵又忙道：

「是嘛！世間就是有這麼笨的人。我看，十之八九逃回她爹家去，我們爲免干係，要趕快去找他爹，嚴重警告他。當富家姬妾有什麼不好？父女倆可以錦衣足食一輩子啊！」

千賀沒有接腔，朴庵催着準備衣服，以便趕快出門。

「信裏說柳澤老爹好不高興，我看我先去她爹的家裏，妳留下來準備晚飱好了。」

千賀見他又要匆匆出門，心裏感到疙瘩不已，繃着臉不理他。

朴庵帶着佣人來到一片雜亂不堪的貧民窟，穿過一條又髒又臭的小巷，停在一間低矮的房子前，佣人上前敲門道：

「開門哪！有人來看你啦！」

不久，一個邊幅不修，滿臉于思的浪人出來應門，一見到丸岡朴庵，忙彎身說道：

「啊！是丸岡先生大駕光臨！請進，請進。」

朴庵一脚跨進去，浪人忙不迭點上燈火，有點侷促不安地說道：

「寒舍簡陋，實在很抱歉！」

朴庵環視着屋內破舊的桌椅，房子因爲年久失修，隱約發出一股霉味，朴庵皺起雙眉說道：

「無事不登三寶殿，就是有關令嬡她……」

「你是說阿幸嗎？眞是感謝您的厚愛，本來我這兩天正想到府上去問問看她做得好不好？誰知就——」

「你知道我已經脫不了干係了呢……」

阿幸的父親名叫穗積惣右衛門，趕忙說道：

「我知道你也會受連累，但我要你介紹她到

柳澤府裏去做事，並不是要她去做姬妾，雖然我落魄潦倒不堪，却還是一個武士，不能讓她再到那種府邸去做事。女兒不告而別，這是我們的錯誤，我只能向您道歉，請您多多包函。」

朴庵原以爲惣右衛門一定會叫女兒再度回去，好享受一下富貴滋味。但誰知對方毫不在意，反而先發制人地數起他人的不是來。這使得他一時語塞，停了半晌，才以一種恐嚇的語氣說道：

「啊，右衛門兄。你要知道，對方是柳澤大人啊！你怎能做這種開玩笑的事？」

「開玩笑？」

右衛門露出憤怒的眼光，但很快的壓下去，努力着平氣說道：

「很對不起，我不想再讓女兒拋頭露面去做事，你趕快走吧。」

聽得朴庵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想不到這個瘦弱的浪人武士，這麼頑固倔强，非但沒有責備自已女兒，反過來還嫌怪別人，氣勢凌人！

「那怎麼可以！」

他不禁脫口說道。

「你太自以爲是了！你有沒有想到我這個介紹人？你要我怎麼交待？而且柳澤出羽守是當今赫赫有名的人物，你想他豈會甘休？別忘記，他若要你死無葬身之地，你就是插翅也難逃。」

朴庵開口柳澤，閉口柳澤，在他心中柳澤的地位，簡直就像弘法大師（日本「大化革新」中心人物之一，創立平假名）在一般人的心中一樣崇高。

但惣右衛門不爲所動，只是苦笑着說：

「不管他是什麼大人物，反正我惣右衛門還不至於把女兒送去做別人的小老婆，何況，當初也沒跟他立下賣身契，憑什麼非聽他的擺佈不可？」

這番話說得義正辭嚴，朴庵無言以對。這時，跟來的佣人裝做和事佬，揷嘴說道：

「我聽說你以前也是個嚮叮噹的武士，只因

時運不濟，才淪爲浪人。不過，識時務者爲俊傑，我也常常在老婆面前，誇奬你說是當今罕見的有骨氣武士，爲什麼這樣好的一個人，還要受到生活上的折磨呢？俗語說一錢逼死英雄漢，武士也講求能屈能伸，何不趁此機會讓女兒發展發展……」

惣右衛門不聽則已，一聽之下，暴喝一聲：

「閉嘴！虧你講得出這種無恥的話，你們給我滾，否則，我可要不客氣了。」

「不客氣?!哼！怎麼個不客氣法？難道你還想殺了我不成？」

說着扯開衣裳對着惣右衛門道：

「有種就殺吧。過去人人叫我金石頭的源六，怕人殺傷便不會在江戶街坊上混出名堂來了……」

地痞流氓出身的源六擺出一付無賴的神態，聲音驚動了附近人家，連路過的行人都停下來在牆外側耳聽着。其中有一個剛搬到隔壁才十天的叫近江屋傳吉的小商人，看到局面僵化不下，對這個浪人起了同情心。他也就是淺野家的舊臣小山田庄右衛門，化名匿居到此地來。

「源六，不可放肆！我們好好跟他談。」

朴庵見事情越鬧越大拉拉源六的衣角說道。

「不行，這個人根本蠻不講理，把人都看扁了。我要讓他殺看看，武士無故殺人就不要賠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朴庵怕鬧出人命，揭了自己的底，極力推開源六，後悔把他帶來。

惣右衛門氣得雙手發抖，但馬上想到這不是一刀可以殺掉，也後悔一時的衝動，只能虛張聲勢的擺出刀勢，僵持着。

「混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你給我先回去！」

朴庵突然忘掉平常的道貌岸然，大聲吼着源六。

「可是……」

「什麼可是不可是！廢話少說，快走！」

朴庵擺出主人的架子，雙目一瞪，源六不敢再違拗，只好先退出門外。朴庵轉身向惣右衛門低身彎腰的說：

「眞不好意思，下人粗野，冒犯之處，還請多多包函。」

惣右衛門也見風轉舵，忙道：

「那裏那裏，我也太魯莽了。」

想不到朴庵並不想就此收場，反而抽出煙斗，悠哉悠哉的點起煙草來。雙方都不再說話，朴庵抽了一個够才吐出紫色煙霧，打破沉默說道：

「想不到打擾你這樣久了……，我們還是說說剛才的事，請你看看我這個薄面，也使對方有個面子，好下臺——」

朴庵雖說得很委婉，但惣右衛門還是打斷他的話，堅決地說：

「很抱歉！這件事我決定不再談了！——」

朴庵聽到了翻翻白眼，輕蔑地說：

「好吧，你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我也無話再說了……」

朴庵嘴上雖然這樣說着，但還是不想回去，仍坐着抽他的香煙。

根據在牆外探頭看着的小山田庄左衛門的觀察，朴庵對這個浪人已經無計可施，便不再提女孩子的事，轉變話頭提起浪人拖欠房租，馬上要求他搬走，而在表面上又說得冠冕堂皇，然後才告辭走開。

在牆外的小山田庄左衛門，看到朴庵的陰險作風，深深爲惣右衛門抱不平，很想幫他解決困境，但自己也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好銷聲匿跡，偷偷走開。

人羣散後，小山田回到自己房裏，隔着一層木板牆，可以聽到浪人在責罵女兒的聲音，以及女兒嚶嚶啜泣的聲音，聽得小山田更感憤懣不已，也徒呼奈何。

艷陽天

翌晨，陽光透過小窗射進來，小山田一睜開眼，就聽到隔壁開門的聲音，又關心起昨晚的事。他想出去找找朋友，或許可以張羅到房租的金錢，但唐突送給對方，又怕傷了別人自尊，遂下決心作罷。

他起來走到天井邊，正好碰上阿幸迎面走來，阿幸一見到小山田，便羞紅着臉點頭招呼過後，兀自走開。庄左衛門正盥洗時，看到昨天晚上朴庵傭人的小孩穿過天井，朝穗積惣右衛門的家走去。他知道這個小傭人是來催討房租的，便喊道：

「喂，小哥兒，請你到我家裏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

「好的，等我把事情辦完再過去。」

「不行，現在就要過來。」

庄左衛門走過去硬把那小鬼拉進自己的家裏，小鬼噘着嘴，很不高興地坐在床沿。庄左衛門從身上摸出兩文錢塞給他，才展開笑顏。

庄左衛門問道：

「你是要到隔壁人家去收房租，對不對?」

「是啊!今天再收不到，就要請他們走路了。」

「好，你在這裏等一下，我代你去向他拿，記住，要等到我回來才可以走唷!」

小傭人自然滿口答應，庄左衛門連忙穿上衣服出門去，想到自己竟然這麼多管閒事，不禁莞薾。

晴空萬里，艷陽高照，金石頭的源六，正指揮着一羣工人在修築下水溝，每個人都汗流浹背

，辛苦異常。

就在這個時候，看見出去代替主人催收房租的兒子回來了，便趨前想問個清楚。他認爲：

——對方既然繳不出房租，便以兒子打頭陣，以後一個接一個去催，看他如何受得了!

「怎麼樣?沒給我們吧?」

「給了。」

「什麼!給了?」

源六大感意外，又忙追問道：

「全都給了?」

「是啊。五個月房租一起給我。」

源六驚訝得呆住了。他數數兒子拿給他的鈔票，還比應付房租數額多出一個月來。本來，他在昨夜已受到朴庵的嚴命交待，必須藉着繳不出房租的機會，把他父女倆逼得走投無路，而使女兒基於孝心，再度重返柳澤府邸去。看樣子，這個妙策已經落空了。

「還有，爸爸，他要求說在沒有找到房子前，要暫住三、四天……」

源六彷彿沒有聽到，只是自言自語着：

「我得快去報告丸岡老爺……」

春去夏來。大石內藏助在山科西邊的小山村購置了房子。周圍的環境非常幽雅，四面青山繞，門前綠水橫，屋後還有一片蒼翠的孟宗竹林，極目所至皆是綠意盎然。

在蟬鳴聲中，大石內藏助靜下心，悠閒地安享着香茗伴書讀；黃鶯啼處，總是能發現他尋幽訪勝的足跡，在這裏，大石渡過他一生中最沉靜的一段日子。

今天，又從江戶方面的同志來了一封信。

「總管關心淺野大學繼立之事，我們非常諒解，但在繼立完成後，我們可否忘掉上君的含恨?內匠頭爲我們唯一的主公，念及生前對我們恩重如山，同志們皆復仇心切，上野介一日不除，我等一日難以安枕。」

想總管亦深受主公之恩，當有同感。望總管速來江戶，共襄復仇大事。」

信是堀部安兵衞、小山田庄左衞門、武林唯七、高田郡兵衞聯名書寫，在委婉措詞文字間，顯露出了同志們對大石遲遲不移駕江戶的激烈不滿。大石可以想像得出這些年輕武士們的焦躁，熱血奔騰。

「內匠頭爲我們唯一的主公……」

這是安兵衞所寫的語句，大石滿意的微笑了。

「上野介一日不除，我等一日難以安枕。」

忠心耿耿，擲地有聲，這些年青人的一片純眞無邪的豪情，內藏助覺得已成爲無形的皮鞭，抽打着自己。比較這些人的一片純情，自己的念頭做法，實在手段太多，顧慮太多，問心有愧。從少年時起，周圍的人便認爲自己老成持重，這不就等於自己處處迎合世俗而卑躬屈膝的嗎？

可是目前的自己，又是被逼站在必須運用政略的立場，要完成復仇，卽無異於要與整個社會秩序爲敵，前途之艱難，豈只爲任重道遠而已，何況在敵人奸細的環繞下，如何抑制不同同志的個人願望，而使大家收斂團結一起，邁向復仇的目標，卽更須靠自己的政治手段！

過了幾天，梅雨放晴了。陰霾的天空，沒有一片雲而成爲清朗的五月天。人們感謝自然，歌頌自然變化之妙。

對，順乎自然。內藏助想到這一點，不能勉强，不能逆流而走。前途茫茫，但自己在濃霧中找出一條正確的路徑。他確信有一個仍未露面的太陽，隱藏在這個霧中，不，就在自己心中！

卽使安兵衞等的來信，使自己欣慰感動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使自己的心眼受到瞞蔽。

「你們太年青了——」

他並不是要誇耀自己的世故，但禁不住從心底裏呼叫着說：

「你們要做到無我，能無我，才不會處處顧慮到世上的批評，才不會關心到自己的名聲！」

內藏助站在放晴的院子裏，獨自沉想着。這個時候，原惣右衞門來訪，他便把江戶同志來信遞給他看。等他看完，才開口說：

「我正在想要回信給他們。我四處奔走設法使大學公繼立，並不是爲了大學公，而是想讓淺野家重振家門，也絕無藉此苟且偷生的意圖，何況從開始，就不計世人的褒貶毀譽，我也知道江戶同志的焦躁不堪，尤其江戶是個飛短流長最多的地方，年青人最易受到影響。若能把他們集合到此地來，那是最好不過。我想，這一次非重重的說他們幾句不可，我要他們暫時把復仇的事忘掉——」

「這個倒要請總管從長考慮……」

惣右衞門苦笑道：

「若果這樣做了，不知他們會怎樣生氣！畢竟是年輕人，血氣方剛，我們要擔心的是他們走錯方向。因此，他們雖然焦急，還不至於一意孤行。我想總管不必太擔心。」

「不！惣右衞門。我的想法不一樣，我要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心寬意暢，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暫時放棄報仇的念頭，你說他們做得到嗎？」

「這個……，恐怕沒有辦法想得開，他們太年輕了……」

內藏助笑着走進屋裏拿出棋盤到亭子裏說：

「坦白說，一想到要這些人背棄天壽，爲君赴死，我便覺得於心不忍，想讓他們在有限的餘生中能夠過得舒服一點，盡量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請你祇講工作，不講感情吧！」

「若能這樣，就是人羣中的佼佼者了。」

大石先在棋盤上放下一石說。

「能報嗎？」

「能！能！」

「報上次輸你的仇！」

惣右衞門的心臟，像被一掌擊住一樣，頓時

收縮而衝動的答說。

改名近江屋傳吉的小山田庄左衞門，頂着大太陽行走到一家大門擦得乾淨非常的屋子裏，頓時覺得眼前一黑，乃喊道：

「有人在嗎？打擾了！」

「來了，來了！」

屋內有一個女人應道，却久久不見人影，只聞空氣中瀰漫着菜香，大概是正忙着做飯，庄左衞門再次喊問：

「請問老闆在嗎？」

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女主人探出頭來問道：

「什麼事啊？」

「我從巷口的酒店知道了這裏有房子要出租，能否看一看？」

女主人一雙沾滿油煙的手不住地往圍裙上擦，笑臉迎人地說：

「是的。不過我厨房裏正忙着，先生又趕去幫人救火。這樣吧，我將鑰匙交給你，你自己去看好嗎？就是巷子盡頭的那間空房子。」

庄左衞門拿着鑰匙走回巷口。穗積的女兒阿幸就在一株大柳樹下等着他。見到庄左衞門出來，朝他嫣然一笑，便一起走向巷子盡頭一間掛有「出租」牌子的空屋。

這是一棟雙層樓房，也有個窄小的院子，種着不少花樹。庄左衞門預計全棟租下，自己住二樓，讓他們父女倆住樓下。

二人走進屋裏，四處張望着。

「天花板嫌低了一點，其他都還可以。」

庄左衞門望着天花板說道，阿幸也跟着抬頭看。不過，孤男寡女相處一室，確使這個年青姑娘感到有些忸怩不安。當然，近江屋的庄左衞門既年輕英俊，又對她父女親切無比，使阿幸不禁芳心默許，但少女特有的矜持更使她動作生硬。

「我們到樓上去看看吧！」

庄左說道。他早對自己的作法，感到不安。因爲忍不住借了一些金錢給她父女倆，還進一步表示自己也不願意租住朴庵的房子，遂與這個浪人的女兒一起出來找房子。他後悔自己的輕率決定。但轉念一意，只要自己心胸坦蕩，又何需顧慮其他。再說，對自己隱藏亦有許多方便；君仇未報，豈會羈絆於兒女情長！

樓上有一扇大窗子，庄左衞門順手推開窗子，涼風送爽，附近一些低矮的民房盡收眼底。

「哎！」

他忽見四谷臺方向，黑煙縷縷，火焰沖上半天。救火，他記起了剛才那個女人說的事。

「快來看！那邊發生大火……」

阿幸聞言也湊過身邊來看。在黑煙火焰下，隱隱約約可以聽到警鐘聲和人叫聲混雜一片。

「離這裏還不遠哩。」

庄左衞門一回頭才發現阿幸就貼在身後，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她急喘的呼吸。近看之下，更覺得阿幸明眸皓齒，楚楚動人。庄左衞門不敢再看下去，沉默着又把視線移向窗外。可是，阿幸的一雙美麗眼睛，却盯住庄左的側臉，眨也不眨。此時，天花板上忽然傳來一陣砰砰跑動的聲音。

「啊！有老鼠。」

阿幸低喊一聲，彼此眼光又連接一起，也都露出會心的微笑。這一天，解開兩人尷尬局面，也縮短彼此的距離。阿幸反而先開口道：

「看起來很近，到底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我看在四谷一帶吧。不過，也許遠一點呢。」

庄衞左門回答着。

「……」

「我們來看看那一邊吧。」

庄左離開窗口，兀自走到相反的另一個窗口去。阿幸望着庄左急遽走開的背影，說不出心中的感覺。是失望還是悵惘？彷彿一對正依偎着呢噥的情侶忽被分開，那種無可奈何却又回味無窮

的感覺？想到自己竟然聯想到情侶，阿幸臉上泛起一陣羞紅，心兒噗通地跳着。

近江屋的庄左衞門，砰砰碰碰的發出聲響，把窗子一個個拉開。

「哇！這裏好寬敞，還有現成的櫃子。我一個人住，實在太浪費。像這種房子通風好，光線足，實在太難找了，姑娘妳認爲呢？」

阿幸立即接口着：

「當然，很不錯！」

「不過，不知令尊滿意否？況且我是個小生意人，令尊恐怕不高興我住二樓呢。」

阿幸急急說道：

「不會的，絕對不會的。」

「我看還是請令尊過來看看，再作決定吧。」

「不必了。只要有個容身之處，爸爸一定會高興無比呢。」

說到這裏，阿幸輕嘆一聲，似有無限感觸。她忽然想起丸岡朴庵威逼利誘的嘴臉，小山田庄左衞門慨然相助的豪情，世間的是非善惡，人情的冷暖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小山田關上窗戶，說道：

「我們下去吧。窗關下就暗了，下樓時小心點。」

走出屋外，阿幸仍滿腹心事，庄左衞門也另有所思，二人遂互不交談，默默地走向女房東的住處，談房租還鎖匙。

以堀部安兵衞和高田郡兵衞爲中心的江戶同志們，都爲大石內藏助的遲遲未動身感到焦慮和不滿。尤其從最近大石寄來的一連串信中看來，大石堅決主張先把淺野大學繼立的事處理完畢後，才要着手復仇的計劃，更使同志們爲此大發牢騷，甚至有些同志因此沮喪萬分，認爲這是姑息奸宄，替君報仇更告遙遙無期。

每一次的碰面，大家的意見總歸於這一點上

。況且每天都作同樣的憤慨與責備，便告分手，再加上今年的暑天特別熱，着實使同志們懊惱不少。

經過這樣幾次集會後，終於發生一種現象：不須要每天出席這樣毫無結論的集會，開始二、三天才來一次，甚至藉口反覆做這種議論必將會傷大家和氣，一週甚至半月都不來了，更有等不急的人開始失踪了，安兵衞與郡兵衞擔心的事，陸續出現。

這一天，大夥兒又聚在一起，連奥田兵左衞門也發言道：

「打鐵要趁熱，像這樣拖拖拉拉的，我看要中途脫陣的人，不知會增加多少！」

大夥兒更嚷道：

「對啊！左等右等，等不到人，難怪我們這些同志都要各走各路呢。」

有人將這種情形反映給在山科的大石，大石從容說道：

「若果只爲報仇的目的，也許會着急這種事情的發生。不管怎樣的匹夫俗卒，只要藉着憤怒的力量，都可以完成報仇。但我們的行動，能像這樣不藉酒力就要完成的嗎？我們有這個必要嗎？」

看到客人羞紅的臉孔，內藏助露出微笑說：

「若果只要砍下上野介的一個頭，我們只派一個人前往即可。甚至一個人去幹，還容易完成。對方是個毫無武功的老頭子，即使上杉家派有保鏢，亦有疏忽的時候。只派一個武功稍高的人，不是很輕易做到嗎？我們備嚐辛苦，即在國破家亡之下，如何團結相當多數的人們，結黨成羣去完成報君之仇……雖然這很困難，但我們的面子骨氣就在這上面。因此，我們團體的每一個人，都要個個成爲眞正的武士，不是憑一時興奮感情的團結。我們要把它看成是一種苦功的鍛鍊，要走的人就讓他走吧，像淘金一樣，必須先洗走砂石才會留下純金的……」

這番話傳到堀部安兵衞一夥人的耳中，產了緩和江戶同志的奔騰熱血，等於從山科送來陣微風。安兵衞苦笑着說：

「還是總管比我們高明，可是復仇之事總是越快越好……」

涼亭

經常傲慢慣的上野介，在外表不輕易露出心事，但他從事情發生後，一直過着擔心不安的日子。總覺得紙門外，床底下隨時隱藏着要來取他性命的刺客。自從辭退公職後，不但深居簡出，足不出戶，還對新雇佣人，必須來自自己領地之三河，才敢放心。

不過，他的最大問題就在居住方面。因爲目前的住宅，乃屬於所謂內殿區，一到晚上各小城門隨卽關閉，不讓外人輕易進入。而且，萬一赤穗浪人大擧攻進的話，亦會構成對幕府的叛亂罪，對上野介來說，無異於受到將軍幕府的保護，可說是最安全的地方。但一旦離去公職，卽須依照慣例，搬出原居移到外殿區去，上野介就爲此事，感到煩惱不已。

這一天，他去看了上杉綱憲，將自己心事說了出來。

「我想提出遷居申請……，你看呢？」

「我也正在替你想着。」

綱憲說。

「本來該早一點提出申請的吧？」

「不。我是害怕將軍把我分配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才不敢冒然提出呢。若果能住到你府邸近邊來，就太好了。年紀一大，就越想在兒子身邊了。」

一向孤傲的上野介，在綱憲面前的時候，一股傲氣盡斂，變得懦弱不堪，綱憲有點不忍，便說道：

「父親如果擔心安全，隨時搬來跟我同住，也不必再找房子了。」

「這樣也好，我可以安享天年，悠閒過一般

日子了。想起來，白髮蒼蒼，還要擔心這，擔心那，眞是划不來——」

「恐怕一時我自己無法做到……」

「就是說嘛，一切交待我就是了。」

上野介笑着續說：

「話說回來，淺野家臣把我認成不共戴天之仇人，眞是瘋子一樣！世間就是因爲有了瘋人，才不得安寧！我眞倒霉，若果搬到外殿區去，實在不敢高枕無憂……」

綱憲雖然厭惡着生父藏在笑容下的膽怯無骨氣，但無法輕蔑他。

「不，父親搬到城外住，反而我們比較好。因爲萬一有事的時候，我可以帶着兵馬趕來相救，要是內殿區，就不能這樣做了……」

「啊，這樣說也對。不過我想不會有這個必要吧。赤穗的鄉下佬，也知道在將軍脚下的江戶鬧事，要受到怎樣的處分呢。」

上野介說着又想起還是先去拜訪柳澤侯，徵求他的意見看看。

因爲柳澤吉保的穿針引線，三國屋曾在江戶城內的一項大規模建築工事中撈了一大票，爲表示自己的謝意與孝敬，遂在柳澤邸建立一座世上罕見的花院。他曾聽柳澤提到一本「天文圖解」書中說今年太陽的黑子較往年多，所以天氣會特別乾旱，氣溫也相對增高，因此三國屋便刻意造出一座前所未見的大涼亭。

庭院採取中國宮殿式的設計，大涼亭之外，還有小橋、流水、假山，奇花異世，眞是極盡華麗之能事，且爲慶祝庭院的落成，三國屋還專程到長崎找來著名的藝人，在慶宴中娛樂賓客。

想不到「天文圖解」中的預言果眞靈驗，今年夏天特別懊熱，卽使坐在這座大涼亭，也仍有些暑氣逼人。這一天，上野介來拜訪柳澤吉保，柳澤爲了炫耀，就在涼亭中接待上野介，上野介看了庭園景色，嘖嘖稱奇讚不絕口，吉保一身唐

裝，輕揮芭蕉扇，始終微笑不語。

看到柳澤頻露笑容，上野介便將來意說明：自己年齡已大，不能再爲俗事煩身，因此自己在退休後卽將遷居別處，遠離紅塵。

聽着上野介的話，柳澤想起剛剛有一個人亦坐在他的座位上，跟自己聊了半天。這個人就是勸告他別爲上野介拖累的家臣細井次郎。

「你認爲怎麼樣就怎麼辦吧！」

柳澤繼續道：

「你遷居外城，我盡力幫你找地方就是——」

既然柳澤吉保表示這樣冷淡，上野介也覺得未免太過份，心中懊惱着。他感到非常失望，裝出苦笑着道：

「那一切仰仗大人就是了。因爲最近外間傳聞也不好……」

「你是說淺野的事嗎？」

提到淺野，柳澤覺得自己手段也未免太過份，感到有些愧咎。因此在表情上似乎有點不悅。

老實說，他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那麼惡劣，鬧出人命，國破家亡。當時，他只是想讓上野介欺負欺負一個鄉下佬的侯主，自己在旁邊取笑看熱鬧而已。若果上野介想捉住這個慫恿他的把柄，事事都要前來煩人，他覺得不能不回以顏色了。

何況，精幹無比的家臣細井，亦從事件發生後，屢次勸他說：世上人情一致傾向於犧牲者的淺野，甚至緬懷着往日的講究義氣的硬漢子作風。使柳澤不得不有所顧慮，他是靠自己的小聰明而獲得將軍的寵遇，決不會做出與天下爲敵的傻事。

但他內心，也對世上的這種反動的風潮，感到極大的不愉快。但願淺野遺臣復仇的事，僅止於傳說而已。若如眞正大動干戈以逞兇暴，不但眼中無視幕府，亦破壞已經整理就緒的社會秩序，變成原來的干戈世界，撼動了太平之世。柳澤

因此苦笑着道：

「恐怕只是傳聞而已，你何必擔心呢。他們只是五萬石俸祿的鄉下小侯的遺臣，會有什麼能耐呢？他們成羣結黨行使武力，無異於公然謀反，我想根本不會有此事。即使有，也只不過是幾個喪心病狂的浪士在那裏痴人說夢罷了。」

「眞是這樣嗎？」

上野介半信半疑，柳澤又加强語氣道：

「當然是這樣啦！只要那些赤穗浪士一有結黨滋事的跡象，幕府公役就會嚴加取締，你不必再杞人憂天了……」

柳澤的這番話，等於讓上野介服下一顆定心丸，原是佈滿憂鬱的臉上，終於綻開了笑容。再三致謝後，懷着無比輕鬆的心情回家去。

送走吉良上野介，柳澤問近侍：

「細井次郎還在嗎？」

「已經回去了。」

他想一下，吩咐道：

「那麼替我找權太夫來！」

吉保坐在涼亭內，不斷地思索着剛才上野介說的那些傳說。他身爲幕府要員，無論如何必須查明赤穗浪士是否眞有復仇的計劃？才能擬定對策，防患未然。此時，若如動用公差捕吏，恐將會引起反效果，因此他必須招來那些平日所豢養的浪人，派去明查暗訪。

一對武士

經一次想要恐嚇蜘蛛陣十郎，反被慘遭修理的唐獅子藤九郎，坐在一個年約三十出頭的武士面前，只聽到武士一再催促道：

「沒有關係嘛，再說清楚一點……」

藤九郎不勝懊悔道：

「我眞該掌嘴！喝了酒，什麼話都藏不住，算我沒說這些話好了，請老大別再追問……」

武士看着滿桌的杯盤狼藉，陶然地說：

「你怕什麼？喝酒又不是要你付錢。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常去揩些堵嘴錢？」

「嗯……是有一點。」

「你眞傻。你終究是一個小混混而已。今天晚上，你跟我來，看看我怎樣撈進大把鈔票好了。」

藤九郎着急得搖手說道：

「不行，不行！如若果被人發現，不是要坐牢嗎？」

武士幌着頭說道：

「唐獅子！你別忘記，我這個相澤新之助，雖然窮無立錐之地，但背後靠山之大，根本不把那些公差捕快看在眼中，天不怕地不怕。若找我們麻煩，我還使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老大，你醉了。」

「胡說！那一點酒還醉不倒我哩……你，快跟我說出來。」

「老大，你別爲難我，而且這件事不好辦呢！」

「沒用的傢伙！好吧，我們回去了。」

相澤新之助嘴裏咒罵着，付完賬，二人走出餐館。

「老大老大，你走錯方向了！」

藤九郎見相澤不是往回家的方向，忙喊道。

「少廢話！你跟我走就是啦！」

「你不是說算了嗎？怎麼可以出爾反爾。」

藤九郎嘴裏嘟囔着，有點責怪相澤的語氣。

「你囉嗦個什麼勁兒？我自己去好了，不過，到時候我就說是你通風報信的。」

相澤瞪着藤九郎威脅道。果然藤九郎着急了。

「噢！不不不，請不要——」

「那你就跟我來嘛。」

藤九郎很不情願地跟上去，仍擔心着問道：

「如果被人識破了，最後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

「沒人知道的。你不是說他們都是有錢的老板嘛，那會想到這些？我看，你只要在前面敲着門，口裏喊着公差捕快，他們就會嚇得屁滾尿流，逃都來不及呢。」

「這才不行哪！那家老板娘聽得出我的聲音啊。」

「傻瓜！你不會裝假聲？」

「……」

「你只要敲打，我到後面去。若有人開了門，你就趕快逃回去，在家裏等我」。

「是……」

「你說橘街的伊勢屋和前街的松田屋都會去，這太好了，他們都是數一數二的富賈，今夜下的賭注必然很大。嘿嘿，今晚可大撈一筆了！」

相澤新之助說得洋洋得意。

二人走過筋違橋，轉向右邊，又經過和泉橋，橋下的左邊有一堵高牆，圍牆盡頭有一間隱蔽的屋邸。

相澤低聲問道：

「後門在那裏？」

藤九郎指向另一個方向，相澤又再叮嚀道：

「你看好我進去，才開始敲，別忘記沉着一

點！」

相澤繞過圍牆，躡手躡脚來到後門。這是一棟雙層民房，根據唐獅子漏的口風，最近在這裏經常聚集一些商人在賭博。從樓下望上去，二樓窗口有不少的人影晃動，今天晚上聚集有多少人呢。相澤心中暗喜着，便從前門傳來砰砰的敲門聲。

「開門開門！公差找人來了。」

聽得出是唐獅子藤九郎故意壓低嗓門的吆喝聲。樓上的燈火立刻被吹熄，樓梯上傳來急促凌亂的脚步聲。大家似乎往後門衝，相澤早已堵在後門。

「我們已經四面埋伏了，一個也別想逃！」

相澤亮出唐獅子借來的捕快用十手（註：一種警棍），在那些嚇得魂不附體的賭徒面前晃動着，命令大家回到樓上，衆人垂頭喪氣地走回去。

「他媽的！還不快點燈。」

相澤大聲喊道。有一個人急急打上火石。燈一亮，看清楚有五男三女低頭伏跪在榻榻米上。

相澤虛張聲地喝道：

「誰是這房子的主人？」

跪在最左邊，一位年紀稍長的男子低聲應道：

「是我……」

「你？！把頭抬起來！」

老頭子緩緩抬起頭，一張沒有血氣，又是滿臉橫肉的臉孔，相澤怒氣沖沖似地罵道：

「可惡！竟敢聚賭抽頭，還不快把賭資賭具全部收齊送過來！」

老頭子默默爬出來，以發抖的雙手收集桌上散放着的錢鈔，裏面還有金幣雜在碎銀銅幣中。

「這一下可撈得不少。」

相澤在心中竊喜着，但仍裝出一付威嚴冷酷的臉龐，怒視着跪着的人。

除了場主的老頭子穿得較爲寒酸外，其他賭

客都衣着豪華，面相堂堂，但且都乖乖地跪伏着不敢抬起頭來。三個女性，也似乎是這些老板們的妻妾般，都畏縮在大男人們的身後身邊，不敢動彈。

相澤的眼光左右掃視着，忽然發現其中一個女子正以眼角偷窺他，相澤悚然一驚，收回視線，心想這女的好大膽，竟敢抬眼偷望他。

相澤無法保持心情的安寧了，不知不覺間臉色變得很難看。當然，他不知道這個女子正是千坂兵部經常派做奸細的阿仙。

「你們的身份，我事先都查得清清楚楚，年紀一大把的板田屋和伊勢屋，眼中竟無王法，敢是活得不耐煩了？」

相澤故意說得很嚴重，老頭子巍巍顫顫地將收齊的金錢呈獻給相澤。他默默收進口袋，但擔心着這個女子的視線。幸而這個女子仍叩伏着頭，他便說道：

「你們都會接到到案通知，現在可以各自回家聽候處分，若敢逃亡，則罪加一等！」

說完，他再次用銳厲眼光掃視衆人。但在他心中，仍擔心着這個女子會不會識破他？可是，這個女子始終不說一句話，跟着大家後面迅速離去。

大家走出來後，這個女子首先開口道：

「怎麼會半路殺出個程咬金？還好，我們下次不再犯就是——」

「沒這麼便宜吧。他說還要傳訊我們呢！」

老頭子蒼白着臉孔說。

「哼！沒有這回事。他不是什麼差役捕快。只因爲我們有把柄在他手裏，才讓他予求予取的。眞可惡！一定是什麼小流氓去通風報信，才來開我們玩笑的。我非去跟蹤查個清楚不可！」

老頭子慌着擔心道：

「你是個女流輩，怎能對付一個慓悍的武士呢？萬一受傷了怎辦？」

「不會的。剛才是我們理虧，現在他拿走我們的錢了，還怕他不成？我想好好跟他說，也許會聽我的話呢……」

阿仙說着就急步離開，走到巷口外廣場上，遠遠地看到相澤的背影，便追趕過去，心想：

——好傢伙！還敢班門弄斧？

相澤感覺到後面有人追來，以爲是唐獅子的藤九郎，便停脚回頭觀望，一看是剛才偷窺他的那名女子，便擺出警戒的姿勢，等她走過來。阿仙臉上現出一抹狡黠的笑意，挨近身邊。

「老大……」

「幹嗎？」

「想與你說幾句話……，不知道你要回那裏去？」

「……」

「別擔心。我不會與你爲敵。爲了你也爲了我們，今天晚上的事都不可宣揚出去，對不對？」

「妳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少跟我裝蒜吧。」

阿仙的笑意更濃，逐漸靠向相澤的左邊，以防對方萬一惱羞成怒，一拔刀揮砍過來。

唐獅子藤九郎飛也似地趕回家後，翻身卽關上門。但他倏的發現屋子裏燈火亮着，門窗也洞開着。他覺得奇怪，相澤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浪子，雖經常帶一些不正經的女人回來過夜，但無法維持長久。因此只要手裏有錢，卽關門閉窗出去逛遊，今晨他來的時候，除了相澤以外也沒有其他人，怎會開窗點燈呢？

——莫非是小偷？不，點着燈呢。看起來是不是又有了新的老相好？

邊想着邊進去，還故意大聲道晚安。床鋪上掛着蚊帳，雖然看不到人，但有一把扇子在慢慢地搖來搖去。唐獅子再揚聲道：

「請問你是……？」

蚊帳裏的人聽到聲音，悠然的坐起來。唐獅

子藤九郎被嚇一跳，因爲從蚊帳探頭出來的是一個面容猙獰的武士。

「你是誰?!」

武士反而沈聲問道。藤九郎期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他趕忙再看了看屋內週圍，確認並沒走錯房子之後才說道：

「我是相澤的好朋友，叫藤九郎。」

武士點點頭，又盯住他問道：

「相澤到那裏去了?」

「他去辦一點事，馬上就回來。」

「哼！三更半夜的還到處遊蕩，我從傍晚等到現在，因爲蚊子太多才掛起蚊帳躺下來呢。」

藤九郎怯怯地問道：

「這樣說，不知道你是……」

武士一骨碌鑽出蚊帳來，答道：

「我是他叔父。你說是相澤的好朋友，是不是經常在一起遊蕩?」

「沒，沒有……」

「聽說他最近不學好，越來越不像樣了。我是今夜趕來要教訓教訓他，果然這麼晚了還不見人影，眞是傷我的心。如果今夜再不聽話，我就要他切腹算了，免得辱沒家門。」

藤九郎聽了，心中暗叫不好，手脚都發抖了。武士說完後，還是一付怒容，拿出煙斗，還支使藤九郎說：

「你去厨房幫我升個火。」

藤九郎不敢違拗，連忙走進厨房去，認爲自己趕快逃開好。但一想到相澤卽將回來，不知就會被逼切腹又不忍心走開。他邊煽火邊偷覷相澤的叔父，越看越覺得他活像個兇神惡煞。

這時，門外傳來脚步聲，大概是相澤回來了。藤九郎很想跑出去先通知他，但在這個兇神之前，又不敢輕舉妄動。

果然是相澤推門進來。唐獅子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啊！稀客……」

「你到那裏去了?我等得快不耐煩，從傍晚起一共來過三次了。」

說也奇怪，武士的口吻並不像剛才那樣疾言厲色，相澤也很輕鬆的站着應對：

「有急事嗎?」

「對啊。非在今夜告訴你不可，我還擔心見不到你而誤了事呢。」

「嗯，什麼事?」

相澤順口問道。武士使個眼色，示意厨房有人。相澤領悟其意，點頭走進厨房。藤九郎正納悶着這個武士的前倨後恭，看到相澤進來，急靠過去。

「他是……?」

「嗯，今晚辛苦你了，本來咱們哥兒倆應該好好喝一杯慶祝一番，但不巧我來了客人，我看改明天吧。哪，這個先給你。」

掏出幾枚銅板遞給藤九郎。藤九郎仍滿臉疑惑的道：

「可是……」

「有話明天說，反正少不了你的份兒……」

「不是這個意思……，那位客人是你的叔父嗎?」

相澤反覺奇怪。

「什麼叔父?他不是呀。」

藤九郎更覺奇怪。

「他剛才明明自己說是你的叔父啊。」

相澤聽後，哈哈大笑着，回頭朝屋內的武士喊道：

「喂，岩瀨兄。你剛才對他說了些什麼?」

武士探頭進去說：

「我告訴他說你這個老兄最近專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今夜特意前來教訓你，還說是你的叔父，他就變了顏色，信以爲眞呢。」

客人笑着說。

「唐獅子，你上當了。好了，回去吧，明天早一點來。」

藤九郎再度看清楚這個武士，覺得他臉上雖然帶着笑意，却仍是不減兇惡相。藤九郎認爲倒霉，便匆匆告辭。

藤九郎離去後，岩瀨開口道：

「相澤兄，你剛才對他說明天的事，可是我們明天淩晨就要動身呀。」

「什麽？到那裏去？」

「到京都的山科去。今天下午，主公突下命令，說是住山科的前淺野侯的宰相大石內藏助，正在計劃秘密復仇，要我們二人去調查清楚，我看這一次的任務，非常吃重啊。」

「嗯……」

相澤雙手交抱着，一臉正色的說：

「主公交待下來的嗎？」

「對啊！我想如果眞像外面傳說有其事，卽要刺殺大石，才派你前去的。」

「這個嗎……」

他沈思着突然豎耳傾聽，感到厨房來了人。

「是唐獅子嗎？」

說着拔出長刀，三步併作兩步跑進厨房，後門半掩，月光隱隱約約照進來。寂靜的深夜裏，相澤左顧右盼毫無人影，自言自語道：

「咦？沒有半個人影會不會是我的錯覺？」

滿頭霧水的岩瀨忍不住問道：

「怎麽啦？」

相澤沒有回答，忽然瞥見地上有一件東西映着月光閃閃發亮。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支鑲嵌着紅珊瑚的銀寶子。

岩瀨驚問：

「這是女人的東西嘛。」

「而且不是這一帶貧民區的婦女用物——」

「這麽說，你知道是誰的？」

「對。若果我猜得沒錯。」

拾得銀簪子的那一刹那間，剛才的年輕女子形像更掠過相澤的腦際。

——莫非她一直跟蹤到這裏來？

可是，事情已跟她當面了斷，爲什麽還要緊盯不放？相澤愈想愈不解。

「到底是誰呢？」

走回屋子裏，點亮燈火，岩瀨再度皺着眉毛問道。

「別擔心，剛才的話被聽到了，也不會有什麽用的。」

「哈哈哈，我知道了，是你的新相好吧？」

「不是，別亂猜！」

相澤微笑着說。銀簪子丟在榻榻米上，冷然發光。

「噯，不管這麽多了。岩瀨兄，你再說下去剛才的事吧……」

岩瀨一言不發的，倏的站起來走到蚊帳後面拿出一個包袱來。很得意地說：

「別急！我已經替你準備好行裝了。」

包袱內放着一套小商人服，連鞋、袜都備齊妥當。眼看着東方卽將發白，相澤新之助匆匆換上衣服，便和岩瀨相偕離去。

唐獅子藤九郎一睜開眼睛，已經是日上三竿，厨房隱隱約約傳來一股燒焦味，連忙喚道：

「阿婆，什麽時辰了？厨房裏是不是有東西燒焦了？」

住在隔着一塊木板的鄰居阿婆，糊着紙帶回答道：

「已經中午了！你還在睡嗎？」

「什麽？已經中午了！」

「糟！睡過頭了！」

唐獅子從床上驚跳起來。他想起相澤昨夜的顏色非常開朗，便知道自己走後撈了一大票，還囑他今天早上再去分贓。但他也知道相澤的個性，如果身上有錢，卽在外面不花光不會回家。

他顧不得梳洗，睜着一雙惺忪的睡眼，急跑到相澤的家，見屋門虛掩，心想相澤可能還高臥未起，便喜孜孜地推門進去，同時出聲道：

「相澤兄。」

「誰呀？」

傳來女人的聲音，藤九郎一愣，見蚊帳還未除下，不敢冒然闖進，停脚問道：

「相澤兄呢？」

「一早便出門了。」

「……」

事出意外。女子又道：

「有什麼事嗎？」

「請，請問他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藤九郎大失所望，懷疑相澤是否有意避不露面。仔細看去，女人並不在蚊帳內，而在蚊帳後面翻箱倒櫃，似乎急着尋找某件東西。

——這到底是什麼女人？不知長得美不美呢。

「妳知道他什麼時候出去嗎？他明明跟我講好今天早上來他家裏呀！」

「我也一樣。天還未亮就到，仍看不到他，眞氣人！」

女子憤憤說道，才從蚊帳後面走出來。唐獅子一看，驚爲天人，妖艷逼人，不但不懷疑這個女人的身份來歷還在心中佩嘆相澤的獵艷手段。

阿仙見到唐獅子，顯然的，看不起他似的走近他身邊說道：

「說不定他到府邸去了……」

阿仙意圖從唐獅子的口中套出話來，唐獅子果然不疑有他，接口說道：

「恐怕是吧。否則他不可能這麼早就起床，而且，昨天晚上府裏還派人來找過他呢……」

「眞的？」

阿仙用一雙媚眼瞟着他，嬌聲嬌氣的說：

「你說府邸，到底是那個府邸？我還未聽他提起呢。」

藤九郎就不加思索脫口而出：

「柳澤府邸啊。」

「出羽守侯邸嗎？」

阿仙艷笑着。敷衍幾句後，立即趕往千坂兵部公館，將自己所聽及藤九郎透露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强調相澤等人前往山科的目的，即在打聽大石內藏助的動靜。

千坂兵部專注地聽完後，取出筆墨當場寫一封信，然後滿意的對阿仙說道：

「好！今天這個消息很好。我也料到柳澤公也會考慮到這個上面來。我認爲他早該這樣做才對，無論如何，我要立刻派人送信去京都給堀田隼人，讓他再確實查證一番。」

「隼人兄……一直還在那裏嗎？」

千坂兵部點頭道：

「對啊。這小伙子眞不賴，表現良好，讓我能在這個公館裏，得知百里之遠的山科的大石消息，對他一舉一動瞭如指掌。聽說他最近都留連在花間青樓呢……」

千坂兵部笑笑又說道：

「聽說，他還把妻兒都送回丈母娘家裏。我不但知道他去的青樓名字，連他的相好粉頭叫什麼也知道。不過，我看大石這個人很不簡單，只是裝得瘋瘋癲癲的，想要瞞過我這個老花眼呢。他想得太天眞，把我看扁了。」

阿仙聽着笑了。兵部拍手召喚下人，吩咐將信以飛騎送到京都。

其間，阿仙聽到從邸內院中傳來的武士們練劍聲音，兵部又問：

「那兩個人是今天一早出發的嗎？」

指的是相澤和岩瀨。阿仙點點頭，兵部很自信地說道：

「他們最多走到駿府，我們的飛騎便可超越在前，等到他們抵達京都，堀田隼人便可出來迎接他們呢。可是我們還是不要讓別人知道，躲在背後看他們就好，說不定還要派妳跑一趟呢。」

這一天，安兵衛和武林唯七忙裏偷閒，二人

相偕遠離煩人的江戶，來到關口的一家酒店裏散散心。

酒店旁邊有一條溪流蜿蜒流過，溪流的上游是一灘瀑布，潺潺的流水聲和着下游噬噬的水車聲，交織成一首大自然的交響曲，陽光透過茂密的樹葉，在水面上撒落斑斑點點的金光。

二人滿懷愁緒——仇人依然健在，還不准前往尋仇，大夥兒只是在追着一條仇人的影子，難道還不藉酒澆愁？誰知酒入愁腸化做孤臣淚，默然無言相對。

「京都的同志不知怎樣了？」

安兵衞獨語道。他並不期望對方回答他，仍然注視着眼下的流水。

一朵野菊花隨流水飄過來，安兵衞想知道落花來自何處，而抬頭望過去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穿着整齊的武士和一個商人般的人士走過來。坐在旁邊的武林唯七出聲道：

「咦，那不是小山田庄左衞門嗎？」

果然不錯，小山田扮成商人，連走路都維妙維肖。安兵衞亦說道：

「另外一個也是我的朋友，柳澤侯的家臣細井次郎太夫，號廣澤。」

「噢，就是那個武士?!」

安兵衞忙向二人招手，細井也揮着白扇示意，便從對岸過橋來，安兵衞上前迎接道：

「你好！好不容易才看到你啊。」

「可不是……」

廣澤一派文人高貴氣質，露出聰明的眼光說：

「不過，我聽小山田說你們向這個地方走，就跟着來了。」

「啊，這樣說他到你府上去了？」

「對啊，剛好碰到了不愉快的事。」

廣澤落坐後，臉色表示得很難看。安兵衞擔心着問道：

「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

廣澤淒然苦笑道：

「我為人臣下，怎麼可以透露出來呢。只是我希望你們更要自重，謹慎行事。我只能奉勸你們不要忘記完成這件事，就是違反國家的法律……，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吧。」

「……」

安兵衞無言的點點頭。但沒有把自己的視線，從對方的臉龐上移開，仍等待着對方說下去。

「千萬別讓他人注意知道。還有……你們也要加重保護總管大石公。當然啦，你們是自甘違反法律，不怕承擔任何後果，但在大事未完成之前，總以小心為是！」

廣澤的臉上露出更痛苦的表情，避開安兵衞的眼光說。安兵衞也深深了解他的立場，身為柳澤侯的家臣，他能多說些什麼呢。他與安兵衞同屬一個師門，也因此為同志們做了許多事，但一想到他必須對自己主公盡忠報效，就覺得友情與忠節實難兼顧。不過，今天廣澤所說之言，含意不清，只是知道柳澤將藉權力把同志的計劃打消掉，但不知道其程度如何，將以什麼形態表現出來。

「柳澤公要對我們……」

武林唯七突然脫口而說。因為他曾在松廊刀傷事件發生之前，聽到一個名叫堀田隼人的年輕武士，提到吉良上野介的背後，仍由柳澤出羽守在撐腰。如今聽到細井廣澤又提到柳澤的名字，便感到全身血液在逆流。

安兵衞回頭看到唯七的滿面怒氣，不願再為難好友廣澤，遂連忙向唯七使眼色，阻止他繼續說下去，然後向廣澤說：

「廣澤兄，你的厚情，我安兵衞永銘在心！你提醒總管的安全問題，我們更會特別注意，眞謝謝你！」

「但願你們一切順利……」

廣澤雖在口裏這樣說着，但仍是神情落寞，跡近强顏歡笑。

岔道

細井廣澤的透露口風，使當天晚上在安兵衞家裏的同志集會，更見情緒激憤不已。像武林唯七還極言說我們仇敵已不是吉良上野介一人，連柳澤出羽守也該包括在內。當然，那些血氣奔騰的年青同志，更拍掌表示同意。郡兵衞與安兵衞立卽制止，決定首先通報山科的大石總管，再作定奪。

「這是早該料到的。幕府一定會這樣做，我們不必抱怨，以後更要小心就是了。」

安兵衞反覆着安慰說。

「可是，這是幕府的決策呢？還是柳澤吉保的私人行爲？」

有一個人問道。

「柳澤私人的行爲還不就等於幕府的政策！」

另一個人冰冷地嘲諷道。安兵衞看到又要起爭執，趕忙插嘴道：

「不管那一方都好。要緊的是我們必須小心，反正我們立刻派人去山科告知總管，大家再等等指示如何？」

「等？又要等，不知道我們要等多久才好！」

小山田首先表示不平。

「快別這麼說。你也知道我這個人也是性急的人，但這一次就拼命抑住自己暴燥脾氣，聽其自然發展呢。」

安兵衞雖然努力愉快的表示自己的耐性，但在聲音裏仍有着一股悲壯的韻調，聽到的人都不期然的沈默下來。

「好吧，我們相信總管就是了。」

羣兵衞最後說。會也馬上散去，小山田與郡

兵衞因住在同一方向，便偕同而行，兩人心情都很沈重，一路上都沒有交談，直到分手時，郡兵衞才說道：

「反正我們都已經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什麼時候要我們死，我們就在什麼時候死，不再斤斤於分秒必爭，只是死有重於泰山，往後更自重自愛就是了。」

庄左衞門默默地點頭，嘴角現出一抹淒涼的笑意。郡兵衞走後，庄左衞門回想剛才那番互相勉勵的話，聯想起自己曾在江戶淺草寺裏看到一具木乃伊，死者已經死了五十年，但是身體髮膚一如生前，令人悚目心驚，不辨生與死。的確不錯，生死的界限就在一具軀殼的有形與無形，因此嚴格說起來，生何足喜？死又何足懼？

越想越深沉，不知不覺中已快到家門，竟然就在巷口碰到阿幸。

「你回來啦。」

阿幸顯得很高興，但含羞着向他打招呼。

「哦，小姐妳好。這麼晚了還出來？」

庄左衞門盡量裝出小生意人特有的那種畢恭畢敬的神態問。

人生奇妙莫若一個「緣」字，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因一偶發事件而相遇，相識，若是彼此心裏又都有那麼一點默契，則日久生情，自然就會滋生愛意。庄左衞門和阿幸便是如此，在庄左衞門的眼中，阿幸猶如一株空谷幽蘭般清雅迷人，又好似那出汚泥而不染的蓮花，純潔高貴，他豈有不動心之理？

至於阿幸呢？自從搬到新住居而天天相處一起後，她像是換了一個人，不再像以前那樣落落寡歡，她的嘴角開始泛出無限的笑意，每次見到庄左衞門，都顯出不勝嬌羞的模樣，而且長長睫毛下的眼睛脈脈含情，欲語還休。

面對柔情似水的阿幸，庄左衞門忍不住要自陷情網，但一想到自己不知何時卽將離去，而且此去生死已定，豈能遺下空餘恨，害了阿幸的大

半生？

——我該怎麼？怎麼辦呢？

午夜夢迴，阿幸的倩影浮現在腦中，庄左衞門一再在內心裏無力地吶喊着。

「是不是令尊……？」

「他已經睡着了。」

阿幸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楚。兩人默默地走着，深夜的巷道上寂靜無聲，遠處不時傳來幾聲犬吠。忽然，阿幸停下來。庄左衞門看到阿幸把扇子掉落地上，而且用長袖口掩住自己臉孔，正在哭泣着，雖然沒有聽到哭聲，但從她的急喘聲音與雙肩的抖動便可看出來。

「怎麼啦？」

庄左衞門慌得不知所措，阿幸却不回答。看到她似乎搖搖欲倒，便扶着他的肩膀說道：

「我們進去吧……」

阿幸似有無限委屈全部衝出般，輕靠在庄左衞門的强力臂膀裏，激烈地抽動着雙肩，露出嗚咽啜泣聲。

倏的，庄左衞門把阿幸緊抱過來，聞着香馥的髮香，用力托起她的下巴。阿幸不依，衣袖却從臉上落下，顯出了一張淚水滿面的美麗臉孔。面對這樣梨花帶雨的嬌靨，庄左衞門情感的堤防終於崩潰，雙臂力量頓告加强，臉與臉也交貼一起。夜風颼起，吹亂兩人的衣袂，但天地一剎那間靜止，把這一對年青男女帶向永恒。

不知過了多久，庄左衞門的腦中才驀然閃過木乃伊的形像，也聽到高田郡兵衞剛才的那番話。

——什麼時候要我們死，我們就在什麼時候死。

他雙臂的力量鬆懈了，滿腔激情也立卽減退，他頹然地放下雙手。

「妳快去吧。」

床左衞門乾渴着聲音說。阿幸感到一下子被推落到千丈谷底一般，失魂落魄地照着他的話，

悃着身子進入自己房間。

——原諒我！

庄左衞門以一種哀求的眼光望着她的背影，快步走上樓去，阿幸坐在燈火邊，呆然望着半空中，動都不動，蒼白的臉上已無淚痕，但散披在臉上的頭髮却在微微抖動着。

這一夜，庄左衞門輾轉難眠。他突然放棄兒女之情，原無錯誤。在復仇大事未完之前，那有男女的念頭？但想到自己剛才的衝動，阿幸的感受，又覺得自己不完全對！

——是不是還在哭呢？會不會恨我？

豎耳傾聽，樓下已沒有任何聲響。他想，自己無法再在這屋子裏住下去。爲了維持自己的理性，避免再一次的錯誤，也爲阿幸不再造出不幸，他必須找一個藉口儘早離開這裏，遷到他處去。

「阿幸，妳什麼時候回來的？」

樓下傳來惣右衞門醒過來的問聲。阿幸平靜低聲應道：

「爹，我早就回來了。」

聽到父女的談話聲，庄左衞門才略寬下一顆心，逐漸入夢去。

翌晨，庄左衞門裝着平日愉快的表情，走到樓下。恰好阿幸在厨房，他立卽離開跑到堀部安兵衞的家去。他向安兵衞表示要到京都去看看敵人派出的奸細情勢，使安兵衞驚訝道：

「怎麼忽然想去呢？也好，你去京都見到總管說明此地的詳情，順便提一提大家在這裏呆得實在沒有意思了！」

庄左衞門趁勢說道：

「我這一去，恐怕要躭誤一、兩個多月才會回來。」

說完，向安兵衞借了筆墨。只是他寫了又撕，撕了又寫，似乎很煩躁。本來，他想寫封信留給阿幸，但短短數語寫了大半天，還覺得不滿意

，遂改寫給惣右衛門，說明自己因商務事必須到京都去，事出匆促來不及辭行，感到很抱歉，並盼在外出期間，對樓上房間多予看顧，櫃子裏的錢亦請代管，有急需時儘管拿去用。

安兵衛好奇問道

「你要寫信給誰？」

「房東嘛。」

安兵衛更覺奇怪，追問道：

「你不先回家準備行裝，就要從這裏出發了？」

「對。」

庄左衛門神情憂戚，似有心事的封了信，安兵衛雖認爲事出必有因，但又不敢貿然問他。

「你到了京都，馬上是秋天……」

安兵衛獨語着。庄左衛門正在準備旅裝時，剛好來了幾個同志，安兵衛便在談話間藉機挽留庄左衛門留下來住一夜，明天再走也不遲。庄左衛門想想也好，遂叫來老佣人送信出去。

到黃昏，老佣人才來回報信已送到。庄左衛門想到阿幸聽到消息後，不知會如何悲傷，心便一直往下沈。雖然希望阿幸的傷心能在最短期內復原，但不知怎樣，仍覺心裏忐忑不安，甚至擔心着會不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庄左衛門發覺自己態度異於平常，被大家疏遠於談笑之外，乃更後悔自己沒有下決心在白天出發，前往京都。他自嘲着自己軟弱的性格，同時心裏感到一陣陣的痛楚。

「怎麽啦？沒精沒采的？」

那兵衛想逗起庄左衛門的談笑興趣，但庄左衛門只是苦笑一下而已，並且忽然想起似的說：

「對了，還要去辭別一個朋友，我要比大家先走一步了。」

因爲要遠行，庄左衛門已經改梳髮形而恢復原來的武士面目。他想，這樣打扮即使走回住宅附近，也不會被認出來就是白天的小商人近江屋傳吉，並且還在頭上戴了一頂斗笠。

沁涼的晚夏夜裏，路上還有不少行人，庄左衛門走回住宅附近，一男一女迎面而來，男的頻頻搖頭嘆息道：

「可憐，可憐。年紀輕輕的，還留下一個老父呢。」

女的問道：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就是那個巷子裏長得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嘛，巷子裏的一些阿貓、阿狗還在暗地裏追着她呢。」

男女倆人與庄左衛門擦身而過。一看女的原來就是那個出租房子的中年老板娘，他的心涼了半截，胸部劇跳不已。

——眞這樣做了？

庄左衛門像掉進了千丈深谷，眼前發黑。一股莫比的劇烈痛苦絞住他的身心。過了一會兒，才由剩下的那一絲絲理性喚回自己。

接近秋天的星光，在黑夜中顯得異常冰冷。

庄左衛門强忍住自己的激動，走進早晨走出的巷子裏，站在黑暗的籬笆外，向屋子裏望着，門窗緊閉，但有人在內走動。他多麽渴望剛才聽到的女子夭折消息，只是自己會錯意，並不是發生在這座屋子裏。

但他馬上就知道自己這種想法錯了，而且大錯特錯。一種低沈又乾枯的和尚唸經聲飄進了他的耳朶。不知不覺間，淚水流滿他的臉上。等到擧手揮淚的時候，才强自鼓起自己的心，艱難萬般的走開。一步步往後退，到巷口時便轉身拚命向前跑，跑進無止盡地黑暗中。

他在當天晚上即離開了江戶。他想盡量往前走，走到筋疲力盡而倒斃路上爲止。

——阿幸是你殺的！阿幸是你殺的……。

這個叫聲不斷在庄左衛門的耳朶裏響着。雖然還有一種喊聲夾雜着：

——阿幸，並不是我不愛妳，或是討厭妳。若果沒有復仇之事，我會不顧一切愛妳，娶妳。

我並沒有做錯，妳能原諒我嗎？

走到六鄉河畔，東方已漸發白，心力交瘁的庄左衞門，看到前面一片白茫茫又乾枯的原野，意識開始糢糊。

「什麼時候死，就在什麼時候死……」

認爲自己已經死定的庄左衞門，想不到自己所愛的人竟先爲之死，好吧，我這個死定的庄左衞門也將過去，但願在天化爲比翼鳥……。

月夜鴉

內藏助從朦朦朧朧中醒過來，人醉臥在他膝前，不知是幾天幾夜？聽到遠處猶有斷斷續續的三弦琴聲，他才記起離家沈緬在此已達五天，酒池肉林，豈只留連忘返！

又要再昏昏睡去時，相好粉頭「夕霧」輕輕推着他，低叫道：

「恩公，有客人找你啊……」

「什麼，有人找我？叫他回去，好好替我打發走……」

內藏助不耐煩地揮揮手，又朦朧着。他知道來客幾乎都是來歷不明，又自稱前來投效而眼光兇殘的浪人們，而且開口閉口都說要報不共戴天之仇，數日來，他不知回絕了多少人。老實說，他對不共戴天的字眼，已感極大不耐，眞想吼着說：

「怎麼？我喝酒，我玩女人，有什麼不對？至於『不共戴天之仇』，終有一天會完成的，我也不是說不報仇了，你們叫嚷什麼？我在未報仇之前，總可以說是自由之身，可以任所欲爲吧？你們是多管閒事，狗拿耗子啊！」

夕霧看着勸也無效，遂起身離開，在樓下櫃枱裏，從江戶來的柳澤奸細相澤新之助，正在催着老板：

「還沒醒來嗎？我們要等多久呢？」

原來，相澤與岩瀨兩人透過青樓老板，欲見大石內藏助一面。但老板一直說大石還未醒來，他們只好等下去。

「啊，還有這種外快呀！」

他們兩個呆在青樓等着會見大石，自然少不得要叫酒叫菜，甚至美女，大花公款吃喝玩樂一

番。當然二人數日前來到京都，立刻查出大石內藏助的行踪，對內藏助怎樣在青樓吃喝玩樂，都一一瞭如指掌。大石已在京都的歡場中，成為「大恩客」，一夜之間動輒花費數千金，毫不吝惜。當然，他們兩人亦認為大石這樣做，都是欺世瞞人耳目的傑作，乃特別留意內藏助與淺野浪人的來往，認為這是探出內藏助眞意的關鍵所在。

雖然他們倆來到京都的日子還不多，也用盡心血去明查暗訪，但很意外的，內藏助與浪人們的來往，極為稀疏。不但沒有聚頭開會，卽使有人往訪，也只是下下棋，喝喝茶聊天一番而已，並且也僅限於住在伏見與京都的少數人口，對遠方的同志更無通訊來往的跡象。

「呀，大恩公，小心點……」

女人嬌聲嬌氣的叫着。

「什麼小心，我沒有醉啊……」

內藏助的聲音。

「客人在那裏啊！快，帶我去。」

相澤聽到外面快活的醉聲，冷笑着坐正一點。紙門一拉開，踉踉蹌蹌地跌進了一個長得福福氣氣的中年人，滿身酒氣，醉眼朦朧。

「我們是……」

岩瀨與相澤坐正欲作初次見面禮的時候。

「不，不要……」

大石以手制止。

「我們是叫……」

「好了，好了。不要再什麼我們不我們……。大家輕鬆點，你們不報名字，大石內藏助也早就知道了。」

未等相澤二人回話，一落坐，頭便向前傾，上身匐伏在榻榻米上，之後突然抬起頭來，縱聲哈哈大笑。

相澤和岩瀨分不清大石是眞瘋還是裝傻？剛被說到不報名字也早已知道自己的身份，確實嚇了一跳。但接着看他泥醉不堪，昏沈欲睡，不能不懷疑其中有詐？他倆用銳利的眼神不斷地注視

着大石的動作，想從中看出一點破綻。最後，老奸巨滑的岩瀨向相澤使個眼色，猛然大喝道：

「專誠拜訪，如此失態，豈不是太不禮貌？」

「什麼不禮貌，誰不禮貌……」

大石仍閉着眼睛，逕自喊着：

「早野，近松，還不快拿杯來，快來酒啊！」

早野，近松……是不是把他倆看錯了？不，卽使爛醉不清，也不至於看錯人，居心何在？雖然柳澤仍不開口，但岩瀨續叫道：

「好個裝瘋賣傻！好吧，大石先生。看你今晚也醉了，能不能再讓我敬您一杯？」

「這個太好了。這樣一來，就是報仇戰死了，敵人還會撿我老骨頭呢，哈哈哈……」

接杯的內藏助的手，不穩又不準。老鬪示意夕霧略為倒進一點酒，但岩瀨忽然想到還是趕走雜人，一下子把大石灌醉的好，叫相澤驅散衆人。

一杯來，一杯去。內藏助已半睡着，意識朦朧地頻舉着酒杯與他倆對飲。倏的，內藏助發覺到對方是完全陌生的面孔時，張大眼睛凝視對方。

「哎……？」

相澤與岩瀨看到內藏助以一雙奇怪的眼睛，不眨一眼的看着自己。

「啊，糟糕……」

說着，站起來搖幌着想拉開紙門走出去。

「眞是的，老花眼沒有用。對不起，我好像走錯了房間，哎，眞醉了……」

「噢，不不不。我們雖然初次見面，但我二人慕仰總管已久。聽到您老在此地，便認為機會不再，拜託這裏老板招待您過來的，請原諒我們的無禮。」

岩瀨有點相信大石的眞醉了，語氣改得很恭敬，但大石哼哈半天，語無倫次的說道：

「好好……既然仰慕我，我更不該露出這種醉態，很對不起。若果有什麼話，請看在這個老醉鬼臉上，明天談好嗎？」

脚下一個踉蹌，又跌坐在地，雙手伸向空中胡亂地抓着，把醉眼看着週圍，似在求助而欲逃開這個房間。相澤心中暗忖：

——不管他眞醉也好，裝糊塗也好，今天絕不能讓他溜走。

便慇懃道：

「總管您醉了，就讓我們服侍您吧，也好了却我們仰慕您的一番心意。對了，我的名字叫小田切藤十郎，作州津山藩就是我們的主公……」

「去！去！你們明天再來說好嗎？現在就是告訴我什麼東西，也不會記得啊。老闆，快叫人來扶我出去，我還要喝酒呀！……」

「……」

大石似已醉得無力舉步，他們倆也不好意思阻擋，讓青樓裏的侍女和佣人半拖半拉地將他扶進內屋，聲響驚動了整座青樓，許多客人竚足旁觀，有的人認出是淺野家前總管大石內藏助，便紛紛交頭接耳。相澤和岩瀨目送着大石離去，折騰一夜，還是無法辨出眞假，遂相對着搖頭嘆息。

翌日午時時分，位於京都五重塔邊的一家茶樓中，相澤，岩瀨和升屋青樓裏一個名叫久兵衞的年輕佣人，在那裏對酌暢飲，相澤不斷地勸酒勸菜，久兵衞也不客氣地大吃大喝，酒過三巡後，相澤問道：

「大石總管經常都這樣爛醉如泥？」

久兵衞邊吃邊道：

「對啊。這個人確是名符其實的火山孝子，揮金如土，廣結孽緣。而且天天來，留連忘返，醉態可掬，眞懂得遊戲人間，享受太平之樂……」

二人聽了，不作聲響。久兵衞繼續笑着說：

「他說得好，人要喝酒就要像他醉到底，才算是眞正的喝酒。他說在眞醉當中，不但忘掉人世間的一切痛苦，而且不害怕天下的一切權力。看他喝酒玩樂，確是從心底裏來作充分享受，快樂無比呢。」

二人仍不開口，但在心裏感到焦慮與煩惱，認爲這個年青人所說的話，與自己心裏所希望的事，大相逕庭。

「好，你多喝一點，我們盡可聊下去……」

岩瀨仍裝着無限興趣般，忍着自己心中不快，搭訕道：

「看起來，這個人蠻不錯。我從昨夜一見面就喜歡上他了，你說幹過一國宰相的人物，還能那樣風流，實在找不出第二人了。尤其是他身上還負有替君報仇的大任，而能在歡樂場所留連豪遊不返，實在不是一個平凡人所能做到的了。」

岩瀨亦唱喏着說：

「對啊！要是我，就只能選擇一個，無法像他那樣能使雙劍——既要報仇，又要玩樂呢。」

「要是你，你會選那一種？」

「我會先選復仇——」

「眞的；實際上，這是一條最容易走的路。要復仇，又要玩得盡興，魚掌兼得，這是最難啊！像昨天晚上，我就認爲大石先生雖在外表盡興的玩，似乎忘記一切，但內心裏仍暗藏着堅定不搖的意志，即使沉緬酒色，仍知懸崖勒馬，看起來人醉着，心却一點沒有醉呢……。」

「我不這樣想。譬如昨天晚上的時候，若果我們是敵方的奸細，不也即可一劍結束他？若想消滅敵人的話，絕對不會有機會讓敵人下手，才算眞正勇將——」

一直吃喝個不停的久兵衞，這時也揷嘴道：

「是啊！大石出入歡場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自從他主公過世搬到這裏來，大概是無所事事，也沒有什麼指望，便開始縱情於聲色中，反

正沒有人管得着他了。」

相澤仍堅決說道：

「不，我還是不這樣想。他一到時候就會恢復正常，早晚會把他狐狸尾巴給揪出來，不信你們等着瞧。」

剛好這時門外走進一個年青又英俊的武士，一下坐到隔壁桌子來。這是對兩人非常不利的事，要是知道這個武士的眞正身份，他們更會覺得驚慌不堪。因爲這個武士，雖然改變打扮了，仍可以看得出正是赤穗城交出的前夕，突然出現城裏城外，三番兩次打擊上杉家派出的奸細的那個乞丐。

雖然不知道，但相澤向岩瀨使個眼色，說道：

「啊，什麼時候了？我們不快回去就要嚐閉門羹了。快，老闆，算帳！」

久兵衛仍未吃得盡興，一見二人急遽結帳準備離去，感到莫名其妙，左右張望着，滿頭霧水搖頭不已。

這一夜，一頂轎子從祇園青樓區出來，搖搖幌幌行走到京都郊外，皎潔月光照得大地一片銀白色的所謂千本路時，一位武士亦步亦趨地跟在轎子後面，走到人烟罕至，四下無人的空地時，便急步走上前，喝道：

「喂！停下來！」

轎伕緩下腳步，回頭一看是個蒙面武士，手上還提着一把閃閃發亮的長刀，便嚇得丟下轎子，狂奔而去。

「幹什麼呀?!混蛋！」

從轎內中驚叫着罵人的，正是今天早上與相澤，岩瀨一起喝酒又轉到祇園的升屋樓年青佣人久兵衛。

「怎麼回事？我正在打盹……」

說着掀開轎簾，正要探頭出來，赫然看到一個持刀武士，站在眼前，遂嚇得失聲驚叫，武士

喝道：

「不許出聲；我有話問你，快出來！」

「你，你大概是找錯人了，我，我是升屋的久——」

「沒錯，我正要找你久兵衛！」

武士輕哼一聲，長刀歸鞘，又說道：

「別怕！我不想傷你，也不會要你的錢，快出來吧！」

「可，可是……」

久兵衛嚅嚅囁囁的還是不肯出來，武士不耐煩，再次吆喝：

「我說不殺你就是不殺你，你再拖拖拉拉的，老子一發火，倒霉的可是你！」

久兵衛這才驚慌失措地爬出來，武士問道：

「我問你，今天晚上你在祇園受到拜託的事，到底是什麼，快說出來——」

武士語氣顯得非常柔和，但久兵衛仍驚魂未散似的，在口裏支吾着。

「我是說，今天早晨把你帶到清水茶樓的那二個客人，在祇園交待你要替他們辦些什麼？快坦白說出來。」

「這個……」

「我知道他們交待你不能說出來，但我還是要你說出來。」

這個武士對他一天的行動，似乎非常清楚。久兵衛顫抖着把相澤的問話一五一十地說出來，包括要他說出來找大石的人，從外地有無寄來的信函，大石是否不當面拆開藏起來等等，巨細無一遺漏。

武士似乎很滿意久兵衛的說辭，遂又輕聲問道：

「那麼他們又拜託你做什麼？」

「是，是——」

久兵衛吞吞吐吐，不肯明言以告。

「快說！」

武士的手握刀柄，作出拔刀的姿勢，久兵衛

忙不迭道：

「我說我說。他們說我們都是同情大石一夥的人，要盡量注意他不要讓他沈溺酒色，而忘記武士道精神，因此要爲他做許多工作，要我隨時幫他們的忙……」

「也給你不少錢吧？」

「是，是的，對不起……」

「沒有什麼要道歉，我也正想要給你錢啊！」

久兵衞大感意外，愕愕地望着武士。

「……」

「但是我這錢可不是白給你的。我同樣要拜託一件事，就是以後那兩個傢伙要你做什麼事，你都要先向我通知一下，然後我會指示你怎樣去做，懂嗎？」

久兵衞不解武士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鼓起勇氣來問道：

「請問您是——？」

「我嗎？我一樣是大石先生的同情者……，只是我跟那兩個人不一樣，我要讓大石先生盡量忘記武士的本份，隨他任所欲爲呢。」

久兵衞仍是迷惑不解，但看在錢的份上，不得不顯得很熱心地問：

「那您的意思是要……？」

秋之氣息

小野寺十內摘下老花眼鏡，以袖口擦拭鏡片時，自然地將視線投向庭院；這時已是黃昏時刻，燈籠的隱暗處及老樹的陰蔭處已呈現一片灰暗，但是，荻花的白穗，隨着微風的吹動而閃耀於滿園之間。對正在縫衣的老伴說：

「趕快準備晚餐去吧！母親大概快餓了！」

「是！遵命！」

十內已六十歲了，但尚有一位九十歲高齡的老母健在。他聞聲知道太太正收拾着針線箱，便站在屋簷下對庭院眺望。他雖然長住京都，每到秋天，像今天如此美麗的晚霞不知看過多少回了，但今天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十內在這一年之間，由於主公發生了變故，那些害怕思及的事情，却彷彿歷歷在目，清晰可見，年紀愈大，却愈容易緬懷過去。

「去年由丹波寄來的松茸，是不是去年這個時候收到的？」

「是呀！就是這時候，」有人從紙門另一頭回答着：

「是母親大人嗎？最近身體覺得如何？」

「甭說了！牙齒比去年多掉了好幾顆！」

十內轉頭對老伴說：

「你煮些較軟的東西孝敬母親吧！」

十內是個孝子，眼看着一年比一年衰老的母親，不禁爲她的健康而暗自躭心着。

十內不但爲母親玉體煩憂，也對於自己逐漸老化的體力是否能支撐而躭心着，他那位江戶的老朋友堀部彌兵衞老人，最近半開玩笑地說彼此要保持健康，來達到爲主公報仇的任務，自己竟然步入老邁之境了。但是，報仇的日子，目前還

是遙遙無期。

十內回到廚房向老伴說：

「今晚做些好吃的菜好嗎？」

「好啦！好啦！今晚我會做一些好菜讓你大塊朵頤的！」

「謝謝妳！謝謝妳老伴！」

他一邊笑着，一邊拿起掛在牆上的茅槍，扛在肩上走向庭院，開始耍弄起來，這是他每天的功課之一，雖然他已經六十歲了，但是耍弄起來，赫赫有力，有如壯年般地靈活。一會兒功夫，汗水滲滿了兩鬢，滿臉通紅。耍弄茅槍時，連在草叢中的蟲兒都不敢發出聲息，正如年輕時候一般地强勁，一點也沒有改變。這時候，有人在玄關大聲說：

「打擾了！打擾了！」

來客正是從江戶來的小山田庄左衞門，他本是來拜訪內藏助的，因未遇，所以才來找十內。兩人寒喧過後，卽相對地坐了下來。

十內看着庄左衞門滿臉的風霜、憔悴，很關心地說：

「您辛苦了！」

然後，十內命其妻女到外頭監視着，自己與客人密談了起來。

十內與大阪的原惣右衞門皆爲內藏助在京都方面的心腹，如果來客傳給他任何的消息，他就可傳達給內藏助。兩人密談了一會，酒菜便端了上來，雖然盛饌當前，主人以盛情相待，但是庄左衞門的神色却是非常凝重，彷彿心事重重，對着眼前的佳餚却無法下嚥。

「秋蟲的鳴聲是如此地蕭瑟呀！」

「並沒有特別的淒涼之感嘛！就像音樂的協奏曲一樣，你來得可正是時候呢！」

十內有意安慰庄左衞門。

「內藏助最近怎麼樣？」庄開口問。

「他今晚可能不會回山科吧！我們雖然隨時都可以見到他，但恐怕有人會監視，引起不必要

的麻煩。你今天雖然沒有見到他，但你不急着回江戶吧？」

「不一定！」庄左衞門臉上呈現出興奮的神色，又說：

「但是我們已等了又等，等得眞使人心焦，可不僅是我，別人也等得好焦急呢！」

「我也一樣呀！」十內嘴上回答着，心裏也覺得有些難過，但爲了安慰對方，只得勉强擠出着笑容：

「我想內藏助也和我們一樣，正急於報仇呢！」

「他也是嗎？」

「當然啦！」主人答道。

這時，兩個人似乎都若有所思，彼此都閉口不言，但心中却有着同樣的感受。

庄左衞門本來對內藏助不甚諒解，聽到十內如此說，好像不應該對內藏助如此不諒解，便沈默不語了。

「內藏助是個值得信賴的人。」主人說。

客人好像被看穿了心事一般，覺得滿臉通紅。

「那………。」

「你不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男子漢，內藏助雖酣於逸樂，但那完全是在做戲。」

「什麼！做戲呀？」

「是呀！」十內很嚴肅地回答。

「你要知道，這次我們所要做的，是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情，所以顧忌較多，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內藏助爲了要使計劃成功，不得不如此做，眞難爲他了。」

但是，庄左衞門還不能瞭解十內的意思，但對於內藏助的所作所爲依然無法諒解，所以，對着面前的豐盛酒菜，仍舊覺得淡然無味。

十內意味深長地笑笑說：

「且讓我們安心地等待吧！」

第二天早上，快近中午時分，內藏助來拜訪

十內，帶着一付醉眼惺忪的神態，一進十內的房間，兩人便相視着爽朗地笑了起來，取過墊子相對地坐了下來。十內說：

「看你最近氣色不錯嘛！」

內藏助縱聲一笑，未加否認，這時，十內的太太端着茶進來，內藏助便一飲而盡，感嘆地說：「秋天來了！」便將視線投向窗外，十內也望着外面那棵老樹上頭正在哀叫的小鳥。

「我不喜歡秋天！」內藏助說道。

這句話使得十內想起了昨天那位不速之客庄左衛門也說過同樣的話。

「我知道你喜歡春天！」

「當然啦！春天要比秋天好多了。」

兩個人一直說着一些不着邊際的話，這時候，十內問：

「柳澤的事情怎麼樣……？」

「他已經來過了。」客人漫不經心地回答着。

主賓兩人抽着煙，眼睛卻一直不離開庭院的景色。

「庄左衛門昨天來過了。」十內說。

「啊！有這回事，他帶來什麼消息呢？」內藏助猛然回過頭說。

「沒有什麼！」對方回答。

內藏助聽了似乎滿懷歉然地說：

「唉！他不了解我。」

內藏助作了一個苦笑，接着說：

「最近我想到江戶去，解釋給他聽。」

內藏助很嚴肅地說：

「明天我想離開這裏了，那件事情我們現在乾着急也是枉然的！」

這種含蓄的話，主客心裏都很明白，彼此做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小山田庄左衛門雖然將復仇的事情告訴了十內，但他並沒有前去找內藏助的意思。內藏助也不願見任何人，因爲他一直焦躁於復仇的事情，

但是愈焦躁，愈表現出那種放蕩不拘的行爲（他無意如此做。），他想到以往主公所遭到的恥辱，內心即悲痛異常。而庄左衛門對於做武士的內藏助如此放蕩地酣於酒色之中，覺得既難過，又生氣。

雖然庄左衛門對內藏助不諒解，但是他覺得非見到內藏助不可。終於，有一天，他造訪了內藏助，進了門之後，看到了內藏助與他的兒子主稅，父子倆正在種植牡丹花。內藏助看到庄左衛門進來，笑容可掬地招呼着：

「來！上來！」

庄左衛門在書房等了一會，內藏助進來了：

「讓你久等，對不起！」

主人抱歉地說。

「你的事，十內已經告訴我了，但願我的所作所爲，你以後會了解，你現在的心情我很了解。不過，今晚我想到江戶去。」

「啊！你要到江戶去？」

「是呀！我已很久沒去了，利用這個機會去看看大家，順便給主公上上香。」

庄左衛門聽到內藏助這些話，認爲他不是爲了復仇的事而去江戶，不禁滿懷的希望又落空了，內藏助本是主公的總管，理應挑起復仇的重任，但內藏助的所爲，使得庄左衛門憤氣塡膺，但又不便發作，於是便不再吭氣。

「你要留下來嗎？」

「不！我馬上走！」

內藏助看庄左衛門表現出不悅的態度，便說：

「請你別動氣，放輕鬆一點好嗎？」

「什麼？輕鬆？」

庄左衛門瞪視着內藏助，心裏吶喊着，但嘴上卻說：

「是呀，該輕鬆些呀！但是，這個時候還能輕鬆得起來嗎？總管難道你……？」

「………。」內藏助無語。

庄左衛門心裏好不難過，咬牙切齒，强忍着眼淚不讓它掉下來。

庄左衛門大聲地喊起來。

「我不！」

「請你不要激動！」

內藏助很了解年輕氣盛的庄左衛門的心情，但能為他解釋些什麼呢？他只好很悽楚地將視線投向窗外。

這一天晚上，內藏助又來到了伏見墨染廓的酒店中，一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鶯鶯燕燕將他圍住，他便乘此與狂飲起來。就在他喝得正起勁時，化名為小田切藤十郎的岩瀨以及化名為鎌田三七的相澤來造訪他，內藏助也只好請他們在酒席會面。

這兩個人也是個樂天派的人，雖然他們是仇家派來的密探，但內藏助却毫無顧忌地與他們開懷暢飲了起來。

相澤突然拿起了三味線（一種日本弦樂器），唱起了小調，內藏助也和着琴音，雙手打着拍子。然後，內藏助也興緻大發，從相澤的膝蓋上取過三味線，瞇着眼，便自彈自唱了起來。歌聲低沈而幽怨，一直沈醉於琴音歌聲中的岩瀨，對於內藏助琴音的優美，歌聲的美妙而感到愉悅，沒想到，仔細一瞧，原來不是內藏助在歌唱，而是一位年老的打鼓者，內藏助只不過隨着琴音而擺着頭，兩人好似演雙簧般地，一彈一唱。

內藏助如此消遙自在，好像天塌下來都不管的神情，雖然他身為總管，對於主公的遭辱而死的情形都漠不關心，眞令人不可思議！他這種如暴發戶般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岩瀨與相澤雖沉浸於酒肉之中，但仍一直不忘記監視他是否是故意做作，或者是在玩樂之中使他喪了志。兩人也與內藏助和着小調，岩瀨看內藏助韻味十足地彈着三味線，就說：

「您眞是唱作俱佳，太棒了，到底是個有音樂造詣的人。」

「唉！不算什麼，雕蟲小技而已，你如此地稱讚，我眞感到有些慚愧呢！」

說畢，兩人便開懷而笑。

岩瀨忽然假裝酒醉，想從其中套出內藏助矛盾的話，便突然改變態度，煞有其事地對內藏助悄悄低語：

「請你迴避左右的人好嗎？我有機密的事想與你商量。」

內藏助雖然也飲了不少的酒，但神智依然很清醒：

「哎呀！小田切藤十郎，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嘛！我現在什麼都不管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呀！人可要及時行樂喲！大家要吵要鬧，隨你們便吧！」

「……。」

內藏助故意不勝酒力，搭着岩瀨的肩膀，抓着他的手腕說：

「來呀！乾杯！」

岩瀨不得不一飲而盡，便感覺有些醉意了，身體倚着內藏助的肩膀。內藏助趁機命令美女們彈起三味線，和着琴聲唱起歌來，其他的美女也和着歌聲跳起傘舞（日本的民族舞蹈。）

在如此深沉的夜晚，娟燈與女人們的艷紅舞衣相互輝映下，將整個房間點綴得熱鬧非凡，與外面寧靜的夜色成了强烈的對比。內藏助知道對方是仇家派來的密探，因此不敢掉以輕心，而相澤與岩瀨也不敢忘了他們身負的使命。

岩瀨故意試探性地睜開了雙眼向內藏助問道：

「總管，你會讓我們完成這一偉大的事情吧？」

內藏助順水推舟地說：

「我知道！我知道！」

岩瀨以為可以再進一步地試探，就很高興地說：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哈哈…………。」

內藏助一邊笑着，一邊指着岩瀨的肩膀說：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哦！對不起，我想出去一下。」

內藏助抛開已對他起疑心的岩瀨，推開紙門，逕而如廁去了，還故意拉着兩個女人，踉踉蹌蹌地離去，此時，岩瀨向着相澤示意，好像是說，內藏助不會有問題的。

內藏助從廁所出來後，走出了庭院，叫住了過路的轎子，便交待人說，如果有人問起他，就說他到島源去了（另一酒店名），交待完便乘着轎子離去了。

內藏助坐在轎中，這時的神智依舊很清醒，想着主公的仇還未報，心中頓時哀愁不已，便想外出旅行，聊以解悶。

在五條通的一條暗巷裏，有一間獨立的家屋，忽然有一位年輕人，大喊大叫地打開了門，跑了進去。這個人叫做堀田隼人。

「你回來了？」屋裏傳出了聲音，這人是蜘蛛的陣十郎。

「老大！」隼人帶着喜悅和焦躁的神情推開了紙門：

「聽說大石要到江戶去。」大石即內藏助。

「啊！什麼？」十郎感到很意外地，馬上從床上爬了起來。

「怎麼會呢？……」

「剛剛我到常去的那位老人家裏，我發現有四、五位武士在他的家裏，感到很奇怪，後來大石坐着轎子來了，我看那五個人都是一身旅客的打扮，出門去了。」

「嗬！嗬！」

陣十郎感到事態嚴重，自言自語說：

「莫非要幹了？」

「會嗎？」隼人說。

「嗯！」陣十郎交叉着雙臂應道。

「這件事太重要了，隼人，我們趕快走吧！」

於是，兩個人便很快地準備行囊，一方面喊着樓上的阿金，但是却沒有回音，只聽到很大的打鼾聲。陣十郎自言自語說：

「睡猪！讓他去睡吧！」

兩個人腰間各自挿了一把刀，穿好了衣服後，留了一張紙條給阿金，便趁着夜色趕路去了。

不久，他們來到日之岡（地名）的山坡，坡上有一羣旅客，隼人跟陣十郎說：

「就是前面那些人。」

陣十郎說：

「他們是否認得你呢？」

「只要那位乞丐老人不在的話，就好了。」

「但願他沒有來。」陣十郎點點頭說。

兩個人目不轉睛地監視着前面以爲是內藏助的一行人，絲毫不敢放鬆視線。兩人一步一趨地跟着，路旁的雜草越來越蓊鬱，樹木也愈來愈濃密了。

在酒店中，岩瀨還未發覺內藏助已經離去了，他以爲內藏助可能醉倒在其他的房間中，但是，找了許久都未尋獲。後來從女人們的口中，始得知內藏助已到島源去了。他一聽說大石又到別的酒店去飲酒作樂，心中便感到放心多了，因爲，在他認爲，大石是不會到江戶去的。

「我們也走吧！」

於是兩人也叫住了過路的轎子，離開了酒店。

「要不要再到新屋去玩玩？」相澤向岩瀨。

「算了！不去了。」

轎子搖幌地擺動着，岩澤坐在轎中，不禁回想着剛才內藏助說的那句話：「我知道！我知道！」這句話到底如何解釋呢？到底是指何而言呢？繼而又想，一個人在酒醉時，心裏的武裝應已解除了，那句話是否在指報仇之事呢？想到這裏，心中已有十分的把握，認爲內藏助對於他們的

試探不會起懷疑的。其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那知道內藏助早已知道他們的試探，只是沒被有他們識破而已。

岩瀨突然又想到，上一次在新屋的酒店中，聽到一位夥計（他的線民）曾經告訴過他，曾有幾位陌生的浪人，一直要求大石報仇的事情，但他又認爲，部屬因爲主人的受辱而死所引起的激怒，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會如此做的。不過，經過他長期的觀察，大石應該不會輕擧妄動的。

岩瀨想着想着，竟在轎中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他們兩人來到了新屋，這時他們才知道內藏助並沒有去島源，也沒有到新屋來，兩人這才着急了起來。後來，兩人又到大石山科的家中去，結果又撲了個空。當然，大石也絕不會在墨染的。

「莫非是跑到江戶去了？」兩人越想越不對勁。

「如果他到江戶去，不難打聽出來，好！我這就去打聽，」相澤說。

這時，岩瀨也只好說：

「好吧！如果大石走了，我們的顏面也實在太沒有光彩了。」

於是，兩個人正欲離開新屋，在門口碰到了新屋的老闆久兵衞。久兵衞告訴兩人說：

「大石先生現在正在一個『很好的地方』」

兩人一聽，又驚又喜，迫不及待地問道：

「這個所謂『很好的地方』在那裏？」

久兵衞摸着頭，欲言又止。

「在那裏我不好講，不過，那裏確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你所指的是溫柔鄉呀！」

「是呀！大石的私生活眞是欠檢點，他經常泡女人，現在又金屋藏嬌了！」

兩人面面相覷。

「嘀！嘀！大石始終就是這副德性呀！」

「請你帶我們去見他好嗎？」兩人央求老闆。

久兵衞本來面有難色，後來勉强答應了他們。

「但是你們可不要說是我告訴你們的喲！」

兩人欣喜若狂地謝過新屋的老闆。

在一條熱鬧的街上，一個經常在附近出現，衣衫襤褸的乞丐武士，連忙跑到一邊去問一個交叉着雙臂，站在街旁的一位年輕武士，他笑笑說：

「我已經給他調包好了。」

「什麼？已經調包好了！」乞丐武士說。

相澤與岩瀨派了一個人到內藏助的溫柔鄉中去刺探，溫柔鄉是位於下寺町。這位派去的人回來說：

「大石是在那兒沒有錯，而且泡上了一個女人，兩人卿卿我我，好不親熱呢！」

岩瀨聽了，還是不放心，又問：

「你有沒有看清楚他的臉呢？」

「他們在房間裏，我怎麼好意思隨便進去呢？」

後來，兩人總認爲，內藏助這個時候不致於會跑到江戶去，便放下了心。

經過了兩天，內藏助一直沒有出現在島源，至於其他花街柳巷也不見其蹤影。

「莫非他又泡在那個溫柔鄉裏，樂而忘返呢？」

其中一人說：

「當然！那還用說嗎？」

「不過，有點奇怪……？」

「我們還是去瞧瞧好了。」

於是，這天晚上，兩人便到下寺町去了，按圖索驥地來到了大石金屋藏嬌的地方。兩人考慮是否要進去看看。

「管他的！先進去再說！」相澤說。

兩人便大搖大擺地走了進去，站在一個房間

的門口敲着門。不久，一位面目姣美的女人出來應門：

「請問那一位呀？」

女人看看相澤與岩瀨不像是衙門裏的官吏，問明來意，便答應帶他們去見大石。

女人拿着燈火，說：

「請！」相澤得意地向岩瀨說：

「你看，怎麼樣！」

兩人跟在女人後面走了一段曲欄迴廊，到了二樓，兩人一直色迷心竅地瞧着女人。後來，兩人被引進了一個小房間，這時，有兩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女分別坐在兩人的身邊，看大家都坐定後，岩瀨問：

「大石還未起來嗎？」

「喲！你也知道他常在這裏呀！」

這時候！隔壁的房間有着開門的幌動聲，兩人問：

「誰呀？」坐在旁邊的女人也問：

「誰呀？」

隔壁的房間說：

「我是大石，聽說有兩個朋友來找我，是嗎？」

那位雖然自稱大石的人，但聲音却不像大石。這時候，女人已將門打開，出現一位身材魁梧的武士。兩人面面相覷，目瞪口呆。

「這是怎麼一回事？」年輕的武士問女人說：

「不是有人來找我嗎？就是這兩個人嗎？」

「是呀！」女人說。她望望這，又望望那，感到氣氛不大對勁：

「難道你們不認識嗎？」

「我們要找的大石不是這個人。」

年輕的武士縱聲大笑：

「對不起！我聽說有人找我，我就不顧一切地跑到這裏來了，我叫大石六兵衞，請多多指敎。」

兩個人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尷尬之餘，也不忘表現武士的禮貌：

「那裏，弄錯的是我們！」

這位自稱是大石的年輕武士說：

「眞有趣！竟被人認錯了！」接着便又縱聲大笑。

「兩位兄臺，今天能在此認識兩位也算我們有緣份，兩位如不嫌棄，我這非那大石的大石想與兩位交個朋友，你看怎麼樣？」

「好呀！」岩瀨雖然如此說，心裏已是七上八下了，但仍勉强與他坐下，虛與委蛇一番。

過了三個小時之後，三個人默默地走到外面散步，兩人的心裏眞不是味道，但那位自稱大石的年輕武士却是心情頗爲愉快。兩人託辭想要離去，總是被大石的盛情挽留住。這時，岩瀨向相澤示意開溜，但是，自稱大石的人雖已是酩酊大醉，却也看出了兩個人的意圖，堅決不讓他們離去。

「內藏助到底到那裏去了？莫非到江戶去了？」

岩瀨心中覺得很焦急，身爲受顧的密探，若是事情沒有辦成功，豈不是要切腹以謝主人嗎？想到這裏，不禁更加地着急。

岩瀨終於顧不了一切，便對大石說：

「我要告辭了！」

大石用手抓住他的衣袖說：

「急什麼！還早嘛！春宵一刻値千金哩！」

「我有重要的事情，非得現在去辦不可，這樣好了，我的朋友留在這裏陪你好了！」

「不要如此嘛！這多傷感情嘛！明天再走好了」。

「不不不！今天晚上……。」

「不行呀！我現在才遇到你們眞是相見恨晚呀！今天非得喝個過癮不可！人生就是要及時行樂呀！有什麼事，等明天再說好了！」

「拜託！請你讓我同去好嗎？」

大石不知是認眞地還是故意地，就是硬不讓他走。

「我不奉陪了，我現在就要走了！」岩瀨說。

大石正色地說：

「哼！眞有趣！告訴你，我說不讓你走，就是不讓你走。」

「……。」岩瀨又氣又急，狠狠地說一聲：

「告辭！」便拂袖而去。

相澤耽心岩瀨會與大石衝突，但意外地，大石並未追上去，回頭一看，大石站在皎潔的月光下，不知在幹些什麼。

相澤也不顧一切地從後面追趕着岩瀨。

「眞是他媽的活見鬼！」

武士道

「來了！」看到從東京都跑來傳遞消息的隼人，千坂兵部如此地喊着，隼人看到兵部的臉孔，回想起在京都的後街上賣着玩偶面具的面孔。兵部的臉孔像石頭般地，一動也不動，眼睛却一直瞪着前方，似乎在追憶着什麼。

「大石到底何時離開京都的，人你在那裏追過大石？他們一共有幾個人？是否行色匆匆？」

兵部詳細地追問着，隼人也一五一十地回答。

「這麼說的話，到江戶一定是明天或後天的傍晚。如果我推測沒有錯的話，今晚一定會到小田原，明天到神奈川泊……。」

「大概是這樣吧！」隼人說。

「嗯！後天我就可以看到內藏助的面孔了。」兵部點點頭說。

隼人頗爲訝異地問兵部：

「大石先生爲何會親自出馬呢？」

兵部却微笑地說：

「那還用說嗎？」接着又說：

「他的事我怎會知道？」

「但我又聽說他……。」

「你說是爲了報仇的事嗎？依我想那還不至於。不過，也不能掉以輕心，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遵命！」

「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會吧！」兵部說。

隼人退下去休息之後，兵部便派人去喊小林平七來。

兵部獨自坐在爐火旁，用雙手烤着火，腦中呈現出許多的問號，一邊目不轉睛地看着燃燒的火球，心想，大石離開了京都已引起了市民們的

議論，難道說，他要爲主公報仇的事又復燃了起來？而這消息馬上就傳到了他的仇家上野介和官方當局的耳中，但朝野也有着二派的說法，一派是贊成大石和他的部屬們應該爲他們的主公報仇，另一派則持反對的意見。而上野介爲了躲避大石們的尋仇，一直向幕府搖尾乞憐，希望能得到保護。一方面自己又躲躲藏藏，索幸住在幕府大官的公館裏。兵部想着想着，認爲大石離開了京都，莫非眞的要做那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這一天黃昏時，小林平七來到了兵部的家裏，這時兵部正在吃飯，匆匆地吃完，便會見了平七。兵部問平七：

「上次我拜託你物色的那些人如何？」

「…………」

「他們是否可派上用場？」他所指的是他們是否爲武功高强的打仔。平七說：

「那當然！一、二、三……」平七在腦中數着人數，又對兵部說：

「武功高强的大概有十人左右，我想不會令你失望的。」

「有十個人呀？我不希望用些輕率的人，我希望他們是誠心誠意地爲我做事，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才行。要物色這種人可不簡單哩！你認爲怎樣？」

平七聽到兵部如此說，似乎覺得好像在影射他不够誠意，感到有些尷尬。但又認爲，自己確實是秉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精神爲兵部辦事。正想着，兵部突然很嚴肅地說：

「小林！『赤穗浪士』是大石他們要爲主公報仇的那批人，赤穗浪士快要來了，我想你到上野介那兒去當保鏢好了。還有，要物色那些人，由你作主，要帶多少人，你自己斟酌一下。希望你能誠心地幫助我與上野介，你能做到嗎？」

「當然！我是義不容辭的！」

「…………。」兵部無語，本來凝重的面孔，綻出了笑容。聽到平七如此地回答，望着

他虎背熊腰的身子，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什麼時候去呢？」平七問。

「明天開始，一切聽我的吩咐行事，今晚，你可以去輕鬆一下。」

第二天晚上，保護上野介的人，因聽到大石欲爲主公報仇的消息，便又偷偷地搬到本所松坂町的公館。

到了第二天早晨，兵部戴着斗笠，將臉掩蓋着，神秘兮兮地從公館偷跑出來，爲的就是要迎接那位心目中的敵人內藏助。

兵部首先跑到泉岳寺，彳亍於淺野內匠頭的墓前，憑弔着永眠在地下不幸身亡的死者。在墓前已放有一束鮮花，還有未燃燒完的香，心想，這大概是留在江戶的家臣們來祭拜的吧！兵部也將一束菊花放在墓碑前，然後離去。

在秋天的墓地，顯得寂靜而明亮，兵部是在洒滿落葉的小徑上，往品川的方向而去，企圖想在半路上攔刼大石。

這條路是通往江戶的必經之路，來回地巡視了一遭，便走進「高輪大木戶」茶館，坐下來稍做休息。在茶館中，有送行的人，也有來迎客的人，上上下下，熙熙攘攘，好不熱鬧！但是，引起兵部注意的是，有兩個年輕的武士，似乎是在等待某人，不時將眼光投向來回的路上，兵部懷疑他們是否是赤穗的浪士之一。

這時候，隼人也趕來了，兵部卽悄悄地對他說：

「那兩個人可能是來迎接大石的。」

隼人偷偷地打量着這兩位年輕的武士，說：

「主公，您猜得不錯，這兩個人確實是赤穗的浪士之一，左邊的那位叫做武林唯七。」

「喔！那快來了！」兵部以緊張的語氣說。又問隼人道：

「你怎麼知道那個人的名字？他會不會認出你呢？」

「他雖然改變服裝，但是，我還認得他。」

隼人小心翼翼地，背對着武林唯七，坐在兵部身邊。約莫半小時之後，在兩位武士的旁邊，陸陸續續地出現了其他的武士，大約有十人左右，他們正圍着桌子，準備喝酒吃飯。

兵部抽著煙，皺着眉頭，說：

「可越來越熱鬧了！」

不久，又來了六位旅人打扮的武士，坐在茶館的這羣武士都一齊走上前去迎接，隼人對兵部說：

「前面過來的第二人，就是大石。」

這時，大石正被十幾個人圍在中間，與大夥愉快地寒喧着。而兵部却無言地、默默地注視着矮胖的大石。

內藏助竟公然地來到了江戶。這個消息馬上傳遍各地，而好事者也不斷地議論紛紛：他們眞的要來復仇了？

兵部憂愁的事終於出現。當綱憲慌慌張張地託人召見兵部時，兵部就感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了。

綱憲質問着兵部說：

「赤穗浪士已經離開京都，似乎有所企圖，你知道嗎？」

「我知道！」

綱憲露出滿臉的不高興：

「我所交待的事，你已經辦好了嗎？」

「放心好了！我已經命令小林平七和其他十四個人當保鏢去了。」

「才十四個人，那不夠！」

「我想大石他們不致於是來報仇的，卽使是，我們這麼多的人也已綽綽有餘了。」

「對方來了多少人我們不知道，或許來了一、二百人也說不定。」綱憲擔心地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想大石他們大概不敢隨便去找仇家報仇的，因爲這樣會違背政府的法令。假如他們因報仇而爲自己惹來殺身之禍，現在有多少這種忠心耿耿的人肯如此做呢？」

「不過，這也很難說。」綱憲愁容滿面地說。

「有些人因怨恨我的父親，所以秘密地庇護大石，我這個身爲人子的，實在不忍看到他如此地困惱，現在凡事皆仰仗着我，我不能有絲毫的差錯。爲了彼此的安全，我想接他到我這裏來，這樣做較妥當些。兵部！你要多替我想想，我希望你能答應我的要求、幫助我！」

兵部若有所思，低着頭不說話。

「對不起！主公，我無法爲您辦到！」

「什麼？」

「恕我難以辦到！」

「爲什麼做不到？你一向對我忠心耿耿，爲什麼做不到？」

綱憲氣得渾身發抖，整個房間的空氣顯得極爲緊張。

「主公！」兵部抬起頭說：

「爲了您個人的私事，我辦不到！」

那種不怕死的氣魄表現在兵部的眼上。綱憲鐵青着臉站了起來：

「你給我滾！」

「小林他們也是怪可憐的！請您信賴他們。」

兵部說完，便站了起來。

這時，站在門外的總管色部又四郎安長很不放心地看着兵部眼眶通紅地，向他點點頭，便跑了出去。又四郎突然有一種意念閃入腦內，兵部可能會去切腹自殺，於是，便隨後追了上去，一邊想着剛才的那一幕。

又四郎沒有追上兵部，返回綱憲的房間時，綱憲也吩咐他去瞧瞧兵部怎樣了。又四郎只得再去尋找兵部。

找到兵部後，又四郎對兵部說：

「爲了避免以後的麻煩，將大石暗殺算了！」

但是，兵部搖頭拒絕了。

」

「用如此卑鄙的手段，不是武士道的精神。

岩瀨和相澤連夜地趕到了江戶，這已是內藏助到江戶的三天以後了，兩人來到衙門，看到內藏助已報了流動戶口，嚇了一跳，不敢再逗留在江戶。因爲他們身爲密探，但事情却沒有成功地辦妥，唯恐會被主公治罪。兩個人便討論着，回去應如何向主公解釋。一個說：

「我想大石不致於會來報仇，我們只要將此事報告官方。如果大石想報仇的話，不會如此大搖大擺地到江戶來。但是，這個理由行得通嗎？」另一個說：

「我想大概行得通。不過我們要打聽清楚大石住在什麼地方，回去才好交待。」

兩個人好不容易查出了大石的住處，大石正投宿在芝三田松本町前三忠大夫的家中。由於忠大夫與淺野家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大石便寄宿於忠大夫家裏。在這裏，內藏助接見了一些以前的舊同志；一方面他仍然不改其樂地一天到晚沈醉於酒色之中，看起來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的作爲。兩人偵察的結果，便放下了心，連袂地來到了曾根權大夫的家裏。曾根權大夫見到他們說：

「你們兩個人怎麼搞的？主公已在生你們的氣了。」

兩個人便將他們所調查的結果，認爲內藏助並無復仇的計劃，告訴了權大夫，並請他傳達給主公知曉。

「我當然會爲你們傳達；不過，主公昨天聽到內藏助在江戶，本來想到處去遊玩的，便趕快回來了。他對你們怠忽職守感到非常生氣。本來發脾氣地說要將你們開除的。不過，你們雖沒有功勞，但也有苦勞，好吧！我會好好地爲你們傳達消息給主公的！」

「謝謝你！謝謝你！」

隨即，權大夫却露出神秘的微笑說：

「從今天開始，你們不再是屬於我們這家的人了，但是，你們的話，我仍然會轉告給主公的。」

兩個人默默地無話可說。

這時，內藏助很悠閒地與舊日的同志們見了面。後來，在他來到江戶一個禮拜之後的十一月十日，舉行了一個會議。跟他同住一起的前川忠大夫命令家裏的人，嚴密地監視着附近是否有陌生可疑的人物。大石與十多名同志聚集在密室裏開會。

內藏助與奧野將監、河村傳兵衞、原惣右衞門、岡本次郎左衞門、潮田又之丞、中村勘助、大高源吾、武林唯七、滕田新左衞門、中村清右衞門、堀部安兵衞、奧田兵左衞門、高田郡兵衞等十四個人開會之時，堀部安兵衞代表江戶的同志發表意見：

「請問總管，爲主公復仇的事何時開始呢？」

「這件事情現在還不能決定，等到時機成熟，馬上就可以開始。因爲這件事牽涉的事情太多，必須從長計議才行，不可隨便輕舉妄動的。」

「但是，這樣無限期的拖延下去，會減低同志們的意志，我想明年三月舉行如何？如果一拖再拖，情勢會對我們不利，請您考慮一下。」

安兵衞很熱心地向內藏助提供意見。

內藏助雙手交叉着手臂，想了一會，說：

「好吧！就明年三月，現在我們必須早作準備。」

在座的同志們聽內藏助如此說，都不禁爲之雀躍。

安兵衞又說：

「如果決定在明年三月的話，我想我們最好能到京都去接受您的指導，因爲在江戶比較容易走漏消息。」

於是，內藏助接受了安兵衞的建議，開始爲明年三月復仇的計劃作準備。

內藏助又匆匆地從江戶回到了京都。那時已

是元祿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了。這時，吉良上野介已向政府申請退休，想去隱居起來，由他的養子左兵衞克紹箕裘。

江戶的同志們聽到這個消息，認爲上野介得到政府的允許退休，這表示政府對上野介的所作所爲已不再加以追究，不禁着急起來。於是，急進派的原惣右衞門及大高源吾急忙地趕到京都找住在山科的大石，向他建議要提早復仇之事。

由於原惣右衞門與大高源吾年紀較長，個性較爲固執，大石想要說服他們頗爲不易。

於是內藏助便在山科開了個秘密會議，決定是否要接受這兩個人的建議。但是，開會的結果，復仇之事仍然維持在明年三月。

原惣右衞門很生氣地質問大石：

「幕府當局已經太便宜了他，我們不能就此眼睜睜地看他如此消遙法外。所以，我認爲應該趁早解決這件事情，以洩心頭之恨。」

這些話，大高源吾、潮田又之丞、中村勘助都一致地贊同，而其他的人也異口同聲地表示要提早復仇。

內藏助認爲一向很冷靜的原惣右衞門，今天爲何如此地激動，便沈默不語。

由於原惣右衞門年高德劭，年輕人便會很容易盲目地聽信他的話，內藏助很了解他們的心情，於是開口說：

「我的想法也是跟大家一樣，但是復仇的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萬一有什麼差錯，不但仇報不成，每人都還會惹來殺身之禍，所以，我希望大家沉着一點，不要太過於激動，等待時機成熟，好嗎？」又說：

「復仇之事有許多計策還未計劃好，再說，你們如此太過於衝動，我們總不能暴虎憑河呀！首先我們在軍略上就不够成熟，我的想法不會有錯的，請你們務必要相信我，再等上一段時間。」

大石的語氣很誠懇，原惣右衞門不得不接受內藏助的勸說。

「你如此拖延，會不會影響士氣呢？」

內藏助說：

「一個人只要忠心耿耿，爲主盡忠的節操不變的話，即使時間拖得再久，這種志氣必然不會輕易改變的。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呀！爲了能將這件事徹底的辦成功，希望大家能記住『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

大石說話，執地鏗鏘有聲，沒有一個人敢吭聲。

分裂

離本所松板町吉良上野介僅咫尺處，有一間五兵衞開的米店，這個人不是別人，他叫前原伊助，正是大石的部屬。這位五兵衞由於待人誠懇，做起生意童叟無欺，而且服務又週到，不但受到附近鄰居們的喜愛，甚至吉良家的佣人都對他的印象很好，頗得人緣。

米店的老板五兵衞，背着一袋米送到一位客戶的家。

「你好！我送米來了！」

「喔！來了？」

出來的是堀部彌兵衞。

「謝謝你！」米店老板便將米倒入米缸中。

這時，從裏面走出一個年輕人，（這三個人都是內藏助的人）兩人就問他：

「喂！有什麼消息沒有？」

「沒有！不過，春天快要到了，吉良的棺材快抬過來了！」

「不要開玩笑，到底有什麼消息？快告訴我們！」其中一人說。

於是三人便在房間中密談了起來。

「吉良上野介雖然年紀大了些，但最近精神矍鑠。我常藉着送米進去的當兒，察看他家的情勢。在公館的四周有三個警衞所，日夜都有人擔任防哨。」

「儘管他們警戒森嚴，但都是一羣烏合之衆，要殺掉他們是挺容易的。但是，大石爲什麼要顧忌這麼多呢？」

這時候，彌兵衞的太太突然推開紙門說：

「你們講話的聲音太大了，小心隔牆有耳呀！」

米店的老板伊助放低聲音說：

「我們希望所有的同志能在亡君三周年的忌日之前完成這個任務，彌兵衞您可要多多保重身體呀！」

彌兵衞點點頭，問伊助說：

「你有沒有碰到高田郡兵衞？這個人血氣方剛，曾經吵着大石要趕快報仇，但是，大石却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他看到大石日夜冶遊，氣得要命。」

「安兵衞是否也和高田郡兵衞一樣呢？」伊助問。

「當然！不過，安兵衞比較能深思熟慮，比郡兵衞沈着些！」老人提到自己的女婿安兵衞，非常得意。

由於當時大家對於復仇的事情議論紛紛，步調都無法協調一致。伊助也將這種情形告訴了彌兵衞。

伊助不能在彌兵衞家中待太久，便告辭出來，接着又來到了高田郡兵衞的家。只見他家門口的玄關上排滿了木屐、草履，顯然家中來了許多客人。

房間裏，郡兵衞與小山源五右衞門及進藤源四郎交叉着雙臂，臉色很凝重，似乎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看到伊助進去時，高田郡兵衞便對他說：

「小山源與進藤源要跟我到京都去找大石，好好地向他勸解一下，因爲大石在京都又故態復萌，開始喝酒作樂了。」

在另一個房間中，一羣年輕的武士在閒聊着，內容都不外是誹謗大石。這種現象，使得伊助憂心忡忡，便直覺地感到，這一羣武士都不是忠心耿耿，有眞正節操的人，都是些騎牆派，意志頗有問題的武士。

伊助想到報仇的大事的確是不容易完成的使命，不禁替大石躭心着，是否他的做法在團結士氣上有了問題？但是，他又想到這些武士都不是

有骨氣的人，只是隨意地叫嚣漫罵。

他回到米店之後，便儘量收集有關吉良家的情報。這時，正巧大石派了一位神崎與五郎，從京都來到江戶偵察敵情。伊助非常高興，於是便委託他專程去採聽住在麻布吉良上野介的內情。因爲聽說上杉家竟有保護吉良上野的企圖，要吉良搬到上杉家去住。由於上杉家豢養了許多武功高强的武士，所以非得詳細調查不可。

於是神崎便賃居於麻布谷町，化名爲美作屋善兵衞，扮做賣扇子的小販，藉此經常出入上杉家，探探實情。

關於復仇之事，大家的意見分歧，有急進派的，也有溫和派的，因此才造成了京都的武林唯七擒大高的事發生。

這個消息馬上傳遍了同志之間。但是內藏助依然故我，仍舊過他的放蕩不羈的生活，經常地日夜買醉，常常醉倒在花街柳巷的臭水溝裏；也常看到他左擁右抱地摟着女人，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大家看到大石如此糜爛的生活，都搖頭嘆息，認爲他身負報仇的重任，應該會稍加收斂些，沒想到依然如此墮落。這時江戶急進派的武士們對內藏助的計策半信半疑，於是，內部分裂的局面便逐漸明朗化。而小野寺十內爲了阻止同志間的分裂而奔走於京都江戶之間。

江戶急進派的同志們計劃着要即刻進行復仇的事，便寫了一封信給原惣右衞門說，要報仇的話，他們十幾個人也就够了！十內看到了這封信，便急着去告訴內藏助。沒想到，內藏助對於他們這種行爲却表現出無所謂的態度。他說：

「有一些節操不够，意志動搖的人，以及半途後悔的人，他們的行動不能與我一致，可以請他們退出。」

十內對於內藏助的話不敢苟同，遂以嚴肅的面孔來表示反對。

「想脫隊的人有很多，趁此機會來一次清黨！」內藏助又說：

「當時大家美其名是要爲主報仇，而大家也發誓加盟復仇的行列。現在，有些人已露悔意，我也不會勉强，我會將他們的發誓狀退還他們。現在我要採取精兵主義，只要有五十個人就够了！」

「總管說得極是！」十內說。

大石又說：

「反正現在時機未到，再等一段時間再說：」

「這樣好了，我趕快派人攔阻他們，曉以大義，讓他們能够了解您的意思！」

兩人談了一會之後，十內便告辭了。大石送十內到門口，便返回屋內，他的兒子主稅告訴他說：

「江戶方面有消息來了！」

內藏助便急急忙忙地將信拆開，快信的內容是說，大學（淺野的弟弟）的俸祿因故被幕府沒收了，暫時寄身於安芸。這麼一來，內藏助如此忍辱負重，想努力重振淺野家業的希望，又成爲泡影。

內藏助看完信後，淚水盈眶，嘆了一口氣，仰天長嘯，面目憂戚地目瞪着窗外。

好事多磨

千坂兵部發現，他一向認爲傻瓜的大石，在接到大學的快信之後，竟然如此地憂愁滿面，他不斷地注視着，一邊在腦海中斷定，這封信一定會引起大石復仇的擧動。

爲了要確實地掌握今後大石的行動，便很緊張地計劃下一個探討大石的步驟。

兵部也從隼人之處得到了有關大石的情報。但是，從大學寫信給大石至今，可能發生的變化都沒有任何的痕跡。根據別人傳來的消息，內藏助還是跟以前一樣地酣於逸樂，每天仍然過着放蕩不羈的生活。而大石的部屬同志們對於他這種作爲都感到不滿，有漸與他脫離的現象。

有一天早晨，兵部跑到松坂町吉良上野介的公館，也不與主人打個招呼，就直往裏面保鏢們所住的單身宿舍跑了進去，身後還跟着傭人抬來犒勞大家的四甕美酒。這時候，小林平七從屋內出來，喊道：

「千坂先生……」大夥聞聲，也都跑了出來迎接。這十五個人正在下着象棋，打發時間。

「你們玩你們的好了！」又說：

「我本來早就想來看看你們，大家都好嗎？」

兵部招待着大夥盡情地喝他帶來慰勞他們的美酒，並且，要求大家勤練武功。平七問兵部說：

「對方還未來嗎？」

「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對方是說來就來，我們要提高警覺，小心防範！」

當兵部要告辭時，在門口碰到了吉良家的老管家。管家說：

「哎呀！千坂先生，眞是怠慢！怠慢！我們主人知道你來一定很高興！請到這邊來！」

「那裏！那裏！不用客氣！我是來看看小林平七他們的！」

他被帶到一個隱僻的房間裏，佣人送上了茶點，隨即，吉良上野介也出來了。他說：

「我聽說淺野大學的俸祿被沒收了，暫時被覊留在安芸，有沒有這回事？」

「有呀！我早聽說過！」兵部漫不經心地說。

「哎呀！不妙！」上野介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地說：

「上級的意思也太過分了些！淺野的家業不能復興，其咎在我。我當時也非存心讓淺野內匠頭切腹自殺的，只不過那時爲了逞一時之快，沒想到却害死一個年輕有爲的人，唉！」

兵部對於上野介如此地嘆着氣，竟不知該如何接腔。

上野介一向對千坂不具有好感，兩人話不投機，便說：「你請慢慢用吧！」打了聲招呼，逕自進屋去了。

等兵部回去後，管家看到主人一臉的不高興。上野介說：

「千坂回去了？我對他實在沒有好感，我看找個機會跟綱憲說一下，讓他回家鄉去算了，我覺得他對我絲毫沒有誠意。」

管家多仲說：

「請您不要生氣！千坂這個人不錯，只是您對他不太了解。」

「不！千坂對我有惡意。當綱憲說要保護我時，唱反調的就是他！」

「是這樣嗎？」多仲對於上野介出乎意外的回答感到很奇怪。

「剛才千坂有沒有跟你提到赤穗浪士的事情？」

「有呀！兵部告訴我說，要多注意！」多仲

說。

「什麼！注意！」上野介睜大着眼睛說：

「莫非兵部認爲他們會來襲我嗎？」

「他沒有肯定地說，不過，要我們預防萬一！」

「這種普通的話，誰都會說！」上野介冷淡地說。

「連要保護我的誠意都沒有，再如何地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即使有，他對我會有什麼表現呢？」又說：

「綱憲難道會對他的老子見死不救？不！不！我想他不會。一定是兵部從中搗鬼。唉！我年紀大了，死也不足惜。」

上野介惱怒地發着牢騷，激動地說完後，又問：

「兵部還說些什麼沒有？」

「沒有！只是一再地說要預防萬一，多加小心！」

多仲又說：

「兵部還交待說，您老人家如果要離開家到外面走走時，要特別地注意，不要隨便與身份不明的人搭訕；如果要僱用人的話，一定要調查清楚底細，看是否有問題。」

「嗯！」

聽了兵部交待的這些話，想着赤穗浪士要復仇的計劃，一定會付諸行事。想到這裏，不禁感到恐怖萬分，覺得危機四伏。爲了避免對方的尋仇，想想還是到上杉家去躲避一下較好。

上野介想到自己如此老邁之境，還要躲避赤穗的尋仇，不禁悲從中來。

淺野大學俸祿被沒收，羈留在安芸的消息，好似一塊石頭投入池塘裏，激起了一陣的波動。赤穗的浪士們有的喜悅於報仇的時日快到了，有的爲了淺野家沒有希望重振而感到難過。唯有內藏助仍舊過着他那放蕩的生活，他如此貪於逸樂的糜爛生活，所費不貲，與他的身份，不相符合

。儘管被浪士們不明內情地加以攻訐，他却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

最了解內藏助的是跟了他許多年的小野寺十內，主僕兩人一直不顧他人的攻擊與誹謗，仍舊按着他們原先的計劃，一步一步地實行着。

那些過去均憤氣填膺的武士們，看到這些現實的狀況，如主公的家業頹廢，內藏助的沈迷酒色，對於復仇的決心漸漸動搖了起來，節操也有了變化。有一天，內藏助與十內在家中的二樓上閒談，十內對於過去那些視死如歸，決心爲主公復仇的忠心志士們，現在竟然都已不再是忠心耿耿，心中覺得很憤慨。

「這是難免的！」對於十內的憤慨，內藏助安慰他說：

「人都有現實的一面，會造成今天這種局面，是理所當然的，不能怪他們！」又說：

「這件事不能勉強，我如此地驕奢淫逸，誰都會對我失望的！」

「但是，總管您這樣做，是爲了矇騙敵人呀！」

「但誰能夠了解我呢？」內藏助苦笑地說。

兩個人相對地嘆息着。

堀田隼人在五條通的密窟中，正在瞧着來信，不經意地說：

「越來越有趣了！」

一直望着窗外的蜘蛛陣十郎，突然開口了：

「到底有什麼好消息？」

「淺野大學將要到安芸去，現已經離開了江戶，接到這封信的兩天之後，會路過伏見，我們可要好好地監視！」

「他就是那位已經自殺的淺野內匠頭的弟弟呀？」

「是呀！但是住在山科的大石會有怎麼樣的行動，這是值得我們去了解的！」

身爲舊主的弟弟，很委屈地被羈留在安芸，

以淺野家賴以柱石的大石，會用什麼樣的態度來會見淺野大學呢？他又如何來安慰這位舊主的弟弟呢？這些問題，都是身爲密探的人所必須知道的事情。

「時間太匆促了，不然，我就可以設法潛伏在大石的家中，探以虛實。」陣十郎說。

「這沒什麼了不起！」隼人說：

「對於監視大石的工作，我們必須伺機而行，千萬不可莽撞行事，欲速則不達呀！」

這兩個人都是受了千坂兵部所託，來查探大石擧動的。但是，經過他們多日的偵察，發現大石對於復仇的事情仍然毫無動靜。

他們也由於長久的監視而毫無所獲，漸漸地感到有點白費心血。隼人問：

「根據你最近探查的結果，有否進一步的消息呢？」

陣十郎笑笑說：

「現在我已經了解大石的爲人了，我看千坂先生是看錯人了。」

他認爲大石整日沈醉於脂粉陣中，飲酒作樂，對於復仇的事根本不會著手行動的。似乎對於大石腹中有多少斤兩，都摸得很透徹。

隼人却不以爲然地說：

「你可不能這樣說，我認爲大石並不是如此簡單的人物。他雖然整日沈醉酒色，過醉生夢死的生活，也許並非他的本意，或許在這種玩樂的背後，隱藏着陰謀。」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仍會來報仇嗎？」

「我想會的！因爲我了解大石的個性，他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不管上野介躲到什麼地方去，他是絕對不會放過他的！」

「千坂兵部爲什麼會婉拒吉良上野介躲在他家的原因，就是爲了怕對方來找他報仇。而且，如果躲在上杉家，對方也找上門報仇的話，對上杉家的名譽也是會有影響，所以，這也是上杉家不收留吉良上野介去住在他家的道理。

陣十郎將煙蒂打掉，微笑着說：

「那不是很糟糕嗎？」

隼人說：

「我們還是要繼續探查大石的事情。不過，柳澤他們怎麼一點兒動靜都沒有，到底在幹些什麼？」

「他們的事上次阿仙不是提起過嗎？……」

隼人把兵部寄來的信，翻來翻去，說：

「我們該怎麼辦呀？」

「好吧！」陣十郎站起來說：

「我想大石不會去迎接淺野大學的。不過，或許可能會有什麼變化發生，我盡力去搜集情報。我會叫阿金去請阿仙出來幫幫忙。」

話還未說完，門被打開了，進來的正是阿仙。

被流放到安芸的淺野大學，由幾名隨從陪伴着，開始過他們寂寞的旅程。八月初到達了伏見，這時候，酷熱的暑氣依然灼灼逼人。但是，從陽光的照射之中，感覺到秋天的脚步進了，人們在胸中感到稍許的秋意，默默地在乾燥的道路上繼續地行走着。

大學對於內匠頭儒弱的一面嘆息着，一方面對一家所遭遇到的不幸而表現沈着的態度，對於幕府對他如此殘酷的處置，一開始便不抱着反感，因爲事情已到了如此的地步。至此他心中已無任何牽掛，從容地應付未來的境遇。

當經過山科旁邊的通道時，風正强烈地吹襲着，附進的竹藪及草叢都如海潮般地波動起伏，人們爲了躲避强風吹起的塵煙，便將眼睛側向背風的一側。

「大石先生的寓所就在附近！」一名隨從走到轎邊，這樣地說着，大學望着一片朦朧的山嵐，點了點頭。

在狂風停息的中間，可以瞧見陽光普照下的山野，以及長滿了松樹的綠色山林，山路旁，有幾間分散於各處的小屋。

大學回想到亡兄的總管，身材矮小，胖胖模樣的大石，今晚可能會到伏見的旅館問候自己吧！他心中自忖着：那個人會爲哥哥的復仇作打算嗎？

大學對這件事情感到不可思議！認爲內藏助不可能做到如此果斷的事情。對於他這種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覺得不應該。如果將事情擴大的話，更是不堪設想。淺野的親戚們，尤其是宗家的意見，就是放棄報仇之事，大學心中也知道。

如果大石來了，會說些什麼呢？是否會提起這件事？希望他不會提及。

大學雖然對於目前的處境感到不滿意，但也只有認命了，但是，心中却油然生出一種懼怕見到大石的感覺。

這一行人到了伏見的旅館時，果然有許多的舊臣聚在門口迎接着。由廣島的宗家出來與大學打着招呼，接着是京大阪的代表，還有播州來的舊臣。

自從家破人亡，一家人都分散在各處，今天好不容易聚集一堂，好不熱鬧！只是大學被流放到安芸，大家不禁感到黯然神傷。

雖然如此，能有這麼多舊臣們來分擔大學的悲傷和痛苦，這也是種寧靜的喜悅！一直坐在大學前面，低着頭，緊靠在紙門旁，不想離去的老人，看到如此的景象也點點頭。在另一個房間中，一羣年輕的人們爲了主公家的不幸而嘆息着。

幾座燭台上的蠟燭正燃燒着，閃爍着燭火的燭光，令人感到初秋的夜晚氣息。

進藤八郎右衛門奉命從廣島派遣來迎接大學，這時他大聲喊着：

「怎麼沒看到大石先生呢？」

這時，夜已經深了，寂靜而祥和，蠟燭在一旁默默地燃燒着，燭淚不斷地淌在燭台上。

「總管患了感冒，所以無法親自來迎接！」

有人這樣回答着。

大家很自然地將視線投向這個開腔的人。

「生病?!」

八郎右衛門驚訝地問道。他是進藤源四郎的伯父，與內藏助家有些淵源。八郎雖然沒有做過光耀門楣的事，不過却有着相當的地位，在宗家仍受到重視。

雖說生病是不得已的事，但是大家對內藏助的缺席感到十分不滿，除了八郎右衛門之外，大家都將這份不滿藏在心裏，不敢發聲。

在座的進藤源四郎、奧野將監、小山源五右衛門，對於中心人物內藏助未能前來迎接，感到很內疚，因爲他們知道內藏助生病只不過是個藉口罷了。

「總管是……。」源四郎與將監囁囁地說。

「究竟是怎麼回事?」

將監痛苦地搖着頭。

是不是內藏助托辭生病，仍在酒樓飲酒作樂呢？……小野寺十內也沒來。這位領導人物今天不出來迎接，是否明天也不出來見見大學呢？還是他們正在秘密地計劃某事？將監心想最近與內藏助之間，距離似乎疏遠了許多，與其說是彼此生活方式的互異，不如說是自然現象在改變兩人的關係；將監已淡淡地感覺到眞正的原因，但是要清楚地探究出癥結所在，難免有些躊躇。就好像是動過手術的病人害怕再去觸痛傷口的部位一樣。

將監在內心深處，害怕再見到內藏助，不願再像以前一樣，與他往來。撇去內藏助的家庭不說，內藏助墮落的生活，也是導致將監避免與內藏助碰面的原因。

在諸同志中，內藏助是僅次高祿爲大家所重倚之人，照理說應該更密切地接觸他，積極地籌劃報仇事宜才對，然而，將監一見到內藏助，總會激起儘快離去，不想與他深談的念頭。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對復仇大事持着不同的看法呢？

有一次，將監看過一部「九星」的命相書，

曾私下思忖着，難道眞有支配人類命運的星宿嗎？人的命運與星光的强弱是否有關呢？將監想想內藏助，又想着自己，代表內藏助的星光表現得很强烈，而自己的星宿却較微弱，站在他面前總覺得自己有一種被壓抑的感受，是否就是這種緣故呢？

本來將自己荒謬的想法一笑置之，但是這種星宿間的關係以及自己與內藏助之間的問題，不停地在腦中翻攪着，似乎與內藏助的關係，必須藉星宿來解決一般。

「無論如何，自己在氣勢上的確是比不上他。」

這句話，似乎已將彼此的立場劃分得很清楚。

將監相信自己的才能，也深信自己對復仇的摯誠絕不落後於人，但是，在內藏助的面前，自己如此低聲下氣的表現，不禁使自己的頭腦停頓了下來，信心也起了動搖。對於默默地表現出一付輕鬆態度的內藏助，覺得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壓迫感，甚至於自己醜陋的表現，似乎要被他吞下去的感受，好像內藏助那張平靜的臉後面，燃熾着一團烈火，使自己感到目眩。

將監在不知不覺中，與內藏助的距離越拉越遠。但是，他並不瞭解，自己與內藏助距離的拉遠，正意味着自己已逐漸喪失報仇的信心。雖然他無法知曉內藏助沒有親自來問候大學少爺的眞正原因，但是，在同志們的面前，仍覺得難爲情。想着自己最近與內藏助的疏遠，似乎被什麼東西隔住，不禁湧上一股憂鬱的情緒。

這時，進藤八郎右衞門說了一聲：

「請！」

並以眼神示意給源四郎，要他到另一個房間去。

「請稍留意你所說的話。」

八郎右衞門回過頭，以做伯父的口吻說。

這句話好像具有某種重大的意義，源四郎也察覺到了。

兩個人併肩走出走廊，來到一間沒有燈光的房間。

「這裏比較好吧？」

源四郎打開紙門，在黑暗處突然出現一個人影，緩緩地動着，好像要浮上來一般。

「很對不起！」一個堅定而低沈的聲音。

兩人自然地下意識讓開了路，目送着沿着走廊，急急離去，商人模樣的背影。兩人心想着，可能是在這裏貪睡的伙計吧！蜘蛛陣十郎就這樣消失在庭院的暗處。

「叫人拿燈籠來好嗎？」

源四郎佇立在黑暗的一角，如此說着。

八郎右衞門對於那位鬼魅般，突然消失的背影感到不是滋味，環視着陰森森的房間，點頭說：

「嗯！」

窗外，竹葉正隨風四處搖曳着，兩人推開紙門，讓障子將明亮的燈籠提進來。

「不是別的事，但……，」八郎壓着嗓門說：

「老實說，這次我被選中，從廣島派到這裏來，是有原因的！因我是你的伯父，又與總管有些親戚關係，所以才會被選上的！」

源四郎點點頭。

「我這樣說你大概也可了解，上級以及廣島的同志，對於你們的事，都感得很頭痛！」

源四郎默默無語。

八郎右衞門仔細地凝視着源四郎的表情。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當然是指復仇的事！」源四郎不知如何回答。他認爲同志之間必須各自保守著秘密。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也不太淸楚！」

「不必隱瞞，我又不是外人，你們認爲重要的事情，對我來說也是一樣地重要。我想去會見

大石，他既然生病不能來，如果有空的話，我想去拜訪他。你是否可以告訴我事情的眞相呢？」

源四郎很懦弱地說：

「我個人的意見，實在是無法奉告！」

「………」

八郎右衞門不太高興地閉口不語，凝視着在如此秋意漸濃的寧靜夜晚，正吸着油燃點着的燈心，突然說：

「你不考慮考慮我的立場是不行的呀！」接着說：

「事情的大概情形我是知道的，因爲跟你有親戚關係，上級才特地派我來這裏，如果你不跟我說清楚，我是不能回去的。究竟復仇是何時開始呢？我這樣不停地追問或許你會覺得厭煩，不過我絕對不會洩漏給別人，我只向上級報告！」

正如老人般地執拗，八郎右衞門的語氣越來越堅定。然而，源四郎對洩漏同志間的機密，實在是缺乏足够的勇氣。源四郎想到了房間裏的小山源五右衞門，及奧野將監，便壓抑着自己卽將爆發的脾氣。等待着回答的八郎右衞門，想到如果給外甥稍許的考慮時間，這種要求或許外甥會勉强同意的。

陣十郎從某個暗處，偷窺源四郎離席而去。

源四郎找到將監，將八郎右衞門的問題稟報將監。將監聽了之後，臉上微微露出難色，無法立刻回答。繼而又想，既然八郎右衞門如此地坦誠相待，那麼告訴他也無關緊要，反正對方是本家。將監遂稍微躊躇地告訴源四郎。

對於裏面的大學，主僕之間的關係似乎比平常來得更密切。不僅是將監，卽使源四郎也視大學爲中心支柱。源四郎聽了將監的回答，覺得很有道理。

「總管呢？」源四郎覺得很奇怪。

要是內藏助也站在同樣的立場，他會如何回答呢？對於這一點源四郎實在有點擔心。

將監聽到這句話，突然臉色一變，顯得極不

高興，嘴唇只是囁囁地牽動着不說一句話。

「反正是從本家來………」

自己反反覆覆地說着這句話，突然想到什麼似的，頓時心中感到一陣舒暢：

本家……對了！這樣不是很好嗎？但大石會如何批評呢？縱然未曾受祿，自己也沒有愧對過主公，一切事情應該是這樣的，不是嗎？這件事無論在誰面前，都可以自作主張地說出，對！應該是如此的！

將監對於自己沒有發現這個事實，一方面覺得奇怪，一方面呈現一種容光煥發的臉色，以驕傲的態度說：

「就這樣好了！」

源四郎站了起來，回到八郎右衞門的房間中，將復仇的計劃原本地告訴了他。

「嗯！」

八郎右衞門聽後，深深地點點頭，臉上呈現異樣的神色，問：

「什麼時候？」

「這一點還沒有確定，必須等待大石的指示！」源四郎回答着。

伯父默默不語，臉色更黯淡了。窗外，只有竹葉搖曳的聲音，彼此相對無言。

「怎麼了？」源四郎看着八郎右衞門嚴肅的臉色，如此說道。

「作爲人臣之心情，就是如此，這是天下的大事，你應該要有明確的辨別之心。我們主公所憂慮的，也正是這一點。因這點對整個事情有很大的影響。」

這就是八郎右衞門這次所帶來的使命，他所講的話，事先都已準備好了，並一直以一種高壓的語氣，告誡般地說話。

「你們急欲報仇雖是好事，但會給宗家帶來災禍，我們不能認爲這是主公的遺志。你們認爲是忠的事情，反而會變爲不忠，你們應該好好地思考這個道理。對於幕府要結黨徵羽，是一件嚴

重的大事。到如今，這件事不容易辦成功，你們難道看不出來嗎？幕府絕不會袖手旁觀的。如此一來，會連累到整個家族的命運！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狂暴的舉動。但是作為人臣應該盡職，不是嗎？可是這樣不是太魯莽了嗎？」

源四郎聽了臉色大變，想提出異議，但看到伯父以本家作後盾來威嚇，不得不低下頭。

「上級曾說過要阻止你們做這件事，你們眞要冒險去幹嗎？」

八郎右衛門加强語氣地說到這裏，又轉以溫和的口吻說：

「你只要按照我的話，跟大家說明一下上級的意思就可以了，任何人聽了都會覺得有道理的。」

大廳裏逐漸有人告辭離去。在窗戶的紙門邊上，飛蛾從空隙裏飛了進來，正在燈籠的光亮處飛舞着。八郎右衛門拿着扇子，用力一擊，將飛蛾打落了下來。

這時，風已停息了，夜霧迷漫於樹林間。在山科內藏助的家中，柔和的燈光從窗內洩了出來，正在看書的主人，伸了個懶腰，將雙手放在火盆邊烤着火，暫時享受着秋夜的寧靜。在寂靜中，似乎可以聽到從遠方傳來的陣陣喧嘩聲。

內藏助腦海中突然浮現了大學的模樣。

因為是兄弟的關係，大學與已故的主公一定非常貌似。雖然遭到這些不幸的事情，主公羞憤自殺，但如此光榮的家世，竟也從此沒落了下去。

實在是空虛……。這個感覺一直不斷地充塞在內藏助的心中。雖然他們兄弟倆都遭逢不幸的境遇，同時也瓦解了其他的同志，使大家流離失所，分散在外。這些同志們今天晚上，都聚集在伏見的旅館中迎接大學吧！宗家大概也有派人來迎接，他們之間會談論些什麼事呢？

曾經很明睿地觀察淺野本家意見的大石，他雖沒親自在場，但是，也能推測出來，那些本家

親戚們會以消極的態度來阻礙自己復仇的計劃。由於現在已是太平盛世，使人很容易喪失以往的覇氣。自己原先所擁有的東西，不願輕易地喪失它，現在的處境，不管是好或壞，做法不管是對或錯，自己一直認為是絕對正確的！

那些享有封邑與有官位的親戚們，都希望平穩無事地生活下去，他們也不願意喪失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因而自然反對內藏助的復仇行動，是理所當然的。雖然親戚的家臣們對幕府的措施不滿，但對於這種違反法律的舉動，也力加阻止，以免影響到全體親戚。猜想到這裏，他便陷入迷惘的旋渦中。

亡君的弟弟大學淺野介，對於復仇之事不表贊成，內藏助大概是知道些，或許是由於親戚們的壓迫，也許是他自己的想法。雖然他與亡君是兄弟，但他卻沒有亡君那種悲壯而雄偉的氣魄。

阻撓報仇舉動的，不僅是上杉、吉良等仇家，連幕府及親戚們也力圖反對。內藏助想到這裏，便想要到旅館去見大學。他如此地空想，大概是覺得有些不對勁吧？

內藏助用火箸撥動着火盆內的炭火，在如此寂寞的秋夜，聆聽着蟲鳴聲，那個掛在屋簷下的風鈴，也傳來陣陣清脆的鈴聲，使得夜更加深沉。

主稅在做些什麼呢？

內藏助突然想到他的兒子。想着自己常在歌舞笙嘩的酒樓中，與美女們飲酒作樂，而將主稅單獨留在家裏的情形，對他覺得很歉疚，但是，暗地裏覺得自己會如此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在房間裏的主稅，看到父親無聲無息地走進來，問道：

「父親，什麼事？」

內藏助走到一旁坐下，主稅紅着臉，微笑着將正在寫的信蓋住。

「可以睡了，」這句話剛到喉嚨，便看到主

稅的信，是不是寫給已回到娘家的母親和弟弟的信呢？他這樣想着，但還是避免去詢問他。

作爲父親的內藏助，看着主稅的房間，對於主稅平時以什麼來過活一無所知而憎恨着自己，認爲自己沒有盡到作父親的義務。

他一邊整理着房間，一邊地想着，主稅看父親如此，似乎若有感觸。

「你不覺得寂寞嗎？」作父親的以和藹的語氣問兒子。

「不！還好！」主稅羞赧地回答。

「想不想母親與弟弟們？」父親又問，語調有些嗚咽。

他將主稅書桌上的書順手抽一本，放在膝蓋上，這本書是以前常常解說給兒子聽的論語，看着書上圈圈點點，寫滿了批註，覺得好欣慰，認爲兒子長大了。主稅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孩子，他的年齡與吉千代相仿，他們這個年紀應該是以貓狗小鳥爲伴的日子。內藏助不斷地注視着主稅，內心感到很滿足，但是，想到以後兒子也要跟自己爲了復仇的事而作一番轟轟烈烈的犧牲，一方面覺得矛盾，也覺得有些捨不得。

內藏助想到爲了復仇的事，同志之間的步調不一致，急進派與溫和派互相傾軋，主稅要離開母親，加上自己的放蕩不羈等等，有着無限的感觸。自己過去的所做所爲，兒子是否能了解他，是否知道他這樣做是爲了什麼嗎？

大石的心像激起的漣漪一樣，不斷地擴大、擴大……兒子爲什麼在唸論語呢？爲什麼要如此修養自己呢？他不久就要犧牲自己的生命，對這問題，他是否考慮到了呢？

想到主稅身爲武士的兒子，須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心中頓時感到矛盾而複雜。

大石問兒子：

「每天會感到無聊嗎？」

「不！」主稅很有精神地回答。

「我每天要做的工作很多哩！」

「都做些什麼工作呢？」

「練武，看書，我覺得書好像永遠都看不完似的！」

「……」，對着如此乖巧的兒子，內藏助說不出話。主稅應該是忙碌的，自己都已五十多歲了，活的日子也不多了。大石如此想着，不禁肝膽俱裂，十分難過。

這時，大石想起七年前，那時主稅才八歲，有一天，主公的父親松之丞問主稅：

「你喜歡什麼東西？」

「我喜歡馬。」主稅說。

當他們回家後，松之丞已派人將馬送到家中了。主稅曾經很感動地說：

「他眞好！等我長大後，我要爲他效命！」

才八歲的小孩，就知道效命，內藏助心裏很感動又覺得有些不安。

大石想起這些往事，爲兒子感到驕傲；但兒子的話卽將變爲讖言，作爲父親的他，不禁悲從中來，不能自己。會搞到今天這種局面，把他往黃泉的路上推，這些都是作父親的他所害的呀！

大石一邊思緒不停地轉動着，一邊假裝看書，坐了一會，父親交待兒子，如果有不懂的地方，隨時可問他。說完，隨卽離去。

不久，突然聽到「砰！砰！」的開門聲，主稅察覺情形不對，便從房間裏跑了出來，在黑暗中也無法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只看到父親抓住一個蒙面武士的手腕，雙方正在掙扎着。主稅馬上拔出刀，想撲殺過去，大石立刻阻止：

「不許殺他！」

主稅正在猶豫不決，忽然外面響起了口哨聲，這個刺客利用父子倆一不留神的當兒，掙脫了手腕，向外飛奔逃去。內藏助趕忙抓住欲追過去的主稅的衣袖，不讓他追上去。兩人目送着刺客離去。

「傻瓜！」內藏助站在那自言自語地說。

主稅這時才了解父親故意讓刺客逃走，不殺

他的原因。

「父親，您有沒有受傷？」

「沒有！」

主稅看到紙門東倒西歪，牀上還留有泥巴的痕跡，在剛才搏鬥的四周，發現一條圍巾。他拿給父親，並問：

「剛才那個人是誰？」

「不管他了，這裏明天早上再來整理好了，他們大概不會來了！」

「……」兒子看父親如此沉着，呆呆地站着。

「去看書吧！」於是，父子兩人對坐着看論語。過了一段時間後，父親說：

「休息吧！明天再上課！」主稅因爲可以跟父親一塊唸書，感到很高興。

但是，父子倆因爲睡不着，主稅便提着燈籠，兩人在庭院散步，欣賞着親手種的菊花，主稅忽然看到前面有個人影，便將燈籠拿高。父親問：

「怎麼啦！」

「前面好像有人！」

內藏助便趨上前，向黑暗中凝視，結果，那個人趁黑溜走了。這時，響起一個男人聲：

「抱歉！那個人溜走了，請兩位回房休息吧！」

對方打招呼的聲音，兩人感到很奇怪。那個人說完，便想離去。內藏助急忙說：

「請等一等，我想跟你談談！」

「不！告辭了！」對方說完，亟欲離去，內藏助急急地留住他，說：

「您對我的照顧，我還未報答呢！」

「不必了！我也沒幫你什麼，還好，你沒受傷，我慢來了一步，如果我知道，就不會讓他跑掉了！」又問：

「那人是那裏來的？是不是杉家？」杉家所指的是上杉家。

「不！是柳家！」大石回答說。

「他們竟敢如此做！」

「好在刺客的武功不高，否則我就……」說着，兩人竟笑了起來。對方乘機告辭，飄然而去。

主稅莫名奇妙地問父親：

「剛才那個人是誰呀？」

「他是你外祖父的遠親，現在津蘆做事，他非常關心我們，常暗中保護我們的安全，他是值得我們感謝的恩人！」

主稅閃爍着眼睛，專心地聽着父親說話。

「這個人向來不報名字，也不說從那裏來，不僅是他，還有別人，他們都是誠心誠意地來幫助我，兒子！你要記住這些。好了！我們看菊花吧！」

父子倆便悠閑地看菊花去了。

「眞是活見鬼！」柳澤的密探——相澤正氣呼呼地坐在地板上，同夥的岩瀨一直說：

「算了！算了！不要說了！」

將自己的刀放在地上，便說：

「運氣眞不好！沒想到那個人來了！那個武士或許是來找大石的吧？」

「沒想到那個人竟然幫助大石！眞可惜！失掉一個好機會。」

岩瀨抽着煙，說道：

「我眞沒想到你這次會失敗。」

相澤不說話，只是生氣地說：

「不要提了！越想越氣！」

岩瀨抽着煙，開玩笑地說：

「莫非是沒有吃過癮？還是女人沒有玩得痛快？」

「你在說什麼嘛！不要再說了！」

這時候，忽然有一個人闖了進來，一言不發地站在他們面前。

「你要幹什麼？」相澤吼叫着。

岩瀨趕忙將刀拿過來。

「你這個人沒打聲招呼就闖進來，太沒禮貌了。」

那個人不疾不徐地說：

「要打招呼？好吧！到外面來，我再跟你打招呼！」

相澤不甘示弱地答應：

「好！眞有趣！」便趕快地站了起來。

但岩瀨忽然若有所感，跟相澤說：

「等一下，不要急！彼此無寃無仇，爲何要動干戈？或許他對我們有所誤會，可以化解開的，讓我來應付，你暫且留在這裏吧！」

「你們曾告訴過我，你們是內藏助的好朋友！」對方如此說着，兩人都不敢說話。

「但是，你們竟然口是心非，瞧你們今晚幹的好事！」

岩瀨聽到這句話，嚇得目瞪口呆，他竟知道他們的秘密！

兩人面面相覷。

「因爲……」岩瀨想找個藉口說：

「原來是我們說謊，才惹你生氣，但是這也不能怪我們！」

「花那麼多時間跟他說這些做什麼？這是我們的事，不要他管，」相澤說。

「等等！人與人之間，要能和睦相處。好！不瞞你說，我們過去與大石的感情不錯，這點我們沒說謊，只是我們有不得已的苦衷，你會了解的！」

「我不了解！」對方冷漠地說。

「什麼？你不了解？那麼你是……，」接着又問：

「你憑什麼袒護大石？」

岩瀨看着對方神秘的樣子，莫非是大石的護衞？

因爲來者不善，雖然兩人的武功不錯，但來者也非等閑之輩。

「走呀！」三個人相繼走到外面。

黑暗中，只見三人的刀飛舞着，鏗鏘有聲。其中一人突然倒了下去，是打敗的相澤。當岩瀨正在緊張時，說時遲，那時快，手腕突然覺得像火燒一樣的刺痛，刀已不在手上了。這個動作眞是乾淨俐落，絲毫不拖泥帶水！

「不中用的東西！」對方說。

「殺吧！」相澤大聲地嚷着。

「殺死你們有什麼用？」對方說得很乾脆：

「我來的目的只不過是給你們一個小小的警告！」

說着，武士將刀收回刀鞘，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傢伙是誰呀？」木然呆立的兩人，望着武士離去的背影，岩瀨問：

「你沒受傷吧？」

「沒有！他用的是刀背！」

「嗯！功夫眞不錯！」

「不要說了！回家去吧！」

兩人拾起散落在地上的草履，回屋去了。回家以後，兩人都覺得很懊惱。岩瀨說：

「喝一杯吧！將今天的霉氣掃掉，喝吧！」

相澤心情很不好，大聲地罵了起來。

「吵死了！」把岩瀨嚇了一跳。

岩瀨狡猾地笑着說：

「你不要生氣！生氣能解決事情嗎？我們武功比不過他，但可以智取呀！」

「這是我所冀求的，希望能成功！」

相澤剛才的激動已漸消逝，微笑地說着。

於是，兩人便走進房間，睡覺去了。

岩瀨倒臥在牀上，鼾聲大作，相澤却無絲毫的睡意，反覆地思索剛才決鬥的一幕，沒多久，也睡着了。等他一覺醒來，岩瀨已不在身邊，不知到那裏去了。

有一位陌生的老人在門口徘徊不定，主人小野寺十內在後花園正起勁地練他每日必做的功課，耍起槍來，虎虎有氣，他的太太丹女，也在走

廊上看着老伴耍槍，自從去年老母去世後，時間已漸沖淡了兩夫婦的悲哀，爲了主公復仇之事而忍辱偷生着。

陌生的老人一直想進去，但顯得有些猶豫不決。等到十內將功課告一段落，兩夫婦正在庭院聊天時，這位陌生人才喊道：

「打擾了！小野寺氏在家嗎？」

來人雖已喬裝，但仍看得出他是從前淺野的管家，叫做九郎兵衛。

十內一見他來了，忙不迭地出來迎接：

「久違了！」

兩人見面非常高興，十內對於九郎兵衛的造訪頗爲訝異，假如無重大事情，他是不會來的。於是問：

「別來無恙否？」

「託您的福！」客人說：

「我身體還算硬朗，只是，瞧我這身窮酸相！」

「那裏！那裏！您不過是看來年紀稍大些而已！您還與孩子住在一塊嗎？」十內問。

「是呀！」客人回答着，喝了一口茶，又說：

「好美的庭院呀！」

「……」兩夫婦無語。

十內心中一直猜想着對方的來意，却不好意思問。

「大石最近還好吧？」九郎兵衛感慨地問，又說：

「我自己覺得很慚愧，自從主公家遭到變故，我一直無臉見人！」

「不至於這樣吧！」十內說。

「不！不！我眞是連畜牲都不如！」

十內沒想到對方會說出這樣的話，便默默不語，心中却急得想知道對方的來意，便一股勁地抽着煙。

這時，對方開口問：

「上一回的事情，已經進展到什麼程度？」十內機警地說：

「對不起，無可奉告！」客人對於十內的回答感到很不高興。

「其實，我不說，你也應該知道。你今天來，到底有何貴幹呢？」十內想探聽出他的來意。

說了半天，九郎兵衛方說出，由於這兩年來他一直過着窮困的生活，希望十內能轉告內藏助，從前在赤穗被沒收的財物，想請內藏助還給他！

十內聽了，十分惱怒！國恨家仇未了，如何顧得了私情？便說：

「我辦不到！」

九郎兵衛對於十內的回答感到意外，主客話不投機，便告辭走了。

山科的內藏助家中，來了三位客人，他們是奧野將監、小山源五右衛門、進藤源四郎，其中小山源五右衛門是大石的伯父，他們來的目的是爲了要協調急進及溫和兩派的意見，以及爲了復仇之事，希望得到大石更明確地指示。雖然如此，大石仍然很機警地不隨便洩露半點消息。

三個人告辭之後，又來了一位客人，這個人是大野九郎兵衛。他問內藏助：

「小野寺十內來找過你沒有？」

「沒有呀！」

九郎兵衛就告訴大石，他曾經託小野寺十內將他的意見傳給大石，沒想到十內竟然忘記過去的恩情，拒絕他的要求。大石說：

「十內不是那種人。你的要求我確實是無法辦到，這樣好了，我幫你寫封介紹信，看看別人是否有辦法。」

大石便將信寫好，拿給九郎兵衛過目之後，九郎兵衛便很滿意地離去。

堀部彌兵衛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一大早起來便將很久沒有整理的書櫃拿出來，書已發霉了，還有許多的信札、日記，望着這些，不禁懷念

起過去的老朋友。

想想自己已七十六歲的高齡，回憶起往事，感慨萬千！思緒正旋轉着，老伴突然進來問：

「整理好了嗎？」

「嗯！」他閃動着雙眸，透過老花眼鏡，回答老伴。

老伴將茶泡好，端進來時，發覺丈夫已一聲不響地倒在地上，動也不動。她着急地搖動着丈夫，堀部彌兵衞突然微睜着眼睛，嘴巴蠕動着，像要說什麼。老伴慌忙喚來女兒，兩人合力將彌兵衞扶到房間去，並派人叫安兵衞回來一趟。

這時，醫生正用冷毛巾敷着彌兵衞的頭部，彌兵衞一直無法說話，兩眼直瞪着天花板。醫生也覺得無能爲力，交待着說：

「老爺一定是受到什麼衝擊，與奮過度………。」

正說着，彌兵衞突然坐了起來，把醫生及家人們給嚇了一大跳。他爲了要證明自己沒有病倒，努力地說出：

「我好了！我沒有死！」語句不十分清晰。

等到女婿回來時，已是傍晚時分。安兵衞一進家門，便急着問岳母、太太說：

「爸爸的病怎麼樣？」便直趨岳丈的房間。

堀部彌兵衞强顏歡笑地與安兵衞打招呼，安兵衞問：

「爸爸！您覺得怎麼樣？」

「我沒關係！別聽醫生胡說八道，我還好得很！」

「爸爸！您都快八十了，要多保重呀！」

對於老丈人的不服老，安兵衞感到莫可奈何。

「女婿！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死！我發誓不會死！還有重大的事情在後頭等着我去做呢！」

彌兵衞說着，話中充滿希望！安兵衞覺得好感動。

「爸爸！不要想太多，好好休息吧！」

「內藏助有沒有消息？」彌兵衞問。

「還沒有！」安兵衞回答說。

老丈人與女婿都希望復仇的日子快點到來，安兵衞希望老丈人能在有生之日參加這次復仇的行動。他安慰着老丈人說：

「爸爸，您一定可以看到復仇的成功！」

彌兵衞聽到女婿如此說，便很安心地入睡了。

喬裝米店老闆的前原伊助，來到一個麵攤前，老闆娘笑臉迎人地迎接着：

「請坐！請坐！要吃點什麼嗎？」

「給我來幾盤小菜，一壺酒！」

伊助在五位武士的鄰桌坐下來，似乎另有企圖。

這五位武士是上野介公館的保鏢，伊助一邊喝着酒，一邊傾聽着五位武士的談話。

其中一人說：

「我們到底要等待何時？還好主公對我們不錯，不然我早不幹了！」另一人接腔：

「我們可不能掉以輕心，對方是說來就來！」

「馬首是膽！大石沒有指示，其他的人那敢輕舉妄動？」伊助聽到這裏，便起身離去。

第二天早晨，伊助到麻布谷町去找喬裝爲小販的神崎與五郎，神崎正要出門，兩人在門口碰了面，互相打量着彼此的裝扮，不禁會心一笑。

「你要到那裏去？」伊助問。

「我想到上杉家去一趟！」神崎回答。

伊助一邊環視着周遭，一邊將昨天在麵攤上碰到五位武士的情形告訴神崎，並且說：

「這五個人曾經提到一位叫小林的人，他到底是誰呢？」

「大概叫小林平七吧！」神崎說。

「這麼說上野介有六個保鏢了？」

兩人決心要探聽出有多少保鏢，便互道珍重，各自去偵察消息了。

商人模樣的神崎正在上杉家附近監視。這時，千坂兵部正派人召來小林平七。小林平七問兵部：

「有何貴幹？」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大家都好吧，我本想去看看他們，可是一直沒有時間。」

「是！是！」

「如果有什麼事，你一定要告訴我，大家都感到很無聊，是吧？請各位勉爲其難，忍耐一下。爲了這件事，我自己也遭到麻煩。」

兵部的語氣，惹起了平七的注意。

兵部接着說：

「我的做法得不到主公的諒解，他命令我回鄉，身爲人臣，不得不接受。」

平七聽了，覺得有些意外，他知道兵部與主公處得不甚愉快，早晚會被貶職，沒想到事情來得如此快。

兵部又以沉重的心情說：

「我對主公很了解，主公容易聽信小人讒言，我也不能怪他。」

說着，眼淚不停地在眼眶裏打轉。平七沒想到兵部會如此傷心，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安慰他。

「我知道您對主公一向忠心耿耿……」

兵部嘆息着說：

「謝謝你的安慰，但我現在已經心灰意冷了，唉！只有你眞正地瞭解我！」

平七不說話。兵部又接着說：

「你是我唯一可接棒的人，等我回家鄉後，希望你能克盡職守，爲主公効忠！」

「是的！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

「你願意爲了護主而犧牲生命嗎？」兵部嚴肅地說。

「我既然答應了，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平七堅決的態度，令兵部感動不已。兩人又聊了一會，便分手了。

秋風

一向個性剛毅的兵部，竟然流出眼淚，使平七永難忘懷。平七也知道，主公爲了怕赤穗浪士尋仇而到處躲躲藏藏，求得安全的庇護之所。他知道事情緊迫地逼在眼前，但他對於上野介父子的做法感到不恥，不禁爲兵部抱屈。

當平七正要越過兩國橋時，有四五個武士站在橋邊，其中一人看到平七來，忙不迭地迎上來：

「你回來了？」

「什麼事？」

「沒什麼，只不過今天天氣太好，所以出來蹓躂蹓躂！」幾個保鏢知道平七常要求他們不要隨便出來。

其中另一人向平七報告說：

「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好像有敵人的密探潛伏在公館附近！」

平七嚇了一跳，問：

「是誰？」

「我只是懷疑而已，不太敢確定。我們正商量要將他抓來，仔細地審問一下。」

「我們要特別小心，他能在公館的附近活躍，一定不是簡單的人物，我們回家再說吧！」

當他們回到公館門口時，有人說：

「那傢伙來了！」

平七一看，來的是米店的老闆，正扛着一袋米走進來。喬裝爲米店老闆的前原伊助，還不知危機已在眼前。走進玄關時，門突然被關了起來，從裏面跑出幾名彪形大漢，將他團團圍住。伊助看到眼前的情況，心知不妙，但仍鎭定地將米袋打開，打算將米倒入米缸中。

平七看到米店老闆已被保鏢們圍住，還如此地鎮靜，不禁對赤穗浪士的勇氣激賞不已。

伊助若無其事地將米倒好之後，卑躬屈膝地問：

「這樣就好了嗎？」

大家注視着他，說：

「請坐一會再走嘛！」

「謝謝！我還要到別處去送米，謝謝！」伊助說。

其中一人說：

「時間還早，我們坐下來聊聊天！」

「謝謝你的愛顧，請讓我去做生意吧！」

其中一人抓住伊助。伊助故意裝作不敢反抗，顫抖着身子。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五兵衞呀！」

「你別跟我開玩笑，我要知道的是你當武士的名字。」

「我沒開玩笑呀……」

「混蛋！」

將一口濃痰吐到伊助的臉上。伊助故意嚇得發抖地跪在地上哭着說：

「請不要生氣！我那裏得罪了你？請你多原諒！」

伊助知道此時只有低聲下氣，絕不能逞强。

「你不說，我就讓你好看！」

三個人拿着木箭、繩子，將伊助捆綁起來，並用弓與木箭朝伊助的身上鞭笞着。伊助被打得皮開肉綻，昏厥了好幾次，但是仍然堅決地不肯吐露實情。

被鞭打了一陣之後，其中一人才說：

「今天讓你回去，不過不許在此鬼鬼祟祟，如果再被我看到，我就讓你好看！」

伊助沒有哼叫一聲，忍受着心中的怨氣，便帶着滿身的傷痕回去了。

伊助派人送信給住在麻布的神崎與五郎，告

訴他要特別小心。神崎才知道伊助被上杉的人修理的情形。神崎馬上拿着信去見堀部安兵衞。安兵衞看過信，知道上杉家有十三個保鏢。

「不過，我想不止十三人。由此看來，對方顯然已有準備。」

「我們共有多少人呢？」神崎問。

「據我所知，歃血爲盟的有一百多人。」

聽到安兵衞如此說，神崎不禁放下心來。

其實，安兵衞所說的話也非眞實，雖有一百多人宣誓，但中途已有不少人節操起了變化。

安兵衞說：

「難爲你們了，只要掌握住對方有多少人，那麼你們的辛勞就有代價了。」

神崎也向安兵衞表示，他們不怕任何的艱難畏懼，繼續偵察的工作。

神崎獨自走在黑夜的道路上，看到上杉家便想到伊助所受的苦，自己突然警覺到，對方可能也會懷疑到他，便不敢逗留太久，急急地回去了。

在神崎的住屋附近，有一個黑影佇立着，當他看到神崎推門進屋之後，便神秘地消失了。神崎在黑暗的房間中摸索着。將燈點亮之後，一看屋中一片凌亂，似乎曾有人來翻箱倒櫃地搜查過。想着自己的身份可能已被識破了，是否自己的同志出賣了他？到底是誰會幹這種事呢？心中覺得十分不安。

正打算起火煮些東西，門口却響起人聲。他打了一個寒顫，心想：來了！他本能地站了起來。

他因爲化裝成小販，沒有帶武器，只隨身携帶一把小七首。迅速地將燈吹熄，躲在牆角，注意着外面的動靜。經驗告訴他，來者不止兩三個，往那逃呢？

正在盤算着，門外有人叫他：

「美作屋！美作屋！」

「來了！是那一位呀！」

他一面打開窗戶，一面將剛煮沸的開水提在手中，來人都是蒙面帶刀的武士。

「我們是從公館來的，有點事想請教！我們不是壞人！」從這兩句話中，知道對方很曖昧。

「是這樣呀！勞駕各位了！」

說完，便打開門，將手中滾燙的開水往外潑出去。

「啊……」對方慘叫着。

神崎趕快將門關起來。

「開門！開門！可惡的傢伙！」對方喊叫起來，想破門而入。神崎便不慌不忙地從窗口跳出去，直奔安兵衛的家裏。

安兵衛趕忙將神崎迎入屋內，問道：

「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被整啦！」神崎將剛才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安兵衛。

「伊助現在不知怎樣了？」兩人不禁爲伊助的安危躭心着。

第二天早晨，安兵衛與神崎來到伊助的店舖，看到店內米、袋子洒滿了地上，狼狽不堪，嚇了一跳，喊着伊助。伊助從裏面跑出來。

「怎麼啦！」

雙方同時叫了出來。兩人同時看到伊助頭上的傷痕。

伊助苦笑着說：

「他們又來搗亂了！」

「什麼時候？」神崎咬牙切齒地問。

「就是我寫信給你的那天晚上！」

伊助將上次被揍及被搗亂的情形告訴安兵衛。

「不管怎樣！我還是站在這裏！」伊助笑着說。

「他們已知道你的底細嗎？」

「不管他！這裏有治安單位，量他們也不敢天天來。上杉雖有十五萬擔的俸祿，他也不敢對我怎樣，我仍要繼續做我的生意，好監視他們的

行動。」

伊助這種不屈服於暴力的精神，令安兵衛又憤怒又感動。

「我看，你還是離開這裏好了！」安兵衛說。

「不！我被揍被踢，都不在乎，只要我在一天，我就要多做一點事！」

對於伊助鐵一般的意志，兩人覺得好感動，便不再阻止他。關心地問：

「你請來幫忙的小弟已經跑掉了，怎麼做生意呢？」

「沒關係，沒有小弟我也一樣可以幹。」

然後，安兵衛說想到父親那兒看看，便告辭了，留下伊助與神崎。約半小時的光景，有人來敲門，一看，原來是打扮商人模樣的安兵衛，把兩人着實地嚇了一跳。

「你又來幹什麼？」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米店的小弟！」

「你別開玩笑！」

「不！我不是開玩笑！我來這裏幫忙，可派上用場！」

說着，便捲起衣袖，露出結實的臂膀。

太陽已經西下，伊助的米店重新開張。萬家燈火的同時，店舖已煥然一新。伊助坐在櫃臺上，安兵衛則在一旁忙碌着。

伊助對於安兵衛這種友情的表現，感到很欣慰，但躭心會出問題。因爲安兵衛是想對付上杉的保鏢，他的武功雖高，但依他的脾氣來看，怕他會逞強壞了事情。

兩個人各作各的事。伊助說：

「你休息一下吧！」

「好的！那些壞蛋還沒來嗎？」

「你若要修理他們，會破壞我們的計劃，你還是回去好了。」伊助說。

「反正他們已知我們是赤穗浪士，但並不曉得我們有復仇的計劃，爲了你，我非要修理他們

一頓不可。」

安兵衛一邊說着，一邊吐着煙。

「你眞打算要幹呀？」

「當然！」

正說着，上杉家的保鏢來了。

「喂！老闆，給我送一包米來，是上杉公館！」

兩人用眼作了個暗示。

「對不起！現在人手不足，沒辦法送去。」

「啊！不送米呀！」胡瓜臉型的保鏢說着，瞧瞧店裏的兩個人，便走了。

不久之後，店鋪的門口站了幾個人。

「開門！」

兩人正要開門，五名覆面的彪形大漢已衝了進來，手上拿着個刀、木箭，伊助趕忙將燈火吹熄，安兵衛舉起一百公斤的米朝五人投去，結果壓到其中一人，倒地大叫着。安兵衛乘混亂的局面，一連抛出三袋的米。其中一人看不敵，便逃了出去，伊助將門一關，把其他四人關在房裏，他們因被米擊中，已失去了戰鬭力。將四人捆綁之後，伊助說：

「糟糕！跑掉一個！」

「沒關係！」安兵衛不在乎地說。

安兵衛將四人的面巾取下。四個武士一直不停地漫罵着：

「身爲武士應該要有武士的精神，你們這樣做，太卑鄙了！」

安兵衛故意以小弟的口吻說：

「老闆！是那一位欺負你，我來替你修理一番！」

四人看着安兵衛粗壯結實的手臂，嚇得魂飛魄散，都祈禱着逃出去的人能找救兵來。這時，吉良公館的後門跑出一羣人，朝米店的方向飛奔過來。

小林平七與打伊助的涉江傳藏等人來到門口，見門關了起來，裏面却不時傳出笑聲，認爲這

兩個人沒什麼了不起，便想破門而入。

這時，安兵衛一邊敲打着鍋子，一邊喊着：

「强盜呀！强盜呀！附近的人快來幫忙，有强盜呀！」被綁在房內的四個人都躭心着，他們都無法證明他們不是强盜，萬一官方的人來怎麼辦？如果被查出，那就太對不起主公了。涉江也不知如何是好，心裏盤算者，必須在官方的人未來之前，將兩人殺掉。於是大夥合力將門打開。

涉江拿着大刀衝進來，只見兩人已爬上狹窄的樓梯，嘲弄着他們。涉江咬牙切齒地不敢爬上去，又急着趕快離開。安兵衛坐在樓梯口，將剛搬上去的米放好，準備以米彈攻擊。

「有種的上來！」

涉江看此情形，跟同志說：

「算了！走吧！」說完，便將刀揷入刀鞘。

但是，他們並非眞的撤去。這只不過是個詭計。他用眼暗示同志們偷偷地折回來。涉江問被綁住四位狼狽的同志：

「他們是否武功不錯？」

四人面面相覷，趕忙說：

「不！不！不是對方厲害！是我們太大意了！」

涉江派了一個人前去打探消息，其餘的人便在一口古井邊洗臉休息。

夜，越來越深了，剛才陣陣的騷動聲現已消聲匿跡，回復爲原先的寧靜。涉江說：

「我們眞是騎虎難下，各位，有什麼好主意？」

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武士說：

「我們幹吧！」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趁此大幹一場吧！」

「好吧！格殺勿論！」

這時候，打探消息的人回來說：

「那兩個人已經朝着狸堀的方向逃走了。」

於是，十幾人也向狸堀的方向追過去。

安兵衛與伊助知道敵人一定會追上來，心理早有準備。這回敵人不再是竹刀木箭，個個皆携着刀，而且都是不怕死的保鏢，如果正面衝突的話，一定難以致勝，於是決定智取。

當兩人奔跑時，後面的追兵緊追不捨。

跑了一段路，前面突然出現一條湍急的河流，兩人心想，這下子可完蛋了！又認爲復仇的大事未報，這樣輕易地死去未免太不值得，但是，躲在那裏呢？伊助心想，與他們硬拼吧！安兵衛這時却說：

「我們分頭跑吧！」

突然，他發現有四、五人朝這邊走過來，對方也看見前面有一羣人正追趕着兩個人。其中有一個武士喊道：

「是安兵衛呀？」

說話的是一個和尚頭，體格高大，虎背熊腰的人，安兵衛見到他，顯得很高興。這時，後面的追兵已距離十步左右了，這位和尚頭的武士趕忙示意安兵衛快走，並跟另外三人說：

「可要助一臂之力呀！」

於是，這位和尚頭的武士便裝瘋賣傻，踉踉蹌蹌地，橫阻在這羣追兵之前，不讓他們過去。他閉着眼說：

「誰站在你老祖宗的前面？」

涉江看對方的模樣，退了好幾步。

「沒有我允許，誰也不准通過！若要過去，可以！不過，不能碰到我的衣服，否則，小心他的狗命！」

涉江杖勢自己年輕力壯，便用肩膀去撞對方的肩膀，認爲對方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了，一定不堪一擊，沒想到，自己却被彈了回來，對方仍穩若泰山地，一動也不動。其餘的人不禁惱羞成怒，拔起刀，準備廝殺一場。和尚頭的武士也將長衫撩起，準備應戰，另外三人也劍拔弩張地，想與對方搏鬪一番。

涉江爲對方的氣勢所懾服。既然來者不善，

好漢不吃眼前虧，於是一聲令下：「退！」

和尚頭說：

「不打就退，眞沒種！」將衣服鬆開，哈哈大笑起來。

涉江內心雖然憤慨，但自知無法打贏，便率衆離去。

和尚頭的另三位同伴問：

「他們是誰？」

「哼！是上杉家的一羣飯桶！」

他這麼一說，已離去不遠的十幾人不甘受辱，又折轉了回來。於是，旋卽展開一場打鬪，刀光劍影，鏗鏘有聲，廝殺吶喊聲，不絕於耳。涉江有好幾次危險的局面都被同志化解，倖免一死。這時候，天色漸亮，吶喊慘叫聲驚動了附近的居民，河岸旁已有許多人圍觀。涉江覺得天越亮越對他們不利，只好攙扶起受傷的同伴，倖倖地走了。

安兵衛與伊助終於逃過這場刼難。伊助問：

「剛才那位和尚頭的武士是誰？」

「你不知道呀？他是大石內藏助的親戚，叫大石無人，他可是律輕藩的豪傑之士呢！我們今天的運氣還算不錯！」

伊助笑着說：

「看來年紀雖大，挺了不起的！他們可能剛買醉回來，讓他們爲我們解圍，眞不好意思！」

兩人面對着天亮的大地，在古井邊洗着臉。

大石無人出現在山谷靠近河岸邊的房屋前面。走上前大聲地喊：

「源八！源八！」

裏面的人應聲出來，是一位長得很清秀的女人。女人一看大石無人，說：

「大石公！您怎麼啦！」

「我剛回來，好睏！先讓我睡一覺再說！」

「只有你一個人？其他的人呢？」

「可能在後面吧！」說完，便跑進房間，橫倒在牀上，馬上就睡着了。女人進來爲他蓋被時

，他早已鼾聲大作。這時，其餘的三人也回來了！

「大石主公呢？」

「他已經睡着了！」三人聽了大笑起來。他們於剛才打鬬時分散，故未碰在一塊。

「等他醒來，請告訴他，我們三人都平安無事，曾到這裏看過他。」說完，便走了。

在河邊有一位年輕，身材魁梧的武士，他是內藏助的貼身護衛，正在問過路的人：

「請問出租船隻的源八是否住在這附近？」

這位過路人便指着源八的住處。

「你睡醒啦？」旅館的女主人跟大石無人說：

「有客人來找你！」

「什麼？客人？」大石無人睡眼惺忪地說：

「奇怪？我在這裏怎麼有人知道？」

「他自稱叫做岩戸，」

大石無人聽了，很意外地，趕忙問：

「是否很年輕？」

大石無人以一種期待的心情，眼中閃爍着光芒，等待着客人被引進來。

兩人見面之後，大石無人問：

「何時？」這句話的涵義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昨天晚上！」客人答道。

無人正想說話，源八推門進來。兩人便故作寒宣，輕鬆地說：

「那天怎麼樣？很有趣吧？有好東西吃，有美酒喝，有女人……」

「大石先生，不要說什麼女人女人的，先來洗把臉再說好不好？」源八說。

「好！馬上去！還有………」

「酒，我會準備的，順便叫個女人陪你，是不是？」

「哈哈………」

兩人大笑着，等源八離去，兩人又放低聲音

，繼續地談着。大石無人正經地說：

「你怎麼回來了？」

「我們已經準備就緒了，內藏助已離開山科，遷到四條金蓮寺的梅林庵，所以我與主稅先離開了。」

「嗯！」大石無人臉上泛着喜悅。

「你辛苦了，看樣子要開始行動了。大石內藏助眞了不起，主稅也眞了得，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不過，他是否仍有孩子氣呢？」

「那裏！他眞了不起，比我差二、三寸，比您老人家要高個一、二尺，雖然年紀輕，却是氣宇軒昂！」

「是這樣呀！哈………。」

主稅第一次來江戶，這裏或許是他的葬身之地了。如果運氣佳，即可順利報仇，但却爲國法所不容；若運氣不好，則前功盡棄，不管怎樣，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足爲懼了。但他却希望能在報完仇後犧牲，如此死而無憾！

他比父親早些到江戶。離開家鄉時，父親曾問他想不想與母親及弟弟見面，因爲母親與弟弟一直住在但馬的爺爺家裏。主稅聽了，非常高興，就跟父親說：

「當然想見見他們，爸爸！我想到但馬去，順便與母親告別。」

「好吧！不過，什麼話都不要說。」大石囑咐他。

主稅年紀雖小，却能了解父親話中的意思。

內藏助願意讓主稅跟母親與弟弟見最後一面，爲了讓他們得到一些母愛的滋潤，如果在赴義前不讓他們母子相見，實在於心不忍。

主稅到但馬，三天之後便回來了，臉上還是笑嘻嘻地。內藏助問他見到母親弟弟的情形。主稅說：

「爺爺非常高興，弟弟却直纏着我不放！」

「你有沒有提到江戶的事？」

「當然沒有！可是，爺爺悄悄地對我說：『

要好好地幹。』媽媽却對着我垂淚！」

「哦！是這樣，大概爺爺知道些吧！」便不再多問。

主稅知道父親心裏很難過，昨天會見母親與弟弟或許是最後一面，但他仍奢望地想再見他們。

要往江戶同行的有間瀨久太夫老人，親戚的大石瀨左衞門及加瀨村幸七等三人，臨行前，又有小野寺幸右衞門，茅野和助，矢野伊助等想與他們結伴同行。六人浩浩蕩蕩地來到江戶，便住在本石町三丁目小山屋彌兵衞的公館。

主稅到江戶後，馬上寫信給父親，要父親早一點來。江戶的同志看到內藏助的兒子來，認爲連年僅十五歲的小孩都投入復仇的行列，不禁士氣倍增，兒子既已來了，父親必然也會趕來的，復仇的日子想必就在眼前了。

復仇的最後一步棋是挺艱鉅的工作，必須確實了解仇家的情況。但這也非易事，上野介的行蹤不定，也無法掌握保鏢眞正的人數。而且仇家也知道他們正計劃復仇，必定也有相當的準備。

這時，傳來一個消息，上野介已離開公館，到上杉家躲藏去了。同志們便不分晝夜，努力地想潛入上杉家，找出上野介確實藏匿的地方。但是這工作相當地危險，如被敵人抓住是小事；因一個人的疏忽而壞了大局，功虧一簣則是大事。

所以，復仇的工作是越來越艱難了。

堀部彌兵衞自從中風之後，臥在牀上已十天了，他一向有不服輸、不服老的脾氣，爲了能參加復仇，也只好違背自己的個性，聽醫生的話，安靜地躺在牀上，但心中仍感到不安。安兵衞很了解老丈人的脾氣，經常回來探望他，但是對於同志間的事，儘量避免提及，以免刺傷他。

彌兵衞乖乖地躺在牀上，養精蓄銳，爲了復仇，他願意在牀上多休息幾天。每次安兵衞偷偷地乘夜晚回來看他，總忍不住要問安兵衞情形如何。靜躺了十天後，便耐不住想起來，家人雖然

反對，但拗不過他的脾氣，只好答應他。於是，第十一天的早晨，彌兵衞便從牀上爬起來，但是，心中感覺得到，自己仍在病中。仰望着掛在牆壁上的矛槍，想要耍一耍的衝動，並發誓在復仇時，一定要好好地發揮一下矛槍的威力。

小山田庄左衞門突然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夢中，庄左衞門與堀部安兵衞、武林唯七、大石內藏助父子聚集在一起。外面正艷陽高照，同志們正在隔壁的房間討論着什麼，說話的聲音很低沉，似乎不想讓他知道。庄左衞門認爲他們不讓他參加密談，難道不再重用他？這時，有四個人走出來，庄左衞門問武林唯七：

『你們到那裏去呢？』

武林唯七淡淡地笑一笑，沒說什麼，便往外走去，他自忖道：『開始行動了？』想着，不禁熱血沸騰，想站起來，但似乎被什麼釘住，掙扎了一會，便醒了過來，冒了一身的冷汗。看看四周，已是下半夜了。

身邊的女人不知何時離去，他想着昨晚喝了太多酒，深感懊悔。他雖然喜歡飲酒作樂，但是對復仇的意志却絲毫未變，但，剛才的夢在啓示他什麼呢？

夜已深沉，大地萬籟俱寂，只有燭心點燃的沙響聲。他拿起煙袋抽起煙。

當他想起身離開時，女人淚眼婆娑地進來。他嚇了一跳，緊張地問：

「怎麼啦？」

「花扇自殺了……。」女人哭着說。

提起花扇這個可愛的女孩子，他總是當她是妹妹般地寵愛。

「是不是爲錢所困？」

「不知道。不過，我們都是需要錢，才操賤業的！」

庄左衞門突然百感交集，想到已經死去的阿幸，自己由於情非得已，辜負她一片心意，心中

感到很痛苦，越發不敢面對現實，故以酒色來痲醉自己。想到這兒，很感嘆地說：

「眞可憐！她是用刀自殺的？……」

「不是，是喝了大量的毒藥……」說完，女人又泣不成聲，庄左衞門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來安慰他。

上次保鏢們與淺野部下們起衝突的事情，傳到千坂兵部的耳中，這時，千坂兵部已回到了家鄉。聽到小林平七帶來的消息，不禁憤怒異常。

「爲什麼老是不守規矩？」

平七原本還想再報告，看兵部如此生氣，便不再吭聲。

「如果赤穗浪士來，我們束手就擒，你有何感想？」

小林平七對這意外的質問，感到莫明奇妙。

「您是說，赤穗浪士若來尋仇，我們不加抵抗？」

兵部沒有答話，點了點頭。

小林平七想到了兵部回鄉臨行前告訴他的話，現在才了解它眞正的意思。吉良上野介是兵部主公的父親，而兵部却贊成淺野介的家臣們前來復仇，這種矛盾的立場，令平七感到困惑。

平七離開兵部公館時，內心百感交集，但誓言要爲主公的安危而盡責。他稍微理清一下自己的情緒，便計劃着如何來强化保護主公的陣容。

他邊走邊想，迎面來了一位提着燈籠，老百姓模樣的人，當兩人擦身而過時，都怔住了。

「您不是小林先生嗎？久違了！」

平七奇怪地打量着，當來人將斗笠摘下，一看，原來是堀田隼人。

「我本想先去拜訪千坂先生，然後再去找你！」

「有什麼急事？」平七似有預感，緊張地問。

「他們已經來了！」隼人小聲地說。所指的當然是赤穗浪士的事。

在公館中，千坂兵部接見了堀田隼人。聽了他的報告，也不知該怎麼辦，想到死去的父親曾罵過他：「因循苟且，忍辱偷生」，覺得十分矛盾。

他想着，若敵人攻來，便儒弱地撤退，這樣做未免過於卑鄙膽怯；但站在他的立場，還是盡量避免捲入旋渦中，何況淺野介的餘黨們不會畏懼俸祿十五萬擔的仇家，一定會來尋仇，萬一爲自己惹來痲煩那該怎麼辦呢？心中十分後悔曾向小林平七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不殺大石內藏助」思緒複雜地在腦中翻攪，無法入睡。沒多久，陽光由窗戶矖了進來，才知天已亮了。

艷陽當空，萬里無雲，將寺廟的五寶塔照射得閃閃發光，在塔邊，大石無人正悠閑地坐在茶館裏。大石無人在律輕藩曾領有三百擔的俸祿，原名叫鄉左衞門，爲人豪放，心胸開朗，是個無憂無慮的老人。

自從他退休後，便悠哉地四處遊歷，廣結人緣，結交之士不分三教九流，上有達官貴人，下有販夫走卒，年紀雖大，却精神抖擻，健步如飛，並且專喜打抱不平。

他知道主稅作先鋒，先來到江戶，了解事情的進展已臻成熟，便默默地祝福他們馬到成功。

他坐在椅子上悠閑地抽着煙，這時，有人喊他：

「您老人家……」來人名叫細井，他好奇地問：

「您到這裏拜拜嗎？」

「不！我閑着無聊，便來此逛逛！」

兩人相視而笑。細井突然正色地說：

「您老人家有所不知，大石他們已經開始……」

「哦！是這樣的呀？」

「怎麼？難道您不知道嗎？」

大石無人交叉着雙臂，睜大着眼睛，生氣地說：

「那太可惡了！他住在那？到江戶也不來跟我打聲招呼，眞不懂禮貌！」

大石無人支吾地敷衍着，是否因爲我是柳澤的部下，才故意跟我裝糊塗呢？細井在心中思忖着，對於昨晚碰到老朋友堀部安兵衞的情形，並未告訴任何人。

「你的主公一向都庇護吉良上野介，這次大石到江戶，是否會對他不利呢？」

「我所憂慮的就是這點，現在輿論對大石較有利，主公是聰明人，不會盲目行事的。上杉對吉良的態度如何，這才是我們所躭心的。這件事我曾跟安兵衞提過，對於大石內藏助的生命安全要特別注意！」

「嗯！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大石內藏助於十月七日離開京都，同行的有潮田右之丞，近松勘六，菅谷半之丞，早水藤左衞門，三村次郞左衞門等五人，還有二名貼身侍衞，在出發之前，派小野寺十內及瀨尾孫左衞門先去通知江戶的同志，自己則化名爲若黨室井左六。

江戶的同志們對於大石內藏助的安身之所，莫衷一是。後來決定暫宿於垣見的平間村，這戶人家曾受恩於淺野家，爲感恩圖報，願貢獻出他們微薄的力量。

自從內藏助來到江戶，鼓舞了同志們的士氣，增强誓死效忠的決心。爲了不至太招搖於市，大石再三地叮嚀同志們小心行事。

大石到江戶的第一天，首先造訪了堀兵安兵衞，大高源吾，神崎與五郞，片岡源五右衞門。見到大石，第一句話就問：「何時開始幹？」內藏助看到他們精神抖擻，忠心爲主，心中既高興，又感動。

「這一回不會讓大家失望，只要了解敵人的實際情況，馬上就幹！」

於是，同志們爲了打聽上杉、吉良的情況而日夜奔走，並不時地作敵情分析，於是乎平間村便成了江戶同志們的聯絡中心。

相反地，敵人知道大石來到江戶，並立誓報仇，都緊張萬分，戒備更加森嚴，防範更爲周密。既無法獲得敵情，江戶的同志們十分焦急。

內藏助表面雖然神態自若，內心也頗爲着急。有一天，終於按捺不住，沒對任何人說，便喬裝出去探察敵情。部屬們發現內藏助不在屋內，都爲他的安全躭心。

當內藏助欲返平間村時，在六鄕等渡船，秋風無情地吹襲着，眼前雄偉的富士山看來是如此蕭瑟。

快入冬了，時間可過得眞快，心想着，轉眼十二月就要來臨了，志同們皆已潛伏在江戶的四周，連在奧州白河與妻子渡假的中村勘助及主公在世就辭職的不破數右衞，都秉着一股赤忱忠心，加入復仇的行列，看來大致上皆已準備就緒，只欠敵人確實情報。這次計劃定要周密，孤注一擲。本來歃血爲監者有一百五十多人，現在却不到三分之一，但這些人都有一顆赤誠之心，爲主報仇，死而無憾！有這些忠義之士，已是難能可貴了。

想到這裏，望着悠悠流水，平靜而毫無波瀾，便默默地祈禱，發誓一舉成功，完成爲主効忠之志。

船來了，內藏助隨着其他渡船的客人走進船艙，他尙不知，監視他的阿仙，也坐在船上。

堀田隼人與蜘蛛陣十郞在同一天傍晚，經由東海道來到川崎，這時已萬家燈火，兩人依照約定，來到小河旁的一座神社附近，似乎在等人。突然，阿仙從銀杏樹後跑了出來，兩人迫不及待地問：

「怎麼樣？住在那裏？」

「來！跟我走！」

「這娘子可眞厲害，隼人，不錯吧！」陣十郞眉開眼笑地說。

貓頭鷹在樹枝上淒淸地哀叫着，更增添夜的深沉。阿仙領着兩人步入羊腸小徑。陣十郞邊走

邊問：

「對方共有多少人？」

「僅三個人。」阿仙答道。

「才三人？難道都是武藝高强之士？」

忽然間兩人裹足不前，因爲前面出現一位行動詭秘的人。

「莫非是看守西瓜園的工人？」

那人一轉身便不見了，隼人說：

「對方恐怕已知道我們的行蹤，阿仙！有沒有另外一條通路？」

於是在阿仙的引導下，兩人立即轉入另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

千坂兵部一改過去那種異樣的情緒，神采奕奕，束裝前來江戶看小林平七等人。他在千住見到了小林平七及鳥井理右衞門。

「有件事想請各位相助。昨晚我碰到色部，談了不少，有關麻布方面的事，由色部負責處理，而保護上野介的重任，就由您們全權負責！」

兩人一再保證絕對遵命行事，於是，三人便有說有笑地離開茶館。

兵部離開他們後，獨自踽踽而行。大約走了二、三百公尺，待小林平七與鳥井理右衞門的身影消失在路的盡頭，便一股碌地爬上附近的凸堤，往江戶的方向凝望着，似乎在等待某人。沿着樹的兩旁有許多旅人來往如織，兵部等待的人還未出現，便悵然地坐在樹下，抽着煙解悶。

過了沒多久，陣十郎出現在兵部眼前，兩人一句話不吭，併肩默默地離開。路上，兵部迫不急待地問：

「情形如何？」

「不能掉以輕心！」

「不至於太嚴重吧？」兵部憂鬱地問。

陣十郎將昨晚與堀田隼人追蹤至平間村的經過，一五一十告訴兵部。

「大石內藏助看來並無復仇的行動。不過，

據附近的老百姓說，有陌生的武士分住在附近的農家，以便隨時援助大石。」

兵部一聽，睜大眼詫異地問：

「是不是浪人？（沒有俸祿之武士）」

陣十郎不曾親眼瞧見，無法據實以告。兵部便陷入沉思的狀態，到底是何人在他們背後撐腰？難道是戶田家？還是蘇州的人？他們可眞有如此的膽量？但是，大石的力量如此堅强，敢冒天下之大不諱，一定有人支撐着，只是怕被官府論罪，才不敢出面。想到這裏，不禁打個寒顫，臉上血色頓失。

兵部認爲，只有靠官府的壓力，才有辦法抑制大石復仇的念頭；於是，整理思緒後便有所決定。

「好吧！我們回江戶去！」兵部對陣十郎說着。

乞丐打扮的宍戶寅之助，這天清晨，來到品川的街頭，在一間客棧門口停下來，伸手敲門。裏面的店小二睡眼惺忪地出來應門。

「大石無人還在睡吧？可否也讓我睡一會，等他醒來時再叫我！」寅之助很靦覥地說。

隨後，他被引進一間既髒又臭的倉庫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大石無人已佇立眼前，正焦急地等自已醒來。於是，寅之助便將內藏助在江戶的情況報告大石無人。

「眞是越來越有趣了！我也參加一份好了！」

「太棒了！有您來助陣，成功的希望又增加不少！那麼，我們午後再動身吧！」

兩人開懷暢飲，酒足飯飽之後，便上路了。隨行還有一位與無人時常在一塊的朋友—身材魁梧，面目腮鬚的虬髯公，三個人沿着海岸而行，經過鈴森時，在一棵青翠的松樹下休息。忽然瞧見不遠處的松樹下，坐着一位戴斗笠的武士，由於面孔背向他們，故看不清楚這人是何方人士。突然，武士站起來，走向他們，並摘下了斗笠。

「哇！」大石無人高興地大喊起來。原來，武士不是別人，正是大家急欲想見的大石內藏助。寅之助趕忙上前畢恭畢敬地打招呼後，便退立一旁。

「你們往何處去？」

「我們我們……」

「莫非要到平間村？」

「不不……，平間村在那兒，我根本不曉得。」

「還好，我已不住該處了！」

「那麼，你打算潛伏在何處呢？」

「敵人爪牙多，我住在那裏都很容易被發現，現在，我無所適從。」

「這樣好了！到我家去，雖然簡陋些，但我可以保護你！」

「您的好意，我心領了，給您增添麻煩，於心何忍？只要我們積極探察敵情，復仇的時機理當指日可待了。」

無人默默地點點頭。

「難道，這件事做來眞如此困難嗎？」

「當然，敵人現在嚴加防範，俱有充分的準備，如要一擧成功，談何容易？」

「一個小小的吉良上野介，我就不相信有多少能奈！」大石無人頗不服氣地說。

「不管如何，縱然是銅牆鐵壁，我發誓爲主公報仇！」內藏助堅定的語氣，絲毫不爲敵人所屈。可是，狡兎有三窟，要如何掌握住吉良藏匿的地點？

大石無人也摸着和尙頭，無言以對。

內藏助接着又說：

「聽部屬們說，上杉家的千坂兵部因故回到家鄉，我本來認爲千坂兵部會秘密地將上野介藏匿於米澤，跟蹤的結果却一無所獲。不過，說也奇怪，千坂將他的行李、隨從們丟下，自己却不見了，究竟何故，實感困惑！」

大石無人交叉着雙臂說：

「我們不熟悉敵情，確實不容易行事，可否利用能出入吉良公館的人呢？」

「這不可能！吉良公館戒備森嚴，任何人不得隨便進入，不過，有人透露說，在公館內極少看見吉良，或許躲在地窖中，現在他是風聲鶴唳，命在旦夕了。縱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一定會完成這件大事！」

「你的氣魄，老朽甚是感動，有需要我効勞之處，儘管吩咐！」

「那裏！您眞願助我一臂之力，那麼，就麻煩等打聽上野介藏在何處。不過，我已派大高等人積極地找出地窖……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回江戶再說吧！」

千坂兵部來到江戶，隨卽又折轉回去，以後的行動連上杉都不知曉。他將自己關在旅店的房間中，不出房門一步，在房間中踱來踱去，顯得魂不守舍的樣子。陣十郎及隼人，還有曾經做過保鏢的涉江，都到旅店來會見過千坂兵部，只說了些話便馬上離去了。

有天夜晚，涉江和三個人來到陣十郎與隼人住宿的川崎旅店，大夥便盡興地飲着酒。涉江由於上次被敵人打得落荒而逃之事被主公解雇，爲了挽回顏面，兵部答應給他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兵部的新計策，是故意向赤穗浪士挑釁，趁機幹掉幾個，然後再引起官府的注意，取締赤穗浪士。

於是，酒醉飯飽之際，六人便離開旅店，依計行事。

六人利用黑夜的掩護，悄悄來到平間村附近，躲過大石手下的警戒，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突襲大石的手下，然後，乘坐事先已預備好的船隻，渡到對岸，沿着梨子園，躲躲閃閃地潛到大石內藏助的住處前面。

「你們在此等着！我先過去看看。」陣十郎說完，縱身一跳，落在屋前，發現大石的部屬們均不見了，莫非內藏助又跑掉了？於是，五人衝

進預先改裝成農夫的住所四處搜索，無任何動靜，果然沒半個人影。

「他們好像未卜先知，知道我們會來，我看，我們還是回去吧！」其中一名同伴說。

「不！既來之，則安之，我們再搜查看看！」

於是，他們又跑到另一間房屋前面，陣十郎側耳傾聽，發覺屋裏鼾聲大作，至少有三、四人睡在裏面。原來他們都睡在這裏！陣十郎心中很高興，繞到房屋後頭窺視，鼾聲在寂靜的夜裏，顯得特別地清晰。陣十郎心想，今晚終於可達到目的了。於是，默默地從懷中掏出一把匕首，輕輕地將門打開，躡手躡脚地衝入房間，揮着匕首，舉手便利。等發現刺到的東西是一團棉被時，人已被抛了出來。熟睡的幾人都從 夢中驚醒過來。

「誰呀？」大石無人銅鑼般的聲響，隨着吆喝聲，旁邊的武士們一躍而起，一個拿刀，欲往外追。

「跑掉了，不要追了！剛才那傢伙眞陰狠！要不是他騎在我的背上，我還不會醒過來，瞧！這是他的匕首。」

寅之助沒想到大石無人如此厲害，感嘆地說：

「要是內藏助的頭，早被幹掉了，您有沒有受傷？」

「沒有呀！」無人毫不在乎地說。

「您老人家功夫眞了得，把人都摔到地上了！」

「哈哈！不過，對方的動作也很快，絕非等閒之輩！」

「對方是誰？你有沒有看清楚？」

「我哪瞧得清楚，我被抱住時，只知先奪下對方的武器，將人抛出去，根本無法看清刺客的面目。」

商量的結果，四個人決定出去瞧個究竟。

其實，陣十郎並沒有跑遠，一直在暗中注視着大石無人等人的舉動，本以爲熟睡的人是內藏助，沒想到陰溝裏翻船。他看到大石無人走出去，就心他們會遇到涉江等人，況且他們武功高强，涉江可能不是對手，於是，一溜煙地跑去通報消息，因他曾是大盜，故脚勁飛快地跑到涉江等人等待的地點。

「大石內藏助已不在，不過，另有高手們從這裏來了，我們還是趕快溜吧！」

「對方是個怎麼樣的人呢？」涉江問。

「是個和尚頭的人。」

「啊！莫非是他？」涉江想到了自己上回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位和尚頭。

「他們快來了，我們走吧！」陣十郎焦急地說。

其餘的人面面相覷，毫無主張。

「既然來了，我們就不能空着手回去！」

陣十郎不停地催着大家快走，這時，他們來了。

「你們是誰？有種的給我站出來！」大石無人大喝一聲，響徹天際。

於是，雙方都捲起衣袖，劍拔弩張地。陣十郎沒辦法，便躲在樹後觀看。

涉江碰到大石無人，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這裏地方太小，找個寬敞的地方比劃比劃。」

涉江感到有些後悔，但也只好硬着頭皮應付。

「你們這羣壞蛋到底從那裏來？」無人大聲問。

「你先說！」

「我？哈哈！我是這一帶的大流氓！」

「放屁！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誰！上次在深川我們照過面……。」

「呵！呵！深川，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要不要我抖出來？」

涉江想拔刀，無人連忙說：

「不急！不急！我已派人去找比武場所了，慢慢來！」

「剛才那位虬髯公是誰？」

無人莞薾一笑，

「你問得太多啦！年輕人！」

「我就知你作賊心虛，怎麼，答不出來了？」

「告訴你也沒關係，他是我弟弟，他可挺厲害的喲！待會兒我叫他好好照顧你！」

涉江一聽，氣得渾身發抖，迫不及待地拔出刀。

「等等！我弟弟回來了，大概找到好地方了。」

於是，雙方均來到水車旁的空地上，清晨的露水沾濕了每一個人的脚。

「好吧！就這裏，你們有何遺言，趕快說。」

對方刀光劍影地衝殺過來，算是代替了回答。

無人也拿起木棒，迎頭痛擊，於是，雙方展開一場激烈的戰鬥，由於彼此功夫均不錯，鬪了幾十回合，未見勝負。無人突然大喊一聲：

「不要殺死！要抓活的！」

他這一喊，使得寅之助與虬髯公無法發揮致命的攻擊，但是，涉江一直發瘋般地冒死攻擊，寅之助被逼得節節敗退。涉江這種猛烈的氣勢，使得寅之助決心要違背無人的命令，奮力迎襲。

突然一個疏忽，涉江露出破綻，寅之助趁此進一步地欲取涉江性命，沒想到無人一棒打過來，說時遲，那時快，寅之助用刀背打到了涉江的肩膀。

將敵人打倒在地上掙扎着，這場打鬪才告一段落。

「哈！眞過癮，要是我把鋤頭拿來就好了，哈！打得好！打得好！」無人得意地手舞足蹈。

「這些人如何處置？」寅之助問。

「把他們丟到河裏去，若河中沒水更棒！金平，把他們帶走！」

被喚為金平的虬髯公，走到涉江的身邊，涉江却以一種恐怖的眼神瞪着他，突將掉在地上的刀拾起，往腹中一刺，寅之助想阻止已來不及了。無人說：

「讓他去吧！眞是位了不起的武士！涉江，基於人道立場，我來幫你介錯吧！（日本武士切腹時，有人在後砍頭，以減少痛苦！）我是律輕藩的武士，是大石內藏助的親戚，曾領有俸祿三百擔！」

涉江帶着感激的眼神，無力地看着他。無人整整衣裳，愼重其事地，乾脆俐落地砍下一刀，涉江便屍首異處了。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不禁肅然起敬。

留在船邊等待的堀田隼人，看到陣十郎氣急敗壞地跑過來，連忙問道：

「怎麼啦！」

陣十郎用手比着切腹：

「涉江自殺了！」

「那麼其他的人呢？」

「大概跑掉了！唉，我勸他們不要去，偏不聽，我有何辦法？」

「那位和尚頭的人是誰？」準人問。

「我不太清楚，我還以為是內藏助，今天眞是陰溝裏翻船，倒霉透頂了。」

「難道內藏助到江戶去了？」

隼人看着陣十郎，心想，回去如何對正在汐留的小客棧中等待的千坂兵部交待，心中一片茫然。

「我們該怎麼辦呢？」

「等天亮再說吧！或許還有人會回來，不過，實在沒臉見兵部。這樣好了，我們到江戶去找內藏助，以便將功贖罪！我想，大石與同志們定有聯絡，不難打聽出他的行踪！」陣十郎胸有成

竹地說。

內藏助的兒子主稅，聽父親住在垣見的平間村，却一直無法與父親相見，心中覺得浮躁不安。

十一月五日這天晚上，主稅想上牀就寢時，走廊上傳來人聲：

「打擾了！」

傭人將門啓開，一看，來人正是主稅朝思暮想的父親。

「兒子，你好嗎！」內藏助微笑地看着兒子。

「從今天開始，我陪你住在這裏，好嗎？」

主稅眞是欣喜若狂，又可與父親在一起了！這時，旅館的老板拿着登記簿進來，內藏助拿着筆在簿上簽着「垣見左內」，並對兒子說明，以後兩人以叔姪相稱，以避人耳目。於是，這晚父子兩人睡在一起。

隔天早晨，化名爲原田斧右衞門的潮田又之丞及化名爲仙北十庵的小野寺十內，來旅店造訪大石，幾個人關在後面的房間裏密談。小野寺十內特別要求大石內藏助儘量避免外出，以免被敵人發現行蹤而對其有所不利。內藏助對於十內的建議，心裏既感激，又不便違背他的好意，於是，在一個半月的期間，父子就在這間不易爲外人所知的客棧中渡過。

在父親身旁，主稅覺得自己日臻成熟，足可爲父親分憂；大石看到兒子日漸長大，實感欣慰；想起主稅小時候倚在母親懷裏撒嬌的情景，如今，却是個英俊挺拔的少年，怎不感嘆時光易逝呢？

小野寺十內爲了就近保護大石，於是，也在大石的附近住了下來，由於怕引起鄰家的懷疑，早晚必練的矛槍也暫時擱置一旁了。如今，對外聯絡的工作由他負責，爲此，他無法整日待在屋中，必須四處去奔走。自從母親去世後，他便與老伴相依爲命，夫婦恩愛之情，令人慕羨！但爲

了復仇大任，只得離開老妻，跟隨大石來江戶，夫婦心裏都明白，這次的分離是生死永隔，無法共渡餘年了。十內身在江戶，却時時刻刻懷念在家鄉的老伴，於是時常寫信回家，殷殷相思之情；老伴也常回信鼓勵他，爲了復仇重任，必須摒棄私情，專心復仇而努力。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已是舊曆十一月，隆冬季節來臨了，在透骨的寒夜裏，同志們輪流到松板町的吉良公館附近探察情況。十內看這些年輕人們鬥志高昂，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精神充沛起來，

在如此寒風刺骨的夜晚，上弦月冰冷地掛在天空，赤埴源藏與勝田新左衞門正冒着寒氣，作例行的探查。兩人戴着頭巾，一付老百姓打扮。由於上野介的行蹤飄忽不定，有人說躲在米澤，也有人說躲在上杉公館，至今還無確實的消息。兩人細聲地談論着也一邊望着上杉的公館。突然，前面出現一個人影，正朝着兩人走來。兩人定神一看，原來是同志吉田忠左衞門。源藏緊張地問：

「您怎麼啦？」

「我出來走走，兩位辛苦啦！」忠左衞門微笑地說。

「這麼晚了，您老人家還出來散步呀？」

「我爲了要了解這一帶的情形，下午就在此觀察了。」

源藏與新左衞門知道老人爲了明瞭地理環境，也不辭勞苦地冒着寒冬探察，自己更要努力地幹了。

「您眞了不起，如方便的話，請到舍下喝杯熱茶吧！」

「不！謝謝！我還想去拜訪堀部老人，改天再打擾！」忠左衞門說完便告辭離去。

忠左衞門不但要了解地理情勢，還須調査上杉家後門有幾條通路？赤穗浪士應在何處阻斷敵人援兵？應在何處出襲敵人較妥？………，關於各種戰術的變化，老人一直不停地假設各式的情

況，研究不同的路線，經過幾天的觀察思考研究後，做了一份計劃書，呈報給內藏助。

內藏助看了許多假想戰術的計劃書，認爲十分不錯，但仍有瑕疵，兩人不斷地研究改進，結論出二種攻擊方法，一是由陸路進攻，一是利用河流登陸，由水路攻擊，一切有了些頭緒，只是，還不清楚吉良上野介躲在公館的那一個房間，這個空白始終無法塡妥。

化名爲米屋五兵衞的前原伊助，不顧同志們的反對，毅然又回到米店，只爲了更清楚地査出吉良上野介的藏匿處。化名爲美作屋善兵衞的神崎與五郞，爲伊助的勇氣所感動，願意與他一同出生入死。於是，兩人回到米店繼續經營，雖生意不好，但兩人却無所謂，認爲這是一項挑戰，心理已有準備，因爲，吉良公館的人知道他們回來，一定會再來找麻煩。奇怪的是，三天過去了，却毫無動靜，莫非吉良上野介不在公館。兩人越想越不對勁，如果吉良不在公館，那麼，大家的努力不就泡湯了？於是，兩人馬不停蹄地拜託出入吉良家的商人打聽情況，結果却令人失望，因爲任何人不得隨便出入吉良家，吉良家的佣人也被訓練得守口如瓶，探不出任何蛛絲馬跡。

同志毛利小平知道這種情況，便自告奮勇地說：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乾脆潛進去瞧個究竟再說！」

但是，伊助認爲這樣做太過冒險，也太危險了。但看到小平態度堅決，充滿自信，只得勉强答應。

黑夜卽將來臨，小平睡了一會，便起身換上一襲黑衣，胸有成竹地打算去闖蕩一番。

「我看，還是不要冒險吧！」伊助想再說服他。

「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這個計劃在我心中已醞釀許久，今天總算實現。」

伊助拗不過他，只好說：

「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於是，兩人從附近找來梯子，直奔公館後門。

毛利小平在黑夜的掩護下，像老鼠般靈巧地翻牆過去，在外把風的伊助一直忐忑不安，祈禱着小平能順利成功。自小平的身影消失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似覺得無限地漫長，難道沒有巡邏的武士嗎？爲何沒有狗吠聲？

這時，公館裏一陣騷動，心想，糟！接着有人奔跑聲響，伊助心裏很後悔讓小平冒如此大的風險，希望上天幫忙，助小平順利平安地逃出。這時，牆上冒出小平的人頭：

「快逃呀！」

伊助趕忙扛起梯子，拔腿就跑，小平由牆上一躍而下，狼狽地逃走。跑了一段路，認爲保鏢們不會追過來，才停下喘息不已，瞧着彼此的狼狽相，相視大笑。伊助說：

「別開玩笑了，險些惹來麻煩！」

「不過，今天總算有少許收穫，他們保鏢還不少哩！」小平以輕鬆的口吻描述剛才的情況。

「剛進去，裏面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故弄聲響，結果引出七、八名保鏢來！」

「你這傢伙！差點被你害死！」

伊助瞧瞧矗立於寒夜下幽暗的公館，寂靜無聲，也無保鏢追來，便放心地回到家中。這時，神崎與五郎正焦急地等候兩人的消息。一見兩人歸來，便迫不及待地問：

「情況如何？」

「小平亂來，差點就沒命了。」伊助搶先回答。

「公館裏有無特別的防備？」

「沒有，但是有保鏢。」

「有沒有看清楚，上野介睡在那一個房間？」

「那有那麼簡單，裏面疊床架屋，複雜得很！」

神崎很欽佩小平的勇氣，但無法探出上野介的藏匿地點，深表遺憾！三人商量的結果，決定去請教堀部安兵衞，看有何辦法。

堀部安兵衞意外地由同志手中得到吉良公館的平面圖，因爲吉良上野介的公館曾由一位辭官的將軍府護衞松平登之助住過，當時松平曾找過設計師整修過此屋，故安兵衞一直差人打聽這位設計師的下落。好不容易打聽出來，於是派人將圖偷來。

同志木村岡右衞門，橫川勘平，小山田庄左衞門，中村淸右衞門聽到這消息，爭相跑來，大夥圍在桌邊，研究這張已滿是皺折的平面圖。大家商議結果，決定重新繪製一張。

正在此時，毛利小平回來了，勘平問他到那裏去了，小平笑而不答，直往屋內走去。

「小平，有好東西讓你瞧瞧，保證你睡意全消。」

於是，勘平將公館的平面圖拿給小平看。毛利小平仔細地看着，認爲與昨晚所觀察的頗有出入。

「不對！」

「你說什麼？」

「不對！我昨晚曾潛入公館瞧了大概，這建築物的空地上還有一棟房舍，我認爲這幅圖大有問題。」

「小平，眞的嗎？你沒看走眼？」

「不會錯的，哎呀！早知有這張圖，就可以進去對照一番了。」毛利小平敲着頭，懊喪地說。

「你不要這樣，將實際的情況說一遍！」

「我太輕率了，由於急着想知道上野介住在那間房間，又想知道保鏢的人數，故意打草驚蛇，唉！如果不驚動那些保鏢，我就可瞧得更淸楚了。」

毛利小平說完，不勝後悔，嘆息不已。

內藏助由安兵衞手中接過辛苦得來的平面圖

，仔細地研究着。據說吉良上野介爲了怕淺野的部屬復仇，已將房屋改造過了，不但有地下通道，而且牆壁設有活動裝置。

目前急切要知道的，是吉良上野介到底躲在何處，如能掌握住，即可隨時攻進去。而吉田忠左衞門正在繪製他的攻略圖，每天不停地思考研究，但地圖上的空白處始終無法塡滿，心中不免焦急起來。

內藏助聽說毛利小平曾冒險潛入吉良公館，非常讚賞小平的勇氣，於是，十內便建議內藏助不妨再叫毛利小平冒一次險，探個究竟。內藏助考慮了一會，才說：

「好吧！不過要特別小心，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毛利小平欣然接受這項重要的任務，開始爲此一行動作準備。同志們不斷鼓勵他，希望他能順利完成任務。

傍晚，毛利小平與小山田庄左衞門在酒店飲酒，兩人談着風花雪月，由於都喝得略有醉意，故發生些不愉快的小爭執，這時，夜已深沈，路上已無行人的踪影，小平擺擺手說道：

「好了！別吵了，我要走了，再見！」

說完，頭也不回地往吉良公館的方向走去，他機警地利用地理環境掩護自己。躲在公館牆外，聽到裏面警衞來回走動的聲音，趁着一個空檔，縱身一跳，便落入牆角的暗處，草叢花圃爲風吹得沙沙作響他偷偷地探出頭，腦中思索着那張平面圖，與眼前所見的景物對照着，在如此漆黑的月夜下，他發現新建的那幢房屋正是地圖上的空白，於是，便躡手躡腳地轉到新屋的後面，然後跟向另一幢房屋偷窺着，仇人吉良上野介的房間究竟在何處呢！他壓抑着心中的緊張，小心翼翼地窺視四周，這時，前面房屋的門忽然打開了，出現一位彪形大漢，兩人正好迎面而立，毛利小平措手不及，拔腿就跑。彪形大漢突然朝小平

脚部「噓呼！」一聲，發出一無形暗器，小平渾然不知，仍沒命地往前跑，但彪形大漢在後窮追不捨，眼看已無路可跑了，突靈機一動，往屋底層一鑽，覺得不妥，想跑出來時已來不及了，因爲，有三、四個影子在月夜下晃動，正欲從前面經過，他耐住性子，突然覺得脚部疼痛，一看，血流汩汩，已染紅了長褲，沒辦法，只好撕下衣衫將脚牢牢地綁住。這時，他聽到一個聲音：

「儘量安靜點，不要太大聲！」

爲何保持安靜，莫非是怕驚動主人？小平不管這許多，拔掉刀鞘，咬住刀，忍住脚部的疼痛，欲與上野介來個同歸於盡，繼而又想，不行呀！同志們交待，不論成功與否，一定要設法逃出來，以免壞了大局。正想着，突然有人用燈照射着屋底，小平心想：「糟了！」便拿刀衝了出來，對方見狀，用棒猛擊小平背部，小平忍痛抵擋一陣，退到牆角，用力往牆頭一蹬，對方用棒猛力一掃，一個偏差，小平便掉入另一家公館的庭院中。

在如此夜深時分落在別人的庭院中，實在難以洗淸嫌疑，小平便掙扎着身體，想趕快逃離此地，正一爬一拐地，忽然，門打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出現在眼前，一個下女模樣的女孩正提着燈在前引着。小平看見這位頗具威嚴的中年人士，以爲是吉良上野介的同志，便絕望地躺着一動也不動。但，主人一見小平，連忙將燈吹熄，這時，門外傳來陣陣的敲門聲，急切的聲響過後，主人才裝作若無其事地問：

「誰呀？」

進來的原來是這家的佣人。

「主公，您可受到驚嚇？聽隔壁的保鏢說，有位小偷跑進我們家，如果發現，要我們送到他們家去。」

「你就告訴他們，我已經把他殺了！還有，立刻去請太原大夫來一趟。」

小平本來對主人的善意半信半疑，現在疑竇

全開，心中覺得好感動。

從此，毛利小平便接受上好的待遇，安心地療養傷勢，對於主人的拔刀相助，非常感激，想親自向主人致謝，但是，一直都無法再見到這位善心的主人。根據佣人的傳話。他知道主人不再見他，只叫兩名魁梧的武士護送他回去。等小平離去後，主人才問佣人：

「吉良家的人可曾來找過麻煩？」

「沒有！」

「他沒有要我們交出屍體，我想，他不會那麼輕易地放過我們的！」

毛利小平被兩位孔武有力的武士夾在中間，似乎深怕他再落入敵人的手掌中，當經過吉良公館門前時，奇怪的是，竟然毫無動靜。小平將那張平面圖在腦中再略加思索，才知道，自己竟然落入將軍府侍衛土屋主程的公館，那位氣質非凡的主人竟然是土屋公，顯然他已知我是赤穗浪士，難怪沒有查問我的身份，甚至還派人保護我，世上眞有如此的好人？想到這裏，不禁鬪志旺盛，眞所謂的人助天助，幸運有加了。

回到住屋的附近，小平便對二名武士說：

「謝謝兩位的護送，回去代我向主人致最深的謝意！」

兩位武士連忙說：

「不用客氣！」一直目送小平平安地進屋才離去。

直到第三天傍晚，這個消息才傳入內藏助的耳中，內藏助聽了，非常感動，自從主公死後，許多的官宦之家都很同情淺野家的遭遇，能伸出援手相助，眞是難能可貴，能得到大家的鼓勵，不禁信心倍增。

與毛利小平在酒店分手的小山田庄左衛門，後悔因幾杯黃湯下肚，酒興發作，而與小平起了爭執。在涼風的吹襲之下，酒意已有幾分清醒，越想越後悔。走着走着，便想去看看半身不遂，終年纏綿病榻，與藥罐爲伍的父親，但想想自

已如此放蕩不羈，深怕父親不諒解，於是裹足不前。

當他正欲過橋時，發現橋上有位女人佇立於前，他不禁脫口喊出：「阿幸！」但繼而一想，阿幸不是早已離開人間了嗎？他如夢幻般地，腦中渾渾沌沌，仔細一瞧，果眞不是阿幸。女人突然開口，嬌嗔地說：

「你不要這樣盯着我看嘛！」

「抱歉！抱歉！妳長得太像我的……，實在太像，太像了！」

「所以，你就這樣地直盯着我看嗎？」

小山田庄左衛門對於女人獨自地佇立橋頭，感到好奇，便問：

「妳家住在這附近嗎？」他想到阿幸，心裏很難過，關心地說：

「趕快回家，站在這裏會感冒的！」

庄左衛門對這位陌生的女人產生了興趣，便大胆地要求去她家拜訪，女人也很爽快地答應了。

小山田庄左衛門被帶入一個四個半榻榻米的小閣樓上，女人請他入坐後，便到後頭準備酒菜。

「家裏除了妳還有誰在家？」

「還有媽媽！」

「來打擾不會太冒昧吧？」

女人很曖昧地回答說：

「不會啦！」

他叫女人坐在身旁，因思念情切，直想稱她阿幸，但話到喉頭便哽住了。這時，女人撒嬌地說：

「你說我到底像誰嘛！」

「妳叫什麼名字？」庄左衛門問。

「我叫登勢！」

「叫妳阿幸好不好？」

「好呀！你願意這樣叫我，就隨你了！」

從此，庄左衛門便成了這家的常客，經常自

由出入，但對她的身份始終不了解，有一天他發現有一陌生男子在她家，他就問這人是誰，女人笑而不答。

毛利小平的冒險失敗，但是，憑他的觀察，吉良公館的平面圖已略有更正，同志們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因爲，復仇之事已進入情況了。內藏助也趁機下了一道訓令：一、須全副武裝，但衣着以輕便爲主。二、武器自行選擇，須帶矛槍、小刀的，請事先通知。

同志們接此訓令，雀躍不已。由於長久爲浪人，生活淸苦，但對於服裝武器都妥善地安放着，不敢隨意變賣拋棄，忍辱負重地等待光榮時刻的來到。

另外，內藏助命吉田忠左衞門、原惣右衞門草擬一篇誓文，以便在最後一次開會時作宣誓。

同志們接到開會通知，立即從四面八方前來集合，彼此相見，都互相握手寒喧，儘管外面冰天雪地，屋內却洋溢着復仇的豪情壯志。

用心良苦

同志們都以興奮的心情參加會議，會議中矢田五郎右衞門與早水藤左衞門向大家報告一件語驚四座的好消息，原來兩人在麻布的上杉公館前，曾親眼看到吉良上野介。那天兩人正做例行的監視行動，突然有五、六位保鏢圍着一頂轎子朝上杉的公館走來，下轎的竟然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的吉良上野介，兩人不禁怒從中生，想衝上去當場解決，但是，大石曾交待過，報仇是件大事，絕不可逞血氣之勇，而壞了大局。大石的訓言猶在耳，他們只得忍氣吞聲，眼睜睜地看他們離去。

雖然如此，但已得到一個結論，上野介不是在上杉家就是住在自己公館中，確實的情況，還須進一步地了解。

有一天，內藏助得到一個情報，上野介到上杉的公館中便不再出來，可能暫時會住在上杉家，情況如何，正繼續監視中。這天吉田忠左衞門也在麻布碰到富森助右衞門，由他口中得知，吉良確實還未離開上杉家；化名爲布店商人的大高源吾也回來報告，吉良仍留在上杉公館。

如果上野介一直住在上杉公館的話，對赤穗浪士來說是件棘手之事，因爲上杉官位高、權勢大，保鏢又多，他們也無理由隨便衝進去殺人。這點內藏助也想到了，心中不免焦急萬分，逼不得已，只有奮勇而殺人，來個同歸於盡。

忠左衞門這天在飯館的門口碰到同志倉橋傳介，倉橋傳介看到忠左衞門，欣喜萬分，靠近低聲說：

「彈正大弼（綱憲）生病了。」

忠左衞門吃驚地問：

「從那得來的消息?」

「由經常出入公館的酒店老板口中得知，他現在正在公館中養病。」

「好吧！你繼續打聽清楚！」

上杉的主人綱憲臥病在床，如果嚴重的話，做爲父親的吉良上野介來探視，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長久地留在上杉公館，對赤穗浪士們來說，確是不好的消息，內藏助由部屬的報告，也得知這個消息，不免暗暗躭心着，吉良躲在上杉家不出來，到底在搞什麼鬼呢?

這時候，細井廣澤偷偷地拜訪堀部安兵衞，以警告的語氣告訴安兵衞：

「主公已在注意赤穗浪士的一擧一動，請務必小心！」

安兵衞對這位朋友赤誠相助，非常感激，但對於上杉家過份的擧動感到憤怒。細井看到安兵衞如此生氣，自己不能給予太多的幫助而感到慚愧。安共衞對細井的暗中幫忙仍再三地道謝。他又問：

「上杉、吉良是否與柳澤商談過?」

細井又接着很遺憾地表示：

「我與你雖是好友，但，恨不能站在同一條線上……」

言中透露出他跟錯主公，爲虎作倀而深感懊悔。細井說完，便匆匆地離去了。

堀部安兵衞將細井廣澤來拜訪他的詳細情形報告內藏助。內藏助聽了既失望，又難過，久久不語，難道毛利小平夜闖公館的消息已傳出去?所以他們才要柳澤嚴加保護、戒備?爲了同志的士氣，內藏助交代安兵衞不要將此事宣揚出去。

一方面，內藏助意外地得到一位久未謀面的朋友中島五郎作的消息，他現在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富豪，以前與內藏助有過一面之緣。這天，內藏助專程來造訪他。中島五郎作見內藏助親自登門拜訪，非常高興地說：

「我還以爲您把我給忘了呢！這次您到江戶

，我也不方便去看您，今天您光臨寒舍，眞是蓬壁生輝呀！哈哈！」

於是，內藏助也滿心歡喜地被引進了客廳。

中島五郎作雖然是老百姓，却有一種武士所持有的敎養與氣質，內藏助之所以敬仰他，是因他高風亮節，有剛毅之氣。

「大石公，我知道您來江戶是有大事待辦，最近情況如何?」

言下之意，似乎已知復仇之事，內藏助心中頓生警惕，欲言又止，五郎作也識大體，便不再追問，轉個話題說：

「大石公，您還記得羽倉先生嗎?」

「羽倉?就是那位伏見神廟的主祭嗎?」

「是呀！他剛來過我這裏，特別交代我，如您來舍下，務必要通知他一聲！」

大石內藏助心中燃起一股意外的喜悅。

「羽倉先生住在這附近嗎?」

「是呀！他就住在後面。」

說完，拍手喚佣人進來。

羽倉齋宮正坐在堆滿古書的書桌旁看書，他就是日本國學史上有名的荷田春滿，曾致力推動明治維新，在元祿十五年，他正值三十四歲的壯年，但兩鬢已有白髮，看來比實際年紀還大，目光炯炯有神，嚴肅而有氣魄，內藏助就在伏見稻荷的一次主祭上認識他的。內藏助推崇朱子學，便常與羽倉研究學問，兩人如魚得水，因此成爲知交。

當五郎作的佣人來邀請齋宮時，齋宮聽說赤穗浪士的統帥已來時，非常高興，連忙將書放下，起身去見大石。他也知道大石內藏助正爲復仇之事而處心積慮，時常爲他禱告，祈求神明的庇佑而助他們一擧成功。

三人在五郎作的客廳談得非常投機，那些逝去的往事彷彿歷歷在目，談古論今，頗有欲罷不能之感。說話途中，五郎作突然提起說：

「我有一個朋友，是茶道老師四方庵宗徧先

生，與吉良上野介常有來往……。」

內藏助聽了，沈默不語。三人又聊了一會，內藏助便告辭出來。內藏助回來後，將此事告訴了堀部彌兵衞老人。堀部老人建議派人潛入四方庵老師家中，伺機可查出吉良的行蹤。於是，便派女婿安兵衞去拜訪羽倉齋宮與中島五郎作。本來，在上次的談話中，兩人就有意引內藏助說出復仇之事，無奈內藏助不說，他們也無從幫忙起，他們對安兵衞也頗爲欣賞，原來在高四馬場的那次競賽，兩人恰巧是評判員，這次安兵衞的造訪，兩人很高興地答應協助他們潛入四方庵老師家中。但是，選誰擔任此項任務呢？商量的結果，決定派遣化爲布店商人的大高源吾。

年輕貌美的淺野內匠頭之妻，自丈夫羞憤自殺後，便皈依佛門，法號爲瑤泉院，整日誦經唸佛，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唯一的兒子身上。她聽說大石內藏助驕奢淫逸，放蕩不羈，不禁又恨又氣又失望。而大石居然也未曾來看看淺野夫人。

十一月三十日這天，大石內藏助突然寫了一封信給淺野的老僕落合與左衞門，與他轉交給淺野夫人。落合與左衞門接到信，趕忙交給正在佛堂誦經的瑤泉院。

「什麼？大石的信？」她那美麗的面龐呈現凝重的表情，顫抖着雙手，將信拆開。信上開頭說：

「別後數月未曾謀面，十分想念，諒居家大小均平安。叔父淺野大學被羈留芸州之事，諒已知曉，我始終沒給妳訊息，尚請見諒。」接着又說：

「去年春天，赤穗浪士所繳的公款，現連帳簿、現金委託矢頭長助勘定一塊交給妳，請查收，這些錢我一直未曾動用，請務必查驗淸楚。至於我未與你連繫，也未給大學任何消息，我有我的苦衷，務請原諒。」

最後，信中說：

「這回我們集合五十人，歃血爲盟，欲在主公靈前償願，以慰主公在九泉之下安心瞑目。」

淺野夫人看完信，全身發抖，不禁感動得潛潛淚下，哭倒在佛桌旁。她這才瞭解大石的眞正爲人，對大石產生的誤解，覺得十分慚愧。

大高源吾在刻意的安排下，拜四方庵宗偏爲師，學習茶道；四方庵在江戶是有名的茶道老師，大高源吾便自稱是生意人，經常來江戶做生意，這次是慕名而來接受教導。四方庵見大高源吾一表人材，便答應教授他茶道，大高源吾也很高興地按照規矩，送老師束脩，從此，便正式拜在四方庵的門下，認眞地學習茶道。

有一天，大高源吾向老師告二天假，回去看看家，後天再回來繼續接受教導。

「後天？後天是五號，後天你早點來，下午我要到吉良公館開茶會。」

當大高源吾聽到「茶會、吉良」這幾個字時，恰如閃電般地飛掠過心坎，驚震了一下，如果有茶會，一定會在吉良公館舉行，想此，壓抑住內心的喜悅，說：

「好的！我會早點來！」

內藏助得到大高源吾的報告，連忙召集同志們在深川八幡的茶店開緊急會議。

這天晚上，江戶沙塵飛揚，瀰漫天際，同志們由四面八方雲集而來，小野寺十內連忙在名單上做記號。開會時間快到時，名單上還有五名同志未見蹤影，怎麼回事？難道未接獲通知，或者……？

開會前，十內躭心無人在外擔任警戒工作，便指派毛利小平，武林唯七，富森助右衞門到大門口守衞，但內藏助說，在座者均不得離席，警戒的任務早已選派好。於是叫身旁的寺板吉右衞門到外面瞧瞧，律輕藩的大石無人來了沒有？

吉右衞門奉命到大門口，原以爲大石所選派的人是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沒想到，站在眼前的竟然是和尚頭，年紀老邁的人。這時，響起了

和尚頭的聲音：

「大夥都到齊了吧！痲煩你稟告助內藏，外面的事由我們包辦，連隻螞蟻都別想闖入，請大家放心好了！」

這時，在附近巡視的寅之助及虬髯公同來了，也向吉右衞門拍着胸脯保證，警戒的工作就包在他們三人身上，出不了錯的。吉右衞門看三人赤膽忠心，深受感動，連忙進屋報告大石。

「怎麼差五個人？眞是！」十內自言自語地盯着名單上缺席的五個人，源五右衞門正巧進來，聽到十內的話，看了看缺席的名單，便說：

「我看小山田是不會來了，他還乘我們經費短缺時，將自己的款項提出，這與賊有何不同？」

「不過，這是兩碼子事，今天如此重要的集會，不應該不來的！」

「這人齷齪得很，我們羞與爲伍，算了，進去吧！」

於是，兩人便進入屋內。

內藏助看了看缺席名單，沒說話，只說一聲：

「開會吧！」

參加這次會議有最老邁的堀部彌兵衞，及最年輕的大石主稅，都屛息凝聽大石內藏助的訓話。

「我們引頸企盼復仇的日子就快來臨了。」大石頓了頓，目不轉睛地看着大家，接着又說：「報仇的時刻就在這幾天了，我所下的命令請各位務必遵守，從今天開始，不可擅自行動，如要出去應先報備，不得違令。希望各位跟我合作！」

大石的話鏗鏘有聲，震撼了大家，與他在山科的家鄉，整日飲酒作樂的放蕩生活成了強烈的對比。

「我們所應秉持的態度，與過去我們發誓的誓言一樣，希望能嚴謹遵守！如果有所違背，那

麼他將是最卑鄙之人。從現在起，我們須奉獻我們的生命，爲主公復仇！」

說完，便每人發給一張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報仇前夕須在秘密場所集合。

二、集合時間須準時到達，絕不可遲到。

三、吉良的首級如果順利取得，定將之妥善包好，如遇官差，就說須拿到淺野墳前祭拜用，請他原諒，千萬不可與官差起衝突。

四、吉良兒子首級免祭拜。

五、如我方有傷亡，其他人協助扶出場外；如有重傷，由同伴介錯！

六、如果吉良父子已解決，以笛聲爲訊號，大家集合。

七、撤退以銅鑼聲爲訊號。

八、撤退時，一律先到無緣寺內集合；如不能入內，到兩國橋東面集合。

九 撤退時如果附近民衆出來干涉，須委婉解釋，絕不輕易逃走，願接受官方處分。

十、如有追兵，就與之作生死鬬絕不退縮。

十一、如目的未達，官方已派人來時，由一人把守大門，客氣地與他周旋，儘量拖延時間，千萬不可打開大門。

十二、由公館後門撤退。

十三、須抱定必死決心，勇於攻鬬。

最後，還附有一項，每人須事先寫好遺書，放存於箱內。

內藏助等大家看完後，環視大家：

「還有何疑問？」接着，以凝重的表情，愼重其事地說：

「所規定之事項請大家務必遵守；如果不幸失敗，一律在吉良公館內切腹自殺！不願者，現在可馬上退出！」

在座的同志們均沈默不語，似乎都同意內藏助的規定。這時，內藏助又說話了：

「如果其中有一名同志被捕，那麼，大家須

勇敢地向上級自首，並說明赤穗浪士報仇的動機，請求上級處分！」

語畢，在座同志們羣起騷動，爲了一、兩人，就要犧牲全部的同志，未免太不値得了，心中均表不滿。內藏助鐵青着臉如專制的暴君說道：

「這是命令，誰也不得違抗！」

停了一會，緩和一下語氣說：

「這點也許各位認爲不妥，但是，我考慮良久，我們報仇的目的，不是爲了一個白髮皤皤的老人頭，主公含恨而死，我們如此做，是爲了慰亡公之靈，讓天下人知，赤穗浪士自始至終均效忠於主人！誓無貳心！並昭示天下，赤穗浪士不是齷齪之人，是個光明磊落的武士，是盡爲人之臣的忠心！」

內藏助語重心長地說完，又以一種謹嚴的口氣問道：

「如有不願參加者，現就可離席！」

有誰願意離席？在座的武士們都是赤胆忠義之士，都秉着一股「泰山崩於前而屹立不搖」的雄心，於是都如被釘住般地動也不動。屋內安靜得出奇，大家似乎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緊緊相吸着，那麼堅定不移，絲毫不爲惡劣的環境所屈服，或心生畏懼。

這天晚上的會議，無異是肯定報仇的時日就在眼前。屈指一算，再過十五天就是大除夕了，至少，在年前就會實現這項計劃。但誰又想到，大高源吾會在此時帶回好消息呢？

內藏助聽到大高源吾帶來的消息，五號這天晚上，上野介在公館有個茶會，吉良定會親臨主持。五號就在後天了，一天的時間，準備是否來得及呢？內藏助考慮再三，很想當機立斷，馬上下達復仇的命令；但是，光是檄文的傳達就要一天，怎會來得及？心裏眞是猶豫不決，便請來小野寺十內及吉田忠左衞門商量對策。十內建議內藏助，不妨先通知大家不要亂跑，行動要特別小心，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另一方面請堀部安兵

衞打聽吉良的動靜，注意情況的發展再說！但是，內藏助仍然認爲五號行動，實在是太倉促了些！

前原伊助與神崎與五郎在三號的夜晚接到十內的命令，便分別去傳達消息，要大家作行動前的準備；另方面兩人冒着透骨的寒風，在吉良公館附近監規着。

深夜的寒風凜烈地吹襲着，伊助與神崎與五郎想到後天就要付諸行動，心中雀躍不已，不禁冷意全消。

突然，吉良公館的後門打開了，轎子從裏面抬了出來，兩人本能地靠在牆邊，壓抑着一顆欲跳出胸口的心，密切地注意動靜。

莫非吉良上野介聞風逃跑？奇怪呀！爲何沒有保鏢跟隨，難道弄錯了？兩人越想越不對勁，便一前一後緊緊尾隨着。

轎子經過一座橋之後，隨從却越來越多，甚至超過了十八人，神崎與五郎向前伊助作了個暗號，自己便飛奔地跑回去報告內藏助。

「莫非知道了我們行動的消息，溜之大吉？若又到上杉公館，後天的行動就無法實現了。」

內藏助不相信有同志將消息洩漏出去，便耐心地等伊助的消息。

不久，堀部安兵衞出乎意料地先回來了，原來安兵衞透過好友—在柳澤手下做事的細井的協助，打聽出吉良明晚確實的情報，由於茶道老師四方庵先生之子生病了，故吉良所舉辦的茶會延期。

內藏助聽了，才放下了心，至少，並非同志間有人走漏風聲，讓吉良逃逸。

伊助回來時，東方已發白了，旭日正緩緩上升。急忙報告大石，吉良又到上杉公館了，可能綱憲的病又復發了，上野介才急急忙忙地趁夜趕到上杉公館。

初晨的痲雀在枝頭上婉轉地吱叫着，這羣披星戴月辛苦的武士們，竟然都疲憊地入睡了。

夜襲

已是十二月中旬，剛過完風雪的冬至。這天傍晚，依然大雪紛飛，把江戶的街景點綴成了銀色世界。雪不停地飄飛着，更加深了隆冬的寒夜，這景象已許久未見了。翌日清晨，只見屋頂，樹枝……滿地均是皚皚的瑞雪，朔風也不甘示弱地獵獵吹着，與雪地交織成一幅隆冬美景。

十四日清晨，朔風依舊凜烈，瑞雪依然紛飛，松板町吉良公館的奴婢正在大門口掃雪，附近出現一位帶傘的浪人，還有穿雨衣的商人，彼此會心一笑，交錯而過。不久，有一頂轎子進入吉良公館，接着又來了一頂轎子也相繼地進入公館。這一切的舉動，均未逃過一名老百姓模樣，撐着傘的商人視線，這人不是別人，正是神崎與五郎。他忽然發現轎旁有一人，正眼一瞧，原來是大高源吾。趁別人不注意的空檔，神崎靠近大高身旁，細聲地問：

「轎內之人是誰？」

「是四方庵老師！」

神崎與五郎得到消息，急急忙忙回到本石町本部，這時已是午時過後不久。神崎便將上午的事報告內藏助；不久，離開四方庵老師，偷跑回來的大高源吾，也報告內藏助；十四日早晨，在吉良公館舉行茶會；這時，安兵衛也帶來了同樣的消息。內藏助連忙交代一些心腹之人，這些人便冒着大雪飛奔出去。不久，管谷半之丞，潮田又之丞，近松勘六，三村次郎左衛門相繼跑來，內藏助告訴他們說：

「按照原來計劃行事！」

三人得令，便急忙地離去。內藏助獨自坐在屋內，沈默不語，主稅坐在一旁，無心地翻閱着論語，一邊不時地偷瞄父親，內藏助也看着主稅，兩人視線便接觸了。

「兒呀！你是武門之子……。」

「父親，我知道！請您放心好了！」主稅勇氣十足地說，父親看兒子如此堅毅的語氣，十分感動，又吩咐兒子說，將所欠的房租算妥。

這時，十內與吉田也緊急地跑來與大石商量對策，主稅便一直坐在門口，不妄加打擾。商討告一段落，內藏助對主稅說：

「兒子，我們決定派你當隊長，把守後門！」

兩位老人也瞧着稚氣未脫，却氣宇非凡的主稅，大爲讚賞。

堀部彌兵衛老人自接獲通知，確實的行動就在十四號，便一直坐立不安，想到自己已入老邁之境，是否支撐得住？但是自己還有價值存在，也感到無上光榮。女兒站在一旁，看到自己如此年邁的父親，依然還須冒死復仇，不禁潸潸淚下，母親却在一旁警告着：武門之子，豈可輕易掉淚？

彌兵衛老人想自己與女婿須同時犧牲，早就訓練家人如何來克制內心的悲痛，並交代好後事。特別叮嚀外甥佐藤條右衛門，堀部九十郎，在他們死後，須負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

雪，依舊飄着，女婿安兵衛冒着大雪回來了。

「事情怎麼樣？」

「爸爸！馬上就要開始行動了。」

彌兵衛聽了，如孩子般地高興不已。

「上來休息一會嘛！」

「不了！下午再來！」

「反正報仇時大家會集合一起，到時我再請大家喝酒。對了！小山田一閑的病好些沒？」

由這句話安兵衛才了解父親煩惱的原因。與父親同年紀的小山田一閑已臥病在床，而他兒子小山田庄 左衛門又未歸隊，使得彌兵衛覺得遺

憾！

「我不知道，爸爸！」

座落於林町的安兵衞住宅，相生町的前原伊助住宅，以及德右衞門町的杉野十平次住宅等均爲報仇當日集合的場所，並且還藏放着所須的武器。武器中，不但有小野寺十內最喜愛的矛槍，還有長矛十二支，長刀二把，掃刀二把，弓箭四付，鉞一個，大木鎚六個，大小梯子共四個，大鋸子二個，鐵鎚二個，鐵、木槓各二支，鋤頭二把，掛勾六十個，燈及銅鑼各一具，還備有火炬及哨子，這些武器都很秘密地藏置於牆後的地窖中，日夜都有人監視着。

小平爲了向哥哥告別，便離開同志到哥哥家中。他哥哥是戶田藩的武士。其他的同志則忙着擦拭武器，這時，安兵衞來了，向大家說：

「我岳丈請各位到舍下喝一杯！」

大家很高興，留下幾人看守武器，其餘便湧入安兵衞家中，只見內藏助和十內已就座，接着主稅，吉田忠左衞門及原惣右衞門也相繼到達，這些人都是同志間的幹部，負有領導的責任。大家盡情地狂飲，彷彿這是最後一次的離別宴。大家正豪放地喝酒時，突然有人造訪，原來是細井及安兵衞的劍道老師堀內源太左衞門，爲了預祝成功而前來道賀。大石一向很感謝他們兩人，雖非同志，但却不斷地拔刀相助，興緻一來，爲兩人唱了一首羅生門，大家也酒與大發地跟着拍子唱起詩歌，一時歌聲嘹亮，響徹天際，爲這鬱悶的離別酒宴平添少許的色彩。

兩人非常感激大石盛情，告辭離去前，跟大石說：

「期待着你們的好消息……」

細井爲大家的凌雲壯志所感動，臨別前留下一首詩：

「臨別依依情難盡，赤膽忠心留丹青！」

酒宴結束後，衆人分別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由於報仇的時刻已決定凌晨三點鐘，彌兵衞爲了養精蓄銳，打算小睡一會，交待家人不要忘了叫醒他。夜晚寒氣更重，老伴及女兒輾轉無法入睡，眼看時間也差不多了，叫醒彌兵衞，穿好預訂的制服，拿起老伴遞給他的矛槍，試着耍耍，還甚滿意，便一一與家人告別，特別交待兩名外甥，須照顧家人，平安勇敢地活下去。他强顏作笑地說完，頭也不回地往外大步邁去。

屋內的女兒抓着母親的手，早已泣不成聲。

距離吉良公館最近的前原伊助，一早便將店門關起，怕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與神崎與四郎換好衣服，寫好遺書，兩人便開懷暢飲作最後一別，清晨兩點左右，同志們都前來集合，穿着規定的服裝，與奮及悲壯的表情洋溢於每人的臉龐，善於詞賦的大高源吾還在衣領上塡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詞。同志們均互道珍重，預祝這次的復仇順利成功。

整裝之後，看來猶如卽將出發征戰的武士，雄赳赳氣昂昂地，等待內藏助下達命令。

內藏助整理就緒，身旁的主稅也持槍佩劍，神采奕奕，等待父親發號施令。

這次的攻擊編成二隊，一隊由正門進攻，另一隊從後門襲擊，由主稅擔任隊長，負責領導。每隊均以三人爲一小組，彼此互相照應。出發前，大石又不厭其煩地再三叮嚀注意事項，並指派幾名能言善道者，萬一有人出面干涉，便爲他們解釋立場及原因。同時，大石發現勇猛善戰的毛利小平竟然缺席，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呢？

終於，在大石一聲令下，大家精神抖擻地踏着穩重的步伐出發，每個人均抱定必死之決心，威風凜凜的神色與雪光互相輝映着，儘管天寒地凍，但每個人的心頭却有股熾熱的火焰燃燒着，絲毫不覺得寒冷。

四十多人浩浩蕩蕩地來到吉良公館門前，大石拿着令旗指揮着，第一隊迅速地架起梯子，以大高源吾忠雄與小野寺幸右衞門爲首，身手矯健地跳入邸內。內藏助與老人們也不甘示弱地，勇

敢地沿着梯子躍入庭院中。

由於下雪路滑，神崎與五郎與原惣右衛門不愼滑了一跤，原惣右衛門因年歲大，一時竟爬不起來，大家關心地圍過來扶他，原惣右衛門咬緊牙關，忍着痛，勉强地說：

「我沒關係！」

於是，內藏助一聲號令：「上！」厮殺之聲，驚天地泣鬼神，令人心驚膽寒！這時，第二隊以主稅爲首也由後門衝殺了進來，只聽得一陣破門聲響，及急速的前進步伐聲。內藏助、原惣右衞門、間瀨久太夫等站在屋簷下指揮若定，掘部彌兵衞、松村喜兵衞二位老人配合着年輕的岡野金右衞門、橫川勘平、貝賀彌左衞門等人向敵人的房間衝殺進去；剽悍的同志們正以大鎚敲擊着玄關的門，破碎之聲，不絕於耳；另一小組站在往上杉家的必經之地把守着，以防有人趁隙逃逸。

公館內，鐵鎚擊門破碎之聲，厮殺聲，紛亂脚步聲，敵人迎襲刀劍鏗鏘之聲，劃破天際，響徹雲霄。

內藏助開立着雙腿站在冰天雪地裏，如銅像般地屹立不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注意戰況的進行，旁邊的原惣右衛門正拿着雪塊敷在摔痛的傷口，間瀨久太夫也拔出刀，一付迫不及待，急欲殺敵的表情。

玄關的門終於敲破了，同志們一窩蜂勇敢地分別衝入屋內，這時，三個身影飛快地從屋簷躍了進來，看到內藏助；恭敬地行禮，一看，原來是彌兵衞的外甥掘部九十郎及佐藤條右衛門，因不放心伯父，便隨後跟來。另一人則是作夢也沒想到的大石無人之子大石三平。三人來到公館門口，聽到裏面有吵雜聲響，耐不住便跳了進來。內藏助內心很激賞他們的義氣，道了謝之後對三人說：

「你們的心意我們心領了，但你們是局外人，復仇之事還是由我們自己來解決，你們還是回

去吧！」

大石的語氣，和藹中帶有威嚴，三人不得已，只得退到門外。三平聽到裏面傳出劍擊之聲，不願離去，說：

「外面的事交給我們來負責好了，請放心！」

大石笑笑，沒有回答。

屋內，敵我正展開一場激烈的戰鬪，我方制服是黑色，敵方的白色制服在黑夜中特別耀眼，雙方你來我往，刀光劍影，殺聲連天。

玄關口處，武林唯七提着大刀，狂吼着：

「出來！出來！」

片岡源五右衛門、富森助右衛門也不讓他專美於前，厮殺過來；奧田孫太夫、勝田新左衛門奮勇地將紙門踢倒，裏面衝出四、五名武士，側面的片岡源五右衛門揮舞着五槍，小野寺幸右衛門橫掃一刀，敵人紛紛倒下，戰況非常劇烈，三人一組的戰鬪方法，發揮了無比威力，使敵人節節敗退。

小野寺幸右衛門、片岡源五右衛門及武林平七這組人馬衝入另一房間，裏面寂靜無聲，却擺放着許多弓箭，他們將弓箭一一折斷，以免敵人用來攻擊他們。他們繼續往屋內搜索，發誓找出吉良上野介。突然一個出其不意，一個矛槍由暗處刺出，赤右衛門大腿被刺得血流如注，踉踉蹌蹌地站不穩脚，其他兩人趕忙靠上去扶住他。這時，這人由暗處冒出來，大吼一聲：

「我叫小林平七！」便舉槍欲刺。唯七用力一擋，反被震退了好幾步，正在危急的當兒，助右衛門連忙從旁協助，但仍不是小林平七的對手，情勢非常緊張。

「讓我來！」奧田孫太夫一步竄了過來，他與掘部安兵衛一同拜在有名的武館師傅掘內源太左衛門的門下，學得一身好武藝。他獨自與小林平七應戰，二人踢破了紙門，殺到了場外，平七大喊着：

「槍手！快來！」因爲保鏢裏頭有不少耍長槍之人，但是却無任何回響，不知是沒聽到，還是沒有人。

皚皚的雪地上，屍體橫陳，從他們穿着睡衣的打扮上來看，顯然對於赤穗浪士在如此寒冷的深夜突襲，始料未及。

小林平七勇猛地手握大刀，咬牙切齒地週旋於浪士之間，而赤穗浪士們急切地想找出吉良上野介的藏匿地點，但是，小林平七如大石般地奮力阻擋，不免感到焦急，從平七的武功可看出，不愧爲保鏢的統率。赤穗浪士們將目標集於平七身上，誓死將他拿下。

突然「咻！咻！」幾聲，有人應聲倒地，敵人馬上潰不成軍，有的四散逃逸，原來有些同志在苦戰中使用威力强大的弓箭一臂之力，於是，大家鬪志更加高昂，越戰越猛，平七看情況不對，大喝一聲：

「大家快退！這裏由我來抵擋！」

奧田孫太夫也挺身而出，說道：

「在下奧田孫太夫，願跟你分個高低！」

「在下小林平七，多指敎！」平七也維持武士的禮貌，先禮後兵，兩人施出渾身解數，決一雌雄。

劍擊廝殺騷動的聲響，驚醒了鄰家幕府侍衛土屋主稅主人，他隱約在睡夢中聽到有吵聲，豎耳傾聽，連忙披衣起床，召來部下彌五右衞門。

「赤穗浪士爲了復仇而夜襲吉良公館，好好看守門戶！」

「是！」下人應聲退去。

土屋主稅換上短裝，取下掛在牆上的長矛，跑到走廊。部下們也都全副武裝地跑了出來，微弱的月光輕灑在一片銀白色的雪地上，天未亮前，覺得特別嚴寒，大家不自覺地縮了縮脖子。主人說：

「如果隔壁吉良家有人爬牆過來，格殺勿論！就是吉良父子也不能倖免！」

土屋想起上次毛利小平負傷翻牆的情形，彷彿歷歷在目，部下們都燃起了燈，將屋內照得燈火通明。主人的動機是什麼，他們都明白得很。

牆那頭不時傳來劍擊的鏗鏘聲，突然有急促的脚步聲朝這裏走來，大家屏息地嚴陣以待。

來人原來是原惣右衞門、小野寺十內、片岡源五右衞門，前來做禮貌性的招呼。

「我們是赤穗淺野內匠頭的舊臣，爲了替主公報仇而來此，很抱歉將您吵醒，請原諒！」

十內以不亢不卑的語調說，原惣右衞門也接着說：

「打擾貴公館，非常抱歉！武士有互助幫忙之義，請您高抬貴手，使我們得以達成宿願！」

當然，土屋主稅並無任何的表示，眼眸中却流露出感動讚許的眼神。三人打過招呼後，便又轉回斯殺中的場地。

月夜下帶有透骨的寒氣，土屋主稅毅然地站立着，部下們也不敢隨意亂動，看樣子主公是有意讓赤穗浪士順利地完成爲主復仇的任務。

另一方面，由主稅領導的第二隊，也勢如破竹地衝殺進來，這原本是吉田忠左衞門所擬的作戰計劃之一。屋裏跑出一個手拿六尺長棒的保鏢迎擊，以磯貝十郎左衞門及堀部安兵衞爲首的九人，迎頭痛擊，另以大石主稅爲首等十一人則如狂風般地繼續往裏衝，由於這裏均是臥房，他們便敲着門，大聲喊道：

「我們是赤穗浪士，今天特來爲主公報仇，如有不服，請出來比劃比劃！」

保鏢們懾於赤穗浪士的英勇，畏縮地躲着不敢開門，有人嚇得想乘機溜走，都被浪士們宰殺。

後面由於較靠近上野介的寢所，故保鏢的主力都集中於此，公館內的保鏢人數起碼有赤穗浪士的兩倍以上，必須出其不意才能致勝，故採取快攻的手法方可奏效。不破數右衞門如戰神般地站立於最前頭，身上已挨了好幾刀，血跡斑斑地

染在衣衫襤褸的身上，依舊毫不退縮，勇往直前，前原伊助、間新六、潮田又之丞、大石主稅目睹情況，也勇氣十足地奮力厮殺。

月逐漸下沈，黎明即將來到，吉良上野介還毫無蹤影，掘部安兵衞快馬當先地衝入其中一個房間，意外地室內空空無人，使武藝高强的安兵衞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便憤憤地將門踢碎。

三人一組的戰術，瓦解不少敵人，但每人仍小心謹慎地仆仆前進，忽然在前頭轉角處有明亮的燈光照射出來，趨前一看，原來磯貝十郎左衞門不知從那裏找來一大堆蠟燭，全部點燃着，照得四周耀眼明亮。大家對他在如此緊張的戰況下，依然沈着不慌亂，不禁會心地微笑。

這些明亮刺眼的燈火對我方的戰鬪非常有力，使敵人無法在黑暗中遁形，乘機殺得片甲不留。

敵人的抵抗也愈趨猛烈，顯然上杉家也有部分保鏢在此援助，爲保護吉良上野介而冒死作頑强的抵抗，爲浪士們增加不少的阻撓和困難。保鏢們從門後投出熾熱的火球，浪士們躲閃不及，有些人被灼傷，這時安兵衞如游龍般地，飛快的身影，忽上忽下，一下便將保鏢們打得落荒而逃，安兵衞像豹一樣敏捷地往前追，杉野十平次、村松三太夫、三村次郎左衞門也提着矛槍隨後衝去，敵人逐漸不支，浪士們乘勝反擊，心中都存着預感，吉良上野介的寢所大概就在附近了。

未參加此次復仇任務的毛利小平，這晚在哥哥家中，彷彿聽到遠處傳來劍擊，吶喊之聲，通宵未眠，不停地要求哥哥讓他參加復仇行列。

兄弟在昏暗的燈光下，相對而坐。

「你難道不聽爲兄之言嗎？你要知道，復仇之舉是違反法令的！說什麼我也不能讓你去送死！」

小平之兄是戶田彈正之忠的部下，而弟弟却身爲浪人，他甚表關切。今晚弟弟前來告別，他以爲是要去別鎮做武士，沒想到却是要去復仇，

爲人兄長的爲維護弟弟的性命，當然不願讓他去平白犧牲。小平對於哥哥的阻攔，眞是欲哭無淚，但又不便反抗，只得苦苦哀求，其兄却始終頑固地不肯答應。

「哥哥！你一定要讓我去，我不去不行！」

他想到小山田庄左衞門背叛了大家，放棄復仇行動，自己堂堂男子漢，豈可像他那麼懦弱？想此忍耐不住，如發瘋般地衝出走廊。他哥哥大喝一聲：

「小平！你要幹什麼？」

「哥哥！你一定要讓我去！我想到他們正在血戰中搏鬪斯殺便不能自己！」

「你這傢伙，怎麼老不聽話！淺野的部下充其量不過五十人，你這一去，不是白白送死嗎？」

小平不說話，他哥哥接着說：

「你好好想想，眼光放遠些，爲兄這樣做是爲你好！」

這些話聽在小平耳裏，覺得是種侮辱，怎可與小山田一樣，落個不忠不義的罪名？於是，便跪在雪地上，做無言的抗議。

自從把保鏢的統率小林平七解決之後，潰不成軍的保鏢們逃逸不及，浪士們積於心中兩年的鬱悶，一併發洩出來，只見刀起刀落，保鏢們便應聲倒下。浪士們將每間房門用力敲開，做地毯似的搜索，但却始終不見吉良的踪跡。

突然，矢田五郎被躲在門後的保鏢猛烈一刀，他踉踉蹌蹌地走到門後，將敵人揪出，用力的一刀，敵人的腹部被切開，由於用力過猛，將旁邊的火爐砍裂了一半，刀把也斷了，他將敵人的刀拿起揮了揮，刀尖上還沾有自己的血，雖傷勢不輕，但毫不畏懼，勇往殺敵。雖然在浪士們很多人負傷，血染紅了地板，但却奇蹟般地，無一人倒下。

在激烈的戰鬪中，武林唯七一馬當先地跑入黑暗的走廊，同志們無人注意他的行動，唯七在

走廊盡處看到一詭秘身影，急忙追趕而來，衝入房間，只見一年輕人揮着掃刀，準備迎擊，唯七武功不錯，身手矯健，兩、三回合便將年輕人的掃刀打落地上，年輕人縱身一跳，乘着黑夜的掩護逃走，唯七趕忙拿起掃刀一瞧，上面刻有吉良家的記號，看看頗爲豪華富麗的房間，才知剛才的年輕人是吉良上野介的兒子，心想，只傷他二刀，未免太便宜他了。

在雪地裏監視戰況的小野寺十內，問喜兵衞、吉田忠左衞門，看敵人均膽怯地四處逃逸，也沒人敢向他們挑戰，總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對不起經年累月耍弄的長矛，十內幾乎要屏息了，說：

「時間已差不多了，前後兩隊該會合了吧？」

「往宿舍方向跑去的人很多，或許吉田躲在裏面也說不定！」喜兵衞說。

兩人等不及，急欲表現一番，於是揮舞着矛槍，也往宿舍的方向一路衝殺過去，兩人年紀雖大，但武功却不弱，殺死了不少敵人，同志們誇讚兩人老當益壯，於是越戰越猛，遍地敵人屍體橫陳，血流成河，浪士們顯然已獲得勝利，但是，邸內突然寂靜無聲，大家都有種不安的心理，莫非吉良又跑掉了？

大家正焦急地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聽到一陣笛聲，這是抓到吉良父子的訊號，喜兵衞心頭緊張得怦怦直跳，連忙朝笛聲方向跑去。

原來有一名同志經過廚房時，聽到裏面傳出聲響，上前打開，裏面却緊緊地反鎖住，於是召集同志來，用鐵鎚破門而入，裏門却丟出薪材、木炭、碗盤等，接着又跳出幾名保鏢，被同志們一一制服，十次郎想入內看看是否還有敵人，沒想到被一矛槍刺中，武林唯七趨步上前，將躲藏的敵人消滅，唯七爬上木炭堆，查看一番，有一人躲在暗處呻吟，覺得奇怪，便將此人用力拖出，這人是個六十左右的老人。

「這不是吉良上野介嗎？」吉田忠左衞門驚叫起來，於是將掛在胸前的笛子吹起，同志們爭相跑來。內藏助也聞聲趕忙跑了過來，喘息地說：

「把燈拿來！」

在燈光的照射下，躺在地上的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吉良上野介。

爲了證明這位有氣無力，白髮皤皤的老人是吉良上野介，內藏助命吉田查看老人的額頭上是否有亡君遺恨的刀痕，吉田在燈下仔細一瞧，顯明的刀疤正印在額頭上。兩年來大家的辛苦終於如願以償，一時喜極而泣，互相擁抱着，場面頗爲感人。

內藏助將外衫脫下，披在吉良老人的肩上說：

「我是淺野內匠頭的舊臣大石內藏助，爲了祭拜亡君，需要您的頸上人頭！」

說罷，感慨一聲，拔出刀，用力一揮，吉良便身首異處了。

內藏助回頭對間十次郎說：

「首級就綁在你的長矛上，你的功勞不小！」

二十五歲的十次郎，默默地行過禮後，將首級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妥，綁穩在他的長矛上。

「萬歲！」歡呼之聲，震耳欲聾，響徹雲霄，大家在這一瞬間，忘却了傷痕的疼痛，忘記了多年的委屈。

東方逐漸露出白光，大地愈顯得酷寒。

吉良公館的家宰——齊藤宮內，左右田孫兵衞二人，照理說在四十七義士們攻入公館時，應該臨危不亂，指揮若定地來應付這遲早會來的夜襲，而兩人竟然不顧主公安危而溜之大吉，代表武士靈魂的武士刀竟然也貼在兩人腰上，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諷刺。

除了這兩人之外，還有一位靦覥逃命，不顧武士之道，叫丸山清右衞門，逃跑的念頭閃入腦

中時，首先便想到近在咫尺的上杉公館，藉以求援兵。當他狼狽地逃離公館時，曾有人攔住他，他却不顧一切地拼命往前跑，如被蠱惑般的神情，直奔上杉公館，將赤穗浪士夜襲之情形，報告上杉公館的主人。

於是，寂靜沉睡中的上杉公館，忽然騷動起來，拿刀的拿刀，拿矛槍的拿矛槍，燃燒中的燭光將整個公館照得燈火通明。

黎明

色部又四郎曾受千坂兵部所託，如果赤穗浪士來襲的話，千萬不要干涉。這天半夜，突然被部下喊醒，告之赤穗浪士攻入吉良公館之事，急忙披衣起床，摸黑來到上杉公館，只見館內保鏢們均全副武裝，神色匆匆，色部見狀，大吼一聲：

「你們緊張什麼?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准輕擧妄動！」

大家聽到這麼一吼，雖然靜止無聲，但每個人都呈現出反抗的表情。因爲在座的保鏢們認爲，吉良公館被襲，是武門之恥辱。有一人在黑暗中大喊：

「你這樣阻止我們是不對的！」

「如果我做得不對，由我來負全責！」頓了頓，接着說：

「這裏是衆所矚目的上杉公館，萬萬不可輕率地行動，大家趕快退下！」

正在房間養病的綱憲，聽到色部又四郎如銅鐘的聲響，下令召見他。

綱憲的病從夏天開始，便不見起色，一方面是積勞成疾，另方面關心父親的安危，心力交瘁，終於不支而臥病在床。色部又四郎很了解主公的心情，急忙來到綱憲病床前，綱憲掙扎地坐起來。

「主公！」兩人視線相接，但都不說話，色部鼓起勇氣說：

「我這樣做，是爲上杉代代着想……」

綱憲氣得渾身發抖。

「你給我滾！」

「啊！主公您……」色部驚叫一聲。

只見綱憲以雙手蒙住臉，痛苦的表情不可言喻。內藏助一行人慘澹二年的苦心，終於揚起凱歌。內藏助心裏一直擔心的事，始終未提及。他知道當他們報仇時，上杉主人一定會盡全力支援，果眞如此的話，他也願犧牲全部的性命來決一死戰。他如此深謀遠慮，可是上杉家的人影却始終沒見着。

浪士們正等待天亮的一刻，一方面也等待新的敵人的到來。放眼望去，公館內狼籍不堪，一片凌亂。內藏助看看天色，差不多快亮了敲著銅鑼；四十幾個義士個個仍精神抖擻地集合。大石命安兵衞清點人數。點完名後，發覺竟然無一人身亡。大石關心地向那些掛彩的同志們是否仍可走路？那些傷勢不輕的浪士們挺起胸膛，勇敢地說：

「沒問題！」

原惣右衞門、小野寺十內、片岡源五右衞門等老者，對於從半夜開始就暗地幫忙的土屋主稅，深表感謝，於是，又連袂去造訪，並報告說：

「承蒙您的幫助，上野介的首級已順利取得，現在我們要離開了，給您增添不少麻煩，請原諒！」

「那裏！眞是漂亮的一戰呀！」

三人又恭敬地寒暄道謝之後，便告辭離去。

「眞遺憾！讓吉良兒子左兵衞成了漏網之魚，大家再搜查看看！」吉田忠左衞門說。

內藏助爲避免後患，也同意大家繼續尋找左兵衞的下落。

「上杉家的援兵可能不會來了！如果有意來援助，早就該來了！」內藏助對忠左衞門說。

「來就來吧！反正我們也免不了一死。等下在泉岳寺祭拜時，他們一定會來的！」

第二次銅鑼聲又響起，同志們都紛紛回來集合。

吉田忠左衞門最後一次向着屋內大喊：

「我們大仇已報，就要離開此地了，有不服氣的，趕快出來！」屋內靜悄悄地，只有陣陣的回聲盪漾着。

從昨夜起就站在門外守衞的大石三平、堀部九十郎、佐藤條右衞門，看到赤穗的浪士們均平安出來，非常高興，連忙上前道賀。堀部彌兵衞被外甥團團地圍住，高興地合不攏嘴。

「大伯您辛苦了！」

「那裏！那裏！」彌兵衞突然想到醫生曾交代過，自己年邁的身體不能消極悲觀，但也不能太過於高興。

內藏助也對大石三平說：

「回去請轉告令尊，我們復仇之舉已成功！」

「遵命，家父若知曉，一定欣喜若狂的！」

一行人便浩浩蕩蕩朝無緣寺的方向，迎着晨曦出發，路過一酒店門口，便一窩蜂地上前敲門。內藏助看了，並不阻止，只是帶着苦笑注視着這些年輕人。

酒店老板一打開門，看到門口站的均是一些全副武裝的武士，嚇得不敢開門，化名爲善作屋善兵衞的神崎與五郎趕忙說：

「老板！你該認得我吧？我就住在這附近，我們還經常碰面的，讓我們喝酒，我們會付錢的！」

「不不！錢是小事，我們賣酒是有時間性的……」。

浪士們破門而入，把老板嚇得直打哆嗦。赤植源藏說：

「這裏不能喝，那我們到外頭去喝好了！」

說罷，順手扛起一甕酒，丟下二兩黃金，又說：

「這是要埋葬我屍首的錢，先給你好了！」

老板一聽，嚇得更是不敢吭一聲。

赤植源藏扛着一甕酒出來，都大聲歡呼，酒氣四溢，大家忍不住，爭先恐後地大口灌了起來，連說：「甘露！眞是甘露！」美酒下肚，全身

暖和不少。內藏助也微笑着參加飲酒的行列。一邊喝着酒，一邊詩興大發，不覺地吟起詩。

「力拔山兮松如雪，……」

居然臨死之前，還有如此雅興吟所愛好的詩，眞不愧是英雄武士。

「噹！」銅鑼之聲又響起，浪士們丟下已甕底朝天的酒罈地，列隊徒步來到無緣寺的回向院。

內藏助向寺內的和尚說明來意。和尚們看着這些傷痕纍纍，全副武裝的武士們，唯恐會連累到他們，反而將門鎖得更緊，不讓他們進來。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武士們想破門而入，被內藏助阻止，大家只得坐在門口，等上杉的保鏢們追來報復，但每人都如代表勇敢、不畏凋萎的櫻花般地，準備轟轟烈烈地犧牲。

東方雖已泛白，太陽未上升前，大地依然凍得令人發疵，尤其大夥在雪地上走着，鞋早已濕透，冰冷的雪水刺涼心脾，連呼出的氣體都化成一團白霧。

間喜兵衛老人不停地咳嗽，嘴唇都已凍得發紫，實在冷得有些受不了，吉田忠左衛門便提議說：

「我們走吧！」

於是，一行人再度地打起精神，開始上路。走在最前頭的是拿着長矛，掛着上野介首級的間十次郎，由兩人護駕着，內藏助走在中間，接着是老人，傷者，年輕的武士們則走在最外圍，朝着已決定的第二步驟進行。

住在深川八幡町的細井廣澤，曾在赤穗浪士決定復仇之日的前夕造訪了堀部安兵衛，正巧他們正舉行離別酒宴，他也恭逢其盛。半夜回到家中，躺在床上輾轉不能成眠，回想着堀部父子英勇壯烈的氣概，久久不能自己，心中不停地爲他們禱告。

砂時鐘已指示爲凌晨三點多了，赤穗浪士想必已衝入吉良公館，想着想着，抑制不住地從床上爬起，驚動了身旁的妻子，也跟着爬起。他攔住太太，說：

「妳不要起來，我睡不着，想到外頭走走！」

「把外套穿上吧！」

「我馬上回來，妳睡覺吧！」

細井在酷寒的清晨，往吉良公館的方向望去，想着，如果不成功，他們會切腹、燒房子……，萬一……，他擊着雙拳，不敢再往下想，四周萬籟俱寂，整個江戶均在沈睡中，天空繁星不停地閃爍着，禁不住想着，他們可能衝鋒陷陣，正在浴血苦戰吧?不禁向空中示禱着。這時，突然有人叫道：

「細井公！……」

細井從陽台上下來，手脚均已凍得發紫，連忙到大門口，將門打開，竟然是堀部安兵衛。安兵衛以平日快活的語氣說：

「請爲我高興，我們已完成復仇大業，凱旋歸來，我們現在要到泉岳寺去，我倆的友情將永銘於心。我特地來向你告別，祝你好運！」

說罷，便匆匆地走了。細井突然換了外衣，拿起刀衝了出來，已不見安兵衛的蹤影。連追了幾條街，只見街上羣起騷動，行人們對四十七義士之義舉，議論紛紛。細井着急地四處張望，突然河邊有一行隊伍列隊經過，細井高興地追過去，由於圍觀的人羣太多，無法衝出重圍，只得眼睜睜地望着隊伍從面前經過，心中却興奮地吶喊：

「感謝上蒼！他們終於成功了！」

街旁的住戶清晨一打開門，只見一羣身上滿是血跡、傷痕的隊伍經過，打聽之下，才知是赤穗浪士，於是崇拜英雄的心理瀰漫在整個江戶的街道上，大家爭相地圍觀，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

赤穗浪士通過永代橋，經過靈岸島來到鐵砲洲，這裏是主公未沒落前，座落於江戶的公館，

門牆依舊，但是人事全非。

炙熱的陽光，照映在雪地上閃閃發光，似乎也爲他們的成功而祝福。接着又經過木挽町的汐留橋，外櫻田的上杉公館就在眼前了，大家不由得心生警戒。

這時，吉田忠左衞門跑來向內藏助耳語：經過汐留橋後，可以繞道到仙台公館，但是須先通過一道關卡，如何能順利通過成了問題。

一行人來到伊達家（仙台的守官），果然在關卡前就被擋駕了。內藏助挺身而出，說明理由。伊達家一位身份頗高的武士接見了內藏助。他問：

「你們是何方人士？經過這裏要往何裏去？」

內藏助不疾不徐地說：

「我們是淺野的遺臣，爲主公復了仇，現在要到菩提寺去，準備接受上級的處分，請准許我們通過！」

這位名叫大堀庄助的武士，聽了大石的懇求，深受感動，說：

「如此爲主盡忠，眞是難能可貴，剛才守衞有得罪的地方，請多包涵！如果你們有急事，請快通過吧！」

關卡的門開了，一行人以感激的目光，向武士揮手道別。

吉田忠左衞門、富森助右衞門，受內藏助的示意，代表赤穗浪士們向江戶的警備總監──仙石伯耆守自首。仙石公館座落於愛宕下西久保，兩人來到仙石公館，將矛槍放置門口，便要求晉謁仙石。在玄關守衞的武士看到兩名血跡斑斑、全副武裝的武士，嚇了一跳，連忙問有何事情，兩人便據實以報。這時仙石伯耆守正在吃早餐，聽到部下的報告，慢條斯理地說：

「哦！他們已經幹了？好！請他們稍等一下！」臉上略有喜色。

仙石伯耆守吃過早餐，在玄關接見了兩人，

兩人畢恭畢敬地將復仇的前後經過一五一十地報告，由於兩人言詞得體，不亢不卑，仙石聽了，非常感動。兩人又呈遞一分報告書。報告書上如此寫着：

「去年三月，主公淺野內匠頭因擔任御勅使的接待，在御殿上刀傷了吉良上野介而羞憤切腹自殺，版籍沒收，家臣四散。爲了不願主公含寃九泉，故吾等誓爲主公復仇，經過千辛萬苦，終於達成宿願。現吾等願接受上級處分！」

報告書上還附有四十七義士的名單。兩人又加以補充說，其他的同志都暫時在菩提寺等待，只派他們兩人前來代表自首。

「你們全部人數只有這麼多嗎？」仙石以懷疑的口氣問。

「是的！一個也不少！」

仙石伯耆守莞爾一笑：

「你們眞了不起！我現在就登城稟告將軍，你們稍作休息！」又轉身對部下說：

「他們可能還未吃飯，你們去準備些飯菜，請義士們享用！」

兩人非常感謝仙石的好意，認爲自己已觸犯法令，無繩之以法，反而禮遇有加，不禁深受感動。

佣人們也盛情地招待兩人盥洗、用膳，仙石的部屬們也都圍上來安慰兩人，要他們盡情地享用這豐富的一餐。

上杉公館中，綱憲將自己緊關在房間內，保鏢們也都心情沉重，全副武裝待命。

色部又四郎離開綱憲後，便命深澤平右衞門、片桐六郎左衞門等五人，帶着一些家僕到吉良公館去收拾善後；一行人包括幾名醫生在內，迎着晨曦朝吉良公館出發。另一方面色部又四郎派人向上級報告吉良上野介遇害之事。

上杉家的保鏢們對於家宰色部右四郎的措施表示不滿，色部右四郎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內，面色凝重，心情頗爲矛盾，爲了使上杉家能歷代不

垂，他不得不如此做。但是，上杉與吉良家有姻親關係，如見死不救是武士的恥辱；受到主公無言抗議，眞有如刀割般的痛苦。這時，他想到千坂兵部曾經對他說：「你替我背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爲了上杉家能永垂，希望你勉爲其難……」句句話語，縈繞於耳際。突然思潮被一陣開門聲打斷，色部甩甩頭，返回現實，原來是佣人端茶進來，色部便吩咐佣人拿來筆墨，打算修書一封給千坂兵部。

蜘蛛陣十郎由於妾臥病在床，一直蟄伏着未露面。十五日這天清晨起床後，聽到牆外有販賣號外聲，有關於赤穗浪士義擧的消息，起初以爲聽錯了，未加理會。後來仔細一聽，連忙跟妾說：

「叫佣人出去買份回來！」

報紙上的油墨還未完全乾，陣十郎邊看邊想着，以往爲了打探消息而躲在大石公館床底；隼人爲了暗殺大石而誤殺大石無人，差點老命休矣……等情景，不禁莞薾一笑。蟄伏如此久，盤算着如何東山再起，與隼人再撈上一票，妾在旁看他愣在那裏不說話，覺得奇怪，推了推他：

「怎麼啦！」

「沒什麼！赤穗浪士一百多人夜襲吉良公館，砍下吉良上野介的腦袋。一百多人？恐怕沒那麼多吧？」

牆外又傳來小販叫賣號外聲，妾又問他

「要不要再買份看看？」

「不必了！」

「上級會如何來處置赤穗浪士呢？」妾表示關心地問。雖然赤穗浪士們觸犯了國法；但一般與論均表同情，可是這種罪行爲國法所不容，一定會引起幕府中柳澤派與非柳澤派的一番爭鬪。

「如果是我，我一定會給予最嚴厲的處罰！偷十兩黃金的竊賊都要判重刑；結黨觸犯國法，想從輕發落，那是不可能的事！」

陣十郎說罷，便朝熱鬧的街道走去。街上一片喧嘩之聲，每人都在談論着赤穗浪士之事。爲了更了解整個事件的具體內容，也停下脚步，佇立於人羣中。

大約在早晨十時左右，內藏助一行人渡船，來到了泉岳寺。只見泉岳寺的大門已開，守門的小和尙看到來了一批奇裝異服的武士們，嚇得往寺內跑，內藏助喚住他，並派人進入寺內交涉，這時，隊伍後頭有許多羣衆佇足圍觀，比手劃脚地談論着。

交涉之人進入寺內，拜見了寺廟的主持人，要求說：

「我們是赤穗浪士，現取得敵人首級要來祭拜主公，煩您幫忙準備一下！」

主持人帶着他接見了方丈——酬山長恩，方丈與淺野的舊臣們曾有數面之誼，知道他們來到泉岳寺，趕忙出來迎接；並命和尙們將門關好，準備祭拜儀式。

浪士們列隊整齊地跪在淺野內匠頭的靈前，香案上青煙裊裊，除了代表大家到仙石公館自首的吉田忠左衞門及富森助右衞門，還有一位來寺前臨陣逃脫的寺坂吉右衞門，其餘的四十四位義士在靈前對主公懷着無限的追思，經過這無數的艱苦奮鬪，所有的辛勞委屈在這一瞬間化爲烏有。內藏助將上野介的首級從包袱裏拿出，將血跡擦拭乾淨，供奉在主公靈前，喃喃地說：

「主公！請看！這是仇家的首級，願您在九泉之下，安心瞑目吧！」

香煙裊裊中，義士們的眼眶裏充滿了淚水，複雜的情緒分不出是喜？是悲？

內藏助更是感慨萬千，悲慟之餘，一顆滿目瘡痍的心彷彿要噴出了胸口，想想兩年的日子裏，爲了替主公復仇，處心積慮，多少委屈的淚水往肚裏吞，遭到誹謗，甚至惹來殺身之禍……，如今，如惡夢初醒，一切都過去了。

突然「拍！拍！」一陣樹枝的折斷聲傳來，原來牆外，樹上早已圍滿了觀看的人羣，爭相目

睹這一悲慟壯烈的膜拜儀式，大家對義士們都投以欽佩、同情的眼光。

陽光毫不吝惜地遍洒在大地上，沒想到下了幾天雪，今天却是艷陽高照，萬里無雲，溫暖了人們的心胸。

安兵衞趨近岳丈的身旁，關心地問：

「爸爸！您還好吧？」

彌兵衞是義士中最年邁的武士，看着自己的女婿，以驕傲的口吻說：

「我一點都不累，放心好了！你表現得不錯，眞是大快人心，哈哈……」

父子不服輸，豪邁而粗獷的個性，令人激賞。

祭拜完畢之後，內藏助對方丈說：

「祭拜已結束，我們心願已了，無任何遺憾了。我已派人向警備總監仙石伯耆守自首，想必已派人前來，容我們在此等待！」

「不要客氣！大家儘管休息！」

爲了要向有關單位報備，方丈向內藏助取得四十七義士的名單，交給了管理寺廟的阿部飛驒守，並且報告了四十七義士的壯擧。

阿部飛驒守知道此情形，便吩咐和尙們說：

「妥善地照顧他們吧！」

於是，和尙們對義士們悉心的招待，方丈看義士們均正襟危坐，凍得發抖，便命人升起了暖火，端出熱騰騰的稀飯，將酒溫熱，請義士們開懷暢飲一番。

義士們經過整夜的拚鬪，而且大仇已報，心情輕鬆之餘，早已飢腸轆轆，年老的義士都倚在牆角打起盹來。酒飯端上來後，大家狼吞虎嚥，視爲佳餚，年輕的矢頭右衞門及大石主稅則被和尙們包圍着好奇地問東問西！

內藏助酒足飯飽之際，也暗自躭心着上杉的人馬會追殺過來，決定與之決一死戰，死而無憾！和尙們也了解內藏助的心思，便安慰他說：

「沒關係，如果上杉的人來此，我們將門緊

鎖，不讓他們進來就是了！」

和尙們紛紛要求義士們簽名留念，義士們也很爽快地答應，於是備妥筆墨，當場揮毫。

突然一陣吶喊吆喝聲，和尙慌張地進來報告：

「上杉的人來了！」

大家聽了，毅然放下紙筆，拿起武器，準備應戰。

四十七義士撤退後，遺下的吉良公館，慘不忍睹，一片蕭條。破碎的紙門，凌亂不堪。陽光從殘破的間隙照射進來，地板上一片血跡斑斑，踐踏的草鞋，泥土痕跡，若大的吉良公館，一夜之間景象變得如此淒慘，令人爲之鼻酸。一些臨陣逃脫的武士們，也陸續地回來，看到如此淒涼蕭條之景，茫然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吉良左兵衞發現父親無頭的屍體，不禁撫屍慟哭，在旁的保鏢們想安慰他，想到自己爲了保命而溜之大吉，未盡到保護主公的責任，便慚愧地默默地站立一旁，心中感到强烈的內疚。

吉良左兵衞自從被武林唯七傷了兩刀，便竄入天花板逃之夭夭，棄父親的生死於不顧，自己也難辭其咎，感到無限悲慟，自覺太對不起父親了。

牆外依然有不少好事者圍觀，目睹這一片慘景，都搖頭嘆息，以輕蔑的眼光瞧着他們。

左兵衞傷心之際，突然想到還未向上級報案。於是，連忙派遣糟谷平至到官府向上級報案。將軍府的值夜官，稻葉丹後守聽了糟谷平馬報告赤穗浪士來襲的經過，認爲擁有上百人的吉良公館竟然被不足其半數的淺野浪士打敗，感到十分懷疑；對於四十七義士夜襲成功，感到讚賞。心中如此想着，但嘴上仍對平馬說：

「這眞是件不幸之事，昨晚你大概也在場參戰吧？」

經稻葉丹後守這麼一問，平馬不禁滿臉通紅，似乎稻葉洞悉他昨晚也是臨陣溜之大吉的一人

，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

「我……昨晚我正巧有點事，所以沒有參戰。」

「哎呀！眞是遺憾之至！」

平馬靦腆地趕緊告辭離去，稻葉在背地裏暗自竊笑着。突然收斂起笑容，原來他竟然忘了問平馬有多少個赤穗浪士犧牲，感到懊悔不已。

接受吉田忠左衛門及富森助右衛門自首的仙石伯耆守，急忙登城求見將軍，報告四十七義士的壯舉；正巧泉岳寺社奉行阿部飛驒守以及江戶官府的最高長官松前伊豆守也適時登城拜見將軍。這天正巧是諸侯例行登城晉見之日，於是，莊嚴而若大的將軍府，顯得特別的熱鬧！

由於受害者的吉良左兵衞報案較遲，使得整個案情看來不倫不類。住在吉良公館鄰屋的將軍府監察官——土屋相模守，在諸侯席上，有意諷刺吉良家，便諧謔地說：

「我還以爲殺得片甲不留呢！原來還有隻漏網之魚呀！」

在座的諸侯們聽了，哄堂大笑。

土屋相模守與同席的稻葉丹後守，三年前的松竹廊下對於淺野內匠頭的作爲曾有所責難。由今天這種諷刺的語氣來看，似乎對浪士們的表現，都含着一種崇高的敬意。

如何來處理四十七義士之問題，諸侯們開會商討應該如何作一個公平而合理的裁判。土屋相模守提議說：

「不妨先勘察現場，作一個初步的了解，再向將軍報告！」

仙石伯耆守也受命先訊問義士們的口供，作成筆錄；而命阿部式部信旨、杉田五左衞門帶四名官差到吉良公館作實地的勘察。

當兩名檢按使——式部及五左衞門率員往吉良公館，途中越過兩國橋時，已圍着許多的羣衆，六人好不容易挑開擁擠的人羣，進入吉良公館。公館內的保鏢們聽說將軍府的檢按使前來勘察

現場，忙不迭地出來迎接。

兩人將吉良上野介的無首屍體交由法醫檢驗過後，紀錄下來；發現在吉良屍體旁邊有把小刀，刀口呈鉅形狀，可見上野介在臨死之前，曾與人有過激烈的打鬥。保鏢們均羞愧地默默站立一旁，頭都不敢抬起。

將一具具的屍體檢驗過後，吉良左兵衞帶着傷出來見兩位檢按使。他依照事先由家宰們編好的說辭，對兩位檢按使謊稱，他被對方殺傷了之後，一時氣絕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以後所發生的事均不知曉。檢按使認爲非致命的兩刀就使他昏迷得不省人事，說辭頗爲牽强，知道吉良左兵衞有意逃避現實，感到十分不悅。

「昨晚你使的是什麼武器？」

左兵衞便將掃刀遞上。

「是這把刀嗎？」

掃刀的刀口也呈鉅形狀，刀柄上還染有鮮紅的血跡，檢按使以平日累積的豐富經驗，查看之下，發覺如果經過激烈的打鬥，爲何刀口上只有二處鉅形狀的凹口？檢按使認爲這把掃刀與吉良屍體旁的那把小刀是故意事先安排好的，故意放在身旁，表示確實拿過武器與敵人拼鬥過。兩人看了，不禁相視，會心一笑。

最後，兩人命左兵衞將經過情形寫份報告書。報告書如此寫着：

「十四日凌晨約三點半鐘左右，自稱淺野舊臣的浪士們，全副武裝地硬闖進來，雖然部屬們奮勇抵抗，但由於敵方武器精銳，導致我方傷亡慘重，不計其數；本人也持掃刀應戰，但不愼被敵方連傷二刀，氣絕倒地。醒時敵人已經撤退，發覺家父已經遇害，人頭被奪！」

式部將左兵衞所寫的報告書朗誦了一遍後，放眼瞧着邸內散亂橫陳的屍首。這些保鏢們表面上是代表吉良家的部屬，實際上却是上杉家預先派來保護的保鏢，現在都靜悄悄地躺在地上，似乎已爲主盡了力，雖然說是受人之託，能如此鞠

躬盡瘁，慷慨犧牲也是值得；尤其是清水一學，小林平七兩人，身上傷痕纍纍，爲了護主而不顧自己生死，奮勇拚鬪，其精神眞是可歌可泣！

兩位檢按使按着再到附近的左右鄰舍一一訊問，案發的當天夜晚是否有聽到異樣的聲響？鄰居們怕受到牽連，都不敢據實以告，只是含糊的說，那天凌晨約三點多鐘，是隱約有聽到厮殺之聲，但是深更半夜，正值好夢當際，所以也沒去理它，實際的經過情形根本不知曉！

其實，對整個事情發生經過最明瞭的是鄰居土屋主稅，但身爲將軍府的侍衞官，不能明目張膽地去防範而加以庇護，於是，他對於檢按使的詢問也是避重就輕；但是，既身爲將軍府侍衞，而對四十七人夜襲吉良公館不加遏止，確也難辭其咎，對於這點，他心中也有相當的覺悟。

阿部式部，杉田五左衞門結束調查工作回到城裏，將事實原委報告上級。閣老們（將軍府監察官）正聆聽報告，這時，奉命回去訊問義士口供的仙石伯耆守也登城前來呈遞報告書。閣老們詳細地閱讀之後，對於四十七義士倍嘗艱辛，計劃周密的復仇行動，感到佩服；而對他們行動的進退，秋毫無亂，並且無再更進一步地攻擊破壞，不禁嘖嘖稱讚，認爲他們的精神委實了不起。

但是，四十七義士這種爲主復仇的舉動應該得到怎樣的裁決呢？在座的閣老們均無人提起，對義士們頗表同情的稻葉丹後守，憂心冲冲，不安地望着土屋相模守。

土屋相模守看丹後守如此擔心，便安慰地說：

「大概不會有問題！大家對淺野義士們都表示同情哩！」

但是，丹後守仍然不放心地瞧着主席阿部豐後守臉部的表情。

阿布豐後守是泉岳寺社奉行飛驒守的父親，今早就接獲兒子來自泉岳寺的報告，對四十七義士的表現非常激賞，因在如此太平安樂的日子裏

，他們的表現無異是將目前武士們散漫懶惰的習性驅除，而爲太平盛世注入一股强心劑一樣！

閣老們也將注意力集中在阿部豐後守身上，等他發表意見。豐後守緩緩開口說道：

「內匠頭眞是有福之人，有如此忠心耿耿的部屬，敢冒天下之大不諱來爲他報仇。這種忠義節氣太令人感動了，各位認爲怎麼樣？」

聽他這麼一說，在座的人臉上都流露出喜悅。豐後守接着又說：

「各位所關心的如何處理義士們的問題，爲愼重起見，再開會研究，同時稟告將軍。現在我建議先將義士們分別寄宿在各太守家，聽候發落！」

大家聽豐後守說着，回憶起二年前松之廊下事變，內匠頭憤而切腹自殺是將軍綱吉所命令的，這時，在丹後守以及相模守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人影，這人卽是將軍的寵臣柳澤出羽守，他有潛在的實力，對他們而言無異是腦中的毒瘤，不禁感到有些憂懼。既然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開會討論才能作決定，希望能在開會時面奏將軍，以期從輕發落。

柳澤一大早接到部下的報告，嚇了一跳，一直沉默地不說話。他認爲目前太平盛世中，「復仇」已經種陳腐的武士道，這種原始的行爲無異是向文明挑戰，是倒行逆施的表現。雖然曾努力地防止淺野的舊臣們報仇，但依然讓他們得逞，不禁勃然大怒。

這時，佣人進來報告：細井求見，柳澤因爲情緒不佳，如果與細井見面，一定意見分歧而鬧得不愉快，對細井的來意也已有幾分明瞭，故對佣人說，不想接見客人，想到將軍府走一趟，準備轎子，卽刻起程。柳澤穿戴整齊出現在客廳時，佯裝未看見細井，逕自進轎去了。細井所憂心的，也是關於赤穗浪士之事，但暗自下了個決心，乾脆提出辭呈。於是，目送轎子遠去，看來頗有儒者之風的細井便悵然地離開了。

柳澤吉保不但聰明，而且是位老奸巨猾的人

物，他坐在將軍府的大手門（卽將軍府第一道門），心中暗自盤算着，如果四十七義士的問題處理不當，會爲自己惹來無謂的麻煩，必須謹慎地運用權力來說服將軍。雖然將軍綱吉素來有不易採納別人意見的個性，但如何來說服他，已成竹在胸，心中已有十分的把握。

對於赤穗浪士的處境甚表同情的閣老們，尤其是阿部豐後守，雖然權勢比不上柳澤吉保，但論資歷，思想，經驗，都不會比柳澤遜色，於是更加絞盡腦汁，以期說服將軍，從輕發落；丹後守、相模守都深信柳澤一定會從中阻撓，心中已有相當覺悟，但發誓絕不在柳澤的面前低頭。

當閣老們正列隊晉見將軍時，發現柳澤吉保已穩若泰山地坐在將軍右首前了。豐後守悄悄地注視將軍面部的表情，發覺將軍氣色不錯，便大膽地啓奏，將軍抬起頭問：

「有什麼事？請快奏！」

豐後守跪伏於地，畢恭畢敬奏地道：

「有件了不起的事蹟想啓奏將軍；以往歷代均有忠孝節義之士，受後人所敬仰，而在今日的太平盛世裏，也出現此『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節義之士，吾等心中倍感慶幸及安慰！」

在旁的閣老們對於豐後守的開場白認爲相當得體，便偷瞧着將軍的表情。將軍問道：

「是何等人物有如此忠心？」

於是，豐後守將義士們爲主復仇的經過扼要地陳述一遍，並强調義士們的做爲是光榮而神聖的，輿論對義士的處境都甚表同情，爲了謹慎起見，已將義士們分別安置於太守家，並開會商討，集思廣義，再請將軍裁處！

綱吉很認眞地聽完豐後守的報告，臉上露出讚許愉悅的笑容。

「眞了不起！太好了！」

閣老們聽將軍如此地說，興奮異常，豐後守緊張的心情，這時才鬆了一口氣。柳澤坐立一旁，噤若寒蟬，懷着何種鬼胎，只有他心裏明白。

引渡

浪士們終於決定暫時羈留於各太守的家中，稻葉丹後守便着手辦理義士們的引渡問題。仙石伯耆守將四十七名義士的名單分配妥當，其中將十七名義士交給肥後熊本城主細川越中守，十名分配給伊予松山城主松平隱岐守，十名給長門長府城主毛利甲斐守，另十人分配於三河岡崎的城主水野監物。

伊予松山的太守松平隱岐守接到分配的名單後，馬上派遣部屬——與平次郎太夫、佃九兵衞等，率領三百多人到泉岳寺去接十名義士。

只是接區的十名義士便如此勞師動衆，如臨大敵般，爲的是唯恐上杉家會派人來搶奪義士，爲謹慎起見，不得不加以防範。而且還特別準備十六頂轎子。浩大的行列便開拔往泉岳寺去，路上引起不少行人側目，紛紛佇足觀看。當接近泉岳寺時，正巧三河岡崎的太守也派了二百名武士來寺廟接義士，使得本來就不寬敞的泉岳寺頓時擠得水洩不通。爲了防止上杉派來的搶奪人馬，都絲毫不敢掉以輕心，派人在泉岳寺的四周嚴加戒備。

由於過於擁擠，折騰了半天，到了萬家燈火時，兩家才分別按照名單，領到分配的義士。這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大家更謹慎地約束部屬，要特別小心地防範上杉人馬的偷襲。說也奇怪，其他的太守竟然都未派人來接領義士，雨勢越來越大，稻葉丹後守一看只有兩位城主來引渡義士，便派人去催促。

仙石公館突然發出緊急通知，暫時不要引渡，先將四十七名義士移到仙石公館再作分發。於是，在滂沱大雨之中，松平隱岐守及水野監物的

人馬只得折回。

負責分配引渡義士的工作是由警備總監仙石伯耆守來全權處理，他將此工作交給檢察官——鈴木源五右衛門及水野小左衛門兩人負責。兩人接獲此令顯得非常緊張，惟恐出了紕漏，吩咐部下們嚴加警戒。結果，將軍府又有命令通知，暫時先安置於仙石公館，再分配引渡。源五右衛門及小左衛門對於上級出爾反爾的命令，甚表不滿，不停地發牢騷，望着窗外無意停歇的雨勢，兩人便冒着雨併肩地走了出去。

籠罩在滂沱的雨勢及昏暗夜幕中的泉岳寺，人羣依然未散，樹下、牆上、附近的茶館都擠滿了人，關切地注視着浪士們的情況。浪士們都聚集在寺內接受住持的和尚們熱忱的招待，有的吃飽後便三五成羣地聚在一塊閒聊，年老的義士則倚在牆邊打盹。當水野監物來引渡時，曾以爲是上杉的人馬，引來一場虛驚。

不破數右衛門突然心血來潮，向和尚借來一塊磨刀石，用心地磨起刀來，似乎還廝殺得不過癮，想再大顯身手一番。磨好了刀，將刀口對着燈光仔細地欣賞着，這時，聽到有人大喊：

「來了！」

打開門，外面站滿了官府派來的官差，有的提燈、有的牽馬，晃動的人影看來好不熱鬧，不破數右衛門看到來者不是上杉家的保鏢，不禁大感失望。

內藏助率領義士們跪在地上迎接，自稱是警備總監派來的鈴木源五右衛門以及水野小左衛門，向大家宣稱，奉了上級的命令，來接義士們到警備總監的官邸。

內藏助聽了，懷疑上級是否寬待他們？繼而又想，官差是否會沒收他們的武器呢？如果半途遇到上杉家保鏢，豈不手無縛雞之力，任其宰殺了嗎？想想甚爲不妥，於是便要求官差能讓他們隨身攜帶武器，官差也毫不爲難地應允。大家便倚裝待發，心中均有所戒備，如果眞遇上敵人，

不惜決一死戰。

官差還爲年長的義士及傷者備有轎子，七十七歲高齡的彌兵衛一直拒絕上轎，作爲女婿的安兵衛費盡唇舌，才說服老岳丈上轎，但是彌兵衛特別要求不要關轎門，以便隨時可知道敵人的來襲：

內藏助將首級交給寺內方丈保管，便對兒子主稅說：

「你跟着我走！」

父子兩人走在最前頭，每一個人都精神矍鑠，面帶笑容，看熱鬧的人羣依舊未減，人影、燈光交織地晃動着，義士們向送行的和尚們鞠躬作揖，依依不捨地離開泉岳寺，似乎，淺野內匠頭的魂魄也在向大家微笑着。

隊伍走出了大門口，圍觀的羣衆爭相目睹，一時顯得擁擠不堪。武林唯七悄悄地對安兵衛說：

「如果上杉的保鏢這時出現有多好！大家就可轟轟烈烈地幹一番！死而無憾！」

安兵衛笑着不答。其實自從仇報過之後，便一直認爲上杉一定會追殺過來，甚至於現在還有這樣的想法，於是，更握緊了長矛，緊跟在岳父的轎子旁邊保護着。

遠處朦朧的細雨中，隱約地有幾名武士，冒着雨佇立於雨中，身上都早已淋濕，彷彿等待義士們路過，這幾名武士不是別人，正是大石無人，兒子三平及寅之助，還有三、四名不認識的武士，當四十七義士路經他們面前時，他們的眼神中都流露着對四十七義士復仇成功而欣喜。內藏助父子邊走着，一邊默默地朝大石無人默禮。這時，大石無人突然大聲地喊道：

「眞了不起！太棒了，恭禧你們復仇成功！」

由於聲音過於宏亮，使得圍觀者爲之側目；主稅也滿腔熱血沸騰地頻頻頷首。內藏助對於這舉止粗獷的親戚，覺得好氣又好笑，但心中仍深受感動。

隊伍逐漸遠去，大石無人「了不起！」的稱讚聲仍不絕於耳，迴盪在空曠的大地上。三平、寅之助也目送着隊伍離去，似乎也領略出這將是最後的一別。路人對已淋成落湯雞的武士們好奇地打量着，三平認為父親竟然在衆目睽睽下，肆無忌憚地狂喊，感到很不好意思，急忙拉着父親離去。

陣十郎也默默地佇立在圍觀的人羣中間，熱鬧的情況依舊，陣十郎忽然瞥見曾出賣他的金助，也夾在人羣中間聆聽羣衆議論紛紛。

「吉良家不但擁有三百多名保鏢，並且後台有權勢的靠山支撐，四十七義士居然不畏惡勢力，艱困地完成復仇大業，這種忠義精神委實了不起，將會流芳萬世！」

「哦？有三百多名保鏢？……」

「眞太棒了！……」

「我親眼看到吉良公館被打得落花流水，慘不忍睹……」

「他們眞偉大！他們的赤膽忠心，不屈不撓的精神，我要讓它世世代代流傳下去，使我的子孫能永遠敬仰他們，並效法他們忠氣節義的精神！……」

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論着，金助專心地聽得入神，並未發覺陣十郎就在附近。

他突然感到背部被人推了一把，猛然回頭，由於人太多，不知是誰撞了他，心想着：

「奇怪？在此我並沒有朋友呀！」

這時，有一個浪人感慨地說：

「大石由於平時均貪佚酒色，似乎已忘記報仇之事，沒想到他是為了混淆視聽，唉！當時我也錯怪他了，他的忠節也將萬古流芳，照耀人寰！」

浪人的語氣充滿了自怨，在場之人莫不為之感動，金助也不勝唏噓地為義士們感到惋惜。

「金助！」

金助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竟然是陣十郎。

陣十郎比了個手勢：

「過來談一下！」

兩人共撐着一把傘，在雨地裏踽踽而行。

「怎麼？聽得入迷了？」

「……，你不以為他們了不起嗎？」

「當然了不起！」陣十郎爽直地說：

「可是我們却一敗塗地，輸得奇慘無比！難道你忘了你也曾到京都去……」

「我當然不敢輕易忘却！」金助若有所思地：

「關於堀田先生的事，你可知曉？」

「怎麼啦？」

「他與阿仙的事呀……，你眞的不知道嗎？」

「他們兩個人怎麼會？……」陣十郎欲言又止，其實，對於金助所言之事，已能猜出一二，堀田隼人與阿仙日久生情，愛苗很容易滋長，只是，事情來得突然，使陣十郎頗感意外。

「哎呀！那有何了不起！隼人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嘛！」

陣十郎不以為然，接着說：

「好久沒痛快地喝一杯了，走！我請你去痛飲一番！」

於是，兩人便朝着酒店的方向走去，街上行人仍不斷地讚頌四十七義士的壯舉。陣十郎暗忖着，雖然與浪士們是站在敵對的立場，金助却對四十七義士產生同情，人的心理眞是矛盾得很！

他看着金助，想起上回去找隼人，未聽他提起與阿仙有何進展，沒想到現在已山盟海誓，出雙入對了。

不知不覺地，兩人走進一家餐館。餐館中對於義士們的義擧，衆口喧騰，人言籍籍，似乎永無休止。

酒菜端了上來，陣十郎說：

「金助！不要客氣！來，我們先乾杯！」

金助對於自己竟然對義士們產生同情之心，感到十分矛盾，也想藉酒來麻醉自己，於是，與陣十郎觥籌交錯，盡情狂飲。

屋外，雨，如雷霆萬鈞般地下着；屋內，客人們依舊高談闊論，金助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陣十郎碰了碰他的肩膀說：

「來！告訴我一些隼人與阿仙的羅曼史！」

義士們緩緩地在雨中行進，路旁的武士三步一哨，五部一崗，這些都是仙石刻意地派人緊密地保護，以防上杉的人馬出現。

仙石的公館內早已佈置就緒，大小提燈與人影相輝映地晃動着，前來引渡的四位太守都集中在公館的大廳中。

一行人到達仙石公館前，內藏助便下令坐在轎內的同志們下轎，整頓好隊伍，佩戴好武器，將帽盔摘下，恭敬地向仙石報到。

仙石公館的家臣們早已準備好，大家都以崇敬的眼光，望着含有紅顏少年及白髮皤皤的義士們整齊而煥發的隊伍。一名家臣拿着名册，在燈光下一一點名。

在細雨中，被點到名之後，按照分配名單，分別由不同的門進入。負責接待的家臣們連忙照顧他們，盥洗之後，大家將身上的佩刀，帽盔、短刀取下，將之包妥。

一切就緒之後，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大家來到大廳上，代表義士們先來自首的吉田忠左衛門、富森助右衛門早已在座。於是，將義士們分成四組，交予四名太守。

第一組，由細川越中守負責引渡，名單包括：

大石內藏助、吉田忠左衛門、原惣右衛門、片岡源五右衛門、間瀨久太夫、小野寺十內、堀部彌兵衛、磯貝十郎左衛門、近松勘六、潮田右之丞、富森助右衛門、赤埴源藏、矢田五郎右衛門、大石瀨左衛門、早水藤左衛門、間喜兵衛、奧田孫太夫等十七人。

第二組名單有：

大石主稅、堀部安兵衛、中村勘助、菅谷半之丞、不破數右衛門、千馬三郎兵衛、岡野金右衛門、木村岡右衛門、貝賀彌左衛門、大高源吾等十人，由松平隱岐守負責引渡。

第三組名單如下：

岡島八十右衛門、吉田澤右衛門、武林唯七、倉橋傳介、村松喜兵衛、杉野十平次、勝田新左衛門、前原伊助、間新六、小野寺幸右衛門等十人，由毛利甲斐守負責。

最後一組名單如下：

間瀨孫九郎、間十次郎、奧田貞右衛門、矢頭右衛門七、村松三太夫、神崎與五郎、茅野和助、橫川勘平、三村次郎左衛門等九人，由水郎監物負責引渡。其中由於寺坂吉右衛門行踪不明，吉田忠左衛門便向仙石伯耆守說明，在經往泉岳寺途中，寺坂吉右衛門便臨陣逃脫了。

分配完畢後，警備總監兼檢察官主席坐在正中間，與會的還有檢察官——鈴木源五右衛門、水野小左衛門坐在左右首，幾名輔導檢察官坐在下首，開始進行調查的工作。

首先，輔導官先將四組浪士的姓名、年齡、家屬人數、有無負傷等情形登記在簿册上。登記清楚後，分別交給四位引渡的太守家臣手中；仙石伯耆守親自拿着簿册，由內藏助開始，檢閱個人的資料，絲毫不馬虎。內藏助對於仙石的問題也據實回答，並一一介紹浪士們給仙石認識，當介紹磯貝十郎左衛門時，特別舉出磯貝在吉良公館激烈地拼鬪時，沉着地點燃蠟燭，使大家能發揮無比的威力，力克敵人的主力，仙石聽了，也頻頻點頭稱讚他的英勇。

當輪到介紹大石主稅時，對於年僅十五歲的少年就奮勇殺敵，毫不畏懼，包括兩名檢察官在內，都豎起了大姆指，嘖嘖稱讚，誇獎不止。當聽到年高德劭的堀部彌兵衛也參加了復仇的行列，覺得十分了不起；對於浪士們不平凡的表現，

不停地誇讚着，心中都感動萬分。

調查的工作告一段落，細川的家臣來接領義士們時，已是夜半時分了，爲了安全起見，義士們一律乘坐轎子離去。仙石特別吩咐細川的家臣三宅藤兵衞，要善待內藏助，絕不可有絲毫的怠慢。內藏助對伯耆守的盛情，非常感動，代表大家向仙石行禮致謝。臨別前，回頭望着編在第二組的主稅，看到兒子依然泰然自若，面不改色，無兒女情長的悲傷，心中感到很安慰；父子以會心的微笑來代表這最後的一別，似乎在勉勵兒子說：

「兒子！要堅强起來！」

第一組的義士離去之後，各番派來迎接義士的家臣們陸續地到達，義士們向仙石道謝行禮過後，都神色自若，毫不猶豫地跟隨家臣們離去。

負責引渡十七名義士的細川越中守，對於義士們也敬佩得五體投地，本想親自去迎接，以表示內心的崇敬，但部下們都勸他不必親自前去，由三宅藤兵衞帶領八百七十餘人及準備二十二頂轎子去迎接義士就萬無一失，要太守安心等待。

其實，毋須仙石再三地交代，三宅藤兵衞也會對義士禮遇有加的，因爲他們內心早就由衷地欽佩着義士們，爲了顧慮到義士的尊嚴，特地不將轎門上鎖，也不沒收武器，安然地將義士們送到細川番公館。轎旁的武士們都本着英雄惜英雄的心情，與轎內的義士們聊天，並特別囑咐義士們有須要效勞之處，儘管吩咐。義士們對於武士的熱情，深受感動，心中洋溢着溫暖。

雨仍未停歇，毫不留情地下着，提燈將大地照映得如同白晝般，馬踏在水窪裏，濺起了泥漿，噴洒在四周。

好不害易到達高輪的細川公館，主人細川越中守經過整夜不眠不休地等待，忙不迭地出來迎接，義士們都伏跪地上，拜見細川太守。

細川非常興奮地一再誇獎義士們，並強調能引渡十七人來此是本番的光榮，希望大家不要覺

得委屈，有何困難儘管提出，不要客氣。十七名義士都伏跪不起，不停地拜謝太守的盛情。細川特別叫部下們煮了些點心給義士們裏腹驅寒，充分地表現愛心，義士們眞是受寵若驚，感激之情，無法言喻。

輿論

年關近了，家家戶戶都忙着準備過個安樂年，濃郁的過節氣氛，四處洋溢着。雖然如此，四十七義士驚天動地的義舉依然震撼於每個人的心房。號外不斷地刋出有關義士們的情況，也被搶購一空，供不應求。羣衆紛紛圍着號外的標題談論着，擔心義士們會遭到何等的處分，這種心情猶如躭心自家人那樣地關切，此種同情之心昇華成了激憤，都紛紛將意願描繪在牆壁上，不但有諷刺吉良的話語，更有褒獎義士的標語，五花八門，琳琅滿目地出現在各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造成不小的轟動。

有一天，蜘蛛陣十郎閒來無事，隨意到上街蹓躂，發覺到處的牆壁上都張貼着各色各樣諷刺吉良的標語：

「吉良腦袋搬家，是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做人定要講道德，壞事千萬幹不得，否則難免遭天譴！」

「赤穗義士了不起，爲報主仇嘗艱辛，忠氣節義四海揚！」

幾乎，在江戶的牆壁上，幾乎都可發現類似的標語。由於人類的心理均崇拜英雄，四十七義士自然而然地成爲大家心目中的英雄。陣十郎回想自己不曾幹過正經事，反而還成爲吉良的走狗，與義士們的行徑比擬有若天壤之別，不禁懊悔羞愧不已。

牆角處，大家爭相閱讀着繪製牆壁的「文學」，陣十郎也忍不住瞧了幾眼，心中頗不是滋味。正當此時，突然感覺到似乎有人跟踪，才猛然警覺到自己竟然因好奇心的趨使，公然地走在大

街上，便趁着一不留意的當兒，一溜煙地消失在巷弄之中。

泉岳寺的方丈們對於浪士們所託付的吉良首級不知該如何安置，如果上杉或吉良的家屬前來索取首級，是否答應他們呢？站在佛家慈悲爲懷的立場，應該是將首級交由家屬安放才是理所當然的。這天晚上，首級就放在寺廟中，由和尚們輪流監視着，在如此陰森的夜晚，令人覺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第二天早晨，方丈特將此事請示了寺社奉行阿部飛驒守，他考慮很久，認爲還是交給上杉或吉良家較爲妥當。

正巧此時吉良公館派了萬昌院的和尚前來引渡吉良上野介的首級，泉岳寺的方丈便答應將首級交給他帶回，但還愼重其事地要求須簽張收據以爲憑證。

於是，萬昌院的和尚捧着吉良首級回吉良公館，路途中曾引來不少路人的圍觀。進入吉良公館時，保鏢們都恭敬地跪地迎接主公首級。

頓時公館內突然有一股陰慘的氣氛，大家不禁打了個寒顫！事先已請來的高僧已在客廳等候着，準備爲吉良超渡亡魂。

吉良左兵衞自從被武林唯七殺傷，額頭上明顯地留下刀痕，便悶悶不樂地足不出戶，將一切事宜交由家臣們來處理。泉岳寺兩名陪伴萬昌寺和尚送回首級的石獅及一呑和尚，要求左兵衞在收據上簽字時，家臣左右孫兵衞頗感不悅，認爲此舉眞是不倫不類，但也無可奈何，只得請出左兵衞。左兵衞滿眶淚水，顫抖着勉强簽了字，神情頗不情願，孫兵衞也察覺出主人的態度十分不自然，整個吉良公館都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吉良公館的家臣們欲留兩名泉岳寺的和尚用膳，兩人感覺邸內的氣氛頗不對勁，拿着簽好字的收據便匆匆告辭離去了。

米澤的山野仍舊是一片雪皚皚的銀色世界，每天仍飄着瑞雪，從江戶踏着雪地而來的使者，

飛奔到了千坂公館拜見千坂兵部。千坂兵部聽說江戶有使者來訪，連忙披衣接見。來者將四十七義士夜襲吉良公館，以雷霆萬鈞之勢取走吉良首級之經過情形，詳細地報告千坂兵部，並透露出色部右四郎對此事所採的態度。

千坂兵部嘆了口氣，交叉着雙臂低頭沉思，如木雕像般地動也不動，久久不發一語。事情旣已塵埃落定，再感嘆也無用，便開口問使者：

「我們有那些人犧牲？」

當他聽到小林、烏井、清水……等人的名字由使者口中唸出時，腦中立卽浮出這幾個人的身影，不禁感慨萬千。他漫不經心地對使者說：

「辛苦了，謝謝你！」然後，便自言自語地說：

「色部，你處理得不錯！嗯！這樣做也好！……」

他喃喃地重複着這幾句話，忘却了使者還伏跪在面前，發現了自己的失態，連忙叫部下端出酒菜，好好地慰勞辛苦的使者。然後，又不勝感慨地說：

「色部，太委屈你了，你做得很好！小林！你們忠心耿耿地完成應盡的職責，雖然犧牲却毫無怨言，這種精神可爲武士的典範！」

說着，情不自禁地潸潸淚下。

這天晚上，一批批的使者馬不停蹄地從江戶帶回來新的消息及狀況發展，千坂兵部由於身體不適，臥病在牀，便在病牀邊接見了使者們。醫生曾囑咐千坂兵部不要胡思亂想，安心地靜養，但是兵部却說，寧可就此死去也不願平庸地活在世上！

自從陸續聽到輾轉傳來赤穗浪士復仇成功的消息以來，病情卽一天比一天加重，赤穗浪士的復仇舉動對於千坂兵部不能不說是個嚴重的打擊。

時間是忘却憂愁的最佳良藥，時間一久，便將此事逐漸地冲淡了，病況也漸有起色。但是；

使者們却又不停地分別從江戶帶回最新的報導，報導中都明確地指示出，江戶的街頭已爲此事所震撼，爭相稱頌着義士。千坂兵部想到小林平七等人，感慨良深，病情又逐漸加重。

柳澤吉保命令家臣們將張貼在街頭牆壁上的大小標語秘密地抄錄下來；自從義士復仇的消息傳入他的耳中，委實驚嚇過一陣，現已漸漸地恢復平靜。冷靜地思考所該進行的步驟。瀏覽着各色的諷刺性文章，研究裏面所包涵的內容，其中有一篇如此描寫着：

「吉良擁衾而眠，義士急襲而至，血濺柴炭倉稟！」

柳澤了解吉良上野介生性狡猾，看着帶有滑稽內容的諷刺詩，吉良老人當時的狼狽狀便隱約地浮現於腦海中。

柳澤雖例行天天往將軍府，出奇地並未向將軍發表他個人對此事的看法，使得柳澤派人士都丈二金剛摸不着頭。綱吉將軍似乎也在等待寵臣柳澤獻出計策來處理四十七義士所面臨的問題。

其實，將軍的心目中也充塞着愛惜英雄的心理，想爲他們尋找出名正言順的理由來寬恕他們；但却無法明目張膽地去着手實行，因爲義士們已觸犯國法，却不可藉寬恕來助長此不良習氣。柳澤也不愧是狡黠的人物，他早已洞悉了將軍的心思，故意不動聲色，儘量拖延時間，使將軍對此事的印象逐漸冲淡時，再伺機提出申訴。

早春

雪，逐漸地解凍了，晴空萬里的曠野上，彩蝶般美麗的風箏在空中飛舞着，酷寒已拂袖遠去，正月將要來臨了。

社會上的輿論對於將軍府如何來處理義士的態度，依然甚表關心；由於義士們分別羈留在各太守的官邸，太守們如何來對待義士，輿論也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便派代表來請示官府的值官—稻葉丹後守。

丹後守對於他們的請示感到啼笑皆非，聲明將軍之意也非永久羈留義士，更何況義士們表現循規蹈矩，無任何暴亂發生，各番太守們絕對會善待義士的。

官府對義士的態度也頗爲曖昧，尤其是毛利及松平兩家，由於未接獲將軍明確的指示，開始便將義士們當成囚犯來對待，並在房間的四周用鐵絲網圍起，日夜派人警戒。義士們在昏暗污濁而狹窄的房間內，行動拘束，無法對外聯絡，連虬髯的鬍鬚也不能用刀剃，完全無個人自由可言。毛利家中的武林唯七冷眼旁觀着如此嚴重的戒備狀況，冷笑着對看守的衞士說：

「我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久卽將離開人世；君子一言旣出，駟馬難追！說不跑就不跑！」

這位名叫波賀清太夫的武士，一向很憐憫義士的處境，聽了武林唯七這些話，唐塞地說：

「主人要我們嚴加戒備，是爲了防範上杉來襲呀！」

相反地細川官邸中，主人細川越中守對義士禮遇有加，絲毫不怠慢；將義士們分別安置於兩間寬敞的寢所中，住上間的義士有大石內藏助、

吉田忠左衞門、原惣右衞門、片岡源五右衞門、間瀨久太夫、小野寺十內、堀部彌兵衞、間喜兵衞、早水藤左衞門等九人，而安置於下間的人有磯貝十郎左衞門、近松勘六、富森助右衞門、潮田又之丞、赤埴源藏、奧田孫太夫、矢田五郎右衞門、大石瀨左衞門等八人，行動出入自由，不受限制。細川還發給每人一套嶄新的衣服，每餐均有豐盛的菜餚，美酒，飯後還備有甜點、水果，待他們猶如佳賓般的禮遇，與毛利、松平兩太守家中的待遇，有如天淵之別。細川越中守唯恐義士的房間不够寬敞清幽，特地親自設計，派人改造了兩間雅緻的房間供義士居住，眞可謂用心良苦了。

由於各番太守表現的態度互異，蜚短流長，街頭的牆壁又出現漫罵諷刺的標語，其中有一首如此寫着：

「細川之水淸又淸，
大海之淺灘濁又濁。」

毛利甲斐（日諧音海），松平隱岐（日諧音淺灘），此詩意指松平、毛利兩家對義士尖酸苛薄的待遇而諷刺。

兩番的太守聽聞此事，惶恐不安，移樽就敎地，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官府得到傳聞，氣煞了將軍，便下令各番太守防微杜漸，嚴於律己，不可隨意透露，以免民衆抓住把柄，趁機造謠生事。聽說這一命令是柳澤所獻計的。

其實，義士的心中早有相當的覺悟，遲早難免一死，遭遇何種待遇都泰然處之，毫無怨懟，但對於自己一舉手，一投足都足以影響社會羣衆耳目視聽，有鑒於此，心中倍覺難安。

雖然大仇已報，心中重擔卸下，但夜晚卻惡夢頻頻，甚至夢見吉良溜之大吉……等，醒來明知是庸人自擾，却也驚嚇出一身冷汗。

正月來臨，細川太守爲十七名義士添置新衣，並以香醇美酒贈飮；公館內的武士與義士朝夕

相處，久而久之與義士混得熟稔，經常拿點心，泡濃茶與義士共享，每位義士都認爲能在此渡過新春，如作夢般地不敢相信。春節一過，年齡較長的義士們都感嘆着又多活了一年，似乎覺得上天太厚待他們了。

內藏助聽說兒子主稅感冒傷風，不知痊癒否？不知不覺想起父子在山科家中，一塊種花，一塊課讀詩書，一塊練習武藝的情形，彷彿歷歷在目，如今父子生活異處，不禁無限唏噓！

十七義士悠閑地住在細川邸中，有空便看書、寫信，不然幾個人擺起龍門陣，藉以消遣；內藏助看到大家心胸開朗地渡日，覺得十分欣慰，想想或許不久上級就會下達命令來處置他們，於是，便充分地利用這悠閑的數日，看書、散步，過着難得的清閑日子。

清者自清　濁者自濁

住在京都的奧野將監，原爲淺野家的舊臣，因不滿大石的作風而毅然離開赤穗，住在附近的還有進藤源四郎及河村太郎右衛門，同樣也是看不慣大石的驕奢荒佚而離開赤穗，絕口不提有關大石之事。如果有人問起關於江戶的消息，都故作不答，心中仍覺得有些忐忑不安。

內藏助來到江戶已好幾個月，却似與自己毫不相干似的，從未去探望，但到底是自己的總管，血濃於水，心中覺得萬分矛盾。

四十七義士復仇的消息由內藏助的伯父小山源五右衛門傳入京都，將監彷彿被判了死刑般地攤瘓一旁，久久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顫顫兢兢地訊問消息來源是否可靠？小山源五右衛門說：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找寺井玄溪問個仔細，內藏助曾派人將實際情況告訴他呢！」

「啊！那種人也幹得出這麼了不起的事呀？」

軍藤源四郎和河村太郎右衛門聽到這消息，瞠口結舌地不敢相信，內心也慚愧不安，想當年曾錯怪和反對過大石，現在都懊悔不已。爲了求證消息的確實性，便請小山源五右衛門去拜訪寺井玄溪，將監也命兒子彌九郎跟隨着去，本來不願跟去的進藤源四郎及河村太郎右衛門也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隨後也跟着去了。

查證的結果，果眞有此事，這晚反對大石的舊臣們都聚集在奧野將監家中，談論着主公深仇已報，興奮異常，對於大石備嚐艱辛地完成此擧，驚訝而欣喜，雖報仇心願已了，但自己未參戰而感到對不起主公在天之靈。

另一方面，因逞口舌之快而被迫逃離赤穗的

大野九郎兵衞，無顏見江東父老，一直隱居在深山叢林的仁和寺附近，將大石未報仇前還給他的家財變賣，在仁和寺旁邊開了家商店，與兒子郡右衞門相依爲命。

兒子到底是武門出生，氣質不凡，招徠了許多顧客，生意頂盛。大野九郎兵衞偶而也幫兒子算算帳，起初對這種工作還羞於爲伍，久而久之也就處之泰然了。

住處的後面有片空曠之地，他就利用此地種植了些菜蔬，辛勤地施肥灌溉，由於經常勞動，故氣色不錯，身體也硬朗了許多，他也自得其樂地以老農自居，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

有天傍晚，大野九郎兵衞正悠閒自得地沿着路旁小徑散步，突然迎面來了名武士，原來是舊同僚奧野將監，本想裝作不相識。但將監已走近，大聲地打着招呼：

「嗨！好久不見啦！」

大野九郎兵衞不得不勉强哈腰寒喧一番。

「聽說你生意做得不錯，恭喜呀！」

九郎兵衞面紅耳赤，沒想到他也知道。

「那裏！託你的福！謝謝你的關心！」

「發生了一件大事，你可有聽說？」

「……」

「大石已爲主公報了仇！」

「啊！」九郎兵衞嚇了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反正這事與你無關，我走了，再見！」

九郎兵衞聽他如此說，以爲有意在諷刺自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等回復了神智，連忙奔回店裏，叫着：

「兒子！兒子！」

正在算帳的兒子，抬起頭看着飛奔進來的父親。

九郎兵衞喘着氣，沒頭沒腦地說：

「大石已經幹了！」

「哦！眞的嗎？」

父子相對坐着。郡右衞門神情冷淡地說：

「這已不關我們的事，管他的！」

九郎兵衞憂心冲冲地說：

「會不會牽連我們呢？」

「他們所做的事應該由他們全權負責，與我們毫不相干，我們現在可是循規蹈矩的老百姓！」

兒子頻頻地安慰父親不必爲此事掛心，九郎兵衞仍是放心不下。

「他們會不會被判死刑呢？」

「他們違反國法，當然要殺頭！我們不會有問題的，放千萬個心好了！」

「但願如此！過去我雖然是赤穗浪士，但現在是善良的老百姓，希望不會有麻煩上身！」

父子已卸下了武士的重擔，做個安分守己，粗衣淡食的老百姓，儘管武士可以囂張些，但還是老百姓自由自在，於是，父子經過一番討論，九郎兵衞便不再杞人憂天，心中釋然多了。

有關四十七義士以後的發展情況，消息不斷地傳入奧野公館中，於是奧野公館順理成章地成了消息供應站，經常高朋滿座，議論紛紛地談論着情勢的發展。甚至以往內藏助所涉足的花街柳巷，鶯鶯燕燕們也爭相傳誦着大石這位英雄人物，她們都已知曉大石爲何會如此放蕩於逸樂，是爲了混淆視聽，以避敵人耳目，出奇致勝，故對大石非常敬佩。

京都的大街小巷都將四十七義士的義舉當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論資料。將監對於自己沒能參加討誅吉良而感到後悔，至於當時爲何沒參加，自己也搞不清楚。

輿論的喧嘩造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他們竭盡褒獎義士，漫罵諷刺吉良上野介，現在又折回指責那些未參加義舉的浪士們。

蜘蛛陣十郎悄然地來到堀田隼人隱藏的住處前徘徊不定，菜圃內葱花茂盛，隨風飄搖着，凸堤上梅花繽紛地飛舞着，構成一幅清新的圖畫。

陣十郎機警而小心翼翼地觀察一番，確定無人跟蹤，就在牆圍外低聲地喊道：

「有人在家嗎？」

隼人從裏面應聲出來，忙不迭地迎陣十郎進入屋內。

「眞是稀客！新春快樂！請坐！請坐！」

「我打擾片刻就走！我們確實好久未見了！」

陣十郎說着，眼睛掃視了屋內四周，沒瞧見阿仙，覺得奇怪，又不好意思問，但又不便隨意用眼掃視，就說：

「我們到外頭去蹓蹓，好嗎？」

隼人答應後，到房間內換件衣裳，陣十郎心頭狐疑着，爲何不見阿仙出來款待他呢？禁不住猜測着，隼人一定從千坂兵部那兒得到不少好處，買下一幢房子，兩人幸福而甜蜜地在此過日子……。正思忖着，隼人走出來。

「走吧！」

陣十郎實在憋不住，問道：

「你要出去爲何不跟太太說一聲？」

「你指的是阿仙嗎？」

「少裝蒜！以爲我不知道你們的羅曼史？」

「這事改天再說吧！現在不提她了！」

陣十郎突然想起隼人曾與狗醫生之妾—千賀有染，阿仙可要比千賀强多了。

於是，兩人隨意地漫步着，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赤穗浪士之事，陣十郎還特別提到曾是赤穗浪士之一的岡林杢之助因未參加復仇，愧汗於地而切腹自殺的事件，陣十郎不禁感慨地說：

「武士重視義氣節操，這種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陣十郎一直喋喋不休地談及有關義士的事情，隼人頗感不耐煩，搖搖手說：

「別說了好不好？」

陣十郎感到今天隼人有些陰陽怪氣，兩人話不投機，陣十郎便告辭離去。

已是傍晚時分，阿仙在屋內聽到一陣足音，由脚步聲中辨別出是隼人無疑，但久久却不見人進來，阿仙推開紙門，叫了一聲：

「相公！」

聲音廻盪着四周，却無人回答，以爲是自己產生錯覺，又將門關好，便坐在燈旁的榻榻米上。心中却充滿狐疑，剛才明明是隼人回來，爲何不見人影？會不會是小偷來闖空門，看到屋內有人又溜掉了？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寒噤。

寂靜夜晚的巷弄中，只有草履踏在地上發出的聲響。在黑暗中，原本蒼白的臉龐看來更顯得蒼白，隼人覺得似乎有人在暗處監視着他，經驗告訴他有人在後跟蹤，於是心生警覺，暗暗慶幸剛才進了家門又轉出來。

阿仙獨自吃罷晚餐，隼人還未回來，疲憊地想睡覺，將寢具準備好之後，聽到外面古井有汲水聲，接着，隼人走了進來。

「這麼晚了，你到那裏去了？」阿仙關心地問。

隼人不答腔，倒頭便睡，一會便鼾聲大作。

隔天早晨，阿仙質問他爲何前晚回來又出去？隼人否認此事，阿仙從隼人眼神中，知道隼人在跟她撒謊。

中午，阿仙聽到附近的鄰人議論紛紛，在附近的二本榎的巷弄中，有一名武士被一個阻街的惡徒殺死，阿仙直覺地感到此事一定與隼人有關。

大野郡右衞門因做生意賺了點錢，便想將寓所整修一番，事先已商請好一位木匠及水泥匠來幫忙整飾，等了大半天，兩人竟黃牛了，於是，又派人去請別家的水泥工來，但越是請不到人，郡右衞門不禁惱羞成怒。

「說好明天動工，沒人怎麼成？」

於是，又急忙差人去找，一直無任何消息，郡右衞門無法，只得親自冒着寒風，來到一水泥匠家中。這時，燈完全熄，都已入睡了，敲了許

久，才有人應門，但却故意不開門。郡右衛門生氣地說：

「怎麼搞的！說好要來幫忙爲何黃牛？」

郡右衛門以爲對方會向他道歉，沒想到裏頭却傳出一陣竊笑聲。

「如果你不來做，我要給你好看！」郡右衛門恐嚇地說。

「別如此大聲嚷嚷，你有何資格來向我發號施令？」

郡右衛門沒有想到泥水匠態度會如此傲慢。

「怎麼？難道我會短少你工資嗎？」

「你弄錯了！你不是人！你曾受淺野家恩寵，主公含冤而死，四十七義士奮勇爲主復仇，你却在此苟且偷安，恬不知恥！像你這種忘恩負義之人，誰願意爲你做事？」

郡右衛門聽到如此的諷刺，悵然地回到家中。磚瓦俱備，獨缺工人，父子見狀，心中萬分難過。九郎兵衛悲痛地喊道：

「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上天要如此來懲罰我！」門口羣衆越來越多，來勢凶凶，大罵他們父子，逼得他們只得將大門緊緊鎖起。

住在京都洛北紫野的大德寺，是由淺野的祖先所興建的，名塔內還埋藏着淺野內匠頭的寶劍及衣冠，以往浪士們常藉着膜拜而在此處聚會。

當義士們復仇的消息傳至此地，寺廟主持宗湫和尚派宗海和尚到江戶去慰問在各番的義士們。

義士們見到宗海和尚都欣喜若狂，臨去前都紛紛拔下一綹髮絲交給宗海帶回，埋葬在大德寺內。

宗海和尚來江戶之前，曾先到南部坂探望內匠頭的遺孀—瑤前院，瑤前院特地要宗海回去轉告奧野將監，進藤源四郎，小山源五右衛門等，表示對他們的不滿。

宗海和尚回到京都後，將義士們的頭髮交給師父之後，便去造訪住在京部的三位淺野舊臣，

傳達瑤前院所交待的話。

三人聽到淺野夫人的責難，大爲驚恐，連忙寫封信函解釋着：

「吉良公館戒備森嚴，故商榷一妥善計策，先由內藏助作先鋒攻入吉良公館，萬一失敗，我們再前去援助；第一回他們便順利成功，主公大仇既報，我們英雄無用武之地，深感遺憾！」

沒想到，瑤前院看到如此自圓其說的信函，更覺不悅！憤憤地將信拿給和尚過目。雖然在事後，復仇的義士們仍被命令切腹自殺，而這封信函的內容也輾轉地傳出，大家對此三人推卸責任感到不恥，這些未參與復仇的浪士們，後來也都窮困潦倒，默默無言地過其餘生。

切腹

在細川番的十七名義士與細川的家臣們處得如兄弟般地熟稔。有一天，內藏助卽將就寢，隔壁却傳出一陣耳語聲，原來是細川家臣堀內傳右衞門及長瀨助之進正在悄悄地耳語，內藏助隔着紙門，豎耳傾聽，雖然未能全部聽得仔細，但已猜出上級對他們的處置已有所定奪，裁決他們切腹自殺以爲懲戒。內藏助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有此下場早已是意料中事，絲毫不爲所懼。

就寢時，兩人特來向大家報告，明天將舉行挿花儀式，請大家稍作準備！（挿花之意，卽表示落葉繽紛的櫻花能落葉歸根，死得其所。）

由於細川越中守對義士們愛護備至，不忍將上級的命令明白地表示來打擊義士，便藉挿花之辭來暗示大家。義士們都了解這句話的涵意，但俗語說：「做人願身爲武士，若樹則願爲櫻花！」細川公眞是用心良苦，身爲武士能像櫻花死得其所，也是件光榮之事！

大家聽了都面不改色，依然談笑風生，眞不愧爲英雄本色，令人懾服！

這晚，浪士們若無其事地，提議在這人世間的最後一刻要盡情地歡樂。於是，大家便在最後離別的夜晚表演了一齣日本的古典劇，浪士們唱作俱佳，將角色發揮得淋漓盡緻，演來入木三分，堪稱爲一流演員。義士們能在臨死之前，依然沉得住氣，盡情地歡樂，這種忠誠勇敢，視死如歸的精神，可圈可點！

細川越中守四日清晨，天色未亮就起身，一晚都輾轉無法入眠，清晨寒氣頗重，家臣特爲他點燃了爐火取暖。昨晚曾交待部屬對於今天將處

決義士的消息不可直說，僅藉「挿花」以示意，想着曾爲了義士的問題而奔走，最後竟然功虧一簣，不禁感到傷心而不平，就連每日的禱告，祈求神明庇佑，如今也都枉然！

雖然義士們的行爲引起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同情，輿論也很支持這種代表武士道的忠義精神，由於此舉有違上級規定，認爲此風不可長，所以上級對此處分也特別愼重。

細川曾有過天眞的想法，如果上級原諒義士的話，願意收留十七名義士作爲家臣，因爲身爲官吏，都希望有忠於自己的部屬，他也非常羨慕淺野內匠頭有如此忠心的家臣。細川的這個想法，引起了其他諸官吏的共鳴，都以能收留義士而感到光榮！

但是，細川的願望却與事實相違，在上級的調查過程中，有一點不能爲上級所諒解的，就是公然侵襲吉良公館，將內部搗得凌亂不堪，並且隨意取走上野介首級，這是武門的恥辱。根據這點，上級便借題發揮，對義士們百般刁難，故導致對義士萬分不利之點；當時，曾有監察官建議吉良的兒子吉良左兵衞理應切腹自殺，版籍沒收；也有不少重臣們强調四十七義士能有如此忠義的表現，完全是將軍教導有方，如果採嚴刑峻罰，就無法作爲鑑本，垂留於後世！再加上輿論的同情之聲，由四面八方蜂湧而來，細川猜想上級一定鑒於此而網開一面，萬萬沒想到的，上級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怎不令細川憂心沖沖，寢食難安呢？

與上杉家世有淵源的紀州番，透過將軍的母親桂昌院，向將軍力陳對四十七義士處以極刑，理由是這案件純屬私鬪，在武門上不足以鼓勵此風之盛行；還聽說這項建議是出自柳澤之口。

由於將軍事母盡孝，不敢違背母命，雖有好生之德，却也無可奈何，只得聽命行事，忍痛頒下了御首，賜義士於殛刑；柳澤狡黠的手腕，處

理得天衣無縫，事實表面與他無關，暗地裏，他才是實際操縱生死大權的劊子手。

細川越中守知道柳澤是條狡滑的老狐狸，有天湊巧兩人碰了面，細川故意問他對義士存有何種觀感?柳澤不正面回答，却反問他：

「你覺得如何呢?」

「我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

「我也有同感!」

細川聽他如此說，便有意挖苦他，請他高抬貴手，多盡美言，放過義士一馬。但是，經過四、五天之後，兩人又在將軍府碰了面，柳澤對細川說，義士們已被判切腹自殺，正符合了他們的意願，細川問他：

「是否是將軍本意呢?」

柳澤心虛而面有愧色地回答：

「我不太清楚!」

細川回想起這些，使得整夜心思紊亂，無法成眠：早已特地吩咐家臣，竭盡作最後的款待，使他們能安心而滿足地離開人間。

天色漸亮，太陽還未升起之前，大霧瀰漫着四周，這時，年老的堀部彌兵衛、間喜兵衛早已起身，隨後十內、內藏助也先後醒來，如往常般地打聲招呼，堀部彌兵衛也照例地跟大家打聲哈哈：

「我們的日子快到了!」沒想到，這句話如今却成了一句名言。大家盥洗過後，細川派人泡好了上等的香茗，並且還在花瓶裏插上了白梅枝(死的象徵)。年輕的義士們照例來向內藏助作禮貌性的招呼，對於彌兵衛的話感到有種滑稽之感。內藏助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日子，請在心理稍作準備。」

「這算不了什麼!」大家異口同聲地表示。

細川送來豐富的早餐，大夥吃畢，便入浴室潔身。與大家相處得甚爲融洽的堀內傳右衛門也特地來探望大家。

「你今天不是輪休嗎?」

傳右衛門點點頭以微笑來表示。大家都知此人够朋友，知道今天是大刑之日，特來相送，對於這位曾水乳交融的眞摯友人，都萬分感激!

「謝謝你多次的照顧!」

傳右衛門也難過得說不出安慰的話語。

上午大家依然談笑自若，與家臣們閒話家常，下午便提早吃飯。一大早內藏助便一直想着兒子主稅，兒子表現得比自己還堅强，不禁內心覺得很安慰。用過午膳，細川家臣來報告說，上級已經派人前來，請大家換上衣服。於是，大家身着事先發下來的一套嶄新的衣服，來到大廳。

上級派來的傳令官—荒木十左衛門，久永內記向大家宣讀將軍御首：

「淺野內匠頭因接待勅使，在殿中無故傷人，隨後羞憤自殺；部屬們爲替主公報仇，公然襲擊吉良公館，有違上級規定，特令切腹自殺，以儆效尤!」

「感謝將軍發落。」內藏助俯伏着回答。

荒木十左衛門接着說：

「我個人對於各位的忠節實感欽佩!現在我可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吉良左兵衛版籍被沒收，經諏訪後覊留於安芸?做永久的管事!」

十左衛門說完便離去，副使久永內記要大家準備着，於是，這些震撼於社會大衆心靈的義士們，經過一連串艱苦的戰鬪，轟轟烈烈地完成身負的使命，終於，如落英繽紛的櫻花，也毅然決然地步着主公的後塵去了;雖然他們的肉體已在人世間永久地消逝，但其忠義的節操，視死如歸，不畏惡勢力的大無畏精神，却依然流芳萬世，爲後世子孫所敬仰，稱頌!不愧是「英雄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雨中

雪白的牆壁，鮮紅的血跡正滴滴地沿面淌下，一片血跡斑斑，隼人手上拿着刀，瞪視着躺在地上的武士。自從小林平七被殺之後，赤穗浪士又復仇成功，隼人似乎受到很大的衝擊，性情變得猙獰而兇惡。武士的佣人早已嚇得逃之夭夭，他習慣地蹲下，用武者的衣服擦拭刀口上的血跡，然後收入刀鞘，便大步離去。

到目前爲止，喪生在隼人刀下的武士已不計其數。只要一瞧見武士的行列，心中便有股憎惡，想衝上去砍殺的衝動，這種熾烈的心理日趨强烈！

阿仙看他神色不對勁；便很關心地問他怎麼回事，隼人總是愛理不理，支吾過去，到了夜晚，隼人藉口到陣十郎家而摸黑離去，阿仙目送消失在黑暗中隼人的背影，常擔心地自忖着：

「此去大概不再回來了吧？」

這天晚上，正巧陣十郎來找隼人，阿仙很詫異地說：隼人已到他家去了，陣十郎只得趕快回去。天快亮時，隼人回來了，阿仙問他有否遇到陣十郎，並說陣十郎曾來找過他，隼人十分不耐煩地說：

「少嚕嗦！昨晚我沒去找他！」

過了四、五天，在一個下雨的夜晚，隼人又像鬼魅般地出現在街頭，遠處有名武士模樣的人朝這裏走來，隼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衝上前去舉刀便砍，對方也敏捷地丢開傘，拔出刀抵擋，突然那名武士叫道：

「堀田！」

隼人愕然地嚇了一跳，猛然一看，原來是蜘蛛陣十郎。

「別開玩笑，是我！」

「不管你是誰！看刀！」

在細雨中，隼人像隻凶惡的猛獸，揮舞着大刀，陣十郎抓着隼人的手，大聲罵道：

「你瘋啦！我就要離開此地了！」

陣十郎將隼人推開，隼人佇立在細雨中，渾身早已濕透，悵然地目無表情，臉色如蠟紙般地蒼白。

「我走了，希望你能好自爲之，不要自暴自棄。後會有期了！」

從此，陣十郎便杳然無蹤，後來聽說他到非律賓的呂宋島去了。

經陣十郎幾句話點得似醒未醒的堀田隼人，鬱鬱回到佇門望夫的阿仙身邊，落脚於柑模寺旁。年年月月，相模寺臺階淒寂，寺影峻拔；花開花落，情何以堪。自古英雄多寂寞，隼人失神落魄的境遇，不也是這個道理嗎？

——結束——

武陵經典名著本社隆重推出

佐佐木小次郎	定價一〇〇元
丹下左膳（上・下）	定價一四〇元
柳生英雄傳（上・下）	定價一七〇元
德川家康	定價七五元
秘劍血宴	定價六九元
里見八犬傳	定價一〇〇元
柳生一族的陰謀	定價五〇元
幕末英雄傳	定價六九元
鞍馬天狗	定價九〇元
眠狂四郎孤星劍	定價一〇〇元
大菩薩嶺（上・下）	定價一一〇元
豐臣秀吉（上・下）	定價一〇〇元
劍　聖	定價七〇元
國定忠治	定價六五元
忠臣藏	定價九〇元

全省書局地攤均有售，郵撥一〇五〇六三，九折優待

全套購買七折

本書已申請版權・翻印依法追究

愛書人文庫 A088

忠臣藏

作者	大佛次郎
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社址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180巷5弄9之3號
辦事處	永和市秀朗路2段213巷17弄26號2樓
電話	9412526・5619394 7694541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郵政劃撥	105063
印刷者	協明印刷公司
地址	臺北市武成街11巷17號
電話	3024979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一日

定價9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